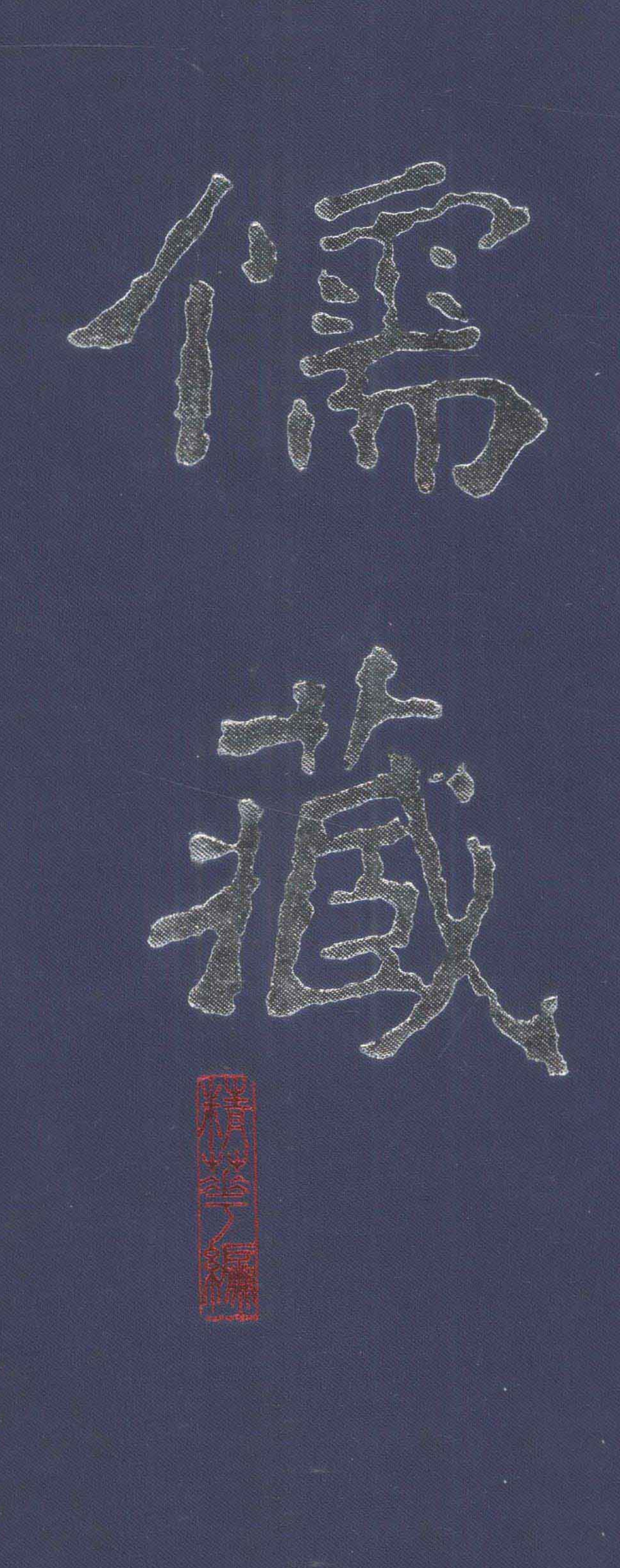

儒藏
精華編



精華編四册
經部易類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四/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7
ISBN 978-7-301-11722-4

Ⅰ. 儒…　Ⅱ. 北…　Ⅲ. 儒家　Ⅳ.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13379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四)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 謝丹雲　蕭　雪
標 準 書 號: ISBN 978-7-301-11722-4/B・0408
出 版 發 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 子 郵 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5.5 印張　563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竪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四册

經部 易類

本册審稿人 郭 彧 包遵信 蘇永利

本册責任編委 甘祥满 沙志利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儒藏》精華編第四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劉大鈞　林忠軍

目録

目録

目録

誠齋先生易傳

〔南宋〕楊萬里 撰
張敬之 校正
梁韋弦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楊萬里(一一二七—一二〇六),字廷秀,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南宋著名詩人、理學家。楊萬里爲人重節操,性情剛直敢言。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中進士第,爲贛州司户,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張浚入相,薦之朝。此後,曾知縣、州,任國子博士、太常博士、寶文閣待制、寶謨閣學士等職。甯宗時因得罪奸相韓侂胄,於韓侂胄秉國期間,卧家十五年,直至病卒。甯宗賜謚「文節」。事見《宋史·儒林傳》。楊萬里著作尚有《誠齋集》、《誠齋詩話》等傳世。

楊萬里的《誠齋易傳》,是宋代義理易學的重要著作。四庫館臣謂其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道出了楊氏此書的基本特點。楊氏關於《周易》一書的性質和易學這門學問之宗旨的理解,承襲先秦儒家《易傳》和《程氏易傳》的認識,認爲《周易》是一部講變易的哲學著作,易學的宗旨在於提高人的德智修養境界。楊氏解《易》文字所體現的思想理論主要也是變易的觀念和以程氏理學爲依的立身行事進德修業之道。

就易學方法而言,與程氏一樣,楊氏對於《周易》義理的闡釋也是以卦、爻、彖、象之辭爲基本依據。他關於「聖人之作《易》,始因著以成卦,終因卦以盡道」的説法,體現了其《周易》觀,而關於「得數者忘著」、「得卦者忘數」的説法,則是在這種《周易》觀指導下對王弼關於象數與義理關係思想的進一步發揮。

引史傳以證經是楊氏解《易》的一個明顯的特點。前輩大師如王弼、程頤都使用過這種方法來解《易》。楊氏解《易》較多地運用了這種方法,從而形成了《誠齋易傳》的顯著特點,使之成爲易學史上使用這種方法解《易》的代表性著作。

易學史上對《誠齋易傳》的易學觀和易學方法的評價,可以説是褒貶懸殊。關於一些學者對此

書的疑議，四庫館臣亦有評論：「新安陳櫟極非之，以爲足以聳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説《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説經病萬里也。」「元胡一桂作《易本義附録纂疏》，博採諸家，獨不録此書一字，蓋以其文士輕之。然萬里文章氣節，自足千古。此書亦不可磨滅，至今猶在人間。區區門户之見，亦何足爲萬里輕重與？」四庫館臣説「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説《易》之病」，確爲中肯之論。陳櫟所謂窮經之士，要窮的是《周易》的象數，胡一桂之作，原本就是以朱熹《周易本義》之「《易》本爲卜筮之書」説爲宗，也是要窮究象數之書。將《周易》作爲一部反映古代文化的著作來研究，追尋其占蓍學的原委和文化含義，是必要的，但如片面地認爲只有這種學問才是真學問，而對自先秦儒家《易傳》之後形成的有益於人們德智修養的義理易學加以鄙薄貶抑，那也是很淺陋的。明人尹耕《誠齋易傳序》，以其讀是書而大有益於身心修養的深切感受，極力向人們推薦楊氏此書，我們正可從中看出此書的價值。

《四庫提要》云：《誠齋易傳》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宋代書肆，曾與程《傳》並刻以行，謂之《程楊易傳》。該書傳世最早的刻本爲宋張敬之校正本，題爲《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明嘉靖二十一年尹耕療鶴亭刻本稱《誠齋先生易傳》。該書傳世的明清版本有多種，如明嘉靖二十三年魯蕃敏學書院本、嘉靖四十二年張時徹刻本、萬曆四十六年張惟仁刻本、明抄本及清《四庫全書》本武英殿聚珍版本等。這次校點所採用的底本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九月出版的《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該本是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而成。所用校本爲明嘉靖二十一年尹耕療鶴亭刻本（簡稱「尹本」）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前者是宋本之外較早的刻本，後者在諸本中質量較好。民國時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叢書集成初編》本《誠齋易傳》，已有舊式的點斷，這次標點用了該本作爲參考。底本、校本正文皆二十卷，各卷篇次排列相同。宋刻張敬之校本首列淳熙戊申八月楊萬里《易傳序》，次爲《奏劄》、《誠齋易傳投進本末》，次

爲楊氏《易傳》正文，最後是楊氏作於嘉泰甲子四月八日的《易傳後序》。尹耕本首列《自序》，即宋刻張校本之《易傳序》，次爲明王崇慶《刻誠齋易傳序》和尹耕嘉靖壬寅仲春所撰《刻序》，次爲《宋臣寮請抄録易傳狀》及《楊承議申送易傳狀》（後二篇文字與宋刻張校本之《奏劄》和《誠齋易傳投進本末》略有繁簡出入），次爲《誠齋先生易傳目録》，次爲楊氏《易傳》正文二十卷，最後是《後序》，即宋刻張校本之《易傳後序》。四庫本卷首爲《誠齋易傳提要》，次爲《誠齋易傳原序》，即宋刻張校本之《易傳序》，次爲正文二十卷。以上三種版本，宋刻張校本時間最早，訛誤亦最少，校勘中只有校本的異文確有參考價值時才出校，但不改底本文字。對於可以確定的底本文字中的訛誤或脱衍，則加以改正並出校説明。

校點者　梁章弦

易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傣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中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奏劄

《易傳》進呈畢宣付史館下吉州照會指揮

省劄

吉州狀照應本州，昨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臣猥以庸虚誤蒙聖恩，擢寘經筵，使以《周易》備員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贊聖學之懿。徒思罄竭，以効涓埃。臣切見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搢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易傳》，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緼，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以過之者。乃深自閟藏，不以輕授，意欲竢後世之知。今遇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扎，就其家取本抄録，委官點對繕寫投進，以備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沾一溉之益，以仰贊緝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聖世，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取進止。八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吉州，本州移文故楊寶學家抄録申發。續據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楊長孺狀申：「准本州公文，備准前項省劄照對。先父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蓋自淳熙戊申捌月下筆，至嘉泰甲子肆月脱藁，閲拾有柒年，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盡於此《易》。然自以發揮其所學，初非徼覬於當時，尚未敢云私淑諸人，夫豈有意徹聞於上。兹承州牒備准省劄，爰因臣寮之上奏，遂辱君命之下取。惟先父著述之勤苦，乃一旦昭升而顯行，蕞爾不肖之孤兒，瞿然祗奉於明詔。欣逢聖世，敢匿父書。

敬拜給扎之恩，謹出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壹部，貳拾卷，約拾伍萬字，家藏見在，乞繕寫申發。」本州已收買紙札工料，差書吏併楊寶學《易傳》發下州學去後。今據迪功郎新筠州州學教授權吉州教授陳洪範狀申：「准本州差到書吏前來抄寫。前項《易傳》除已差委學諭蕭孝恭等伍員校正點對訖，申解赴州。其抄録到《易傳》貳部，[1]計貳拾册。紫綾表背，匣複盛貯，見在。」伏候勑旨。貼黄稱：「《易傳》貳部，壹部乞降付講筵所，壹部乞降付祕書省。」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易傳》拾册降付祕書省

右劄付楊承議

嘉定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

[1] 「抄録」下，原衍「伍員校正點對訖申解赴州其抄録」十四字，今據文意删。

誠齋易傳投進本末

下吉州録進《易傳》指揮省劄

臣寮上言：臣猥以庸虚誤蒙聖恩，擢寘經筵，使以《周易》備員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贊聖學之懿。徒思罄竭，以効涓埃。臣切見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搢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易傳》，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縕，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以過之者。乃深自閟藏，不以輕授，意欲竢後世之知。今遇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扎，就其家取本抄録，委官點對繕寫投進，以備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沾一溉之益，以仰贊緝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聖世，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取進止。八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右劄付吉州

嘉定元年八月十八日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一

廬陵楊萬里廷秀
門人張敬之顯父校正

☰ 乾下乾上

○乾，《雜卦》曰「乾健」，《說卦》曰「乾剛」，又曰「乾爲天，爲君」。故君德體天，天德主剛。風霆烈日，天之剛也。剛明果斷，君之剛也。君惟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衆私。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矣。故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禍也。❶然强足拒諫，强明自任，豈剛也哉？☰、☷，古之天、地字也。曷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偃之爲☵，立之爲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巛。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世草書，天字作[illegible]，即☰也。

乾，元亨利貞。

此卦辭。說者曰文王之辭。至高曰天，至健曰乾。天言其象，乾言其性，元亨利貞言其德。象而後有性，性而後有德。德之名四，其實一。一者何？元而已。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日旦而晝，人幼而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迹。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昳而夕，❷人强而耄，物實而隕，皆利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復者何？復於元而已。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元貞異名而同體。亨者物之生，利者物之成，亨利異功而同用。渾然而一之謂元，熙然而散之謂亨，充然而成之謂利，肅然而收之謂貞。肅然而收，則渾然而一矣。一斯散，散斯成，成斯復，復斯入，入斯出，未有已也。天地具此爲天地，聖人具此爲聖人。四德之名立，而天地聖人之緼著矣。彼異端者，以空言性命爲元，其究窒於亨之用；以詭遇事功爲利，其究賊於貞之體。是豈所謂元而利者哉？儒者之求道，求諸乾之四德。

❶「禍」，尹本、四庫本作「過」。
❷「夕」，原漫漶不清，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初九，潛龍勿用。

此爻辭。說者曰周公之辭。乾陽也，其數曰九。坤陰也，其數曰六。何也？天地之生數也。積天數之一、三、五，不曰九乎？積地數之二、四，不曰六乎？乾以龍爲象，何也？天地者，其神不測者也，將託至神之物以喻之，舍龍何以哉？初九乾爻之始，而位之最下者也，故爲龍之潛。既曰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故曰勿用。勿云者，止之也。干寶謂文王在羑里之爻，非也。羑里聖人之不幸也，非潛也。程子謂「舜之側微」，是也。或曰：舜窮而在下，未嘗欲自用，孔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體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子易地皆然。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初九在下，君德之隱，故曰潛龍。九二居中，君德之章，故曰見龍。見龍在田，物被其澤也。利見大人者，天下以見九二之大人爲天下之利也。程子謂「舜之田漁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句厲无咎。

乾之六爻，皆龍德也，故曰六龍。九三不言龍而曰君子，何也？言龍者明而神；言君子者神而明，皆君德也。九三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危也。然聖人戒以厲之未幾，而許以无咎之可必，何也？於此有道，終日乾乾然而无息，至夕猶惕惕若而自懼，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程子謂此爻「舜之玄德升聞時也」。乾乾者，猶曰健健云爾。雖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蚩尤、后羿、莽、卓在上而驕其下，在下而憂其不爲上，驕則有懈心，何德之勤？憂則有覦心，何位之懼？故終亦必亡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乎？曰：漢一變而爲魏，蓋三世希不失矣；魏一變而爲晉，蓋再世希不失矣。使魏晉不足徵，則乾乾夕惕之戒妄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之與九三，位若同而異，情若異而同。九三居下之上而方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偪，故位若同而異。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焉。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動，未可以躍則靜。淵靜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涵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靜而靜，斯无咎矣。三之勤而懼，《文言》以爲君子進德修業，雖危无咎。四雖无三之懼，然亦能躍而疑，《文言》亦以爲君子進德修業，故无咎。此其情所以若異而同也。程

子以爲「舜之歷試時也」。安定胡氏以此爻爲太子之位，其説尤切。蓋懦於躍則爲漢之惠、元，僅危得之。躁於躍則爲商臣，❶爲元凶，其咎大矣。或曰：晉之申生，漢之榮、彊，非以躍而咎也，何如？❷曰：❸《易》之戒，義也。三子之遭，命也。命不可逃，而義不可越。使三子越義以逃命，命可逃乎？命不可逃，則孰若守義以聽命？三子守義以聽命，雖曰有咎，吾必謂之无咎矣。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則躍與否，无咎與否，皆所不能囿也，所謂賢者過之者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虚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癸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並，二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之望也，故曰利見大人。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況今在天乎？

上九，亢龍有悔。

五者位之極，上者極之極，故爲亢。居君位而又上焉，將何之乎？此益戒舜以罔淫于樂，禹戒舜以无若丹朱之時也。若志與位俱亢，則有悔矣。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過則競，故欲後而不先，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❹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彖》辭，所以釋卦辭也。説者曰孔子之辭。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无息，謂之道。融而无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孰爲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衆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攝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

❶「則爲」，原漫漶不清，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❷「如」，原漫漶不清，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❸「曰」，原漫漶不清，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❹「正」，原漫漶不清，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利正。其變也新故爲无常；其化也消息爲无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其所自來。謂无物耶？品物流形，何爲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爲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曷謂變，曷謂化，是不可勝窮也。嘗試觀之雲行乎，炳而黄，黯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倏而有，忽而亡，此雲行之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逝。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聖人之與乾元合而爲一故也。此乾元之所以大。《彖》言元言利貞而不言亨，非不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此大《象》之辭，釋卦名乾之一字之義也，亦孔子之辭也。天行健，健即誠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以自强不息，强且不息，亦誠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强，非有使之者也。曰强，又曰不息，强之至也。天行健，乾之德也。自强不息，君子以己爲乾也。運行不窮之謂健，進脩不息之謂强，其義一也。六十四卦，或曰君子，或曰先王，或曰聖人，或曰大人，皆體易道而日用者。健順者，乾坤二字之詁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小《象》之辭，釋六爻之辭與用九之義也。亦孔子辭也。德在此，位在彼，初九以陽德而在下，君子以之潛而勿用，是故潛德而非爲我。九二以陽德而出見，君子以之，施而必周，是故德普而非兼愛。九三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反復於道而不敢離。九四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旋觀无咎而後敢進。至於九五，不以得位爲樂，而志在大有爲。上九以處高爲悔，而戒其不可久，蓋乾之德不可爲首故也。知乾之德不可爲首，則惟六位所遭而處之，焉往而不綽綽？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者，《象》辭之重者也，亦孔子辭也。惟乾坤二卦有之，蓋六十二卦舉矣。元者，萬善之大宗。

亨者，百嘉之都會。利者，萬宜之和氣。貞者，庶事之楨幹。此乾之四德。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君子體乾之四德也。法之於天，體之於身之謂體。元者四德之長，仁者五常之長。體元无形，體仁有體。聖人欲其近而易行，故變元而謂之仁。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子曰」一章，孔子釋爻辭之文也，惟乾坤二卦爲詳。至於餘卦見於《繫辭》者，如「鳴鶴在陰」之類，所釋者諸卦十八爻而已。然則謂《繫辭》非夫子之作，其然乎？初九惟其以龍德而隱也，故以世從道，不以道從世，以實晦名，不以實顯名。内樂存，故不有行於時，必有行於己，所謂遯世无悶，樂，則行之也。外憂亡，故不見知於人，必見知於天，所謂不見是而无悶，憂則違之也。其守不奪，其堅不拔，豈躁於用哉？此潛龍之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人之德，无君人之心，此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龍雖見矣，在田不在天，德雖正中矣，在下不在上，有君德无君位也。然則宜若之何？庸信庸謹，久而无息，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可謂有君人之德矣。然德足以善一世，方且有而若无，德足以普萬物，方且化而不居，天下歸之，已辭之，曷嘗有君人之心乎？故曰君德也。曰君德云者，❶有君德而安於臣位者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九二之謂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❶「曰」，四庫本無此字。「云」，原漫漶不清，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也。勤於進修德業，則非徒勤矣。雖然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智之學就矣。以此居上，高而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戚。惟以得位爲懼爾，雖危何咎？二之上，故曰居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 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恒，猶常也。九四之位偪矣，以上進爲常，則其志邪；以下退爲常，則其德孤。惟及其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疑而无必，則无咎矣。或之者，疑之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 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故馬鳴而牛不應，蝨躍而蟻不隨。濕爲火仇，燥爲水憂，雲虎相避，風龍不相比，鳶飛親上，魚躍親下，所謂各從其類也。所謂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人作而萬物咸覩，无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彖》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歟？夫子此言，因釋此爻「飛龍在天」之辭而發「雲從龍」之義，遂推而極之也。萬物覩聖人，即利見大人。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 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六龍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陽剛无陰，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如是而動，其誰我與？有悔必矣。高貴鄉公以之。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❶時舍

❶「龍」，原脱，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章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潛龍勿用，曷爲勿用？以其潛於下也。見龍在田，曷爲在田？以其時可居於田也。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非有事則爲无益之勤。或躍在淵，所以自試，非自試必有妄動之舉。飛龍在天，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聖人在上，則德流化洽，而天下治，故曰上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時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治。天之健，終日而不息，九三之進修，亦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龍之在淵，革潛而爲躍，九四之上進，亦革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以龍德宅天位，則德不儉於位，以天位處龍德，則位不儉於德，故曰位乎天德。天時之極者，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曰與時偕極。天不爲首，天之則也，君不爲首，君順帝之則也，故曰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言始，亨言通。元亨者，始而後有通。利言情，貞言性。利貞者，情必復於性。雖然利，豈能自利哉？皆出於元而已，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然止言利而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一章亦釋《彖》辭所以贊乾之德而歸之道也。乾不可得而贊，極天下萬物而无外，姑强名曰大而已。故既曰「大哉乾元」，又曰「大哉乾乎」，何大乎乾也？大其德與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德。中正、純粹精，乾之道。道，析則五會則一。正邪爲正，正正爲中，乾之

道本於中而已。純者，體之一。粹者，純之美。精者，粹之微。乾之道，會於一而已。堯、舜、禹相傳以「惟精惟一」，乾之一也。「允執厥中」，乾之中也。然則舉此道而一之於中，天傳之義，義傳之八聖者也。曷謂純粹精？請以金喻。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良者，金之粹；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故夫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蓋正猶有偏也。楚、燕，南北之正也，非中也，洛、師，天地之中也。夷、惠，吾道之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則正在其中。道至於一而正，正而中，止矣。雖然，乾之道何以臻此？其惟剛健无息以致之乎？剛健者，乾之性。以剛出健，以健行剛，斯一於中矣。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其孰能與於此？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此章與「始而亨」爲一章。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緼於身爲德，形於事爲行。龍德，聖之事，非賢人事也。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而横渠子以「顔子行而未成」當此一爻，恐顔子不敢當也。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取善，故萬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居以寬，故處心大而裕。行以仁，故及物公而普。學問，德之府。寬仁，德之輿。九二之大人、君子，府充而輿熟，君德如此，天下幸而見之，其利何如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乘二陽而在其上，❶故重剛。下卦以二爲中，三則過之，故不中。非五，故上不在天；非二，故下不在田。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乘三陽，而在五之下，故重剛。上卦之五爲中，四則不及焉，故不中。非三，故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❶「二」，原漫漶不清，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贊九五之大人也。天地造化之主，日月造化之精，四時造化之功，鬼神造化之靈。其體一，其用三。覆載无私之謂德，照臨无私之謂明，生息无私之謂序，禍福无私之謂吉凶。大德之人，兼天地造化之體用而皆與之合，則其德與天地合其大矣。是故，先天天合乎聖，後天聖合乎天，人謀鬼謀皆聖之餘也。堯舜天命未改而禪，先天者也。文之事商，武之退師，後天者也。湯之伐，不先不後，而順天者也。體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聖人。君子，聖賢之達名。大人，上下之達名。聖人，性天之達名。名則三，道則一。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焉，病之病也。自古亂亡，皆不知者也，知之斯能處之。故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退者也。聖人唯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又何亢之有？堯舜是也。嗟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唐之睿宗，其庶矣乎？曰其唯聖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深贊聖人之能知亢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先後申言之。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句牝馬之貞。

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❶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何也？乾貞欲剛，故天尊。坤貞欲柔，故地卑。行止，惟人之從。馬之順也，牝馬順之順也，故牝馬地類。安得同乾之貞哉！王弼云「利牝馬之貞」，非也。

君子有攸往，

往，行也。地之柔順，君子體而行之。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以上皆卦辭。乾之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言其體。自坤以下，併與用言之。坤，地道也，陰道也，母、妻、臣道也。皆欲以陰從陽，不欲以陰從陰。陰從陰

❶「亨」，原作「貞」，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則造化消；陰從陽則造化息。母、妻、臣自從，則亂且危。母從子，妻從夫，臣從君，則治且安。故陰盛陽微，月壯日虧。呂、武專而漢、唐傾，懿、裕强而魏、晉亡，陰不從陽之災也。❶故坤之陰，處先則迷，處後則得，必以後爲利之主也。從其類則非吉，離其類則吉，必以安貞爲吉之地也。皆欲以陰從陽也。西南，陰之方。東北，陽之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乾稱大哉，坤稱至哉，嚴尊卑之分，陰不得僭陽也。蓋大則无疆，至則有極。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坤之生物，豈自爲之哉？順以承乎天，厚以載乎物，此其德所以合乎乾之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英華外發之謂光，坤之用也。博厚中充之謂大，坤之體也。坤道之光大如此，而能含弘而不耀，故能生物而不息，物之所以亨。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章程子盡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勢，力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爲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真得聖人之意也。坤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三德，而於不習之自然，❷

❶「陰」上，尹本、四庫本有「此」字。

❷「而」，尹本、四庫本作「得」。

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刓，而六三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進矣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爲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姦，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衒，此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程子謂「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爲，非盡忠也」，其論至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不晝。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爲張禹、胡廣。學者審之。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也，故坤之五不得爲君位。雖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元吉，吉之大也。聖人許之以能居下則元吉，不許其過此也。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而疑於君，疑而不已則僭，僭不可啓也，故戒之。吾於乾坤見君臣之大分矣。程子謂「陰者婦道，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其發明聖人之意，尤深遠矣。剛柔雜，爲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矣。故陰陽争，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敗。爲臣者，其勿至於此。爲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蓋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龍戰者，以坤馬之僭龍而戰夫乾之真龍也。血，傷也。其血玄黃，兩龍俱傷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之用能永守臣道之貞，斯可以爲大臣而令終矣。或曰用九用六，乾坤七爻，妄也。有位斯有爻，位止於六，而爻乃有七乎？故《易》曰「六爻發揮」，又曰「六位成章」。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柔者坤之道，静者坤之體。至於陰陽之回斡，造化之運行，豈專柔而静哉？動則陽而剛，静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之異，後而不先者，坤之常。物收而包含之量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之道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一本乎順而已。然則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静，不順則爲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爲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福生於一小善，禍起於一小不善。萬者一之積，大者小之積。善可積也，不善不可積也。積斯漸，漸斯極，極斯作。及其作而圖之，其有及乎？弑逆，國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傳曰「有无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己，在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察之早，勿使之漸，則國之禍不作矣。辯，察也。故《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馴也。履霜之不戒，堅冰之勿悔，馴而致之也。順，當作馴。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爻辭也，言直方而聖人又以正釋直，以敬釋正，以義釋方，其曉學者至矣。敬以直其內，則養心主一而不分。義以方其外，則處物適宜而不隨。敬體也，義用也。體用合而德不偏，故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立謂並立，不孤謂不偏。偏於內則執體而廢用，偏於外則徇用而忘體。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

代「有終」也。

爲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緼者，矜也。緼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敢居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六三，蓋三致志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能懼，可以爲臣矣。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乾之初九遠而潛，宜也。坤之六四近而隱，非宜也。不宜隱而隱者五之位，君位也。坤之六，則臣也。六五，以臣而居君之位，則僭也。臣僭君，則天下亂，是大地閉塞之時也。六四不幸而近之，惟恐去之不速，隱之不深耳。此龔勝所以不仕於莽之朝而蔡邕所以失節於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以居下之禮，於六四則力勸之以潔身之節。隱之於六五而發之於六四，其防患深遠矣。使六四至於潔身，則六五何如哉？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之君子，唯剛柔雜而有文德，故通理。唯得中，故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禮，故居體。體者，禮也。通理者，通於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體而不敢僭也。臣道之美，孰大於是。具三者之大美，緼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身，必无驕主之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必无專權之紊。所以爲美之至。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爲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爲龍，其僭乾也甚矣。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无陽之心，暴其有僭龍之罪，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没其僭也。不没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離其類」。❶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一

❶「離」，原作「之」，據尹本、四庫本及乾卦《文言》改。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二

盧陵楊萬里廷秀

䷂震下坎上

○物句萌未舒曰屯，氣始交未暢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爲能克寡助，故曰利建侯。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爲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王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捐齊、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亨屯之三道，高帝未及也，而亨屯之功如此，而況及之者乎？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以初九之陽而下於陰，以六二之陰而上於陽，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剛柔始交。以震逢坎，❶故曰難生。震動坎險，故曰動乎險中。臨險難而不妄動，必正而後動，是惟无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仗至正以動於險難之中，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間，亨孰大焉。當屯難之世，如造化之初，草而未齊，昧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屯可亨矣。大亨貞，即卦辭之元亨利貞。動而雷雨滿盈，即勿用有攸往。建侯而不自寧，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審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天下无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豪傑不豪傑。當屯難之時，君子當之，豈可以晏然處之哉？非有經綸天下之才，則屯未易亨。郭子和曰：「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

❶「逢」，尹本、四庫本作「遇」。

雨，所以爲屯。」其説最明。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君子濟屯患无才，有才患无位。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下位，非二非四，雖欲有爲，未可也。姑盤桓不進，以待時而已。然豈真不爲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居而不貞則无德，行而不正則无功。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然後濟屯之功德備矣。然則何以行吾志，何以濟夫屯？建侯以求助，自卑以得民，則志可行，屯可濟矣。初九在下而遠君，建侯非我職也，而初九能之乎？賈林合李抱真、王武俊之驩而朱滔遁，唐遂以安，林遠君而无位者也。劉琨失王浚、猗盧之援而幽并亡，晉遂失中原，琨遠君而有位者也。初九患无志耳，有有爲之志，而輔以建侯之助，何職之拘，何位之侯哉？故濟屯者志爲大。初九遠君无位，聖人猶許其有志，而况有志而近君有位者乎？震之初以一陽爲二陰之主，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之六二，以陰柔之德居大臣之位，非不欲濟時之屯也。然下則偪於初之剛，而乃爲己之寇；上欲親於君之應，而有近初之嫌。故邅如而不能行，班如而不能進。然則何以處之？如女子然，與其從寇而字，不若守正而不字，雖未得親於婚，久則寇定而自成其婚，婚而字焉，何遲之有？此王導相晉之事也。上有元明之二君，而下有王敦之强臣，導乃以寬大之度，柔順之才，處强臣之上，非乘剛遇寇而何？惟導守正不橈，❶而下不比於敦，待時觀變，而上不危其國，久而寇自平焉。君自信焉，國自安焉。此十年乃字，復其常之効也。謝安之於桓温，❷初則伐其壁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之命，强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邅如班如者，其病在於陰柔，而无剛明之才耳。舜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邅班之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

❶「橈」，尹本、四庫本作「撓」。

❷「桓」，原爲避宋欽宗諱作「亘」，今正。下逕改，不再出校。

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於濟屯之功業，所謂即鹿也。然五應二而不應三，三妄動而无上應，无應則无功，所謂无虞而鹿入林中也。君子當此者，舍而退則見幾而无悔，往而進則遇險而必窮。蓋功无幸成，業无孤興，郭林宗所以不仕於漢，管幼安所以不仕於魏，非无憂世之心也。鹿譬則功也，虞人譬則應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居上而陰柔，非濟屯之才，故乘馬而不進。初九在下而剛明，爲六四之應，故求助則必往。此六四有自知之明，無疾賢之私者也。魏無知、徐庶以之。求婚者，求助之謂。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剛明之君，居屯難之世，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澤猶屯而未光，其所正可小而不可大。是屯難終不可濟乎？有君无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

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然則九五將欲有爲，誰與？有爲惟一初九，則遠而在下。賢而在下，則如无賢，臣而在遠，則如无臣。唐之文宗，初耻爲凡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爲不及赧、獻。大貞則凶也，何也？觀近臣，則訓、注也。觀大臣，則涯、餗也。觀遠臣，則度與德裕也。用不必才，才不必用，而欲平閹尹之禍。❶故曰：「君强臣羸，航无楫維。无臣有主，去虺得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窮否反泰，極屯反亨。屯之上，難之極也。然非剛明之極，何以亨屯難之極？今乃以六之柔而當之，進无必爲之才，退有无益之泣，求夕亡朝得之，求朝亡夕得之，何可長也？唐之僖、昭是已。

䷃ 坎下艮上

○蒙，亨。

說者以蒙爲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屯者物

---

❶「尹」，尹本、四庫本作「宦」。

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穉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果昧也，奚亨焉？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諂。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未達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再三，愈加少也。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悦，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悦者乎？然則問而答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歸於利貞而已矣。蒙而達，達而堅貞，其利益孰大焉。筮者，問而占之之謂。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險，有險中之亨。蒙之止，有止中之行。險而止者，穉而蒙也。亨而行者，蒙而達也。何達也？達乎中正而已。何爲而達乎中正也？以其求中正之志，就其剛明中正之人，斯達矣。曰時中，曰養正，道之中正也。曰志應，求者有志，則教者必應也。曰剛中，九二剛明中正之人也。始乎蒙，卒乎聖，原乎志而已。曷謂志？童蒙求我是也。瀆之爲言褻也，再三問者褻也，再三告者亦褻也。問之褻則昧，答之褻則棄。匪我求童蒙，謂九二。蒙以養正，謂六五。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者，泉之性行，山之性止，此欲行而彼止之，故曰蒙。蒙者，欲行而未達之謂。雖然，豈終止哉？其決也，有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可測。泉不可禦，君子得之以果其行。泉不可測，君子得之以育其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蒙在發，發在豫。初者，發之豫也。聖人何以發之？教人大立法。立法大正己，己正於上，人觀於下，迷者覺，蔽者解，如械得釋，如囚得宥，其何快如

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説桎梏。快之至也。刑之爲言法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則以言語教者末矣，而況威乎？以往吝者，過是以往則吝也，如威令是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善教，欲寬不欲苛。善學，欲遜不欲速。初六、六三、六四，羣蒙皆陰也，故稱婦焉。九二，以剛明之才當開達之任，受羣蒙之歸，則宜寬以俟之，故稱包、納焉。包則有容而无擇，納則有受而无却，皆寬也。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柰何絶之以苛？三后之化頑民，所謂无忿疾于頑，有容德乃大，是也。然六五之童蒙有求於二，而二匪求於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責難納誨，陳善閉邪，正使致君以堯，格君於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内事耳。亦如子之幹蠱克家耳，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五之柔下際於二也。婦羣蒙，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女德，以順爲正。三，仰舍上九之應而俯從九二之强，是女之見利而動者也，非順也。動以利，則身非其身；失其身，則利非其利。是以君子勿取也。曷爲勿取？不以順爲正也。陳相下喬而入幽，即六三舍上而從下。公孫曲學以阿世，即六三見利而失身。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獨可用乎？用之无所不至矣。金夫，夫之挾厚利者。九二，剛而乾體，乾爲金。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非教不瑩，教非賢不親。四以昏蒙之資，而遠於上下二陽剛健篤實之賢，宜其困而吝也。窒於通之謂困，嗇於從之謂吝。❶吝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於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歟？然則聖人真絶而不教乎？是教也，非絶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絶也。然闞亡取瑟，是亦不屑之教誨也。使二子而改，則困而知之，與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一也。如吝何？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❶「從」，尹本、四庫本作「復」。

有童穉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秉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於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于箕子，所以聖益聖歟？此所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晦其中正，而養之以蒙，如霧蒙日，乃所以養日，其明不費，故其照不匱。非作聖用功之深，孰能與於此？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初六發蒙，九二包蒙，上九擊蒙。蒙至於擊，則繼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廸，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蚤，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至於爲寇，上之人不得已攻伐而扞禦之，則上之辭順，而天下之心亦順之矣。上下俱順，則彼寇者何利，而此禦寇者何不利哉？虞之三苗，周之三監，蒙而爲寇者也。禹、周公之征，擊蒙而禦寇者也。上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必擊。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有所須而動，有所待而發。《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而光且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且貞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惟誠惟正，無敵於天下。是惟無動，動則亨吉，雖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先主所謂操以詐，孤以誠，操以暴，孤以仁，蓋假之者也。假之者且然，而況性之身之者乎？乾之剛健，誠且正也。坎之險陷，邪且詐也。大川，坎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乾之尊遇坎之險，而能不陷不窮者，剛健而已。剛則其静不可動，健則其動不可禦。静不可動，則能忍以需險之衰，動不可禦，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我何陷何窮之有？彼無剛健之才，見險而不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雖然，亦必德與位並而後可以言須也。位乎天位，則有位矣。正中，則有德矣。无位而須者，无濟險之勢，伯夷避紂是也。无德而須者，无濟險之

資，秦未亡而陳涉先亡是也。以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則有功，文武須暇五年是也。天位，謂九五乘乾也。正中，兼二五而言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徯雨。韞而未施，則君子藏器以待時。待時者，夫何爲哉？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而已。此顔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雖然，飲食宴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然，含哺之氓皆顔，酒荒之士皆謝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坎水爲險，初九去險遠矣，故需于郊。郊，遠於水之地也。宅於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於郊而馮河，犯難者也。无難而犯難以求利，不若守常之爲利。无難而不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如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渚自水出，曰沙。需于沙則去水之險漸近矣。近水者未溺，沙頽則溺，近難者未隙，言出則隙。九二以陽居陰，則寬綽而有衍，以位居中，則正大而不過。寬而不過，則小有言之隙，可以窒而不開矣。吴濞以太子之隙，嘗出怨言矣。文帝寬而不詰，故終其世而亂不作，所謂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進而逼於水矣。泥者，逼於水者也。雖逼於水，未溺於水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雖然善備無寇，善禦无敗，既有寇矣，敬慎以禦之，猶不敗也。不敗於寇，不若不致夫寇。不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健之極，進之勇，能不逼乎？不然，在外之災，安能寇我？楚非宋寇也，襄公與楚争霸而敗於泓，宋致寇而不敬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争鄭而勝於邲，楚敬慎而晉否臧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陰陽相勝，亦相伺也。乾之三陽，所以需而未敢進者，伺坎之衰也。盜憎主人亦伺主人，故六四亦需三陽之逼己也。雖然三陽厄於險，故同力以濟險。四以一陰柔之資而當三剛健之敵，傷於陽必矣。血者，傷也。物傷必避，避必順以聽命。出自穴者，傷於陽而避陽，且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窮也。三陽彙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是濟矣。爲君子者，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傕、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坎爲血卦。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陽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於此何爲哉？涵養休息，與天下相安於无事而已，不可移濟險之道爲履平之道也。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矣。有險樂險則媮，周平王、晉元帝是也。无險行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險至上而終，需至上而極，險終則變，陽極則升，乾之三陽欲進，而坎爲險以阻之。至上六則終而變矣。三陽雖爲客，其需我之變久矣，我終能遏其來乎？敬以納之而已。主孤而客衆，主雖有危之勢，敬客以及主，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桓温作難於晉，晚而病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桓氏亦安。此其效也。不當位，陰居上則僭也。僭而未大失者，小人敬君子，抑亦僭之救也歟？不然，壅甚必決，蘊甚必裂。如秦末之法吏，漢季之閹寺，衆所快也，亦在所憫也。君子之於小人亦然。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遜與争是也。訟者争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无詐者

必不訟，窒隙而无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很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无訟之吉也。不然，訟至於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難而興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常解於相平，而合於不相下。險者狡而工於爭，健者强而力於爭，二人相遭，其肯相下而不訟乎？以坎之險，遇乾之健，訟之所自起也。剛來得中者，九二自外而來，興訟之主也。中正者，九五聽訟之主也。大川，坎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東，相違而行，此訟之象也。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北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吴越世讎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曷謂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慙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愬而不敢於大詬，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然六之陰静，非首訟者也，九四以强躁而挑之，初六不得已而應之。兩訟有强弱，弱者多勝强。兩辭有應感，感者多不勝應。故初與四辯，而初得其明也。豈初之能必明哉？非聽之者明，則强者以後罷勝，感者以先入勝矣。要之，不永所事，初六不可不深戒也。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不永所事之効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

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興訟之主，然初六與九四爲敵，非與九二訟者也。六三從上而不訟，亦非與九二訟者也。九五，君也。九二，臣也。臣无訟君之理，亦非九二之所敢訟者也。所與訟者，其唯九四、上九乎？然九四近君而剛，上九居上而亦剛，九二乃恃其剛以訟二剛，以寡訟衆，以下訟上，其訟不勝宜也。然能幡然而改，退然而歸，棄其邑而逋焉，❶庶幾无刑戮之眚也。不然，掇禍无赦矣。子玉剛而无禮，陽處父剛而犯怨，所以不免歟？二，柔也，故能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之六爻，唯五聽訟，唯三不訟，餘皆訟者也。三介乎二剛之間，能正固而不動，危懼而不爭，從上而不居其成，故能保其禄位而終吉也。食舊德，保其禄位也。從王事，從上九也。鄭駟、良之爭，子産兩无所從，齊欒、陳之難，晏嬰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强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剛明中正之君，何貴之私，何力之橈哉？故初六之辯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而吉，何也？能自反其身，而就於義命，能自改其過，而安於貞固，猶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僅不失於吉而已。渝者變而改也。不然，如竇嬰之助灌夫，趙廣漢之脅魏相，公孫賀之捕朱安世，欲以免人，乃不免其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无淵魚之察，正而无私，則下无梗陽之賂，直者伸，枉者媿，尚何訟之有？畫衣冠而不犯，虚囹圄而不式可也。此天下之大吉也。元，大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訟而終凶者也。儻或訟而勝，勝而受賞，猶

---

❶「棄」，尹本、四庫本作「來」。

不足敬，而況衆皆褫而奪之乎？而況未必勝且未必賞乎？或之者，未必之辭也。故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事之也好還，❶天道固然。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二

❶「也」，尹本無此字。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三

盧陵楊萬里廷秀
門人張敬之顯父校正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爲民禦寇，爲中國攘狄，爲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正者，興師之道。賢者，帥師之人。丈人，賢者之尊稱也。年德俱尊之謂丈人，如荷蓧、漢陰，皆曰丈人。師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黄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易之丈人矣。廉頗、趙充國、李靖抑其次也。王翦、馬援、王元謨，則年焉而已矣。然則用將必年，則周瑜、謝玄可廢歟？❶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者，國之司命，必曰丈人，謹之之尤也。❷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彼不正，而此正正也，非衆正也。彼之與皆不正，而此之與皆正，衆正也。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之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武王、高帝特因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曰能以衆正，以之言用也。以此王天下，孰能禦之？雖然有九二剛中之將，而不逢六五之君，則其上无應；有軍師行險之役，而不因天下之順，則其舉无名。任將有應，興師有名，雖曰毒天下，乃所以拯天下，民皆悦而從之，吉又何咎？坎，險也。坤，順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君子之容民，如地之容水，能容受之，斯能蓄聚之矣。故孟子曰「天下莫不與也」，天下莫不我與，則寇狄誰與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

---

❶「玄」，原爲避宋諱作「元」，今正。下改，不再出校。

❷「尤」，尹本、四庫本作「至」。

以律」，失律凶也。

徒法不可以興師，徒善不可以出師。出師以律，而興師不以正，徒法也。興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徒善也。正至焉，律次焉。師出不以律，雖臧亦凶，況不臧乎？ 楚之亂次，晉之争舟，齊之轍亂，吴之争舍，皆无律之師也。初六，師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之之初。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專將帥之任，不患其不及也，患其過耳，惟中則吉而无咎。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姦，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離，張飛是也。過强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王敦、蘇峻是也。惟中則勇而怯，智而愚，威而惠，强而謙，專而順，皇甫嵩、郭子儀是也。承天寵者，禀君命而不專。懷萬邦者，慰民心而不忮。爲將如是，非特才將也，賢將也。功彌高，心彌下，身彌退，爵彌進。宜其王三錫命而未已也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令出於一其師堅，令出於二其師瑕。六三，以柔懦之資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才腐而士不服，令褻而下不承，則是衆爲將也，不惟令出於二而已。主之者衆，斯師焉往而不敗，尚何功之有？ 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於趙穿； 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於先縠，皆六三之輿尸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謂「左次」者「退舍」之謂也，此説得之。蓋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爲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爲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於進也乎？ 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緑，悔於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禽害田而弋禽，則禽服。寇害民而禦寇，則寇曲。有伐罪之辭，則爲有名之師。此六五之君，興師至正之道也。長子帥師，九二也。弟子輿尸，雖貞亦凶，衆陰也。此六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黍肉之讎，則征葛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辭，則升陑之師

不舉。興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爲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爲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興師有道，用將有法，此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歟？執言，奉辭伐罪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爲害，奉天人之辭而不自爲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聖人於此，夫何爲哉？行慶報功，大者命之有國，小者命之有家而已。雖然，聖人猶有憂焉，聖人何憂也？憂其意之所嚮而世之所趨也。故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爲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爲才，故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无後患。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於崇德，位能不先於建賢，此所以爲《武成》。不然，拔劍擊柱，方知帝尊，燮理陰陽，焉用此物，亦何所不至哉？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君子周，小人比，而曰比吉者，此上下之親比，非小人之朋比也。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于今，未之能易，故曰比吉。然求比不可速，亦不可舒。不可速，故占度必謹其初，謹初必致其詳。原筮者，占度在初也。元永貞者，詳觀上之人三德具而後比之也。元則可親，永則可久，貞則可象。忽於初必悔於末，畧於擇必厚於怨不可舒，故以此之不寧速來，以求彼之寧，則吉也。少後焉，凶之道也。商以離德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馬援舍隴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酈生説田横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下順從，謂五陰從一陽。元永貞以剛中，謂九五。後夫凶，謂上六。夫，亦謂九五。

九，夫道也，君道也。六，妻道也，臣道也。上六居一卦之末，故曰後。郭子和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爲比，得臣位爲師。天下之吉，莫吉於此。」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在澤之中，則聚而相忘。水在地之上，則散而相求，所謂水流濕也。上者不約而就下，隆者不期而集窪，孰使之者？故爲比。不曰萬國建后，諸侯親王，而曰王建萬國，親諸侯，蓋上之親下，甚於下之親上。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實，實在質。初六，親比之始也。孚言誠，盈言實，缶言質。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故餘、耳之光初隙末，則如勿光，周、鄭之信不由衷，則如勿信。惟謹始，故克終。惟盡此之誠，故來彼之吉。它，彼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六二中正之臣，應九五中正之君，上下相比之道，兩得正矣。雖然，君臣相求者也，寧君求臣，毋寧臣求君。非不求也，秉德以充乎內而不躁乎其外，守正以俟乎彼而不自失乎此，如是而已。枉道以求行道，失身以求達身，不可爲也。故程子謂「伊尹、武侯必待禮而後出」。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物以相親而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離婁同楫罔不涉，與師冕同轍罔不蹶。仲尼蘭鮑，荀卿蓬麻，皆戒於親非其人也。上六以无首而凶矣，六三與之相應而相比，非其人也，能无傷已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二、六三，皆非己之應也。初六，己之應也而遠也，故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下從而內比，則將誰親？外比於上而已。九五賢而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曠一世而无鄰，事一人而无貳者歟？可謂貞吉矣。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

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至正大中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然有比天下之道，而无比天下之心，可與比天下矣。猶之王畋焉，既圍而不合以逸之，又開三面以驅之，禽之在前者，既驅而失之矣。又且背而去者在所舍，嚮而來者在所取，則去者衆而來者寡矣。夫畋者，主於取也。而驅之使去，取之愈寡，何也？无取之心也。无取之之心則曷爲？取其嚮而來者也。驅之不去，而後不得已取之也。我何心哉？自去自來，聽彼而已。夫惟不取禽而禽自至，故爲天子之畋。不誡人而人自親，故爲王者之比。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亦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也。❶ 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聞之者怨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四陰皆從五，而己獨後焉，見之不蚤，從之不先，下則棄於四陰之類，上則絶於一陽之君，凶而无終必矣。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其凶何如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端而足哉！光武興而馮衍不至，棄而不爲愚。高祖興而堯君素不從，死而不爲凶。豈可盡以比之上六咎之哉？學者謹之。

䷈ 乾下巽上

○小畜，亨。

乾下巽上爲小畜，乾下艮上爲大畜。畜，止也。乾進而上，物止之於前，二卦均也，何别乎小大？力有小大也。天下之有力者，莫勁乎風，莫重乎山，二者之力亦均也。而風行天上爲小畜，天在山中爲大畜，何也？制動以静不以動，制行以止不以行。乾欲進而山遏之，真能以山止動矣。❷ 風自動自行，安能止

❶「不使之使也」，尹本、四庫本無此五字。
❷「山」，尹本、四庫本作「止」。

乾之進？能止之者，僅能巽順以柔之爾。曰小畜亨者，小有所止而有所亨也。亨，謂乾。公孫弘能止武帝西南夷之役，❶而不能止其匈奴之師，李勣能守黎陽之節，而不能守立武后之問，此小畜之臣也。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伐吴之舉，魏徵若在，❷必能止征遼之行，此大畜之臣也。人臣非有大畜如山之力，其能回人主如天之威乎？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爲天雲者，天之氣。雲之爲物，散則霧，密則雨，今密而不雨，何也？自西故也。雲自西則曷爲不雨？乾西北、巽東南故也。雲興乎西，而風起乎東，霍然散矣，何雨之望？大氐風從雲，❸則陰陽和而雨，雲避風，則陰陽戾而暵。韓愈訟風伯曰：「雲屏屏兮，吹使漓之。」此其驗也。畜，止也亦聚也，故爲密雲。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六四以一陰居上位，而五陽皆應，故能以柔止剛。然以一弱當衆强，故所止者小。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以巽之順，止乾之健，故乾不争而暫止。以二五之德皆剛而居中，以五剛之志皆欲進而上行，故乾得進而終亨。此人臣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止者也。若公孫弘、李勣是也。雲欲雨，風散之，雲可以止矣，而雲意尚往而未已。此人臣止其君之善而不能止者也。何謂止其君之善？壅上之澤，蠹上之心，是謂止善。天大雨傷稼，而楊國忠取善稼以獻，欺其君以不傷；天大旱，而李實督賦斂愈急，告其君以不旱。此能止其君之善者也。李吉甫請峻威刑，而憲宗以爲欲朕失人心；劉澡言苗不損，而代宗謂不損猶應言損。此止其君之善而不能者也。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君子憾其臣學力之淺，止其君之善而不能，君子嘉其君聖質之堅。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風止天，是以動濟動也。君子欲止其君之不善，而反顧在我之德未能无不善，是以不善止不善也。

❶「弘」，原爲避宋諱作「洪」，今正。下通改，不再出校。
❷「徵」，原爲避宋諱作「證」，今正，下通改，不再出校。
❸「氐」，尹本、四庫本作「抵」。

大人正己而物正，推而格君心之非，焉往而不止？故君子於此不尤其君而尤其身。曰，是我之文德有未懿也。我德之進十之，則君德之進千之。故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不及」之語一出，而帝自此遠矣，賈生自崖而反矣。見賈生且然，而況見小畜懿文德之君子乎？彼曰，五帝其臣不及其聖。此不唯不知皋、夔，亦不知堯、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啓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善亦在初。故伊尹告太甲以謹厥初； 召公告成王以若生子縱於初禁於未晚矣。故小畜必畜於初九。初與四爲應，四止初而初受之，有不善未嘗不止。止而復，復而歸於道。是雖曰彼之所止，而吾實自復於道也。成王與周、召居，故成王化而爲周、召； 魯侯與哀駘它居，故魯侯化而爲哀駘它。其德義之吉，又何過咎之有？雖然，自道可也，自聖不可也。自道日益，自聖日損。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於初，善之善也。不復於初而復於二，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安於復，故爲自復，二勉於復，故爲牽復。牽者，强勉之謂。曷爲其能勉於復也？二雖剛而猶居中，故能勉於復。雖不及初之自復，豈不愈於過剛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其咎之吉，則不侔矣。若過剛而不受止，則爲商紂距諫之强，晉惠公愎諫之很矣。❶

九三，輿説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中則不正，過剛則不和。不正而昵於六四，愈不正也。昵於彼必制於彼，愈不和也。不正則不可行，故有夫妻反目之象。身之不正，則不可行於妻子，故有輿説輻之象。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喪其夫之剛而昵於妻之愛，其始相昵，其終必受制。蓋身之不正，則不能正其家也，非家罪也。漢成帝嬖趙后而制於趙后，始於腐柱之僭； 唐高宗嬖武后而制於武后，始於聚麀之汙。豈惟夫婦，君臣亦然。二世之於趙高，明皇之於禄山是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一柔而止五剛之進，以小臣而止大君之欲，禍

---

❶ 「很」，尹本、四庫本作「狠」。

之道也。故爲血而傷，爲惕而懼，爲咎而害。六四以柔止剛，以臣止君，而能使其傷之去而不至，惕之免而不遭，咎之除而不作，此獨何道也？以至誠愛君之志，合乎九五至誠納諫之志，上下同志故也，六四、九五皆「有孚」故也。此六四之賢歟，抑九五之賢歟？九五之賢而已矣。蓋茅焦非賢於比干，而秦皇賢於紂。惕出，如知罃「如實出己」之出，免也。❶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巽體而乾德，故九五之止衆剛，乃健於六四之力。九五之有孚，乃廣於六四之孚。以六四柔順之臣，而上欲止其君，下欲止其羣陽，僅不傷而已。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故至誠一孚於上，羣陽皆聽於下，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故衆陽皆聚而聽其所止，靡然爲善，而幡然不爲不善。攣，聚也。富，善也。鄰，衆陽也。堯舜行德，而民不犯，周民遜畔，而訟自釋，皆富以其隣，不獨富之義也。四、五，陰陽皆不失位，故孚。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乾之三陽欲進，而六四止之，故密雲不雨。然六四之力既衰，則羣陽之類復進，所謂尚往而未已，終亦必雨而後已。至於上九，陰陽和而既雨，則可以止矣，故曰既雨既處。至於既處，則陽亦窮而陰終勝，彼五陽者不期止而止矣。以一陰而止五陽，非止之以力也，止之以德也。何謂德？巽順有孚之謂德。穆宗欲幸東都，以張權輿之諫則不止，以裴度之諫則止。度之言巽順有孚故也。故曰尚德載，又曰德積載。載者，積之充也。言巽順孚誠之德，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誠之積，積之充，猶感之難。況誠之不積，積之不充，乃欲以言語之末而止其君之大欲乎？雖然以柔止剛，以人止天，以臣止君，止之可也，過於止不可也。婦盛抗夫，月盛敵日，陰盛則疑於陽，臣盛則侵於君，故曰婦貞厲。言雖正亦危也。曰月幾望，言月勿令至於望也。曰君子征凶，言可止而征不已，君子亦凶也。曰有所疑，言陰疑於陽，臣疑於君也。臣疑於君，君子猶凶，況小人乎？故鬻拳之諫至於兵；趙盾之諫至於逆，豈人臣之願哉，豈人臣之願哉！

---

❶「免」，尹本、四庫本作「是」。

䷉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物畜而後有禮。履者，禮也。又，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之謂也。行天下而不禦者，莫若禮。凡有血氣皆有争心，故天下之剛暴莫慘乎争心，而虎爲下。禮一行焉，慢斯恭，悖斯順，争斯遜矣，若蹈虎尾而亦不噬人矣。豈惟不噬，又且亨焉。大哉，禮乎！故曰以禮制心，虎豈在外哉？然其象自六三、九四出。

《彖》曰：履，柔履剛也。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以一柔而行五剛，九五以純剛而宅中正。此下以禮而正上，上以禮而自正也。下以禮而正上，故柔順以格其非心，和説以平其威怒，君一正而臣不傷。上以禮而自正，故身履乎至尊，而不疚於利，德進乎光明，而增益其聖，臣不勞而君自正。陳敬仲以禮而飲齊侯，魏徵以禮而約太宗，豈俟其玷而後磨，疚而後藥哉！九二、六三、九四合而爲離，故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下，卑之卑者，此天地之間粲然有象之禮也，君子則之而已。天下之禍，莫大於人欲，人欲肆則下皆有爲上之心。故君子徐行後長者，而民猶有紾其兄之臂，君子不敢齒路馬，而民猶有犯屬車之塵。禮作而後上下分，上下分而後民心息，民心息而後天下安。故辨上下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安於綱常之中，而不淪胥於禽獸夷狄。大哉，禮乎！而或曰起僞，又曰忠信之薄，彼未見禮亡之禍爾。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彖》、《象》言禮之可行，爻辭言行而不處，其復於禮一也。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則處，幼而學，壯而行，初九履之初也。必有平生雅素之學，然後可以有行，故往而无咎。何也？非利其身也，行其志也。无其素而欲行，欺也。不于其志而于其身，汙也。故古者學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學。顔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伊、吕，孔明草廬之，管、樂，不如，是不爲素履。願，志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進爲而行其道，蓋坦然而无難矣。然猶守之以山林幽獨之操，可謂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捽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張良近之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聖人之於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曷憐乎其志也？以陰居陽，其志非不剛也。曷恨乎其才也？陰柔而不足與有爲也。若眇而自任以能視，若跛而自任以能履。以跛眇之質，柔懦之才，介乎五剛之閒，而欲履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禍敗也決矣。所謂履虎尾而逢咥也，凶孰大焉。聖人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位之不當也。若夫其志，則可憐矣。甚武而欲有爲於吾君，甚剛而欲有立於當世，夫何罪哉？故前言其凶，而後止言志剛而已，亦不深咎之也。使商浩不出，房琯不相，晉唐君臣之眚，庸有既乎？世之君子，欲出而有爲，其亦量己之才而勿冒其位也哉！《象》與六三，以一卦言也。爻不與六三，以一爻言也。上三陽者，虎也。九四虎尾，六三履之。《易》以在下爲尾。故遯之初六，既濟之初九，未濟之初六，皆爲尾，而履以九四爲尾。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近剛決之君，履危之道也。然能終吉者，九雖體剛，而四則志柔。愬愬而祗懼，所以吉也。然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潛感而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車千秋之一言。❶五王之復唐嗣，不如王方慶之一對。柔順之服剛暴，速於剛暴服剛暴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以乾剛之德，既有能行之資，宅天位之尊，又有得行之勢，德與位相當者也，可以必行矣。而聖人戒其剛決之太過，則雖正而亦危。故去四凶非舜之剛，而莫剛於班有苗之師。伐匈奴非武帝之勇，而莫勇於

❶「車」，尹本、四庫本作「田」。

棄輪臺之地，得此爻之戒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句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居履之極，當履之成，行而不止其行必跌，成而不去，其成必缺。盍視其行而不明，成其福而不毁，功成身退，而復反其素履幽貞之初，慶孰大焉。故伊尹相湯之功，不高於告歸之節；子房興漢之策，不瞽於棄事之智，皆反其初之義也。旋，反也。考，成也。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決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嘗忘於處也。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三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四

廬陵楊萬里廷秀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其上古之極治歟？不惟後世不可復也，中古其庶乎爾。蓋自有天地以來，非一聖人之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太初。屯、蒙，人物之太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争之端。争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至於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是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歟」？小往，陰往而外。大來，陽來而内。否泰，吉凶之道无它，陰陽、邪正、外内、消長而已。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之時，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人物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於人物，无不泰而通焉。孰爲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而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已。消長在彼，内之外之在此。大哉，泰之治乎！要哉，致泰之道乎！或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獨不可參而用之，御之以君子，且化之爲君子乎？曰：《易》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言如是而止耳。若曰參而用之，御而化之，聖人未之言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下之道，❶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❶「下」，尹本、四庫本作「地」。

天下之理，大和生於通，大戾生於隔。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爲泰也。聖人所以補天地，助民人，不過財成天地之道，還以補其不及，合其自然而已，豈更駕而外取哉？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鰥寡達乎旒纊；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爲道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初，惟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羣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羣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堯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羣間孤。剛果之才偏於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壅於聞，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寡於朋，主之不力則天下有危賢。❶是三人者，有一不能兼容，豈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尚之爲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堯舜「野无遺賢」之世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儻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

---

❶「危」，尹本、四庫本作「厄」。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陰以處下爲位之實也，今也三陰升而居外，失位久矣。九三陽盛而衰，六四乘其衰而求復，帥其類而下集。羣飛而來者，翩翩然矣。此其願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蕭、傅隕而恭、顯薦；❶貢禹、王章誅而欽、鄴賀；❷王氏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爲也，六四之時不可爲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也。言莫予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如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豈特如流而已。此「予惟克邁乃訓，爾交修予，罔予棄」，高宗所以爲從諫之聖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者，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爲帝妹。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至于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往而否來，如城之頹而爲隍。於是治化而亂，存化而亡，國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孰爲之用？雖欲告邑，孰爲之聽？雖出於正，孰免於吝？其懷、愍、劉、石之世乎？嗚呼！聖人之戒亦不緩矣，而猶有不懼者何也？

䷋ 坤下乾上

〇否之匪人不利，句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之卦辭約，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而已，喜君子進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卦之四德。泰得其一，曰

❶「傳」，尹本、四庫本作「傳」，是。

❷「鄴」，尹本、四庫本作「永」。

「亨」而又曰「吉亨」，亨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而必曰「不利」，曷爲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曰「貞」而必曰「君子貞」，曷爲君子獨貞也？君子之貞天下之不貞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言貞固自守而已。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句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彖》者。匪人一用，何遽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爲墟，天下无邦，則舉國家而爲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秦亡於李斯上書之日，漢替於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地皇之塗炭，❶何必見而後悟哉？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惟陰命陰，惟柔召柔，氣類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不交者，湮而不流、❷隔而不達之謂。不交之病，豈一端而已？天不下濟，地不上行，此一不交也。雖然，此天地不交之幽者也。至有澤不下流，情不上通，此一不交也。是亦顯矣，豈幽乎哉？雖然，此君民不交之遠者也。至有君猜而不孚其臣，臣忠而不格其君，此一不交也。是已近矣，豈遠乎哉？雖然，此上下不交之外者也。至有一身之中，上炕而陰不泝，下冰而陽不注，此一不交也。是已內矣，豈外乎哉？雖然，此一身不交之隱者也。至有耳不交乎目，目不交乎耳者。唐德宗謂「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耳不達乎目也。秦二世笑趙高以鹿爲馬之誤，而信其言以關東之盜无能爲，目不達乎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是愈顯矣，豈隱乎哉！是一身之否也，非一身之否也，一心之否也。一心之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

❶「地皇」，尹本、四庫本作「始皇」。

❷「湮」，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補。

情通，天地之氣交，可乎？否至於此，不可爲矣，此扁鵲望見桓侯而走之時矣。君子當此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禄，庶乎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句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君子必退。非畏一小人也，知羣小必以類至也。是故泰之初九，一君子進而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蘭也。否之初六，一小人進而亦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莠也。拔蘭者，其根不盈掬，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於君子之類進也。驩兜入而四凶集；賈充不留而羣小憂。故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知其三陰之類從矣，已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矣。曰貞吉亨者，以退爲吉，退吉於進；以窮爲亨，窮亨於亨也。自君子以退爲吉，以窮爲亨，而天下懼矣。雖然，此豈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彙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畎畝不忘之義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以柔諂之資，居大臣之位，下則并包羣小，而爲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國忠之助，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堅其權，如林甫縱明皇逸欲之樂。當是之時，羣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爲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貞愈獨，羣愈遠矣。羣，謂羣小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初六，小人之媒，許史是也。六二，小人之魁，石顯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也。然小人鋭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羣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窮矣。九四一陽在外者，❶將復進矣，六三之勢，安得而不窮？雖然，君子見幾於未窮之先，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濟否在君子，主濟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君子有

❶ 「一」，原爲空格，今據四庫本補。

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无濟否之命，則爲陳蕃，爲曹爽，爲建寧王倓。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爲魯昭公，爲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爲文宗，爲訓、注。九四以剛陽之臣，受九五剛陽大君之命，以此清羣小而濟否世，豈惟无咎，又且疇類皆蒙福焉，可以行其志矣。此志即初六之時懷在君之志，乃今得君而行其志耳。非一日之暫，非一旦之驟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濟否之君，不可以有輕心，心輕无成。不可以有汰心，心汰无終。欲濟否有成而能終，其惟有儆心者乎？九五以剛陽之資，宅中正之位，當否極之世，又得九四、上九羣陽之助，可以休息天下之否无難矣。雖然，聖人有憂之。憂之者何？憂其无儆心也。惟勿恃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爲吉，而常有危亡之慮，則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光武日謹一日，以十年爲遠，審黄石，存苞桑，所以能身濟大業，❶延祚四百也。曰其亡又曰其亡，儆之至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身得天下，身失天下，休否可恃乎？大人，謂三陽。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剛陽之才，佐九五剛陽之君，得九四剛陽同列之僚友，撥亂而反之正，傾否而復於泰，可以喜矣。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剛制其喜，而不敢先焉。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馮異謂願陛下无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无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坐變清涼，得否之九五、上九之義矣。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人與人羣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而獨與人爲異，何也？人異乎人者，物之棄，人同乎人者，物之歸。然同而隘，則其同不大，同而暱，則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而大也。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亨。天下歸之，何險不濟？故利涉大

❶「大」，原誤作「人」，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川。然則，當无所不同乎？曰：不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君子與小人爲同，則君子爲小人，小人與小人爲同，則小人害君子，豈正也哉？故九五可同六二，而九四不可同九三。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六二以陰居陰，故曰得位。下卦正中，故曰得中。二與五應，故曰應乾。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一柔應五剛，下應上也。五剛應一柔，而九五正應，上應下也。上下相應，其同大而公矣。乾行，上應下之謂。「同人曰」三字衍。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兩武相戰，兩邪相傾，安能同哉？以乾之剛健，而離以文明下之，非兩武也，以五之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非兩邪也，此所以爲君子之正同也。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烏往而不大同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其性俱上，故爲同人。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粲然有辨矣，故君子以之類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類辨，无乃爲異乎？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所以爲同之大，所以爲利君子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此顏子克己之學。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象》辭贊六二得中而應乎乾，贊其德之中正也。爻辭吝六二同人而同于宗，吝其才之柔弱也。以同于宗族爲同，則宗族之外，皆築而封之於同之外矣。此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之心也，吝嗇甚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挾初九同剛暴之德，覆之于六二之下，伏戎于林莽之中也。據下卦之極，而居其上，升于高陵也。九三何爲而然也？忌六二應乎九五之君，而欲劫之以同己也。使六二肯同己，則九三奸雄之心濟矣。其如九五之剛而不可敵何？是以久而不能興也。桓温忌王、謝之忠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事，未幾死焉，此升于高陵，三歲不興者也。安行者，安得而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三、九四同利相趨，同害相死之人也。二人者，皆有覦其上之利，而有牽其下之害。是故，九三恃初九以爲戎，九四恃九三以爲墉，一伏戎於下，一乘墉於上，以仰逼九五之尊，其志皆不利六二之應九五，而有牽乎己也。六二肯我同，而後九五之勢孤。九五孤，而後九三、九四之援合。今六二秉大臣中正之德，堅與君同心之操，凛不可奪，則九三有兵，九四有城，將何施焉？陶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憚温嶠之忠，内則創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豈真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天則哉！知困而僅保其吉爾。嗟乎，六二以一

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兩剛强之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興，深媿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苟中正矣，何强之不弱，何弱之不强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三、九四之謀，下欲奪六二之上應，上欲間九五之下應。豈惟六二中正而不貳，微九五中直而不疑，臣亦豈能自信於君哉？管、蔡毁旦，燕蓋譖霍，先悲而號也。羣小之黨既殲，周、霍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中直，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力勝小人。大師，剛而力之謂。故師莫大乎君心，而兵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君臣同，則人畢同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爲亨爲利，同人于郊，止於无悔，且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此項羽之衆，一

散而不再合；李密之衆，再合而卒不能。❶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

程子謂「離乾合而爲卦之才，故能元而亨」，又曰「大有，盛大豐有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皆所以有其大。乾健，離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爲火，爲日，卦之德有日之明，今也處明不以盈而以虛。乾爲天，爲健，卦之德有天之健，今也處健不自高而自下。此大舜舍己從人，而有其大也。❷以日

之明行天之健，則天下之善惡，内无遺照，外无遺決。然亦豈自用哉？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亦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稟剛陽之資，不曰无德，逢大有之世，不曰无時，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君，下有衆陽之賢，不曰无類，然以无交而害者，孤遠在下故也。賈生明王道而黜於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羣儒而廢於武帝用儒之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此非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愈无咎矣。故聖人傷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猶有此遺恨也。雖然，使大有之世，孤遠皆不遇，則釣築終不遇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❶「能」下，尹本、四庫本有「濟」字。
❷「而」，尹本、四庫本作「不」。

蓋軫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渾不博者非大才。惟大車爲能輕天下之至重，邇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不然，安有重積於中而不敗於外哉？九二以中正之德，剛健之才，爲大臣任大事，當大安危，大治亂，而能无往而或咎者，有大才如大車也。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二，大臣；九四，邇臣；九三，位雖高，而非大臣之任。君尚遠而非邇臣之親，蓋諸侯君公之職也。諸侯之於天子，何以驗其忠與否哉？此心通塞而已。跡遠而情邇，身疏而心親，此通于天子也。不然，源源而貢於外，趯趯而萌於內，可謂忠乎？此所謂小人弗克也。爾身在外，而心王室，朕心朕德，而惟乃知周之諸侯所以忠賢也。亨者，通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初九，大有之寒士；九二，大有之大臣；九三，大有之諸侯；九四，邇臣也。孰爲邇臣？殆周之世，外之左右諸大夫，內之侍御僕從，其是歟？知政守藩，邇臣不如大臣諸侯，近君用事，大臣諸侯不如邇臣。近君者，勢不震而盛；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也。惟明足以辯禍福之機，則能不有其盛，庶乎无咎矣。彭者，盛之至。晢者，明之極。不然，爲主父偃，爲董賢，爲弘、恭、石顯，爲李訓、鄭注，禍敗可勝言哉！衛青之不薦士，張安世之遠權勢，可謂有匪其彭之明矣。九四，離之初，故明晢，以陽處陰，故匪其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爲大有盛治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其下之志，媿服其下之心。下感發，則君臣之孚不約而自交；下媿服，則道德之威不猛而自治。信以發志，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武帝信霍光，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之語，然二臣者，終身不忍負二主之託，又焉用周防也哉！然必如大有之羣賢，然後可。始皇信斯、高，順帝信梁冀，易而无備，可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於无位之地，澹然不攖於勢利之場，此伊尹告歸、子房棄事之徒歟？保其名節，而終其福禄，自天祐之，吉孰大焉。嗟乎，八卦乾爲尊，六十四卦泰爲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而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棐德。❶士生斯時，雖如初九无交而難進，緼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而況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九四之邇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耆舊乎？嗚呼，盛哉！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四

❶「棐」，尹本、四庫本作「匪」。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五

盧陵楊萬里廷秀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自天道下濟而光明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盈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蘊夫山，謙之益也。舊説謂山能下，爲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非山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蘊夫山？乾自虧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通。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必中昃、盈食，岸爲谷，谷爲陵，然後爲虧益變流之證哉！神人之道，亦若是爾。害也，福也，惡也，好也，果自外乎？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君子德彌尊心彌卑，以保其德乎？非保其德也，進其德也。保者，惜其既足。進者，歉而未止。惟其歉而未止，故德尊而益光，卑而益尊。以此始，以此終，其進德也，庸有既乎？故謙者，君子進德无底之壑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不能有夫地，而地能有夫山。君子觀此而得天之理。多或裒之，寡或益之，不稱則愠，不平則忿，君子觀此而得物之理。大取諸天，小取諸物，君子觀此而得謙之理。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以至柔處至下，謙之謙也。謙之謙，其過謙乎？曰：盈患過，謙不患過。至柔，謙也。至下，養夫謙也。牧，養也。謙何俟夫養？曰：盈日鋤日不

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无若虛之謙。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位以德躋，德以位衰。二以柔順之德，君大臣之位，❶此君子所甚懼也。是故號鳴咨詢，以講求謙之道。鳴者，講求之切也。柔順謙之資，講習謙之學，所以謙而正，正而吉也。非中心之自得，鮮不爲貴位所移矣。此禹拜昌言之謙。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主五陰，稟剛陽之才，任天下之重，以有大勳勞於天下。勞而不謙，其勞必奪，謙而不誠，其盈必發，❷所以有終則吉也。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謙，謙而終也。大哉，謙乎！大哉，謙之有終乎！周公公孫碩膚，上也。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其庶乎？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爻之利，有利於承上，有利於乘下。六四近六五之君，居九三之右，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傲，傲者違承上之則。下乘勳勞之臣，非謙則忌，忌者違乘下之則。違其則者，乖其宜也。惟謙，則施之上下无不利矣。撝，施也。此臯陶「予未有知」之謙。勃驕主，傲也；渾排濬，忌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欿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納天下之善，則其臣鄰翕然舉衆善以歸之矣。高帝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雖然，謙无不利，遂挾之以靡不爲乎？聖人戒之曰「征不服也」。不服而征，不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征匈奴不得已乎？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位愈高，志愈下，亦如六二號鳴以求謙之益，

❶「君」，尹本、四庫本作「居」。
❷「發」，尹本、四庫本作「廢」。

則衆善畢赴，焉往不利哉！衆人以居高爲得志，上六以居高爲未得志，此善之所赴也。衛武亨國百年而作抑詩以自警，且曰「勿以我耄而舍我」。其教戒我，此上六之鳴者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建侯，天下禍福之始；行師，天下禍福之終。天下事，有大於二者乎？然動而順，天下之理；舉而順，天下之心；理動而人心順，心順而人心說。則二大事一小事耳，❶焉往不利，而況小於二事乎？豫，說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順言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是也。觀人心，則見天理。蓋人心，天理之集也。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豫矣，順矣，天地亦如之，而於建侯行師乎何有？何以知天地亦如之乎？天地能順晝夜，而不能以夜爲晝；能順寒暑，而不能以暑爲寒。順之，故三光全而寒暑乎。❷違之，則薄食興而慾伏起。聖人得此，則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信於動，先說於動，後尚何事刑罰哉？而況建侯行師乎？不然，逆尾大之勢而建侯，必爲漢之吴、楚；違舉國之諫而行師，必爲秦之淮、淝，何利之有？坤順震動，九四剛，五陰應。《書》曰「永清四海」，言兵寢也。《易》曰「刑罰清」，言刑措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設薦之上帝，❸以配祖考。

順以動者天理，出而奮者天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何爲哉？天而已矣。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❶ 「一」，尹本作「亦」。
❷ 「乎」，尹本、四庫本作「時」。疑當作「平」。
❸ 「設」，尹本、四庫本作「殷」。

九四，豫之主。❶初六，四之應。當逸樂説豫之時，以陰柔居下之資，而有上下交應之變，挾口才以濟狡志，利其身亦凶其身，凶其身亦凶其國。曰鳴豫，小人有口才者也。曰志窮，狡志而極其欲者也。故暴、公以讒鳴；伊、戾以諛鳴；儀、秦以説鳴；髡、衍以辯鳴；晁錯、主父偃以謀鳴；江充、息夫躬以訐鳴；王叔文以治道鳴；李訓以大言鳴。嗚乎！下應乎上，而凶在其中矣。而況極其志者乎？初六，地之初，九四，雷之初，二者交應，雷聲初出地也，故爲鳴豫。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也？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以陰處陰，静而貞也。位乎中爻，中而正也。是豈升盤樂之堂，嚌懷安之胾者哉？故其處豫如介石，其去豫如脱兔，何俟終日，吉孰大焉。蓋袗衣不能易舜之陶漁，赤舄不能萌旦之驕吝。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有人主之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極高，近九四之大臣，進則盱而仰視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厭，此悔之道。故陽虎幸於季氏則圖季氏；上官桀幸於霍氏則圖霍氏。季、霍幾危，虎、桀亦敗。所謂盱豫悔，聖人不許其盱也。退則遲而固戀其豫之寵，方且患將及而退不速，此亦悔之道。故潘岳知負阿母而不能離賈謐；蕭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爲累。所謂遲有悔，聖人非幸其遲也，不許其盱，折其萌也。非幸其遲，哀其成也。長禍之萌而不悟，樂禍之成而不去，何也？人不稱位，位不當望而已。吁，小人亦何利於位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動天下之大舉，以規天下之大功，其難有五：有志无位，志則不伸；有位无主，位則不定；有主无助，主則不堅；有助无才，助則不立。九四爲動大舉之主，致天下之豫，我之由也。非兼五得以超五難，吾未見其動之有濟也。小動猶難，況大動乎？九四以剛陽大有爲之志，果決不疑之才，而居近君大臣之位，主之以六五柔順之君，助之以衆陰上下之朋，小動小

---

❶「主」，原誤作「三」，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得，大動大得，何五難之有？ 大禹興治水之大役；伊尹任伐夏之大事； 周公決東征之大議，是也。故得曰大有得、志曰大行，皆大動也。朋盍簪，五陰合聚而助之也。盍，合也。簪，聚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以柔弱之資，居逸豫之時，耽宴安之酖，所以疾也。有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也。一正君而國定，然其効止於恒，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爲全人，何也？ 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爲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爲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速；見正者，揉而復。❶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資之柔，居豫之極，昏冥於逸豫之樂，其咎成矣。而无咎者，極而能變故也。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而能變，安知逸豫之主不爲憂勤之主乎？ 渝，變也。豫而能變，則爲太甲，爲齊威王。不變者，小則漢成帝、唐明皇，大則太康、唐莊宗。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元亨，亨之大。利貞，貞則利。隨而不正，咎必至焉，何亨之有？ 故聖人有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堯俞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象恭，則吁僝功之薦；利有在於遷國，則違胥怨之咨，不隨之隨也。惟貞之隨，惟大亨无咎之歸。兌少女，震長男，男行女隨。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陵柔則離，柔乘剛則爭，剛下柔則說，說則隨。初九以乾之剛下於坤之二爻，九四、九五以乾之剛下於坤之一爻，三剛自外而來，以下於三柔，故動而說隨也。曰大亨貞无咎，動而貞也； 曰天下隨時，說而隨也，孰動而貞也？ 聖人動而貞也。天下隨時，孰爲時也？ 聖人也。不曰天下隨聖人，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貞者道之體，動者道之用，時者道之跡。聖人以用隨體，天下以跡隨用，故時出於聖人。天下

❶「復」，尹本作「緩」。

隨聖人，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大哉，時乎！大哉，隨時之義乎！震動，兑説。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兑正秋也，收雷之時也，君子觀象而得息之義。日入而息，君子獨能違而不隨乎？而況静作因革、仕止久速之時乎？然則仲尼終夜不寢，周公夜以繼日，非歟？曰：易之隨時，天也。聖人之競辰，人也。嚮晦，日將夕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主是事之謂官，隨以動而説爲義也。孰主是動？非震之初九乎？天下之事，不動於常，而動於變。渝者，變也。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當人變、決大議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至正，開天下之大公，未見其濟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貞者，正也。出門者，公也。董公進發喪之議，而名項爲賊，故王。晁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故稔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无功也。爲初九者，其動可輕乎哉？出門而交，謂震出而交兑也。吾動而彼説，隨斯有功而不失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以六二視三、四，則六三小子，九四丈夫。六二居大臣之位，偏係於六三，則必失九四，非九四不我即也。隨於暱，則遠者不麾而自去；從於邪，則正士不間而自疎，勢不兼也。故蘧子馮初嬖八人，而巫臣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曇，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況不爲蘧、郭者乎？牽於彼而吾隨之，曰係。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以六三視二、四，則六二小子，九四丈夫。六三之志，舍六二從九四。惟不失其所隨，故有求而必得。非求在外而可必也，求在我而可必也。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利居貞，貞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

乎在道」，明功也。

得天下之心，致天下之隨，君道也。九四處大臣之極，逼君位之近，而得人心之隨，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惟中有愛君之誠，外盡爲臣之道，又全之以明哲之節，可以保其功名，而免危疑之凶矣。程子謂「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伊、周、孔明是也。「其次則郭子儀」。淵哉！程子之言也。不然，正則爲徐偃王、霍光，不正則爲莽、卓，雖不凶尤凶也。❶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乾之陽剛，居兑之正中，爲一卦説隨之主，應六二正中之臣，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孚，誠也。嘉，善也。堯之舍己從人，舜之聞見一善，上也。高祖從諫轉圜，太宗導人使諫，次也。堯、舜，聖之隨。高祖、太宗，賢之隨。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以柔順之德，居説隨之極，得民心之隨，固結而不可解。亡以爲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縶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而況可得問而離之乎？二程子以爲太王居岐。龜山楊氏以爲文王居西山之事。上窮，上之極。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泰之變。泰之初九上而爲蠱之上九，泰之上六下而爲蠱之初六，故蠱亦泰之壞。陽上而不降，陰下而不升，則上下之情兩隔而不通。巽順而不健，艮止而不行，則上下之才兩弱而不立。天下之事焉得而不壞乎？❷蠱，事之壞也。蠱壞矣，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桓以无知興，文以里丕霸，故亂爲治根，蠱爲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

❶「尤」，依文意當作「猶」。

❷「天下之」，原闕，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不振不起，故利於濟大難往有事也。然則其遂徑涉而徒往乎？曰：否。舉事之始，逆慮其敗，當在事先，追愛其成，當在事後，庶乎其可。甲，始也。先後各三日，思之詳也。終則有始者，尤以後甲爲重也。後甲，終也。能謹其終，則能保有其始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无事而不動，山也。山下有風，則風薄山而事生，風落山而事壞。君子當有事而壞之時，起而飭之，則將奚先？飭壞在振民，振民在育德。振者，作而起；育者，養而施。風言振，山言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弱於才而卑於位，然當壞之時，爲子而辭其幹乎？能幹則其父有子。有子則其父无咎。然弱於才矣，何以能幹？盡惕厲之意，以承其父之意，則吉矣。曰考，則非存，曰意，則繼志。不然，弱才而强決，卑位而高步。涉佗之誅，欲尊晉也；南蒯之叛，欲强魯也。知幹而不知厲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承考，九二幹母，譬之家，其父亡而母存乎？家有父，則一子而易治。家无父而有母，則衆子而難立。然則九二其孰爲母？六五是也。六五才既柔體又止，❶則君非大有爲之主。九二德雖陽剛，資則巽順，則臣非大有爲之佐。事壞於考，主於母，幹於衆子，母倚子者也，衆子倚長子者也，九二是也。而長子又以柔順之資佐其母，此時爲何時耶？其幽王之末造，平王之初政乎？故晉文侯非中興之佐，平王非中興之主，東遷之業就，而文、武、成、康之業微矣。曰不可貞，不可反之正也。曰得中道，僅得爲中才之事也。雖然，六五吾有憾也，九二吾无憾焉。使九二而非順，則爲田常，爲意如，爲莽、卓，爲王敦、桓温矣。求爲文侯，可得乎？豈惟无憾於九二？吾猶爲六五賀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革弊者，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禍必亟，過剛而禍不亟者，九三其庶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剛處剛，過剛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決而去之，此其禍

❶「柔」，四庫本作「弱」。「體」，原漫漶不清，今據四庫本補。

不爲晁錯，則爲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无大咎者，九三處巽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剛也。无大咎，極順也。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其蠱之九三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天下之壞，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大壞，革之可也。補而未全，徐之可也。補壞之才，有革而補之之才，有徐而補之之才。革而補之，强於才者也。徐而補之，弱於才者也。六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亦少飭矣。其未飭者，皆補而未全者也。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君之位，此大臣之弱於才而膺補壞未全之任者也。可以徐不可亟亟，❶可以寬不可以迫。故曰裕父之蠱，勸以寬也。又曰往見吝，曰往未得，戒其迫也。高帝革秦爲漢，漢不秦矣，亦未三代也，補而未全者也。惠帝欲有爲，曹參欲无爲，非不爲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敢爲也，故能成清静寧一之治。此蠱之六四寬裕而不敢勇往者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以柔德居君位，繼父業，乃能成幹蠱之治者，用其譽髦之臣，承以衆賢之德也。初六之小臣倡其幹，九二之大臣柄其幹，九三之近臣勇於幹，六四之大臣致其裕，六五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衆賢所輔，君无陰柔，而况剛明之君乎？然則閹之弊，文宗曷爲不能革？曰文宗有六五之柔，无六五之輔。非无輔也，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臣事君，子事父，一也。上九臣也，而不事王侯，然則爲子而不事父歟？蓋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當天下蠱壞之時，君子皆有振而飭之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幹之，又有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兼羣賢之幹裕者而用之，則上九不必爲。上九之與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殊，則上九不得爲。若夫天下大壞，盡羣賢之力，佐陰柔之主，萬一不振，一木獨能支傾厦乎？則上九不可爲。然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志在我，時在天。君子不以我違天，亦不以天喪我。舍之則藏，不可則止，時也。於是不事

❶「亟亟」，尹本、四庫本不重。

王侯，非不事也，不得事也。非以爲高尚也，人高尚其事也。故曰不以我違天。雖然，畎畝不忘君，江湖存魏闕，志也，曷嘗去於心乎？故曰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外爲天下之所高，而其志實爲天下之可法。巢、許、夷、齊、四皓、嚴光，其人也與？荷蓧、晨門，異矣。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五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六

廬陵楊萬里廷秀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之元亨利貞，非乾之四德也，亨貞而已，故《象》曰「大亨以正」。至于八月，非必至遯而後爲八月也。陽進上窮，陰生下反，反而再進，然後爲遯，則猶隔之以泰、大壯、夬、乾、姤也。陽未消也，而曰消不久，何也？蓋消不在遯而在臨，臨之消不在初九而在九二。自坤之初六，爲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七，故曰七日。日，陽也，七與初皆陽也。曰來復者，聖人喜一陽之來歸也。❶自坤之六二，爲臨之九二，與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月，陰也，八與二皆陰也。曰有凶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九二以二陽之進，逢四陰之阻，不曰凶乎？六三一陰已在前矣，迫且近矣，不曰消不久乎？二君子方來，而四小人未去，君子可不戒乎？若俟至於遯而有凶，則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舜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東征，視孔子兩觀之役爲難。自一卦言，則二陽對四陰，爲君子寡而小人衆。自六爻言，則六三一爻爲小人。

《彖》曰：臨，剛浸而長，説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侵而長，❷説而順，君子之亨也。剛中而應，君子之正也。剛以驟而長，長必易消，剛以很而進，進必不順，剛以過而忤，忤必不應。浸而長則莫之忌，説而進則莫之拒，中而和則莫之違。能此三者，則大亨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三者有一不正，浸則姦，説則諂，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浸，謂二陽未大盛。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以地臨水，以上臨下之象也。澤之潤

❶「一」，原爲空格，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❷「侵」，四庫本作「浸」。

萬物，有與而无竭，君子以之教人而不倦。地之容萬物，有受而不隔，君子以之保民而无外。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之學，豈不欲有臨哉？臣之臨事臨民，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初九當陽長之初，處位下之極，而其名實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不介而合，不沽而讎者，初九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爲吉者，蓋士之從人，患不在於審，而在於果。近臣賢且正乎，四皓從子房；近臣不賢且不正乎，兩生拒叔孫。不然，有從无審，如固從憲，融從冀，邕從卓，劉、柳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也，惡不正也。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九居下，而不輕從近臣，宜也。九二當剛長之運，感六五之君，得大臣之位，吉矣，无不利矣。何嫌何疑，而未順君命乎？蓋君之於臣，非致敬盡禮，道合志同，則不足與有爲也。可以順命，則赴之如決流，如轉規。未可以順命，則守之如介石，如移山。故武丁一君，甘盤、傅説異去就；武王一聖，太公、伯夷異顯晦；伊尹、孔明一身，於成湯、先主異後前。九二之於六五，何必汲汲於合哉？且六五中順之君，虛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從，而況强忮之君乎？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守貞固，九二未順命，則衆陰可得而忌之乎？忌且不得而忌，而況得而害之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剛長之世，將泰之世也，故初九升聞之君子，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六五任賢之大君，上六厚德樂善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以陰柔之資，據二陽之上，自知其位之不當，自疑夫二陽之見逼，然孤而无與，亦何能爲哉？挾兑説之極，行甘諂之言，容而已。然君子可不憂乎？彼雖甘諂而不獲利也。吾亦憂之，而後咎不長也。不然，子西暱白勝，死於白勝；五王輕三思，死於三思，甘可信乎？故曰：言甘誘我也，憂之忘誘之昌。❶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

---

❶「憂之忘誘之昌」，尹本作「忘誘者昌」，四庫本作「防誘者昌」。

位當也。

剛多善，亦不必偏善。柔多不善，亦不必偏不善。士君子何必資稟之同哉？六四之至臨，以己之至柔，臨初九之至剛，而能以柔應剛，相與應感，而惟恐初九之不我從，此其所以柔而无咎。宜聖人贊以位之當，而非竊位蔽賢者歟？師德薦仁傑；蕭嵩薦韓、休，庶乎臨之六四矣。師德，容仁傑者也；嵩，非容休者也。師德賢而嵩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任九二剛中之臣，未嘗自任其聰明睿知也，是宜爲君者也。而曰知臨何也？惟不自任其智，而兼衆智，是以大其智，故曰知臨。又曰大君，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君子有志不得行，无位也。蓋有有位而不能行其志者矣，竊位之徒是也。然則勿病无位，病无志。有志矣，有位可行也，无位亦可行也。臨之上六是也。上六无位，而能以厚德樂善之志從二陽之君子，吉孰大焉，又何咎矣？故祁奚之免叔向在於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吕强之庇黨人乃无寵任之柄，非有力也。君子病无志耳。嗟乎，臨之世，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任之，六四之近臣應之，上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哉！下卦爲内，志在内，從二陽也。上六何以從二陽？曰：陰從陽。上反下，敦厚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上示下瞻之謂觀，下之觀上，上其猶觀祭乎？觀祭者，不於其薦，於其盥，當盥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託萬物。以誠託物，誠始衰矣。上之化下，爲盥而不爲薦，則孚誠有諸中，而顒肅應於下矣。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教莫大於觀感，而政令爲下，故曰大觀。孰能大觀？九五是也。何大乎九五？以中正也。九五之聖人，以剛陽之資，體中正之德，形於上，觀於下，而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矣。孰不內順而外巽，心服而身化哉？何其神也？觀天之神道而法之耳。天之神道安在哉？中正而已。四時不忒，是天之中正也。運四時而无形者莫如風，此天之神也，謂巽也。感天下而无形者莫如誠，此聖人之神也，謂九五之中實也。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立天下之中正。惟天下之中正，爲能化天下之不中不正。故既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有孚顒若。孚，誠也。《中庸》曰：「至誠如神。」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而无不周，故萬物日見。天王省天下而无不至，故天下日見。聖人隨其地觀其俗，因其情設其教，此省方之本意也，虞、周時巡是也。穆王之游，始皇之巡，武宣之行幸，本意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九五大觀在上，而初六遠之，兹謂童觀。童者，蒙而无見也。蒙而无見，在凡民爲可恕，故无咎。在君子爲可責，故吝。驩兜之薦共工，四岳之薦鯀一也，而人不吝驩兜。越人之彎弓，兄之彎弓，一也，而人不怨越人。所謂小人无咎，君子吝也。非无咎也，不足咎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蒙而无見曰童，有見而小曰闚，有見固愈於无見也。有見而小，其愈於无見幾何？六二之與九五，正應也，非如初六之遠於五也。然六二以陰暗之資，亦安能觀九五之大觀哉？不過小有所見而已。故御事以東征爲艱，子路以正名爲迂。斯見也，在女則貞，在士則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欲進退不失其道，其惟觀我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錦也。六三以柔居剛，其位非正，必進不可也。以順應上，其勢有牽，必退不可也。量己而爲進退，庶乎未失道也。未失

者，非深許之辭也，此亦學者事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己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六三似漆雕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有剛明之德，而四近之，故願仕而觀其光。六四俟明德之君而後進，❶故其君尊尚之而賓其人。下不輕一身，則上不輕一士矣。箕子近天子之光，觀國也。王訪于箕子，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之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九五欲觀己之所生，觀於民之君子小人而已。天下皆君子耶，我庶乎无咎矣。天下有一小人耶，其咎將誰歸？故觀堯舜者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羣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君子身有用舍，志无用舍。上九以剛陽之德，而居一卦之極，當无位之地，而負達尊之望，故其志未嘗一日不反觀其德之出於己者。吾之德其皆君子耶，乃无過咎，何也？吾之身不爲天下之所用，而吾之德爲天下之所仰，豈以身之約而志之安乎？故曰志未平也。子思之在魯，子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緑野，其身彌退，其憂彌重。故君子无位而有憂，小人有位而无憂。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食有梗，治亦有梗。梗食者齧，梗治者決。不齧則味不合，不決則治不通。嗑，合也。亨，通也。曰利用獄，獄刑人之事也，何利乎用獄也？獄廢則梗存矣。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三剛三柔，分而不雜，明而辨也。震動離明，雷震電耀，明而威

❶「其光六四」，原爲空格，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也。六五以柔居五，雖不當位，然利在用獄，不過剛也。然則治獄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懲惡，非尚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此先王治獄之本意。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威取諸雷，明取諸電，然曷嘗覿刑哉？以此明罰敕法而已。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先故知而不敢犯，薄故懷而不忍犯。金作贖刑，明罰也。象以典刑，敕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校不懲，必至何校而械其首；滅趾不誡，必至滅耳而獻其馘。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故庶頑以撻而格，王駘以兀而賢。朝爲小人，暮爲君子，豈特无咎而已。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自二至五皆曰噬，何也？三臣分去惡之任，一君當去惡之主也。然六二之去惡，則爲差易。何易乎六二也？及初九之淺也。初與四爲應，四於卦爲梗，二能絶其應而不通，則四自孤而无與矣。故吴濞非楚則反不決；燕旦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患之淺。鼻者，氣之通。豈惟六二以中正之德而去惡哉？亦居大臣之位，乘初九之上也，故曰乘剛。德與位偕，又何咎矣！六二、六三、六五，有衆齒上下噬齧之象。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去惡，視六二則難矣。句難乎六三也？九四爲一卦之梗，若腊之堅而難噬也。噬之則遇毒而傷齒矣，而況齒之弱者乎？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此弱於齒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則，欲去惡者，可使才不稱位乎？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祇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正夘以治魯，祇以亂魯。然小吝而无咎者，能度其才而噬其小者，庶乎吝而不至於咎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一卦之梗也。乾胏，有骨之肉，一味之梗也。九四自爲梗，而曰噬乾胏，噬之者誰也？以九四噬九四也。曷爲以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剛直之大

臣，噬九四强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豈一人而已哉？舜與共、驩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去共、驩、管、蔡者，非舜、周公而誰也？何也？以舜、周公之剛直而去共、驩、管、蔡之强梗也。故得金矢以鑽乾胏，則骨去而肉可噬，得剛直以去强梗，則惡去而治可通。金言剛，矢言直。剛惡者爲乾胏，剛善者爲金矢。然猶曰利艱貞吉者，去惡實難，非正固，則必敗於怯，漏於疎。訓色變，怯也；蕃宣章，疎也。然有强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强梗者，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屯之九五，陽剛之君，而大正則凶。噬嗑之六五，陰柔之君，而噬强梗則无咎，何也？彼无助，此有助也。曷爲其有助也？噬嗑之强梗有三，而六五以離明之君，體中正之德，又得三二剛正之助，則去惡何難焉？而况初九强梗之淺，上九强梗之衰，又皆无位而无勢。其近君而逼者，九四一臣而已，而九四同位之剛直者，自足以噬之，至於六三亦協力以噬之。若夫初九之强梗，則六二已折其萌而噬其淺矣。則六五之君，何爲哉？惟一上九惡積罪大之小人无位已衰者爾。主之以六五中正之君，輔之以九四同位剛直之臣，加之以六二、六三協力決齧之助，則上九之乾肉何難於噬哉？故曰得當。言勝其任也。霍禹之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難也。然猶曰貞固危厲，謹之至也。去强梗，除元惡，豈可忽哉，黄，言中。金，言剛。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初九滅趾，故惡不行。上九滅耳，以聰不明。使耳而聰，聰而明，則聞過而改久矣，何至於惡積罪大，而受大戮之凶乎？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蕭至忠不受宋璟之諫，故及。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上卦本坤，而上六之柔來文九二之剛。❶ 文雖柔而質剛，又中正，故亨。下卦本乾，而九二之剛上文上六之柔。文雖剛而質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有攸往。乾下於坤，而中爻升於坤之上，故爲天文，以乾坤之變言也。離明炎上，而艮止之，則火之氣焰鬱積光華而成文，故爲人文，以離艮之體言也。大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大抵質者物之辨，文者物之雜。《周官》畫繢之事，雜五色，曰玄與黄相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賁，天玄地黄，火赤山青。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解已見上。賁，文明之卦，而大《象》言明不及文，言政不及獄。明用於政，則文不敝，明不及獄，則明不矜。明庶政，離也。无敢折獄，艮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下无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仕患无其時，今居賁飾文明之時。時患无所主，今近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從徒行者，何也？二吾近，而非吾應也。四吾應，而吾遠也。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强從，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二又賢也，然初九猶不强從於六二，非其與也。賢而非其與且不從，而況非其賢者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諒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亦賁世之榮光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士有待而後發，未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未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猶洿吾道，而況貶吾道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者也。然遠自坤之上六，惠然而來，以佐興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己，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賁其

❶ 「而」，原重文，據四庫本删。

須。須，求也，亦待也。意興於上，吾與於下而已。與，許也。故曰與上興也。下有禮樂之文，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无對，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雖然，寧恥房、杜，毋惜賈誼。房、杜不不能，❶必有能者矣。至曰未遑，舉吾道而委溝矣。惜也，誼知《易》之貴，未知賁之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德盛在九三，其千載一時乎？其當堯之文章，周之禮樂之世乎？蓋九三處文明之極，聚剛柔之文，二與四以柔而文三之剛，三以剛而文二、四之柔，制作備矣，文物者矣。譬之於物，光華潤澤，其如沃而濕之乎？《詩》曰「六轡沃若」，又曰「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大立君臣父子之分，❷以爲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也下之象，❸至廉遠堂高之勢。❹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賁飾之文如濡之著，夫何爲哉？永久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藉去則周衰。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上九以乾文坤，以剛文柔，六四之柔，從上九之剛，可謂有白受采之質矣。然隔於六五，而不得親，未受飾也。賁如皤如，其質可受上九之賁也。白馬翰如，其志願從上九之急也。質美而受飾，志急於從飾，可也。然隔於六五之居間，❺而憂疑怨尤則不可也。何也？六五與六四，其德同於柔順而相親，非寇讎也。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雖若隔而可疑，德則相親，而終无尤也。故許行能使陳相不識陳良，而徐辟能使夷之見孟子。許行，相之寇也。辟，非夷之之寇也，婚媾之親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❶「不不」，尹本、四庫本不重。
❷「大」，尹本、四庫本作「夫」。
❸「也」，尹本、四庫本作「地」。
❹「廉」，尹本作「簾」。
❺「居」，尹本、四庫本作「君」。

六五文明以止之君，兼羣臣藻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其遂足乎？曰：未也。方且垂雲漢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厚意之禮，招而致之，不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賁之至盛也。然聖人猶曰「吝終吉」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非其人，然後施之惟其人矣。吝，故榮。榮，故喜。喜，故吉。賢者榮之而畢赴，喜孰大焉。百里入而秦喜，樂克用而軻喜，吉孰大焉。然賁之時，猶有士之隱於丘園，非六五之耻乎？且隱丘園者，誰哉？初六義不乘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也。六二不能致初九，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異乎子房，而六五賢於高祖，可以爲六二歉而爲六五賀矣。六五何耻焉？故曰，六五賁之至盛也。六五坤體，坤爲吝嗇，故曰吝終吉。嗚呼，六五之賁丘園，其湯之莘、高宗之巖、文王之渭乎？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救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賁，而成賁以白，然後賁之治成，而賁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布被於窮奢之時者，未爲矯，而齊詐非其人，瓦器於美新之俗者，未爲陋，而閏仕非其世，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六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七

廬陵楊萬里廷秀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落也。自一陰之姤，生而愈長，進而愈上，至於五陽爲五陰矣。❶五陰盛而外一陽，小人衆而外一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此君子處剝之道也。然則不利有所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固曰：盍觀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剝之道也。然天亦豈忍天下之久剝乎？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陰

盈矣，盈極必虛，故剝極而七日來復。是以君子尚之也。於是乎知有天道，蓋天道已行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五陰盛而剝一陽，爲小人剝君子，言剛柔也。高山摧而附下地，爲下民剝君上，言坤艮也。厚其地，山不摧；厚其民，上不危。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天下之勢若夏屋，屋上庇，牀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者，先壞其牀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君子者，人主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剝牀之足者也。正道滅而後凶，于而國者隨之。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故剝始於滅下，其流及上。一柔自下，首變一剛，故有剝足之象。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爲大臣，

❶「五陽」二字，疑衍。

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也歟？五陰一陽，陽孤且外，孰爲之與？故曰未有與也。未有者，聖人猶待其有也乎？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陰類，不應其類，而獨應上九之陽，内則失上下羣陰之心，外亦未能爲一君子之助。然許其无咎者，勸之之辭也。程子以吕强當之。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君位也，其象身也。剥牀及膚，災近於身。小人近尊，災切於君。四陰自下而進，黨日衆，勢日成，災其君必矣。其當莽、卓、憲、冀、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乎？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羣陰之類，亦羣陰之主。能總羣陰以聽命，而止其害正，能調羣陰以恩倖，而止其弄權，乃六五柔得尊位，順而止之之道也。魚、宫人，陰類也，謂下四陰也。貫者，聯而總之也。寵者，恩以倖之也。如是庶乎羣小不爲害矣。无不利者，言不爲害而已，非盛世之大利也。其唐之代宗乎？使文宗忍銀檛，❶甘露何由而作？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當五陰並進之日，衆陽剥落之餘，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果摇落之後，尚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爲所食耶？亦危矣。當是時，君子至孤矣，而猶曰得輿而民所載。小人極盛矣，而猶曰剥廬而終不可用。何也？陰極生陽，亂極思治。白公之亂，楚幾亡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人而民所載之効也。羣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剥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惡來亡商；尹氏亡周；椒蘭亡楚；斯、高亡秦；張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孜亡唐，此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之効也。曰終不可用，儆之之至也。五陰載一陽，庶民載一輿之象。一陽庇五陰，廬之象。坤爲大輿。

❶「銀檛」，尹本、四庫本作「録過」。

䷗ 震下坤上

〇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❶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亨？曰：剛反。何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曰：動而以順行。何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曰：天行。何以利有攸往？曰：剛長。陽窮於剝之上，必反於復之下。反，歸也。陽歸爲主，陰去爲客，主安得不亨？故復之亨以剛之反，喜之之辭也。震一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陽既入而處於下，又將出而進於上，何必欲速？疾，速也。復而臨，臨而泰，三陽朋來，則復不孤，何患有咎？故動而以順行，則自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俟之之辭也。天道之行，消則息，終則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落，❷日之朝夕，月之晦朔，歲之冬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曷嘗頃刻而息哉，故天行則自然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慰之之辭也。七日者，自坤之初六，一陰生於午，至復之初九，一陽生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猶《詩》「一之日」、「二之日」也。陽長，則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望平治之福。豈得止而不行哉？故剛長則利有攸往，勉之之辭也。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又一言斷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孰爲天地之心？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可見也，聖人觀於復而見之，又提之以示人。有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爲此之心乎？體之聖，失之愚；履之治，舍之亂。聖愚治亂，此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陽也。地，陰也。冬至之日涸，陰雖冰於地上，一陽已萌於地中。故萬物皆寒，井水獨溫。自閉關以下，皆聖人順天時之一端也。如後世《月令》是已。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

❶「復」下，尹本、四庫本有「其」字。

❷「落」，尹本、四庫本作「枯」。

遠」之復，以脩身也。

卦義爲君子道長，象義爲承順天時，爻義爲反復於善，《易》之道无不含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過，過而忘反，反而已遠，凶之道也，豈特有悔而已。初九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故仲尼以顏子當之，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知乎！故《大學》在致知。人心之知至，即天地之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復。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不遠復，復未形之過也。六二休復，復已形之過也。何以知六二爲復已形之過也？初而即復，一過亦无何形之有？二而後復，已一過矣。動而一過，過而後求休息，以補劓而息黥，非貳過而何？雖然，不有初九克己之仁人，則六二无輔仁之友；不有六二降心於仁人，則六二无下仁之益。故微曾子、子夏不聞喪明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襲裘之過。故初九己復，六二人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初九无一過，六二二過，六三三過，是屢過屢復也，故爲頻復。厲，厲危也。非頻復之危也，頻過之危也。危而无咎者，復於義則无咎也。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儆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蘧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而其使人亦告仲尼，以欲寡其過而未能。伯玉且然，而況不爲伯玉者乎？故曾子一日三省其身。伯玉歲省，曾子日省，學者時省，其庶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居上下四陰之間，而處其中，故爲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九之一陽，故爲獨復。居中得正者，道也。應一陽之君子，亦道也。故曰從道。此如夷子焉，因徐辟而見孟子，視陳相則優，不可以爲公孫丑、萬章。故未許之以吉、无咎、无悔。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當陽長之世，居君尊之位，危可復於安，亂可

復於治，亡可復於存，猶運之掌也。然僅能敦復无悔者，柔而已。惟其柔，故一陽疏遠而不能援也。四陰强盛而不能散也，則亦僅能成中材之主而已。其周襄王、漢元帝之徒歟？考，成也。敦，厚也。六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猶許其復者，襄王出而復；元帝摇而復。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而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爲姦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强藩之勢成矣。至于元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乎？乾之上九，爲君之亢，復之上六，以其國君凶，則國君者，六五也，以之者，上六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曰反道者，君道在復。今六五之君道，乃爲上六所左右，至於迷而違之，何復之有？《象》曰「剛反」。反，言歸也。寇退曾子反，是也。上六曰反君道，反言違也，文質相反是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此得聖人本意矣。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无一豪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者，利在貞而已。正則誠，邪則妄。若匪正而動，則動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於往也，不正而妄，則不利於往也。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子噲之遜；苻堅之師；鯀之治水，動以人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下震，本坤體。初九，自坤之上而來居坤之下，爲震。故曰剛自外來。卦之成，以震爲主。震之卦，以陽爲主。下卦爲内，故曰爲主於内。震動，乾健。動以天也，故曰動而健。九五之君，以剛健中正倡於上，

六二之臣，以柔順中正應於下。其動豈有妄乎？故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動而大亨也。何爲動而亨也？動以正也。何爲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何爲而能動以天也？天寔命吾動也。故武王誓師，曰：「天命文考，肅將天威。」天命文武以動，文武其得不動乎？然則，天命文王，而武王何自知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也。八百國、三千臣、億兆人，以天之命詔武王，而武王乃伐商，是謂動以天。舉國之諫，亦以天之命止符堅，而堅必伐晋，是謂動以人欲。當堅之時，内外无事，可謂小康，是亦无妄之世也。而堅匪正妄動，往將何之？宜其敗亡而天命不祐也。非天不祐也，天亦不能祐也。行矣哉，言必不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行於天之下，而鼓於物之上者，其雷乎？雷以時行，而不妄行，物與雷俱出，而不妄出。蓋雷宜收而行，則物稽於藏。雷宜行而收，則物滯於達。物之无妄，視雷之无妄，故曰物與无妄。先王之育萬物，亦體雷行及時之義。對越而茂勉之爾。董仲舒引《書》曰：「茂哉，茂哉。」古茂、懋通。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九本乾之體，初居震之始，所謂動以天者也。動以天而无妄，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雷動於初，而不妄萬物，一歲之盛福也，聖人動於初，而不妄萬民，一世之盛福也。故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周公戒成王以在厥初。然則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飛，何耶？非不動也，謹於初動也。是惟无動，動而志得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爲二者，何必矜其能耕且菑而妄動以變初之成哉？一矜而動，即動以人欲。子玉變子文之政，參遵何之法，子玉爲能，參爲不能矣。然能者敗，不能者安。六二順而中，不矜能，則焉往而不利？雖不耕，不菑，不求富貴在其中矣。未富者實富，而名未富。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震終而近乾，動以天也，无妄之至也。震卦而坤爻，以静處動也，動而未嘗動也。吉凶生乎動，今六三未嘗動而災，是謂无妄之災。災自我來，自我得，此有妄之災。非我求，❶而我得，此无妄之災。既无妄，奚而災？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門火，池魚殃，魯酒薄，邯鄲圍。今有牛繫於斯，問主之者誰，莫知也，問繫之者誰，莫知也，故稱或焉。然牛之繫於斯，惟其存於斯，使塗之人夜半取之而去，則主之者與繫之者出而訟之矣。當是時，塗之人不可得而訟，可訟者邑居者而已。居者奚罪焉，蓋不幸罹災耳。此非无妄之災乎？故仲尼被圍，貌偶似陽虎也。不疑償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六三无妄而災，六三可无媿矣。故災至无媿者，聖賢君子之所能也。无妄免災者，非聖賢君子之所能也。災非无妄之所能免，而小人行險妄動以求免，不亦遠乎？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以剛居柔，此豈妄動者哉？故許之曰：可以貞固而守此道，則无咎矣。又堅之曰：能貞固而守之，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此回之擇乎中庸而不失，所以異於不能朞月守者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以剛健中正而居尊，二以柔順中正而正應，此无妄之至也。无妄之至，而猶有疾，則如之何？聽其自作，信其自愈而已。然則，有疾而不治可乎？曰：有有妄之疾，有无妄之疾。犯寒暑，荒酒色，如是而得疾，有妄之疾也，不治者死。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如是而偶疾，无妄之疾也，治者亦死。不治有妄之疾而死者，晉景公、齊桓侯是也。不治无妄之疾而不死者，仲尼、蘧子馮是也。故无妄之疾不藥，无妄之藥不試，則疾自愈而有喜矣。无妄之疾，无疾之疾也，勿藥可也。无妄之藥，无害之藥也，亦不可試，何哉？蓋善養生者，主粱肉而寇藥石。藥固无害矣，吾无疾，焉用藥？藥无害猶不可試，而況有害者乎？故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而秦人以未富强爲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虚爲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藥之効何如哉？故有苗疾虞，而禹班師，泰和自此充，越人非疾漢，而武興師，虚耗自此痼。

---

❶「求」，尹本、四庫本作「來」。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世，六爻皆无妄也。故至上九，聖人亦許之以无妄。然許之未幾，而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者，何也？无妄之爲卦，動卦也。然必動而不妄，乃許其動。動萬物者，莫迅乎雷，宰萬物者，莫尊乎天。雷動乎下，而非天宰之於上，則雷不發而震，物必有札傷者矣。天下雷行，雷制於天也。初九發造化之始，六二成造化之終，有必不可不動者，是爲動而无妄，故聖人許其往吉、往利，造化成矣。譬之農焉，初九耕之，六二穫之，至於六三，處順以廪之而已，九四安富以守之而已，九五之主人高拱以饗之而已，上九入此室處，曰爲改歲而已。使上九居无妄之極，而復欲動而有行，幾何不貽窮之災乎？唐太宗高麗之師、明皇雲南之師是已。故二之前有動而无妄，三之後无妄而无動。然則无妄雖曰動卦，吾必謂之静卦矣。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聚也，止也。山韞天者，聚之大也。山止天者，止之大也。臣止君以不爲，不若止君以恥爲。吾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君，雖不止之以不爲，而君自恥爲矣，故大畜利貞。貞者，正也。利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臣相逢，吉孰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也，況治平之世乎？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君德剛健，則有進而无息，君德篤實，則有韞而无竭。韞而進，進而韞。韞於中者充實，則溢於外者輝光。輝光而進，進无息，則輝光者日新其輝光矣。日月常見，而終古常新，運而无息故也。吾君之德何爲而臻兹？能尚賢故也。其孰爲賢？上九是也。其孰能尚賢？六五之君是也。上九以陽剛之賢，六五以柔順之資，上上九而己下之，不曰剛上而尚賢乎？然則上九臣也，居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非上其位也，上其德也。武尊望曰尚父、康尊畢曰父師是也。尚，亦上也。以五、上二位言爲君尚臣，以艮、乾二體言爲臣止君。乾爲君，艮爲少男。乾健欲上進，而艮止之於下，此臣之止其君之不善者也。曷爲能止其君之不善？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潛格其非心也。凡天

下之不善，吾皆止而不爲，則不必止其君也，蓋有不止之止者矣，故曰能止健大正也。故袖中之鷂，耻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休之聞。夫豈待面折禽荒，章交盤遊哉？不然，三歸之卿能禁六嬖之霸，貲貪之宰能杜窮奢之主乎？乾剛健，艮篤實，初、二、三、上皆陽明，故煇光。天夕則晨，山落則榮，故日新。五應二，故應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體小於天，而能韞天道。人之心靈於山，而能聚天德。君子之畜其德，聚天德也。何以聚之？誦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多聞多見，而默識心通焉。識其在彼，體之在此。賢一變至於聖，聖一變至於天。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臣止君在初，君受止亦在初。初九陽躁，欲上進之初也。六四以山壓而止之，其必有危言難受大欲難奪者矣。初九能易其所至難，知其拂乎吾心而利乎天下國家，從而已之，則可以不犯天下之災咎矣。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苻堅以舉國之諫而不回伐晉之役，犯災也。

九二，輿説輹。《象》曰：「輿説輹」，中无尤也。

輿，所以行也。説輹，聽以不行也。二居中得正，而受六五之止，故中而无尤。太宗欲幸東都，畏魏徵之諫而止，輿説輹之義也。它卦二爲臣，此九二乾爲君。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志乎進者乾之性，止其進者艮之力。乾爲馬，志乎進者也。如君子之畜德者，亦志乎進以行道也。九三居健之極，上九居止之極，健極則塞者通，止極則嚴者寬，而況九三有初九、九二迫其進於下，有上九引其進於上乎？上九艮體而陽德，艮體則止九三者也，陽德則其志合九三者也。前一馬以導之，後二馬以驅之，是良馬四之而相逐者也，其進而不可止也，孰禦焉？而況於有車輿之堅，有兵衛之衆哉？宜其利有攸往也。然聖人必戒之曰利艱貞者，言必難進而進必以止也。又曰閑輿衛者，言必爲之防閑也。初喜其往，卒憂其妄，惟艱惟閑，貞在其間。畜德君子，行中有止。九二爲輿，衆陽爲衛。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初九之象也。牿牛在幼，止惡在微。六四居大臣之位，當止健之任，及初九陽之微而止之，則大吉而有喜矣。蓋旨酒糟丘之濫觴，漆器象箸之履霜。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牙，傷物而性躁慾。求其牙之不傷，不若使其躁慾之不萌。豶其躁慾之源，則消其傷物之具矣。堯以心惟危，故逸樂慢遊之過絶；湯以禮制心，故聲色貨利之念消，皆豶豕之牙之義也。吉而有慶，孰加於堯湯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艮止乾，則爲以臣止君之不善。以二陰止三陽，則爲陰柔止陽剛之羣賢。止君惡者始必正，止羣賢者終必通，而況上九之一陽與九三合志，與三陽同類乎？良馬相逐，而衢路大通，賢之所以並進，道之所以大行，善類之所以光亨也。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義也。有一舜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共、驩其能止之乎？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七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八

盧陵楊萬里廷秀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上覆下承，衆口森然，卦之形也。上止下動，卦之用也。皆頰齒飲食之象，故頤養也。頤之時，聖人養賢，君子可仕之時也。然聖人之所養，君子之自養。貞則吉，邪則凶，故上不可輕施其養，下不可輕就其養。上之所施，必觀其所養之邪正，所養者賢而正，則萬民均得其所養。下之所就，必反觀自養之邪正，自養者寔而正，則聖人不失其所養，是養一人而福天下。不曰養正則吉乎？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皋是也。天地養萬物，萬物以天地爲天地，堯舜養賢以及萬民，萬民以堯舜爲天地，吉孰大焉。斯時豈易逢哉！故聖人喜之，曰頤之時大矣哉。自求口寔，寔而非僞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生之，山成之，此天地之養萬物也。言出於口，鳴其身，亦寇其身，故欲慎其出。食入於口，腴其體，亦酖其體，故欲節其入。此君子之自養也。然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羡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采薇，不羡林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下卦三爻，皆下之自養。初九未粹之君子也，有賢智之資，而淺於自養者也，故以陽明之智，如龜之靈，非无其資也。然見六四之貴臣，則動頤而求養，其智安在？聖人惜之，未絶之也，故既責其舍己而徇欲，又戒之以必凶，又耻之以不足貴，庶其有改乎？子夏之悦紛華；子路之願裘馬，幾是歟？朵，動也。震動，初應四。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君子小人之雜也。居下卦之中，有中人之資，而可善可惡者也。惡從善，賤從貴，猶陰從陽也。六二下近於初之賢，既欲下比從之，以養其德，而初非其應。上觀於上九之貴，又欲上比從之，以養其禄，而上亦非其應。於是猖狂妄行，陷於非辟，而不自反。征凶者，妄行而凶也。所以妄行者，善與貴兩從而不擇，下與上兩比而不應，故失其類也。吴起始師曾子，卒棄其母以求仕； 李斯始師荀卿，卒棄其學以滅宗。皆失其守而不能自養，兩從而妄行之禍也。自上下下曰顛，言從初九而倒置也。自下上上曰拂，言從上九而違常也。丘，上九也，艮爲山。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小人之粹也，上无初九之靈龜，次无六二之兩從，蓋明然拂違自養之正道，而公然敢肆大悖以干利者也。資本陰柔，一也； 居不中正，二也； 躁欲之極，三也。挾三不正，不知自養而躁於求養，其伭、文、八司馬之徒歟？ 故温死於衡，宗元死於柳。十年勿用，未爲久廢也。六三之所以至此者，干利而已。聖人斷然曉之曰凶，又曰无攸利，拔其本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卦三爻，皆上之所養。六二顛頤而凶，初九不應也。六四顛頤而吉，初九應之也。六四以近君之大臣，而下求於初九无位之賢者，是倒置也。而初九陽剛嚴正之德，如虎視焉。六四下而親之，亦望而畏之，非心邪意，不待初九之切磋而自消。其欲其進德，何如哉？ 逐逐，言消去也。以此養德，而佐六五之君以養天下，又何咎矣？ 上施光也，言六四在上而所施者光大也。周公下白屋，上也。衛青有揖客，薛宣不敢吏朱雲，次也。初九之於六四，有朶頤之戒，六四之於初九，有虎視之畏。下不輕其就，上不輕其禮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養天下之君也，陰柔之才，不足以養天下，而反求上九之養己，拂其經常者也。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安居於貞固而无爲，順從於上九而不違，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何必涉險有爲，而後爲聖哉？ 程子以成王賴周公當之，盡矣。艮止，故不可涉大川。六二拂經而凶，以利動也。

六五拂經而吉，以道求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一卦二陽而初九在下，在上而居師臣之位者，上九而已。六五之君所倚信，而衆陰臣民所畢聽者，故頤養天下皆由己出，故曰由頤。然位高德重，必惕厲而後吉。果能惕厲而不自盈，以上九之才，犯險猶必濟，況乎世乎？故大有慶也。程子以伊、周當之。艮止，而利涉大川何也？止極必動。

䷛ 巽下兑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何時也？大厦將顛之時也。下橈將壓，其本弱矣。上橈將折，其末弱矣。此不可爲之時也，而曰利有攸往亨，何也？非天下不可爲之事，无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才。孰爲天下大過人之才？九五之剛陽，君有斯才矣。九二大臣，又斯才也。九四近臣，又斯才也。九三群臣，又斯才也。斯厦也，有九五之梁以主之，有九二、九三、九四松栢杞梓之柱森然以枝梧之，棟雖橈也，厦其可顛乎？不惟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而況四剛雖過於剛，而二五乃得其中，爲下者順而從，爲上者説而行，往安所不利而不亨乎？本謂初六，末謂上六。上六君上，❶棟也。初六，礎也，亦曰棟者。卦之反爲上六。四陽剛過，故爲大者過。❷陽大陰小，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木在澤下，木可没而不可仆。君子以之舉大過人之事，則獨立而不懼。故東征之師，周人之艱，乃周公之易。水在木上，水可濡而不可入。君子以之堅大過人之行，則遯世而无悶。故陋巷之窮，乃顔子之達。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六柔也，初下也。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自淑而已。林宗曰：「大厦將顛，非一木之

❶「君」，四庫本作「居」。
❷「大」，原誤作「头」，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枝。」不忤羣小，獨免黨禍，故无咎。藉，承也。茅，柔也。白，潔也。柔，故不忤羣小。潔，故亦不汙羣小。巽爲白。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居謙柔之地，以下比於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厦將顛之世，則廢可興，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妻壯，衰可扶也。然則，大厦之顛何患於不起哉？故曰无不利。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厦非一木之枝，太平非一士之略也。巽，木也。九二剛過，故爲枯楊，爲老夫。又長女也，故初六爲女妻。初六耦而敷散，根象也，故爲生稊。稊，根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橈者，上六、初六也，而於九三言棟橈凶，何也？九三志過鋭，力過勇，將欲輔上六之棟，而適以壞之者也。扶傾者傾必速，枝厦者厦必覆。非扶持之罪也，過於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可以輔上六之橈。陳蕃、竇武以之。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大過不厭於過，亦不過於過，以四剛振二弱，不厭於過也。以剛處剛，不爲九三之凶，則爲九五之不可久。扶傾拯橈之盛者，其惟四與二乎？皆以剛處柔之力也。上棟下宇，九四非棟也，而曰棟隆吉，何也？窮上者必反下，棟折者必易材。九四非棟位也，而棟材也。上六折矣，兑反而巽，則上六自外下而爲六四。九四自内上而爲上九矣。大過之棟，其不巍巍乎其隆哉！退韋賢、千秋而相丙、魏；退張説、藏用而相姚、宋；退珣、瑜，執誼而相黄裳，漢、唐之興也勃焉。此棟隆吉之効也。然四與初應，有他志而橈於下之一陰，則吝也。戒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振大過之世，患无剛陽之臣。有剛陽之臣，患无剛陽之君。九五剛陽之君也，今乃僅能无咎而已。既无譽，又不可久，又可醜，何也？九二不應而比於初，九三有志而過於勇，九四有材而不居棟之位，九五以剛居剛，過於剛而輕於舉。三陽不爲之用，而獨倚上六陰邪之小人以爲助。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

爲；邵陵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官寺而倚訓、注，❶何可久之驗也。木枯而華，是速其枯也，故何可久。男未室曰士，女已嫁曰婦。士夫，九五，无助也。老婦，上六居一卦老陰之極也。以已嫁之婦而失節，娶失節之婦而復老，柔邪无耻之甚，故可醜。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子謂「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不恤危亡，履險蹈禍」，是也。孔氏、楊氏以爲龍逄、比干，非也。二子豈陰柔者哉？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没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爲、衍、曹爽、訓、注以之。其凶大矣，而曰无咎，非无咎也，不可咎也，當自咎而已。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内陽而外陰，故其明内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内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一陽交於二陰之中，亦陷於二陰之中，故水爲坎。坎，陷也，險也。鑿險而陷物曰坎，坎用牲是也。習，重也，習吉是也。上下重坎，故曰習坎。陽動，故曰水流。陷於中而未出，故曰不盈。水惟險則行，故曰行險。中寔，故曰孚信。剛在中，心象，故曰心亨。險惟行則濟，故曰往有尚，又曰有功。天險上卦，地險下卦。王九五，公九二。法天之不可升，故設卑高貴賤之嚴。法地之不可踰，故設城郭溝池之固。有險之時，不可不濟，无險之用，不可不設，故曰大矣哉。習坎之上，疑脱一坎字，蓋八卦无複名。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一至則易竭，再至則方增。君子法再至之水，以此進德，以此教民，皆方增无倦之義。洊，再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

❶「官」，尹本、四庫本作「宦」，是。

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爲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險也。窞，險中之險也。虞翻曰：「坎中小穴曰窞。」以坎爲未險而復穴其中，其陷君子不遺餘巧矣。然穽人者必自穽，險人者必自險。捨道而陷善類，未有不自陷而凶者也。故宦者盛而黨錮興，黨人死而宦者滅。初居重坎之最下，故爲窞。又耦爻，穴之象。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其羑里之事耶？以剛毅之德，行中正之道，九二何罪焉？逢二陰之有險，而陷其中，此君子之不幸也。惟以剛居柔，勿以剛競，而以順求，庶乎小濟。可小濟不可大得，未出二陰之中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處剛强之位，此小人欲爲猖狂之舉，妄意於見用而邀功者也。聖人則曰斯人宜勿用，用之終无功，何也？欲有所來而退乎下，則入于險中，欲有所之而進乎上，則犯夫重險，進退皆險，故曰坎坎。遇險固欲濟也，然倚姦險之人以求濟險者，祇益其險也。阻且枕。枕，倚也。入于坎窞，益其險也。訓、注是已。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濟險者，衆則易，孤則難。九二求出險而未能出，蓋内水所陷者，深而不盈也，必外水洊至，則二水合而寖盈矣。六四，外水之再至者也。恃再至之勢，而不交於内水，則内无主。九二，内水之先至者也，恃先至之源，而不納夫外水，則外无援。六四之與九二，必也相交以禮，相示以質，相通以信，則庶乎險難之可濟，而終无咎矣。平交驩於勃，而漢始安；嶠自結於導，而晉復振。樽酒簋貳，禮也。用缶，質也。納約，信也。自牖，内外之通也。剛，九二。柔，六四。際，交際。六四、九二非應也，而交際者，九二内水之主也，六四外水始至之客也。古語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其九二、❶六四之謂歟？約，如約信曰誓之約。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

❶「二」，原作「三」，依文意改。

不盈」，中未大也。

險難之濟否，視君子小人之衆寡。小人衆而君子寡，則一君子不勝衆小人。羣臣皆小人，而人主孤，則一賢君亦不勝羣小。九五以剛中之德而履尊位，又有九二剛陽之大臣以佐下風，可以濟險有餘矣。然而僅能无咎者，如水之不盈而未平也。曷爲其不盈而未平也？陷於上六、六四之中而未出也。唐之代宗、文宗是也。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於朝恩、輔國讒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稹、程異浸潤之内。然則二君其如羣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中未大也，君雖有剛中之德，亦終不能成大功而已矣。九五、九二君臣皆陷于二陰。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君臣相正，國之肥，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上六，安足以知此哉？挾陰邪之資，切權勢之重，❶而乘九五之上，立九五之前，此小人蔽君之明而制之者也。文宗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强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朕殆不如赧、獻。此坎之九五，逢四陰之衆，而又制於上六之强者歟？然上六豈終免乎？宦寺誅而唐亦以亡，此徽纆叢棘之禍也。三歲執之而不得者，强也。亦三歲而凶者，窮也。其暫雖强，其窮必凶。

☲ 离下离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者，明卦也。曰利貞亨、畜牝牛吉，何也？明敝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故曰利貞亨。明過必剛，明而養之以柔乃吉。故曰畜牝牛吉。牛，柔畜也。牝牛，柔之柔者也。離之義，麗也。火出於至无，生於至虚，麗於薪，則无者有，虚者實，薪盡則復初。五在上，君也，天也。二在下，臣也，土也。君臣以明相重，各矜其明，而明无所麗，是猶日月不麗乎天，百穀草木不麗乎土也，可乎？君之明麗乎正，即日月麗乎天，其明彌高，而不流於顯宗、德宗之察。臣之明麗乎正，即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明彌厚，而不墮於韓非、晁錯之

❶「切」，尹本作「竊」。

薄。此唐虞三代君臣之明也。其化成天下，宜哉！柔中，謂六五。柔正，謂六二。牝牛，謂二陰，皆坤。坤爲母牛。畜，養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之奇者，其明孤而匱。明之兩者，其明續而久。曷謂明兩？六五不矜其明，而續以六二之明，是日所不及，而續以月，君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忒，大人之明，四方畢照。辨忠邪，知疾苦，燭幽枉，慮久長，皆照四方之謂。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以文明之德，剛陽之資，居離明之初，如火之始然，日之始旦，雖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進，而其踐履之實，錯然璀粲於天下，已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則衆之所忌、咎之所集，敬者畏謹以晦其明也。❶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辟之也。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衆忌興。晏子、子西之賢，然且疑其害於國，於陳蔡大夫乎何誅？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事君盡禮，爲禮必敬，恂恂誾誾，似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不然，何以辟咎哉？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當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而能以謙柔之德體中正之道，此其所以獲甚大之吉，爲一卦之盛也。周公之孫碩膚以之。❷黄者，中之色。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君子哀樂必類。曹太子聞樂而歎，君子曰非歎所也，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九三歌未畢也，而嗟又繼之，哀樂不類，何也？年過而耄，位過而昏，如日之昃也，其能久乎？免此者其惟衛武公乎？九三下卦之極，故爲日昃，爲大耋。離爲日，九老陽，三不中，故昃。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乘羣下之上，逼近君之位，❸而席内外重火

❶「以」，四庫本作「而」。
❷「之孫」，尹本、四庫本作「公孫」。
❸「位」，原誤作「无」，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之氣餤，故其興暴然，其來突然，若有縱焚之勢而不可撲滅者。然下則九三剛强而不可入，上則六五中正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於若燼而死，若灰而棄焉耳。何也？進退皆无所容也。管蔡、楚子圍晉智伯以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以文明之德，履至尊之位，而逼於九四之强臣，亦危矣。然能以柔居剛，晦之以柔，故明之以剛，始之以憂，故終之以吉。涕而嗟，憂之至也，然孰知沱若之涕足以下焚如之威，嗟若之聲足以震突如之勢哉？此成王閔予小子，管蔡難大之時也。宜卒平三監而吉歟？曰：離王公者，謂王公惟居离明之時，逢憂危之事，乃可吉爾。居昏世，遇危事，殆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明之極而居上，此王者除元惡以大正其國之事也。其成王顯顯令德，四征弗庭之時乎？程子謂「去其首惡，而非及其醜類」，得之矣。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八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九

廬陵楊萬里廷秀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坤，乾坤陰陽之辨。下經首咸恒，咸恒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坤六三上而兌，乾上九下而艮，故曰柔上而剛下。坤之一柔上矣，二柔復下而艮；乾之一剛下矣，二剛復上而兌，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說斯感，感必止，感而不止必流，故利於貞而後吉。艮少男，兌少女。艮上兌而己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萬物，皆以情相感而後通，姑舉男女一端觀之。然天氣先降，而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後女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志應。先主見孔明，得男下女之感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易者，象也。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身。初與二肖乎足，三與四與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故初六爲咸其拇。拇，大指也。舉二大指，❶則足見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誰也？九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心也。拇也，腓也，股也，脢也，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者也。九四說之初，初六止之初，初與四應者也。九四之感初六，欲行者也。而初六止而不行，是心行而足止也。魯宣不能食叔肹、季氏不能宰子騫是也。何也？九四說而不正，曰志在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

❶「二」，尹本作「一」。

也。初内也，四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與五應，二待五之感而應可也。而二之體則腓也，股之下，拇之上，蓋脛之肉，諺謂足肚者也。❶其性无故而自動，不待感而動者也。鍾不叩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有不感而動者乎？秦孝公三不聽商鞅之説，而鞅三變其説以入之，非不感而動乎？故凶。使鞅順義命而安居焉，安居而不妄動以求入焉，則亦吉而不害矣。伊尹、傅説、吕望、孔明，感之而不應者有矣，未有无感而應者也。六二以陰居陰而順者也，其位吉，其體凶。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爲一卦之股，居足之上，身之下，不自動也，隨人之身而動也。自動則妄，隨人則牽，故九三之與六二，其動異，其失均也。九三孰感而孰隨也？感於上六之説而隨之也。上六女之説，説之極，極而流者也。而九三剛躁以隨之，所隨者正，其敝猶不正。所隨不正。其敝若何？如貢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顯，❷志在隨人，不擇其人，志之所執，每執愈下，豈惟往吝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在一卦之體，如一身之心也。不言心而言思，責其廢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鏡，思者鏡之翳。鏡則虚而照，思則索而照。虚而照，无物也。索而照，有物矣。惟无物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哉？故虚而照則明，索而照則昏。仲尼繫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蓋此心何思何慮則虚，虚則貞，貞則吉，何悔之有！今也不然，憧憧焉役思於事物往來屈信之變，故思未能感通於事物。而事物萬緒，朋來從之，而不勝其擾且害矣。非如貞吉无思之時，未感而无害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唐德宗之猜忌以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❸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膺膈之間

❶「諺」，尹本、四庫本作「所」。
❷「五」，原誤作「立」，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❸「末」，原作「未」，據四庫本改。

乎？此一身至虛无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爲咸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蓋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膈也。膈雖无思，昏憒而已，九五是也。係二説上，不忘其本，而志其末。二與上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説之，雖无思也，非昏憒乎？元帝之優柔不斷，似至虛，似无思而非也，係説恭、顯故也。九與五皆剛陽也，而其位在咸，如一身之脢也。脢也不柔，亦无用之剛而已。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説也。

上六居説媚之極，有啓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張儀、淳于髡、陳賈之徒歟？夫吾之一身，感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如咸之自拇至頰是也。蓋血氣流通，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羽。血氣壅閼，精神漂離，則一指重於百鈞。而況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與？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乎？故咸之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應感而失其應，有思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爲无用之感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咸感之道果易乎哉？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昏。恒以長女下長男，此夫婦之偕老。男下女，則女隨。女下男，則男尊。男尊女卑，尊卑定位，然後天地、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幼之常分正矣。正則可久，久則可恒，故曰利貞。剛上，謂乾之初升而震。柔下，謂坤之初下而巽。終則有始，荀爽謂「乾氣下終，復升上居四而爲始；❶坤氣上終，復降下居初而爲始」，程子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若夫夫妻反目，父子相夷，君臣罔終，朋友隙末，皆失恒之道矣。

❶「升」，原誤作「非」，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終始變化者，恒之道所以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恒之節所以久而不變。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四應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而躁於求，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相求之始，不量其交之淺深，而遽深求於其上，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蓋勢利之塗，猶萬仞之淵，深則没，淺則出，君子疾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賈捐之之薦楊興爲京兆，以楊興之薦己於上前是也。不然，賈誼之説文帝、京房之説孝元，所謂雖正亦凶者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宜悔而亡者，二五相應，皆恒久於中道者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惟顔乎？❶故擇中庸，无祇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以剛躁之資，處上下之間，當雷風之交，動而无恒者也。其德无恒，不可以作巫醫爲卜筮，難乎免於羞辱矣。蓋忽欣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吕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去者，貪得而不止。如田獵而不反者，安得禽之獲哉？揚雄久居莽賢之間，官不過侍郎，執戟是也。金門玉堂，非其時，則有道者不處也。顧雄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其知雄之心者耶？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夫强於婦，其敝猶弱。君剛於臣，其敝猶柔。今也五君位也，六五長男之正體也。爲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强臣；爲夫子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强婦。以

---

❶「乎」，四庫本作「子」。

此爲恒，此婦人之以順爲正，以一守順則吉也。爲君爲夫，制義自我者也，而用之凶于而家，害于而國，必矣。其魯哀、晉元之世乎？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處静者如捧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願其静也。處動者猶願其静，處静而願其動也，可乎？上六居守恒之世，當處静之時，爲在上之臣，謂宜鎮以安靖之治可也。今乃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摇之者，志於要功而已。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桓温枋頭之役，商浩桑山之師是已，功焉在哉？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吾讀《易》至遯而歎曰：遯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遯亨，遯而亨也。遯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也。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豈倖倖然決於退哉？五以剛陽當君位，而與二爲應，其時猶可與有行者乎？二陰雖長於内，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乎？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遯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徼倖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徼倖於萬一。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謙象也。天下有山，遯義也。何謂義？取二陰長於内，四陽將消於外，三變則爲否也。其義爲陽避陰，君子避小人，故曰遯。遯者，退而避也。退而避者，豈必江海山林然後爲遯哉？大遯遯於朝，小遯遯於野。舜遯共、驩，不於歷山；旦遯管、蔡不於曲阜。孔子與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驩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驩朝暮見，何疾惡之有？見貨亦瞯亡；見驩未嘗與言行事，何不嚴之有？惟不惡，故不害；惟嚴，故不汙。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蚤。處遯之世，上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遯。九五剛也，則又遯，九四剛也，則又遯，故上爲肥遯，五爲加遯，❶四爲好遯，皆喜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最後，故爲遯尾，故危厲而災。揚雄仕於莽，蔡邕仕於卓是已。曰勿用有攸往，又曰不往何災，言其往之不蚤，今往无及也。程子曰：「它卦以下爲初，遯欲在前，故初乃爲尾，尾在後。」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六二不言遯者，二遯之主也。四陽，爲我而遯者也。以陰長之極，居大臣之位，聖人幸其柔順，中人之資，不能爲姦雄之魁也。又憂其執柔順之不堅也，則己未必能亂天下。而无固志以從亂者，有矣。張禹從鳳，孔光從莽，皆大臣之柔順而无固志者。黄中也。牛，順也。執與革，皆堅也。堅執柔順，則其順不可勝言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非无剛明之質，而暱係於二，戀戀而不能遯，亦終於危害而已。此紀唐之所以媿龔勝，機雲之所以媿張翰也。暱係，非大人之事也。臣妾，小人之事也。以己臣妾人，則吉。以己臣妾於人，則危。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遯而誠，爲好遯。隱而僞，爲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隱者，如鄉原德之賊。隱而僞，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初，當遯之世，知遯之蚤，味遯之腴，宜其好遯之篤也。故聖人許其爲君子，贊其爲吉，又歎其非小人之所能爲也。微陋巷之顔、汶上之閔、舞雩之曾，其誰實當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以天德宅君位，而當遯之世，其將焉遯？而亦曰嘉遯貞吉，又曰以正志，何也？聖人，天也。天不能違時，況聖乎？故堯舜遯天歷；伊、周遯天

❶「加」，四庫本作「嘉」。

經；孔、孟遯天意。是六遯者，遯之至嘉，志之至正者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以剛斷之極，居遯之世，在无位之地，處一卦之外，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此孔子不稅冕而行，❶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惟正故大，惟大故正。正則舉天下萬物莫能加，不曰大乎？大則舉天下不正无所事，不曰正乎？正而大，大而正，天地之情不是過也，而况人乎？天地之情，不可見也，以正大而可見。學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四陽盛强，二陰微滅，大者盛則小者衰，剛者動則柔者退，强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不有雷在天上之巨力，不能有非禮弗履之至行。蓋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己。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以剛陽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强而征也。而征凶信窮何也？在下故也。在下而用壯，此賈誼欲去絳、灌，南蒯欲圖季氏，所以凶且窮也。有孚者，信其必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居大臣之位，爲衆陽之宗，當大壯之世，曷不舉一世以大有爲，以慰天下之望乎？而循循然以剛居柔，以中自守，僅能貞而吉者，陽既壯矣，壯既大矣，又振而矜之，豈不以過中失正，而敗吾大壯之勢乎？故四門穆穆之日，舜无復四罪之舉，四海皇皇之後，周公无復三監之功。至魏元忠之再相，依違无所建明；

❶「稅」，尹本、四庫本作「脱」。

裴度之晚節，浮沈爲自安計，豈大壯六二之謂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强之極也。其强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爲小人，勿用則爲君子。小人如羝焉，喜於鬭而狃於勝。喜於鬭，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羈纍其角而後已。羸與纍，古字通也。故雖貞而亦厲，而況不貞乎？陽處父、灌夫之徒是已。用罔，无所用也。羸其角，鄭玄作纍。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輿之大，可往而進也。輹之壯，尤可往而進也。三十輻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此陸賈和調平、勃，以安劉滅吕之事耶？程子云「輹與輻同」。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當衆陽盛强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爲相當也。德踰於位，位踰於才故也。羊，即四陽也。唐代宗以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以壯之終，居動之極，故亦有羝觸藩之象。不能退者，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者，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三，其退也，辭止於一。唯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爲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進之難也，至於其終，譬諸乘虎，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懼乎？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九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

盧陵楊萬里廷秀

☲☷坤下离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世，上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已之明，下則諸侯進乎順，有不已之報。進乎德，如日之出於地，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承於日，愈下愈高。下順上而不已，故上燭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者頻也。君進於明，可也。臣進於順，可也。諸侯非在廷之臣也，在外之臣也，在外而不進於順，則尾大而蹠盩矣。坤爲馬，離爲日。日出地爲晝。三接，下三陰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康侯，天子鎮撫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則天下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有掩，則明者曀。心有掩，則明者盲。明出地上，則孰掩夫日？自昭明德，則孰掩夫心？禹之惡旨酒，湯之不邇聲色、❶不殖貨利，徹其掩以自昭也。自昭者，自用其力以瑩之之謂。故日出如躍，昭德如濯。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屹然於進退之初者，不詒凶于身。怡然於疑信之間者，不見咎於人。初六處進爲之初，未受命於上，當是之時，必進則躁，必退則激，未見信而必其見信則諂且懟。必也屹然而正，則躁激消，怡然而裕，則諂懟泯。惟初六順而靜者能之。晉如，進也。摧如，退也。罔孚，未見信也。楊氏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得之矣。

❶「湯」，原作「易」，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薳子馮避令尹之位，蔡謨辭司徒之拜，皆以進爲憂者。王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陰居陽。下不爲六二之大臣，上不爲九四之近臣。蓋身退而德進，位卑而望高者歟？故其志上進，以順麗乎大明之君。志發乎此，衆信乎彼，而其志得行矣，宜其悔吝之亡也。大則如二老歸周而天下從，小則若一隗入燕而羣賢至，是已。下二陰皆順上，故曰衆允。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處遯惡後，處晉惡先。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處羣下之上，躐三陰之前。以康侯則逼乎王室，如鄭莊之逼周。以近臣則僭乎王權，如桓温之僭晉。故貪夫位而不忍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鼫鼠然。雖正亦危，況不正乎？貪者將上僭於六五，畏者猶下忌於三陰。上僭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而不可犯也。使上暗下忌則其進有牽，以其僚之順而從上者衆也。雖然，以剛狠之强臣，居逼近之高位，九四處之固不當也。處九四於不當之位者，誰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䘏，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䘏」，往有慶也。

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吝，宜憂䘏，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勿䘏、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夫悔則亡矣，六五慶也。䘏則勿䘏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慶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慶也。是四慶者，它卦或得其一二，已爲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此四慶而有之。然則主之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尚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曷爲晉之主德不尚剛？曰：晉之主，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遽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早熯暍死矣乎？惟柔，故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淑而不烈。大氏，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於朝日；剛明

非晉之盛，而莫盛於柔明。蓋日之爲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爲明，柔則容，剛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立哉？大則如商高宗之不言，小則如齊威王之不鳴。《書》曰「柔而立」，又曰「高明柔克」，六五以之。失得勿恤，謂得與失皆勿憂恤。六五，離也，爲日，爲火，雖柔猶剛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首，又進而至於角，剛之極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維思攻伐人而已，夫明不自照，而用之以窮物，剛不自攻，而用之以伐人。若反其剛明，而有自危之心，聖人尚許其吉无咎也。或挾其剛明，而自以爲貞固，聖人知其吝未光也。子玉剛而无禮；陽處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晉，明卦也。而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德宗以强明自任，其未有得於此乎？厲者，惕厲而自危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易之道有時，有人逢其時，顧其人用之者何如耳。如明夷之時，明之傷也。孰傷乎明也？地掩夫日所以傷夫明也。惟能掩而不傷，是明夷之道也。是時也，何時也？紂之時也。是道也，孰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文王用一卦，故內焉離之文明，我則用之以不失其聖；外焉坤之柔順，我則用之以服事商。用是二者，是故以此蒙犯羑里之大難，而紂无所施其虐，此文王掩而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故不惟利於居易，而亦利於處艱。艱而利，利而正。蓋不晦其明，則以艱險而傷其生，何利之有？不正其志，則以險難而傷其明，何貞之有？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然《彖》辭、《象》辭同曰「明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恐此「明入地中」四字爲衍。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

用晦而明。

變而不窮者，易之道，用而不窮者，易之人。如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爲文王與箕子明而晦；用之以居易，則爲涖衆之君子晦而明。明而晦，故全己；晦而明，故燭物。故曰：推而行之，存乎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者不願不高，今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者不能不食，今乃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速也。可以退則退，可以速則速。君子當明夷之初，知其傷之者將至，故決焉長往而不顧。或者見議而不卹，何也？晦己之明，避上之暗，義當去之之速也，何食之暇？楊氏謂接淅而行，是也。當紂之時，其伯夷、太公辟居海濱之事乎？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居明夷之時，最不幸者也。何也？當此之時，惟晦者可免於傷，而六二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所甚忌也，惟去者乃免於傷。而六二乃居大臣之位，此昏世之所不得去也。以其位之不得去，故有左股之傷。股肱左右者，大臣之象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捄。❶ 初九、九三，乾馬用壯之助也。助之者壯，處之者順，所以吉也。非吉之吉也，凶之吉也。既傷股矣，非凶乎？傷而獲拯，非凶之吉乎？當紂之時，此正文王之事也。見囚者，傷股也。伯夷、太公歸之，閎夭之徒脱之者，馬壯之捄也。柔而恭，淵而懿，臣罪當誅，而天王聖明者，順以則也。則者，有君人之大德，而乃有事君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而仲尼今贊之曰順以則也。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心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五當箕子，六二當文王，然則孰當紂乎？當紂者其上六乎？上六位之高，暗之極，此明夷之主也。非紂當之，其誰當之？然則孰當九三？程子以爲湯武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婉也。請別而言之。❷

❶ 「捄」，四庫本作「拯」，下「馬壯之捄」同。

❷ 「請」，尹本、四庫本作「試」。

九三，其武王之事乎？九三居下卦之上，而體離明之極，膺南面之望，而應上六之敵，❶是惟无狩，❷一狩而獲明夷大害之首矣。❸然且緩其狩而不疾者，昭其至正也。志於得其首，而非志於利其得者，昭其不私也。非武王伐紂之事，其何事乎？故恭行天罰，是南狩也。勝商殺紂，是大首也。須暇五年，是不疾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上六，明夷之君也。六四，明夷之佐也。明夷之時，有昏暗之君，而无陰柔小人之佐，孰與逢昏主之惡而傷君子之明哉？惟六四以陰柔之奸，居近君之位，是故挾左道，用非僻，以中其君之慾，至於深入其腹心，而壞其中，探得其傷害君子之志意，而肆于外，於是聖賢有不免其傷者矣。且暗王之與小人，❹何仇於聖賢，而必欲傷之乎？蓋上暗下明，惡易以形，此邪彼正，勢難以並，此其理也。然小人知傷君子以逢其君，不知傷君子以傷其君，故得大首者，九三也。大首之所以見獲者，非九三也，六四也。當紂之世，所謂六四者，其飛廉、惡來之事乎？出門庭者，出而肆于外。六四坤之初也，坤爲腹。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君位也，而聖人以箕子當之者，明夷之時，六五以陰居陽，以柔居剛，得中守正，陽剛之君子也。紂不足以當之，當之者舍箕子而誰也？又箕子與紂同姓之親也，此孟子所謂易位之卿也。箕子既有此嫌，而又與微子皆疑於商家及王之制，意其當時天下之望，亦或以六五之德與位歸箕子歟？此紂所以疑之之深，所謂内難者也。非爲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明滅而或息。晦其明，故全於人；明不息，故全於天。五陽，明也。六陰，晦也。以六晦五，故爲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❶「之敵」，原漫漶不清，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❷「是惟无狩」，原漫漶不清，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❸「一狩而」，原漫漶不清，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❹「王」，尹本作「主」。

上者，六位之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之以照臨。上六者，昏德之終極，故後入于地，而天下失其所法則。是以，既曰不明又曰晦者，甚其昏之辭也。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國之時乎？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爲獨夫，其後入于地而失則之時乎？

䷤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利女貞。大哉，女貞之利乎？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正父以身，正身以言行。前之二正在《彖》，後之二正在大《象》與上九。然家人之職二，其道一。婦職順，父職嚴，合嚴順之道存乎正。嚴而不正，獨嚴不行。順而不正，獨順不立。故曰利女貞，曰正位，曰家道正，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天地之義，以男女正爲大，而況天下萬事乎？故曰正家而天下定。女內，謂六二。男外，謂九五。父母，謂上九、六四尊而在上者。兄，謂九三。弟，謂初九。利女貞，謂巽長女，離中女。正位內外，謂名分，若呂、武南面，則男女易位，名分亂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巽木也，風也，今舍木取風。離日也，火也，今舍日取火。蓋火本生於木，木者火之父，風還出於火，火者風之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出，風自火出，教自家出，家自身出，故君子正言行以嚴身。嚴身以家，嚴家以天下。言必有物，言而无物則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則僞。欺乎言，僞乎行，而能正家者，无之。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婦訓始至，子訓始穉，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

初九處家人之始，初而用剛陽之嚴治，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悔之有？此舜之刑于二女，❶文之刑于寡妻也。魯桓公、唐高宗反是。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饋祀，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婦而遂事則僭，僭則家不齊，時則有牝味鳴晨之禍。❷婦而不職則傲，傲則家必隳，時則有腐木爲柱之禍。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閫内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羞饋祀，以事所職，正孰大焉，吉孰禦焉？故聖人贊而譽之曰順以巽也。順則安而不僭，巽則卑而不傲，此二女之事舜，大姒之事文也。褒、妲反是。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家之道，嚴勝則湯，❸和勝則溺。嗃嗃而嚴，嚴勝也。嘻嘻而笑，和勝也。然嚴勝者，雖悔厲而終吉，故聖人勸之以未失。和勝者，雖悦懌而終吝，故聖人戒之以失節。九三剛而過中，嚴勝者也。正家之道，聖人取焉。自九五、上九而降，九三亦家人之長也，其一家之兄歟？周公之誅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矣。莊公之於段，文帝之於長，景帝之於武，其嘻嘻者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善富家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爲珠玉。不豊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爲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易》之「富家」，即《記》之「家肥」也。六四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内，其家人之母歟？思齊太任是已。舜母反是。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正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使我正人易，使我愛人難。使我愛人易，使人愛我難。使人愛我易，使人人交相愛難。非以德睦之，以心感之，

❶「二」，原作「一」，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❷「味」，尹本、四庫本作「鷄」。
❸「湯」，尹本、四庫本作「厲」。

安能使之交相愛乎？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爲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憂天下之不憂而自吉也。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❶反身之謂也。

人能不以惡於子者事父，則天下皆舜，人能不以檢於妃者恕己，則天下皆文王。誠意中充，則德教外孚也。上九以過剛之威而嚴其家，未至也。以嚴家之檢而誠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人之家，❷而享正家之吉也。九五，君也。上九，居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歟？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太姒者，有刑于文王者。九，乾剛，故威。上，巽極，故孚。孚者誠乎身。

䷥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散也。離之火，兑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女，兑季女，仲季同鞠而殊娼，❸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爲貴易矣。兑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故曰易窮則通。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❶「如」，原誤作「加」，今據四庫本及上爻辭改。
❷「人之家」三字，尹本、四庫本無。
❸「鞠」，尹本、四庫本作「居」。

禹、顔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而異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乃一人自爲水火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善合睽者，與其亟也寧舒，與其褊也寧宏。蓋初九之與九四，上下異趣而相叛，水火異情而相賊。惟相叛，故初九動而下，固不與九四而爲徒，九四動而上，亦舍初九而不與俱。彼舍我而去，故有喪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感廉頗，子儀之安光弼，是也。惟相賊，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則涸。彼爨我而我涸，故有惡人之象。且水在火上則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初九，何也？蓋水火相遭，有自下涸上者，鼎釜是也，有自上涸下者，實水於中，而盛之以上覆下承之器，環之以上下四方之火是也。又離日也常暘能焦大澤者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不以避爲避，而以見爲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宏，不以褊之道也。子見南子，孟解子敖，❶陳寔弔張讓，是也。若

非避咎乎惡人，則无所事於見惡人。孔子不見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宏，何也？說故也。初與四偕，乾體而同陽德。乾爲馬同，故復。初九降屈以下於九四，故爲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爲避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故遇主于巷。曷謂巷？《詩》曰：「誕寘之隘巷。」《傳》曰：「行及弇中，一與一，誰能懼我？」弇，亦狹道。巷者，道路之至隘也。曷謂遇？《傳》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邂逅之適然也。今有二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无餘地，路之外无它歧，雖欲逃之，猶將遭之，雖欲隔之，猶將覿之。是其遭也，孰得而並？是其覿也，孰得而分乎？一與一故也。今諸爻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寬柔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二。此應之之專而莫之分，遇之之獨而莫之並者，故曰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也。

❶「孟」下，尹本、四庫本有「子」字。

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之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傳説，武宗得一德裕，无咎而已乎？未失道，道亦路也。必相得而不相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三之與上九，正應也。曷嘗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輿於後。我欲進而遇上九，則九四掣我牛於前。六三以柔居剛，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彼阻我而不得進，我犯之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天言上，劓言傷也。然六三以柔順之德，和説之極，而居二陽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子產相鄭之初，駟良方争，南、晳相攻。子產謂子皮曰：「國小族大，不可爲也。」有欲攻子產者，有欲殺子產者，而子產能焚謗書，賂伯石，以和柔調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主之，鄭遂以洽。得六三之義矣。六三坤體，爲牛爲輿。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陽處二陰之間，孤立而无與，危厲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也？與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朋，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濟哉？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川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无咎，又何厲矣？元夫，善士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創鉅者，其愈遲，傷淺者，其合易。天下睽離之時，此亦創鉅痛深之病也。六五乃以陰柔之資而君之，宜其悔，宜其咎，宜其合睽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如傷肌之淺而合之之易者，何也？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是以悔亡，是以何咎，是以有慶。大哉，佐乎？有其人，雖弱君，且能合天下之離，而況得剛明之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

當之，得之矣。噬膚，傷之淺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❶羣疑亡也。

上九有六三以爲正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己。載鬼一車，又疑其祟己。先張之弧，疑其爲寇而害己。後説之弧，又疑其可親而非害己。疑心羣起，而若不可解者。爲六三者，❷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終涣然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三之至陰，陰陽相和而爲雨，則羣疑釋然而俱亡矣。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先張之弧，後説之弧，以畫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繫》「蓋取諸睽」章。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十

❶「之」，原作「則」，據尹本、四庫本及通行本《周易》改。

❷「三」，原誤作「二」，據尹本、四庫本改。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一

盧陵楊萬里廷秀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處蹇之道二，曰靜，曰動。濟蹇之道四，曰擇，曰避，曰才，曰德。坎險而艮能止，可謂智矣，此處險以靜也。靜而審，則動而濟，非終止也。靜而終止，是坐敝舟而不求涉者也。動而不審，是暴虎馮河者也。往而得中，此濟險以動也。坤位西南，平夷之地也。求平易而利者往焉，不曰擇乎？艮位東北，坎位正北，皆峻阻之地也。逢峻阻而不利則止焉，不曰避乎？天下无大事也，天下有大事不有大人，往必无功，不曰才乎？有大才以經天下，无大正以正天下，雖得之，必失之，不曰德乎？蹇之時，非小難之時。蹇之人，非小才小德之所可用。故曰時用大矣哉。西南卦多坤。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地上有山，險也。山上有水，險之險也。君子當重險之世，非德不免，非德不濟，反身修德以俟之而已。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逢難之始作，不幸也。在下而无位，不幸而幸也。往而進則必罹其殃，來而退則猶保其譽。宜靜退以待時之平而已。獲嗇於亂世，不若无嗇之安也。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此申屠蟠、管寧之徒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當蹇之世，六二爲王者之大臣，九五履大君之正位，君臣復不往以濟難，而誰當往乎？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則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非尤乎？曰：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子以李固、周顗當之，得之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九三以剛陽之才，居艮止之極，逢，坎險於前，鋭欲往而濟難也。而聖人止之曰：往進則必蹇，來歸則衆喜。何也？三與上爲應，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共濟也。此劉瑜、陳蕃勸竇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事也。二子往而不反，其濟否何如也？内，二陰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初六无位，九三无援，其不可往，固也。六四近君而當位，又不可往，然則蹇終不可濟乎？四居上卦之下，當坎險之初，乃以陰柔之資應之，往則上入於坎陷之中，來則下接於无位之初六，進則无才，退則无與，此其實不可强也。不量其无才无與之實，而抱虚以進，以求濟大難，祇以益難耳。此公果與郈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訓與注接連以去宦寺而唐室亂之事也，可輕往乎？連者，接也。實者，量其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君，當天下大難之世，而得六二朋來之助，宜其濟難无疑也。然僅能施其中正之節者，君剛而臣柔也。上不過爲晉明帝、唐宣宗，下則高貴鄉公、皇泰主而已。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居蹇難之極，是安能濟蹇哉？故往則蹇益甚，退則其吉乃大。❶碩吉，大吉也。蓋能一退，内則有九三剛陽之助，貴則有九五大君之見，是以吉且利也。然《象》言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而五

❶「退」上，尹本、四庫本有「蹇」字。

爻終无濟難之功，上六利見大人矣，亦无濟難之功，何也？大人上下之達稱，如言行不必信果，如正己而物正，如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皆曰大人，豈皆指君上而言哉？上六利見大人，謂九五也。上六有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君，而九五无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佐，則是上六利見大人，而九五未嘗利見大人也。初、上、三、四，或以无才，或以无援，皆不可往，則九五所恃以自助者，六二之大臣而已。而二復陰柔而短於才，則非所謂剛陽中正之大人也，誰與成濟難之大功乎？《象》之言，蓋歎九五之无助也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有難，常過於爲。天下无難，常不及爲。過於爲則擾，不及爲則婾。蹇至解，則難散矣。如西南之坤，安而静矣。害已除而无所往，故宜來復，而不可以過於爲。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爲也。利未興而有攸往，故宜夙爲，而不可以不及爲。高帝幸於苟安，安於秦陋，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爲也。當解之時，聖人甚喜之時也。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疑者散，雷雨之静者作，萬物之勾者達。大哉，解之時乎！喜哉，解之時乎！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與物爲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爲新，故赦宥行。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矣，何咎之有？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却臧宫、馬武之請之事也。

九二，❶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❶「二」，原作「四」，據文意及通行本《周易》改。

多難既散，有攸往夙吉。九二以陽剛之才，佐六五陰柔之主，急於有爲之時也，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魏、恭、顯雜居宣之朝，則是无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嫣是也。隼者，小人之鷙，憲、冀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爲不詳矣。三狐，❶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五，君位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黄者，中而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❷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乘馬以行於大逵乎？❸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醜之？雖貞猶吝，況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難者，不惟六三也。趙高僭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趙忠、張讓擅漢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威。盜斯奪之。六三，誰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盜乎？可不大懼也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以陽剛之賢，居近君之位，當大臣之任，而下比六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維解散其小人，則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故蘧子馮比八人者，而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吴曜，而僚佐去之。拇，體之微而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汝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

❶「狐」，原作「孤」，據尹本、四庫本改。

❷「戎」，原作「寇」，據尹本、四庫本及通行本《周易》改。

❸「乘」，尹本、四庫本作「駕」。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當解之世，爲解之君，雖以中和柔順之資而有解散患難之功者，維得其解之之要而已。孰爲解難之要？維用九三、九四二大臣陽剛之佐，以解散小人而已。然則天下无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曰君子維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事而已。程子云：孚「驗也」。用君子之驗，驗之於小人，退而已。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六三之悖亂遇上六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悖亂涣然解散而无餘矣。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 兑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虚，與時偕行。

損之爲卦，以澤之深，益山之高，此損下益上之象也。以乾之上九，降而爲六三，以坤之六三，升而爲上九，此損剛益柔之義也。然損之道，有損奢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己以益人者；有損己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大《象》之懲忿窒欲，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己以益人也。六五之虚己以從諸爻之益，此損己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己益人而又酌損，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爲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然知損而不知其所以損，則損者僞也。漢文却千里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雉頭裘，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曷謂所以損？曰：誠是也。文王曰損有孚，仲尼又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不誠也。故曰所以損者一。然損

下益上，是剥下以厚上也。損剛益柔，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損下益上者，不于其貨于其德，損剛益柔者，不于其道于其政。《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此損下益上之義也。《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又曰「寬以濟猛」，此損剛益柔之義也。聖人之言，豈一端而已哉？然聖人之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下之時，聖人何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卦形項踵實而腹虛，有二器上覆下承之象，故曰二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兑之説，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静，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逆閉其誘之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一性復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此損己以益人，損下以益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之功。損之損，善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挹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四之志矣。魯連却秦而辭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芒刺，宣宗之毛髮洒淅然後去，則无及矣。況不去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此損下益上而有不損之損也。九二以剛陽之賢而佐六五陰柔之君，此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兑説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所以爲中正也。若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爲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征凶，謂行之以兑説則凶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聖人尉存六三以損中之

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爲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聖人則尉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兑三爻而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是得其交也。六三在下，能損己以益上九，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三。君臣相得，咸有一德，而莫或貳之者，此舜得堯之事也。孝於父母，不得於父母，悌於兄弟，不得於兄弟，非三人行則損一人乎？然无鄰於歷山，而堯爲之鄰，无侶於河濱，而堯爲之侶，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三人同行，其衆可喜也，而見疑於二人。一人獨行，其孤可弔也，而得友於一人。豈惟損益无定形哉？親疎衆寡，亦无定與矣。聖人因一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故仲尼繫之曰言致一也。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亦若是而已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此聖人勸六四損己以從人，損不善以益其善也。去疾必醫，去過必師。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之師，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猶在吝與憚之域也，❶速改則可喜而无咎矣。然則六四何爲而有疾也？六四以陰柔之資，居下卦之上，宅近君之位，富貴誘於前，忿欲動於中，此其膏肓也。不有初九剛方之師友，其孰從而切磋究之哉？❷子産容國人之議己以自藥，而不毁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魏献子聽閻没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欲。然曰亦可喜者，亦之爲言次之辭也。无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此聖人贊六五之損己從人，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六五以山嶽配天之德，宅大中至正之位，爲損卦之君，而其中空洞寬廣，謙柔挹損以從在下之羣賢，天下之有善者，所以皆説而願增益其高大也。或益之者，或之爲言非一人可指之謂也。一人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筮亦皆從而弗違之。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其所以爲大吉而自天祐之歟？此大舜舍己從人之盛德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❶「憚」，尹本、四庫本作「咎」。

❷「究」，尹本、四庫本作「救」。

此聖人贊上九不損之損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終，位艮之極。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以不損。位艮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世，下皆損己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損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禹菲食，而天下无飢民；文王卑服，而天下无凍老；漢文集書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寔，皆損之上九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爲道，以損人者施諸己，則約而豊；以益己者施諸人，則散而聚。民説无疆，不曰豊且聚乎？以卑人者施諸己，則卑而不可踰；以尊己者施諸人，則謙而尊。其道大光，不曰不可踰而尊乎？得此道者，是惟无動，動罔不利矣。是故，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焉往而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塗，難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事必行而難必濟，夫豈吾一人獨能之乎？其行也或先之，其濟也或左右之，何也？道光而民悦故也。何也？損己而益人，卑己而尊人故也。聖人以此道而示人至矣，猶曰未也，又曰何以動而罔不利乎？卑巽以動故也。僑以動者動必沮，❶巽以動者動必進，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豈惟人哉？天地且然。天氣降而施諸地，然後地氣騰而生夫物。天且損上而益下，自上而下下，而況於人乎？故夫益人之道，非人爲也，與天時偕行而已矣。惟聖人以己益人，惟聖人以天益己。大哉，益乎！乾之四在上，乃損陽而爲陰，坤之初在下，乃益陰而爲陽，此卦之損上益下也。乾之初九在上，乃遜坤之初六於己上，而己下之，此卦自上下下也。震能動，巽能巽，故爲益動而巽。初九爲天施，六四爲地生。中，謂九五。正，謂六二。木道，謂震巽皆木。施生，謂天地生木。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

❶「僑」，尹本、四庫本作「震」。

過則改。

風與雷相資而相益，程子言之盡矣。君子體之，以風之長萬物而長一己，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萬物而威一心，故有過則改。風以長之，則益一善而爲萬善；雷以威之，則損不善以益至善。然則君子損己以益人，未至也，損己以益己，斯至矣。顏子服膺於一善，見善而遷者也。有不善必知，知不善必不行，有過而改者也。改過，故克己。遷善，故復禮爲仁。大哉，益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不有益天下之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不有益天下之大德，不可御益天下之大才。初九以陽剛之才，爲震動之主，得六四近臣之應，是故位一卦之最下，而利於作益天下之大事。然聖人喜其才而憂其心，何也？大事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之禪，湯武之革，伊、霍之廢立，旦、息姑之攝是也。有利用爲大作之才，而无至善之德，且挾專權自厚之心，是於天下國家能吉而无咎乎？元者，善之長也。夫惟有大德之人，爲衆善之長，且有不自厚其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興天下之大利，爲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不然，子之即堯、舜；吴濞即湯、武；桓温即伊、霍；王莽即周公、魯隱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此損之六五之爻辭也。而益之六二亦云，皆致柔虚中自損有受之益也。然六五曰元吉，而六二曰永貞吉者，程子謂，六五以柔居剛，六二以柔居柔，故戒六二以常永貞固則吉也。夫惟六二能虚中以有受，一或人益之矣。十人之衆又朋而益之；龜筮鬼神又弗違而益之；宜其爲吾王所用與之享上帝，而天亦益之以吉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謂也。曰或益之，自外來，中不虚，外敢來乎？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體也，然居下之上，處剛之位，據動之極，見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則決然自我而益之，果於益而忘其事也。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曰用凶事无咎者，惟危難不得已而用之，則无咎。非危難，則有咎

矣。若穰苴之斬莊賈，用之平世則專；紀信之乘王車，用之治世則僭是也。曰有孚者，惟有愛君益國之誠則可。不然，則行詐以益亂矣。若王莽之居攝，而无周公之志是也。曰中行者，惟果於爲益，而不爲過甚則可。不然，則亂常以濟姦矣，若王敦之疾劉隗而舉兵内嚮是也。曰告公者，吾力可爲，而必告之君。若孔子欲討田常，則不敢專而請於哀公是也。曰用圭者，祭祀朝聘无不用圭，動必以禮也。不然，非禮而動，雖益而不許。若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聖人之五戒，可不懼乎？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則又寬其四而嚴其一矣。若曰惟凶事則固有是舉，不然則否。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爲乎？曰：益之而益，則奚而不可爲？益之而損，則奚而可爲？故陳、竇之益漢，訓、注之益唐，兹益也不如其已。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以柔居柔，又巽之下，以順居卑，必進之於中，乃可有行也。然柔順之極者懦，不能以自行，必告於公，上而見從，乃可行焉。弱不能以自立，必舍其故國而用遷，乃可立焉。力不能以自遷，必得其與國以相依，乃可遷焉，故周遷依晉、鄭，邢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亳，高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洛，何依人之有？以益志者，六四非无益人之志，才不足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益之時，爲益之君。惠萌於心，天下不問，而蒙其益之吉，益被於人。天下信之，而懷其德之惠。九五何道而臻此哉？有至誠，益人之心故也。有孚惠心，上之誠也。有孚惠我德，下之信也。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成康、文景其庶乎？損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損，損之至也。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程子云，陽寔在中，有孚之象。

王輔嗣云，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以善益己，己益而人不損，以利益己，人損而己不益。上九居益之極，位益之亢，而剛以上人，此非以善

益己也，利而已。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偏之以益己，而争之者至矣。故人皆莫肯益之，豈惟莫肯益之，有擊而奪之者矣。惟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常理，此其所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鹿臺、郿塢是已。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十一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十二

盧陵楊萬里廷秀

䷪ 乾下兑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決去一小人，此舜與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夫去三監之時也，宜其甚易而无難矣。而聖人於此有懼心焉，謂勿專倚乾之健，必濟以兑之説，然後小人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

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哉？故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聲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武，我是以告其徒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猶存，我是以勉其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夫揚庭之未既，惕厲之已至。乃有勇中之怯健而説，決而和也。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怯中之勇，説而健，和而決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哉？告自邑，猶言告我家也，言徧告五陽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澤卑則鍾而聚，高則潰而決。澤上於天，高矣，安得而不決？君子觀其決而及物之象，故不專利於己，而必施之以及下。觀其高而必潰之象，故不敢居其聖，而必戒之以爲忌。忌，如道家所忌之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之壯，而不待

四陽之長，鋭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此陽處父抑趙盾；宋義排項羽，所以皆爲所先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得大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衆陽之助，可以決而无疑矣。而能居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与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諄然若警夕掫。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不然，无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跡，則爲張禹、孔光、胡廣、趙戒遵養時賊矣。莫夜句絶。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壯于頄，王輔嗣謂上六，是也。頄者，頬之骨也，體之在上者也。九三，外列乎五陽衆君子之林，而内爲上六一小人之助，此小人之諜而君子之家寇也。雖然，不可疾而可曉也。聖人曉之曰：來，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汝君子徒也，舍君子從小人，凶之道也。決然舍小人從君子，无咎之道也。壯于頄，是從小人也。獨行遇雨，是從小人也。君子夬夬，是從君子也。若濡有慍，是從君子也。居下而壯乎上，處陽而應乎陰，非壯于頄之象乎？舍羣陽而不與之同志，應一陰而任己以獨行，不惟應之，又與之和同，若陰陽之和而雨焉，非獨行遇雨之象乎？棄同而即異，叛正而附邪，天下其孰能説之？此其所以凶也。汝曷不決而又決以絶上六之交，汝曷不決而又決以協羣陽之志？夬夬者，決而又決也。若濡者，若上六之濡己而汙己也。有慍者，以上六爲羞惡而慍見也。去汙以自潔，舍故以自新，天下孰不與之？此其所以无咎也。段紀明助閹尹而害忠烈，壯于頄而獨行遇雨者也。温太真舍王處仲而歸朝廷，君子夬夬而若濡有慍者也。爲九三者，其亦謹所擇以從聖人之曉己哉！九三與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也。何也？九三以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兑爲羊，九四兑之初也。臀，下體，九四兑之下也。羊者，性之很。陽者，德之剛。九四以很濟剛，宜其與羣陽並進，以決去一陰，今乃不然。九則陽之質，四則陰之位，以陽處陰，以剛居柔，於是百鍊爲繞指，夬決爲不斷矣。欲止而不進，三陽迫之於後而見傷，是以有臀无膚之象。欲進而不止，則不當剛決之位而弗果，是以有其行次且之象。欲從九五之牽于前而有行，則不能忍很戾之性而必違，是以有不信悔亡之言之象。劉牢之既從朝廷，復背朝廷，既從靈寶，復背靈寶。從順，順者不納。從逆，逆者疑之。既不得爲君子，又不得爲小人，哀哉！ 以陽處陰，九二、九四同之，所以異者，九二中正而九四媚説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陸，草之脆。夬夬，決之强。中行，決之和。无咎，決之安。未光，決之憾。九五爲決小人之主，合衆陽君子之助，以決上六一陰之衰，如拔莧陸之草不啻也，而何至煩吾君夬夬之極力哉？ 既決之極力而不遺餘力矣，而反行之以中，而又僅能无咎，而又有未足爲光大之憾，何也？ 易中有難，夬中有牽故也。 一陰易去，而去之何難？ 强君易決，而決之奚牽？ 曰：惟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尊，尊則僭，僭則强，强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號尚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焉。殺之者，夬夬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而无變者，无咎也。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是足爲光大乎？ 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終不得不去上六。上六恃寵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 九五忍恥而以中道去之，幸於无咎變而已矣，何光大之有？ 程子云： 莧陸，馬齒也，故至脆。

上六，無號，終有凶。《象》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之大也。何也？ 不惟慶君子，而深所以弔小人也。曷爲弔小人也？ 小人亦受中於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復其良心爾。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爲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己必消。及其消亡而後號咷也，聖人曰： 汝至於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久長也乎！ 庶其未至於此者，尤可有改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夬之上六乎？ 李斯父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爾。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剥者陽之消，然剥極爲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爲君子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遠之且不免，而兄親暱之若同室之人乎？此聖人所深憂也，文王之卦辭云爾。而仲尼釋之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言五剛不幸而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已必至於剥也。姤遇之時，若是其大，可不戒哉？然則相遇之道遂可廢乎？曰：柔遇剛不可長也。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何可廢也？天地不相遇，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道不行。五陽乾也，一陰坤也，故曰天地。二、五皆剛且中正，故曰剛，曰中正。如遇之義若是其大，其可廢哉？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貴於變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以風誥物，后以命誥民。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一陰始生，如豕之弱者，人之所忽也，不知其中心未嘗忘蹢躅而踴躍也。惟於其方弱之時，繫之于大車之金柅。繫之，則有牽而不得逞。繫之于柅，繫之固也。繫之于金柅，固之固也。如是則一陰止而不得上進，貞正之君子可以安吉也。若不有以繫而止之，或聽其往而進，則凶矣。高祖之封濞、明皇之不殺祿山是已。且繫于金柅，繫何物也？羸豕也。先言金柅，而後羸豕，不先得其繫之之地，則逸其繫之之物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

有魚」，義不及賓也。

仲尼於《象》辭，發明遇之時義甚大。今觀之九二以後，則見其時義之大矣。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九三、九四，君民之不相遇，不得其時義者也。九五，君臣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上九，君臣之不相遇，後其時義者也。大哉，遇之時義乎！人之與物，相遇欲速，相遇而不速則失時。相有不欲速，相有而欲速則失義。魚者，衆漁之所利也。衆漁求魚，一漁先得魚者，遇之之蚤也。喜於遇之之蚤，而急於得而有之，則魚不可得而有矣。何也？取之必有其器也，大則網，纖則笱，然後有以包而舉之。不然急於取而徒手以往，則亡具甚矣。魚豈爲我有乎？故必有以包之，斯得而有之。包者，緩辭。有者，堅辭。取之緩，則有之堅矣。後雖有它人善漁者至，利亦不彼及矣。何也？吾遇之之時蚤，而取之之義緩也。賓者，它人之謂也。高祖先得關中，遇之之蚤也。漢先得之，楚後至而奪之，不惟奪之，反王我於蜀，我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爲漢而不爲楚。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者也，又何殃咎之有？初六陰而在下，民之象也。魚亦陰類，古者以魚比民。九二以剛陽中正之德，居下卦君主之位，而首與初六遇，此遇魚之最蚤者也，其德足以包有之而无咎。九三、九四二賓，其至已晚矣。安得利以及之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一卦五陽而一陰，五陽必争赴於一陰。一水，衆漁而一魚，衆漁必争取於一魚。初六之一魚，此九二、九三、九四之所争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則初六之魚已爲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後，而必争，争則必傷，傷則欲進而不敢進。自危而不力争，能不進而自危，雖不得魚，亦无後災，故无大咎。曰行未牽者，猶幸其不牽於魚而必進也。孔明説先主，謂中原已爲操所得，而江東已爲吴所得。吴不可圖，而可以爲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三居二後，故曰臀。争魚而傷，故曰无膚。夬之九四，與姤之九三辭同，而九三无大咎者，九四以陽處陰，故柔而不決，遂坐次且之累。九三以陽處陽，故止而不行，乃得次且之力。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非无剛陽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有包而无魚者，四與初遠而不相及，一也。四以陽處陰，又无中正之德，二也。四无君主之位，三也。四與初宜相應者

也，宜應而不應，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无位以臨民，而又遠民，宜吾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舉事，安得不凶？起者，舉事之謂。子干、子比自晉歸取楚而見殺，而蔡公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蔡近，二子庸而棄疾賢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九五、九二之君臣，剛遇中正之盛也。九五以剛明之德，乃含其耀而不矜，以下逮九二中正之臣，如杞葉之高而俯包瓜實之美。九二以剛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從天降，而決起盍歸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雖壯，何足慮也。堯下逮舜之側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堯爲天人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驩兜？何畏孔壬？固其理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之吝而不遇者，時之後，道之窮也。非上九之咎也。何也？上九以剛陽君子之德，而自處於高亢不屈之地，是將何所遇哉？以我之高，遇彼之觸而己。遇其角，遇其觸也。天下之情，順則合，乖則離，遇其觸矣，何遇之冀哉？其爲悔吝宜矣。雖然，上九何咎過之有？吾道也窮，而己安之可也。既曰无咎，聖人慰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也。孟老于行，荀廢蘭陵亦然。而況賈誼、仲舒、馮衍之徒歟？大壯九三之羸其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也。姤上九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者，天下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萬民聚而天下熙。此豈一人一日所致哉？聖人於其時也，前必揆其所

從，後必稽其所終。不揆所從，其散孰聚？不稽所終，其聚復散。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聚也？刑錯不式之治，生於反商政之日，煙火萬里之富，生於除秦網之時，是可忘哉？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以報萃之所從而不敢有也。今者天下之聚也，誰得而散也？永嘉之禍生於平吳之功；天寶之亂生於開元之治，是可懼哉？利見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屈己以見之。利貞者，必守以貞正之道，无逸以終之。所以持萃之所終而不敢恃也。順，坤也。説，兑也。剛中而應，九五與六二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息者，消之初；盈者，虚之始；聚者，散之原。澤，水之聚也。澤上於地，聚之聚也。物有聚而不散者乎？君子所宜坊也。坊澤之聚者，以坊；坊治之聚者，以備。除戎器，戒不虞，言有備也。此亦治之坊也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之初六乎？初六與九四正應也，而九四君子之剛陽者也。初六與六二、六三同類也，而二、三陰柔之小人也。始欲從九四，則遠於君子，而隔於二、三。欲不從二、三，則暱於小人，而私於同類。欲從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復欲從小人者，有孚而不終也。聖人曉之曰：爾何擾擾焉志之亂，而妄欲與小人羣聚乎？九四雖遠爾，曷不號嗚以求應乎？爾與九四雖不終，然九四察爾初心之孚，固將舍舊而開新，與爾一笑而釋然相聚矣。爾何恤於自新而不往乎？其无咎決矣。此聖人開初六自新之塗也。不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胥爲小人也。魏舒初欲從欒盈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是聖人開萃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臣固求君也，然君之求臣甚於臣之求君。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體，豈復事於外飾哉？故馮唐之對文帝、張玄素之對

太宗，初以爲廷辱，卒盡其説。馬援謂光武脱略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孚而文薄者也。禴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此相信於終之道也。然六二德則中正，而才則陰柔也。自非陽剛如伊尹，孰能五去桀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及其中未變之時而引之，則得之矣。不然，如丁公之事楚、吕布之事魏，雖引之，何吉无咎之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陰柔也，三不中不正也。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而求聚於六二之大臣，則二非其應而不與。萃聚之不合，則戚嗟而无歸，又何所利哉？聖人憐之曰：尔盍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乎？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也。此商鞅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兑之上六，反則爲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剛陽之資，居近君之位，下與民爲聚，則盡得三陰之衆，上與君爲聚，則已偪九五之君。此如陳氏之得齊民、司馬氏之得魏民也。❶故聖人戒之曰：九四，必也柔順謙退，如未居其位之時，有不敢當其位之意，則大吉而无咎矣。四幸而居陰柔之位故也，不然非凶于而國，則害于而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爲萃聚之主，豈不盛哉？然有其位而无咎矣。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蓋卦辭有利貞之戒，《象》辭有聚以正之戒，爻辭又有元永貞悔亡之戒，非萃聚之難也，永其萃聚之難也，非永其萃聚之難也，永其貞正之難也。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懷匪孚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其久安長治，有聚无散，而悔吝銷亡也。此伯益「克艱」之戒，周公《无逸》之規也。元者，善之長。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資，説樂之尤，而居萃聚治安之極，此開元之末，燕游之所由興；元和之季，宮室之所由侈也。故聖人

❶「氏」，原作「民」，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戒之曰：臨至樂以至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之慮，庶乎无禍咎矣。齎咨涕洟，憂之至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又曰，升之道必由大人。故升於位由王公，升於德由聖賢。又曰，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南征，前進也。此程子之言得之矣。然舜大人也，能升禹、稷；紂亦大人也，能升飛廉；孔子大人也，能升顏子；荀子亦大人也，能升李斯。四者之升，必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謹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棟梁，拱把之積也。聖人，小善之積也。在積之有漸，進而不已耳。而異端者曰一超直入，欺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三剛而上進，在初六之上，木之榦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鋭。士與王相信而相得，❶則士之升也必達。故曰上合志也。然則初六與誰合志哉？非六四，而誰哉？初六與六四，正應也。而初六，木之始生也。六四，土之最下而生夫木者也。六四爲文王岐山之事，則初六其吕望渭濱之事也歟？允，信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當升之世，羣賢升於位，君德升於聖，天下升於治之時也。然六五柔順謙退之君，方歉然若有所未違也。爲之臣者，不濟以陽剛之才，可乎？惟六五得九二之臣，君臣交孚，是以盡其誠以大有爲，而盡去外飾之虚文。臣有所當爲，則遂事而不爲專，上有所重發，則銜命而不爲悖，皆用禴之義也。用禴，已見萃之六二。文王之在岐山，内文明而外柔順。召之而

❶「王」，尹本、四庫本作「主」。

至，囚之而聽。非閎、散陽剛之臣盡力於外，吁，其危哉！故曰，揔干而山立，武王之志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升之九二乎？如此而後无咎，而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木之生而出地者也。其長也，孰禦之？九三以陽居陽，進而近岐山之王。其升也，亦孰禦之？如升无人之境爾。故曰升虛邑，又何疑焉？其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時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侯伯之位也，而文王以上聖之德處之。天下方歸往以爲王，文王乃柔順以事商，文王避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此其所以亨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吉孰大焉？又何咎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之時，亂升而爲治，君升而爲王。然則六五升之王也，❶其孰當之？文王既當六四，則六五其武王乎？文王柔順也，故爲六四，武王燮伐也，何亦爲六五之陰柔乎？六柔也，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須暇五年，故詩人頌之曰「遵養時晦」，非以柔晦剛乎？夫惟盡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燮伐也。故自君而升爲王，如歷階而升也，宜其吉而大得志歟？垂拱而天下治，是吾志也。拯民於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吾志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變也，變則通。上六以陰邪之小人，乘一卦之上，居升進之極，猶冥然冒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亡而不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貪得不息之邪心，爲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不利之有？大哉，易之道乎！豈一端而已乎？故訟之終凶，用之自訟則吉。隨之説隨，用之詭隨則凶。❷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歷聘以愛日。咸之上六，有滕口之規，而孟子好辯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進，故貴於摧如之退，然顏子最少，而進未止。益之

❶「王」，尹本、四庫本作「主」。

❷「詭」，尹本、四庫本作「説」。

上，不可以過益，故忌於或擊之傷，然大舜已老而謙得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陰邪而在上，在上而冥升，終消亡而不富，非紂其孰當之？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二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三

盧陵楊萬里廷秀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一陽陷二陰之中，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逢乎坎之險，處以兌之説，身雖困也，心未嘗困也。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能之，故曰亨不于其身，于其心。心曷爲而亨也？説也。曷爲而説也？貞也。曷爲而貞也？中之剛也。剛於中者，萬險不能隕其正，正於己者，千憂不能喪其説，烏往而不亨乎？此大人之事。故曰：亨，不于其時于其道。君子之説樂而亨，大人之剛貞而吉，其困亨一也，又何咎之有？若處困而求亨，求亨而尚言，將以求通乃所以得窮也。聖人恐人不深味困亨之腴，而好徑求困亨之蹊，夸以亨其鬻，佞以亨其競，媚以亨其合，其誰信之？信於人，亦必不免於天。儀、衍、斯、鞅是已。故又戒之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然則困亨之義，於此乎，於彼乎？而王輔嗣曰：「窮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信斯言也，則甘藜羹，樂陋巷，皆小人矣。二、五，皆剛中。兌爲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之爲澤，以有水也。今也水在澤下，是无水之坳堂爾，此其所以爲困也。君子居之，以其莫之致而困者安之命，以其所得爲之義者遂其志。彼有所安，此有所遂矣。志乎堯舜，遂之，斯堯、舜矣；志乎孔、顔，遂之，斯孔、顔矣。孰能禦之困之，所以亨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昏不明也。❶

小人之揜君子，聖世所不能无也，況困之世乎？

❶「昏」，尹本、四庫本作「幽」。

當困之世，不必得位之小人而後能揜君子也，雖在下无位之小人，亦嚚然有揜君子之志矣。初六是也。所幸者，進而求四之應，則四自厄於困之中，如枯株之不能庇，退而伏於二之下，則己自墮於坎之底，如幽谷之无所覿。此其所以欲困九二之君子而不能也。其叔孫、武叔、公伯寮之徒歟？初者，卦之下體，故爲臀。欲困君子而自困，欲揜君子而自幽，小人亦何利哉！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小人之困君子，何仇於君子哉？不過如雞、鶩之争食，鴟、鳶之嚇鼠爾。小人所茹，君子所吐。九二陽剛之君子，爲初六、六三二小人之所揜，九二吐而去之。簞食瓢飲，有方丈之不如，草耕木茹，有五鼎之不易。所困者酒食之末而已，吾何困哉？然户庭之不出，紱冕之自來，粢盛之弗設，精誠之自通，有吐食脱服而不得逃者，何也？時雖困也，身雖揜也，上有九五之君，有剛中之德，與己同德，而不與小人同道故也。然則，小人能終揜君子乎？雖然，寧君己先。毋己君先。自我求焉，自我往焉，則凶又誰咎？非其事凶也，其道凶也。枉己正人，非凶而何？中有慶者，言不與小人争食，而剛中自守，所以有朱紱之慶也。利用亨祀者，以精誠通乎君，猶亨祀通乎神也。使左右能止即墨之封，關、張能間孔明之密，則困之九二不足徵矣。齊、蜀霸者也，而況不爲霸者乎？然則，君子病不困爾。困，何病哉！坎爲赤，故爲朱紱。朱紱方來言自來，非往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月揜日則日食，日揜月則月食。陰陽消長，如循環也。天下豈有小人專揜君子之理哉！初六與六三，夾九二而交揜之，小人長矣。不知夫六三者，進則困於二陽，如石之壓其上，退則乘夫一陽，如棘之刺其下。下將奔初六之鄰，則閉於一陽而不得出其所舍；上將求上六之援，則隔於二陽而不得見其所耦。於是，外敵交至而反爲君子之所揜，親戚皆叛而盡失小人之所助。其管、蔡陷周公；燕、上官陷霍光之事耶？妻，謂上六，與己親也。三陽上陰，故三以上爲妻。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

也。

氣同則從，聲比則應。❶各從其類也。《易》之相應，豈必以位哉！四與初應者，位也。困之九四，其應不在初六而在九二者，類也。九四爲上六所揜，其望九二之應，如乞師於鄰國，以解入郛之圍也。而九二徐徐而來者，隔於六三之閡其前，如金車之堅而不可却也。然陽進而不止，陰止而不進，吝於始，必通於終。蓋四雖困于三之隔，然四之志乎二，則不渝也。二雖不當初之位，然二之與乎四，則必應也。當困之世，爲君子者，類苟同矣，應不在近，志苟通矣，來不在速，期於終不爲小人所揜而已。陳平交絳侯以誅諸吕；仁傑薦柬之以誅二張，近乎困之九四矣。三在下，故爲車。剛，故爲金。又坎爲輿。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説，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説」，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當困之世，而不能拯也。小人揜夫君子，而不能去也，君子揜於小人，而不能白也，則何貴於易哉？易有道焉，存乎其人而已。孰爲其人，上有拯困之君，下有拯困之臣，則柔可消，剛可長，困可亨吉矣。九五以剛中之才，正大之德，爲困世之君，則上有拯困之君矣。九二之大臣又有剛中之才，九四之近臣又有陽剛之志，則下有拯困之臣矣。君臣同德，患不爲爾。一有爲焉，孰爲小人，刑之以劓，刑之以刖；孰爲君子，錫以紱冕，享以精誠。小人去而君子伸。始乎困而徐乎説，脱天下於困窮之淵，而躋天下於福慶之域，是易之道也。志未得，謂未刑小人之時。中直，即中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之一爻，有處一卦之上者，有處一卦之外者。處上則爲尊高之極，乾之上九是也。處外則爲吉凶之輕，困之上六是也。九五、九二、九四之君臣，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刑小人，用君子，拯一世之困，而天下受福矣。上六以一陰之孤，處拯困之後，出刑戮之外，亦適有天幸也。雖有揜君子之志，亦何從而逞哉？然始則爲二陰之所縈，如困于葛藟之蔓而不得脱，終則乘二剛以自危，如據于臲卼之几而不得安。動亦懼禍之及，故曰動悔。靜亦懼禍之及，故曰有悔。聖人於此開其三面，可也，遏其歸師，不可也。故許其征

❶「比」，原誤作「此」，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吉，又許其吉行，皆縱其去而不追其窮也。夫惟開小人之去，而後免小人之禍。是故拯困之道，莫上乎征吉，而劓刖爲下。傕、汜之事，可不戒哉？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甘潔。然井德盛而功艱，何也？求與嗇兩忘，德也。惠與怨兩消，功也。有遷邑以就井，无遷井以就邑。井何求焉？不爲汲者喪而虛，不爲不汲者得而盈。井何嗇焉？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來者，其望切。愈養而愈不窮。井何惠焉？汲者之力有强弱，則綆有入而未出，瓶有繫而不反。井何怨焉？堯、舜之世，以禹稷爲井，春秋戰國之世，以孔、孟爲井。然禹、稷能濟天下之飢溺，而孔、孟不能者，德盛而功艱也。齊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齊宣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非汲者之弱於力乎？功之艱，斯人之凶而不幸也。井何心哉？繘，綆也。汔至者，綆幾至泉而未出也。羸，繫也。古羸、縲通用。剛中，謂二、五。惟剛中，故不改。巽，入也。巽乎井，入乎井也。入乎井而能上乎水，則井之功行，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故凶。今巽下二爻⚎，初六、九二在坎之，下若瓶之覆而入井之象。九三、六四二爻⚍，若井中之瓶覆者復仰之象。而坎之九五隔其上，若繫縲其瓶而不能上乎水之象。坎爲水，巽爲木。木者，汲之器也。器入水而復上水者，井之象也。九五、上六，坎上二爻⚍，有瓶仰而出井之象。韓信以木甖缶渡師，其古之汲瓶之類歟？羸纍字，已解在大壯。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下有木，汲器之入也。木上有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勞之賚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勸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勞，賚與也。勸相，助也。水言與，器言助。有水无器，井能自活斯人乎？故汲引之功不下於洌泉，勸相之惠不隘於勞賚。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居下流者歸衆惡，安舊習者絶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處幽陰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潔清故也。今也泥而不潔，舊而不清，衆禽且无一食之者，而況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故顔之樂退、曾之詠歸、漆雕之仕未能信，不知者以爲真忘斯世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水一也，其地則不一。曰井、曰谷，是也。地不一，則功亦不一。故谷之水以注而下爲功，井之水以汲而上爲功。注而下者其功及魚鼈，汲而上者其功及百姓。今九二，雖有微陽生微水，非如初六之純乎泥也。然亦在泥之上，井之下，其所注射，僅下及於泥中之蛙鮒耳。是井不爲井，而反爲谷。不上出而反下注，止及於蛙鮒之瑣細，而反不及於魚鼈之盛多，曾谷之不如也。譬之一漏甕焉，徒下注而无養人之功，何足以爲井哉？二下比於初六，初六陰潛而細微，有小人之資，有鮒魚之象。既下比小人，則上之君子无我與者矣。上无我與，則上无我汲者矣。子常信无極而國皆怨，子馮暱八人者而君不安，是也。谷下注，甕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明之質，居井下之上，當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浮，淺者深，此渫治之井，甘潔之泉也。可食而莫之食，可汲而莫之汲者，以其猶未出井之上也。渟可用之才，當在下之地，而枉其養人之才德，故爲之測然於心，而歎其上之不我燭也。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井不自惻，而人之行而過者惻之。井不求上之我燭，而人爲之求其明者以燭之，此作易者所以爲井歎也。非爲井歎也，❶爲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歎也。非爲君子之不見用者歎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在下之君子，如九三

❶「歎」，原作「歡」，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之泉，在井之半，擠於物，遠於人，非明之至者，不能燭其幽也。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説岩野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治國欲新，爲學欲新，進德欲新。曰作新民，治國欲新也。曰温故知新，爲學欲新也。曰德日新又日新，進德欲新也。六四之井甃，其進德之新乎？甃者，甓而脩之也。井一脩，則舊井爲新井，德一脩則舊學有新功。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脩之有功於斯井乎！井至六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患人之莫己汲，而患己之莫己脩。井之不脩，井之咎也。脩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之不脩，足以憂孔子。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六四⚋，有兩甓接連之象，故爲甃。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一井主乎泉，天下主乎君。泉有德，一邑汲之，君有德，天下汲之。洌而寒者泉之德，中而正者君之德。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猶泉以甘潔清寒之德，爲一井之主也。天下之人酌而飫之，若渴者之於井也，孰能禦之？泉而不洌不寒，君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羞汙君而去之耳。故傅説非其后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懼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於上六，則瓶之入者出，水之虚者盈，井之功用，收其成矣。雖然，功之未成其患在不成，功之已成其患在成，非功成之患也，功成而倦之患也。功成而倦，是井泉既上而復幕其井也。夫推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吉之大。天下信其吉之大，然後聖人許以成之大。此大禹之勤儉、周公之吐握也歟？上六⚋，開而勿幕之象。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説，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易之道至於革，聖人其喜於革乎，抑懼於革乎？曰：懼於革也。何以知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故戒之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无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見彼之所以失，見此之所以得，灼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舉於既革之後，當如兑之説。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説。革之時豈細故哉？可不懼哉？秦之變法，趙之胡服，莽之革漢，靈寶之革晉，豈曰革而信革而當也乎？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火者，就燥之物也。今在澤中，是以水革火之象也。物窮必革亦衆矣，鑽燧生於茹毛，上棟生於營窟。質敝必文，寬窮必猛。革之爲用，豈特治歷之一事哉？食者人之天，歷者食之天。舉其大而它可推矣。歷貴乎革者，三辰有差，歷亦萬變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爲也。

觀六爻之辭，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蚤，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上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然後九五不待占而決也。初九，革之初也。當革之初，遽可以革乎？曰未可也。當固執之，堅忍之，如黄牛之革焉。不曰未可以有爲，而曰不可以有爲者，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晁錯削七國之禍。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以六二中正文明之臣，遇九五陽剛相應之君，此時而不爲，何時而可爲？今曰已日乃革之，然後征吉，然後无咎，然後行有嘉慶者，不有所倡不可以和，不有所主不可以贊。必也吾君已有革之之日，而主之，吾乃可以贊而革之。乃者，緩辭也，後而不先之辭也。中正文明而濟之以陰柔故也。惟其緩而審，故以征則吉，以行則慶。故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

以陳墮費之言。趙鞅无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則《春秋》以爲叛。六二獨得而專於革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接上卦之交，權亦近矣；爲離卦剛明之極，才亦全矣，可以革矣。今又曰征凶貞厲者，往則必凶，雖正亦危也。何其戒之之太詳也。聖人蓋曰：九三不患不剛，患在太剛，不患不明，患在太明。何也？剛明而過中故也。必也如革卦卦辭之三言者，然後可以成就而信於天下也。曷謂三言？曰：大亨也，大利也，大正也。大亨无蹇，大利无害，大正无邪。以此而革，何革不就？以此而行，何行不達？曰又何之矣，言焉往而不可哉？故伊尹相湯革夏，必以五就，其敢躁乎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初九戒蚤，六二戒專，九三戒躁。然則天下之敝，終不可革乎？曰：當革在敝，可革在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當而未可，其賊曰果。可而或違，其賊曰疑。革至九四，蚤者遲，專者隨，躁者衰矣。而又不爲，不以疑而賊大謀乎？聖人勸之曰：可以革矣。慮之既詳，其悔必亡。既謹其圖，天下已孚。當是之時，奉君命而革之，可以吉也。君命未安，吾改君命而革之，亦可以吉也。君制命，臣承命者也。臣而改命，改命而吉也可乎？曰：事君在志，行志在事，志然而事亦然，君子不以志違事，志然而事不然，君子不以事違志。君命曰可，君事曰可，奉命可也。君命曰可，君事曰否，改命可也。吾既信吾志矣，君獨不信吾志哉？豈惟君信之，天亦信之。天信之，君信之矣。君信生於天信，天信生於自信。雖然，改命不可許也。非誠有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而《革》之九四曰：信志也。志不在於興漢則罷兵歷下之役，韓信不可以改命而伐齊。志不在於厚楚，則致田犨櫟之命，子躬不可以改命而却鄭。然則九四何以得自信其志，而聖人許其改君命也？曰：九四，兑説之初也，又能以陽剛而處四之柔順也。此其改命，豈犯上而侵君者乎？故許之也。然則九三有爲，而聖人沮之，九四不爲，而聖人勸之，何也？曰：九三，所謂由也兼人者也；九四，所謂求也退者也。革以改爲，義，臣改君命，亦革之一也，故於九四發之。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可革不革，是以敝濟敝；既革悔革，是以敝易敝，革之道亦難矣。蓋舉國之欲止，不能止苻堅之行；舉國之欲動，不能動漢文之静。雖然，與其輕也，寧重；與其喜也，寧懼。今也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龜筮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无乃輕於革乎？蓋天下无灼然之理，則聖人无決然之舉。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其專，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衆説之上，當大君之位，兼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尚何待於占乎？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至於九四，可革也。至於九五，能革也。至於上六，從革也。雖然，可革在理，能革在己，從革在人。聖人盡其所能革，而不盡其所從革。君子革心，蔚然如豹文之不可掩。小人革面，勉然順吾君而有所從，是亦足矣。復欲進而未已，忿其革面，而必强其革心，凶之道也，故曰「征凶」。惟安而居焉，正而守焉，斯吉矣。故苗民七旬而乃格，舜尤以爲速；商民三紀而乃變，康王不以爲遲，憂其革之盡也。非憂其革之盡也，憂其革之過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以列足而載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非鼎之形乎？六爻畫而鼎之形以具，二卦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之木，入離之火，而烹飪之用著矣。古者聖人之制鼎，豈自奉口體而已哉？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亨上帝，養聖賢，乃其用也。體巽之順，以順於義理，體離之明，以達其視聽，體六五之柔中，以應剛陽之聖賢，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焉往而不大亨乎？故曰是以元亨。且夫革去故，鼎取新，去故取新，何獨鼎哉？食者，生民之大本。鼎者，火化之元勳。革鴻荒而新萬法，孰爲革故取新之初乎？孰有大於革茹毛爲火化之初乎？

一初既立，而萬法類從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謂，「君子居處必正，命令必重，蓋取諸鼎」，然又有一説焉，革之湯武革命，謂天命也。革以革之，必鼎以定之易之。凝命，即《書》之「定命」也。又古之傳國以鼎，猶後之璽也。故《傳》曰「禹鑄鼎象物，其後鼎遷于商，于周」，又曰「武王克商，遷鼎洛邑」，又楚子問鼎于周，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此亦正位凝命之一説。然必曰君子者，不惟其器，惟其人。故鼎以紂輕，以武重。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去惡不盡，良庖无潔清之鼎；去敝不盡，聖人无新美之治。是故，不有傾寫，不可以盡去一鼎之惡；不有滌蕩，不可以盡去一世之敝。鼎之初六，天下草昧陰閉之初，猶宿昔滓濁之鼎也。將欲去其故以取其新，可不傾寫滌蕩，使无一豪之不盡乎？故爲鼎者，顛覆其趾，以盡出其否惡，爲治者，滌蕩其舊，以盡徹其晦冥。否惡盡而貴珍之膳來，晦冥徹而陽光之治起。湯之革夏，必代虐以寬；高祖之入關，必除秦之苛，布漢之寬也。初在下，故爲趾。六陰而虛，故顛覆。巽爲長女，而初六居下，故爲妾。妾者，陰閉晦冥之象。六雖陰，而初爲陽，故爲子。子者，陽剛光明之象。物忌顛覆，惟鼎每覆則每潔，故未悖。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者，宗廟之重器，賢者，聖人之鴻鼎。非重夫鼎也，重夫鼎中之實也。鼎有實，則可薦諸上帝，可羞諸聖賢，可飽夫天下。九二以陽剛之才德，居大臣之正位，上遇六五離明謙柔之主，下得三、四同德之助，此鼎之有美實，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爲亨者也。然寇陽者陰，讎正者邪。初六與吾近，而吾仇也。寇我而能我即，則此必受其即，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今也初六以一陰之孤，而壓於衆陽之底，故有疾我之心，而无即我之便。九二以陽剛之才，而充以篤實之德，故有不動之志，而无可乘之隙。大哉，九二之實德乎！壯哉，九二之不動乎！一鼎不可動，則萬夫廢；一心不可動，則萬議息。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慎所之者，言謹審而

不動也。我一有所之，彼斯乘之矣。惟慎所之，故吉而終无悔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實一而味殊，綦下者重而沉，綦上者輕而浮，綦中者粹而美。曷粹而美也？間乎輕重清濁之中也。初六，鼎之足。六五，鼎之耳。上九，鼎之鉉。孰爲鼎之實？三陽是也。孰爲實之中？九三是也，故謂之雉膏。雉者，內之珍，❶膏者，雉之珍。此鼎實粹美之至也。然味成而莫之食，何也？九四塞之於前，而六五改之於上也。萬物以足行，鼎以耳行。六五離明之君，而不食九三之雉膏，非九四塞之而誰也？其行也，或塞之；其食也，或間之。六五用九三之意，所以改也。上之意改，則下之行塞矣。魯平公見孟子者，樂克啓之也。不見孟子者，臧倉改之也。雖然暗主用賢之意可改，而明主用賢之意不可改。六五，明主也。九四其能終改之乎？一旦而悟，如雨之沛然而下矣。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逢吉，豈終不食九三之雉膏也哉？《破斧》、《九罭》之詩是也。鼎耳革，革言改也。其行塞，耳不從則鼎不行也。失其義，謂君臣之義爲九四所間，而相失於始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實至於四，鼎之盈，實之重也。持盈者，必有高天下之德，然後能无傾；任重者，必有過天下之力，然後能不踣。九四以陽處陰，德已薄矣。以近君之大臣，下應初六陰柔之小人，力已小矣。與小人而同事，必與小人而同禍，此其所以折足覆餗而沾濡其身也。焉得不凶乎？元顯與反覆之牢之以圖靈寶；袁粲與惜身之褚淵以圖蕭道成，晉、宋之亡，覆公餗也。顯、粲之誅，其形渥也。信如何者，言信任小人，其禍何如哉？深戒之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挈一鼎者聽於耳，挈天下者聽於君。耳者一鼎之主，猶君者天下之主也。然主鼎有二道：鼎實中則正，過中必溢；鼎鉉剛則舉，不剛必墜。主天下有二道：持盈以中正則爲天下之利，不中不正則驕心生，明皇之季是也；用臣以剛直則爲天下之利，不剛不直則諛臣進，元帝之貢、薛、韋、康是也。黃，言中。

❶「內」，尹本、四庫本作「肉」。

金，言剛。貞，言正。利，言爲天下之利。六五☷分布於上，故有鼎耳之象。六五本坤體，故黄中。得九二爲大臣，故爲金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雨既浹而雲歸，鼎既薦而鉉逸。鼎至於六五之持盈，鼎之功成矣。至上九之鉉，乃既薦而安逸之時也。然則上九，其功成身退之大臣乎？有犯无隱，在位之大臣也。有犯有隱，不在位之大臣也。非隱也，寓直刺於旁諷之中，藏面折於忠愛之表，隱之犯有甚於犯之犯也。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是時仲尼不在位也，故仲尼不對，非不隱也。既而私於冉有，告以周公之籍，非隱也。此鼎之上九，玉鉉在上之義也。九，陽也，剛也。上隱也，柔也。九二在位之大臣，故爲金鉉，粹于剛也。上九不在位之大臣，故爲玉鉉。玉者質剛而德柔，温潤故也，故曰剛柔節也。言剛而非剛，柔而非柔，皆中節也。夫如是，豈不大吉而无不利乎？然九四以剛處柔，則爲折足，上九以剛處柔，則爲玉鉉者，在位不在位故也。上九乾體，乾爲玉。

張先生校正楊寳學易傳卷之十三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四

盧陵楊萬里廷秀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所以亨者何也？動而懼，則亨也。懼非惶擾失守之謂也，懼而敬也。惟懼，故敬。惟敬，故无懼。无懼者，非不懼也，懼始乎來，終乎散也。當天下之大事震動而來也，吾虩虩然必爲之恐懼而顧慮焉，必求其所以應之，使大事爲无事焉，斯可以轉禍爲福，移懼爲喜，而笑言啞啞矣。故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手。羑里能難文王，❶而不能傷文明於柔順之聖。蓋執匕鬯以祭者，一敬之外无餘念，一鬯之外无餘知。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懼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大事，孰能驚之者？其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爲之矣。高祖當項籍、光武遇尋邑是已。震爲長子，故言主祭。又震爲雷，爲動。曰出者，猶曰明天子出矣。《説卦》曰：「帝出乎震。」劉備聞迅雷失匕箸，❷託也。舜之烈風雷雨弗迷，震之祭主不喪匕鬯，敬也。出字上脱不喪匕鬯四字。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震者，雷也。一雷已威矣，況洊而重乎？天之雷，以驚夫不敬者也。不敬者猶驚，而況敬者乎？君子，敬者也。一雷已驚矣，而況洊雷乎？然君子非徒警也，❸有功用焉。聞雷而恐懼，警也。警而已矣，過則舍之，徒警也。君子則不然，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脩其身，省其過，則恐无恐，懼无懼矣。

❶「羑」，原誤作「姜」，今據四庫本改。
❷「匕」，原作「己」，據尹本、四庫本改。
❸「警」，尹本、四庫本作「驚」。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象》辭已言之矣。爻、《象》二辭同，或者其一重出。後有則者，喜而不失節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時有險易，則勢有詘伸。故天下无常險，亦无常詘。險過則易，詘甚則伸。以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剛，險也。以六二之静，應初九之動，詘也。方震之始初，遇九之猛厲，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與位俱柔，若不勝其憤，起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以柔避剛，以静馴動，遠避而勿逐，俟之久而剛自衰，則吾无喪而有得矣。險者易，詘者伸，非有得乎？高祖避項而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六二之義矣。厲，猛也。躋于九陵，避之遠也。億，度也。貝，❶其所有之資也。度其逐之，則喪其所有也。七日，久也。

六三，震蘇蘇，行無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不患无位，有位患也。非患位也，才儉於位之患也。六三以柔懦之才，逢震擾之世，居下卦之上，非位之不當乎？君子所以爲六三懼也。蘇蘇，懼之至也。然則奈何？曰：行而去之可也。辭難避事，臣子之義乎？曰：是臣子之義也。不才云才，隕身細也，隕國細乎？吾才不稱吾位，吾去之，天下獨无才稱其位者乎？鮑叔遜夷吾，子皮遜子産，去无才得有才，豈惟无災眚乎？國之福，身之福也。蘧子馮不爲令尹，蔡謨不拜司徒，可以无眚矣，抑可以爲次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以一陽之孤，陷四陰之圍，處至陰之位，百鍊化爲繞指，一齊誅於衆楚矣。以此居震擾之世，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恭、顯，雜處漢朝；珦、瑜、伾、文，並居唐位，是已。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❶「貝」，原作「其」，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六五，震之君也。當震動之世，爲正位之君，宜其憤起奮伐，❶撥亂反正，以大有爲於天下也。今戒之曰毋進而往，往則爲上六之震極，是往亦危也。毋退而來，來則乘九四之至剛，是來亦危也。必也深思焉，長慮焉，億之於心，度其得中而无喪其所有焉，斯足矣。然則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曰：治人者必自治，料敵者必料己。五固震之君也，六則陰柔而无陽剛之才者也。當動之時，无動之才，與其動而喪吾之所有，不若静而不喪吾之所有。其周平王、晉元帝之事乎？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立弱子於千仞之上，而觀人與虎鬬於其下，其氣豈不索然而盡，其親豈不矍然而愕乎？震之上六似之。六以柔怯之資，居震懼之極，下臨五爻之動，其索然矍然宜也。然聖人一則以警，一則以安。曰征凶，言往則凶，警之之辭也。曰无咎，言不往則无咎，安之之辭也。奚而往則凶？往則犯九四之剛。奚而不往則无咎？我躬遠於剛，而我之鄰六三實當之也。然聖人雖安之，而終再三以警之曰：汝雖无咎，而鄰之蘇蘇，亦不可不畏不戒也。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虞受晉寶以滅虢，不知乃所以自滅；楚聽秦賂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亡而秦穆懼，吴亡而晉國弔，其知所謂雖无咎而畏鄰戒者歟？震之六爻，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婚媾有言，亦謂鄰也。中未得，謂懼而不自得也。三與上應，曰鄰。説者以五爲鄰，五君也，非鄰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山也。不動如山，止之至也。曰艮其背，何也？易者，象也。象者，狀物以明理也。故頤如人之頤，噬嗑如人之噬，艮如二人相重，皆背而立也。二陰虚而衆者，耳目手足也。一陽實而孤者，背也。艮之貞，面内而背外，是艮其背不自獲見其身也。其悔，亦面前人之背而不見後人之面，是行其庭而不見其人

❶「伐」，尹本、四庫本作「發」。

也。君子觀貞之象，於是得忘我之學；觀悔之象，於是得忘物之學。忘我則中不出，忘物則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止之至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得志而弗爲，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何咎？貞内，故艮其背。悔外，故艮其庭也。艮其背之上，疑脱一艮字。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非止而不行之爲止也。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非行之爲止也，時乎當行，道乎可行，吾斯行焉，吾雖行，然止乎道也。時乎當止，道乎可止，吾斯止焉，非吾止，亦止乎道也。行止聽乎己，耦而耕，踰而避，君子不以爲止，行止聽乎道。聘列國，見齊梁，君子不以爲不止。何也？彼之止，非止乎道也。此之行，亦止乎道也。如北辰焉，杓建无定指，而北辰有定居。故曰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而孔子亦曰：「北辰居其所。」君子之止其所，即北辰之居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者，前一人面内，而不自見其背，況見己之面乎？後一人見前人之背，而不見前人之面，況見後人之面乎？所以釋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卦辭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山也。山，不動之物也。一山已不動，況二山相重乎？山兼重而二焉，止而不動之至也。君子體之以思不出其位，可得而動乎？緼袍，緼袍立，狐貉，狐貉立，止其位也。典禮，以禮聞，典樂，以樂聞，亦止其位也。前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狐貉，併緼袍而喪之矣。後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音樂，併禮文而喪之矣。大哉，止乎！有止而絶之者，有止而居之者，有止而約之者。艮其背，所以絶人欲而全天理，此止而絶之也。時止時行，必止乎道，此止而居之也。思不出其位，而各止其分，此止而約之也。大哉，止乎！夫止，一端而已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止不善者必在初，止之於初，猶不能止之於末，而況肆之於初者乎？顔子之不遠復，止一己之不善於初者也。漢文即位之初，喜嗇夫之辯捷，而張釋之極

言其害，止其君之不善於初者也。顏爲幾乎聖，而文爲七制之先，止於初之効也。艮止也，初六止之初也。居腓之下偶而散，趾之象也。以六之柔而静，此趾之止而不行者也。聖人猶有憂焉，曰：汝能止其初，猶宜止其終。曰利永貞者，止其終之謂也。然六止而初動，故但言未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一卦之大臣也。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則不然，居大臣之位，逢其上之剛，必有柔順之忠而後可。譬之一身，以己下九三，則猶腓也。九三在上，則猶背也。九三陽也，六二陰也，陽倡則陰必和，背動則腓必隨。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其能與否，已昭昭矣。然必觀其心，然後君子小人可判也。古之人於其上之不善，有拯而不隨者，有先隨而後拯者，有先拯而後隨者，有不拯而隨者，有不拯而隨而心不然者。龍逢、比干，拯而不隨也。楚靈王之問子革，先隨而後拯也。伍被之荅淮南，先拯而後隨也。蜚廉、惡來，不拯而隨也。君曰好色，亦曰太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貨，不拯而隨而心不然也。六二艮其腓，非不欲止其背之動也，而柔不勝剛，下不勝上，故曰不拯其隨，非樂隨也。外不得不隨，而中不得已也。故曰其心不快，言其不得已而隨也。又曰未退聽也，言其雖不得已而隨，亦未肯退聽其上之輕動也。九三非君也，而居六二之上也，六二不得不隨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察其跡而哀其心。六二居背之下，偶而立，腓之象。腓，脛肉也。六二中正，故不快，故未退聽。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君子之學，至於止其所而如山之不動，可以免矣。故初與四皆无咎，五悔亡，上吉，二惟小不快而已。今九三曰厲，曰危，曰薰心，何也？蓋三居物我之交，内外之際，而九三以陽處陽，剛而進，躁而動者也。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己先焉，子都後焉，不惟子都不己見，己亦不子都見也。旦而一揖焉，則喜子都之美矣。喜生於見，見生於不相背也。九三下卦之背，所以背六四而面内者也。惟剛而進，躁而動，則有時回面而外向矣。此内慾之所由出，而外邪之所從入也。故聖人戒之曰：爾幸能艮其背矣，今而列其夤之脊，自危其心，使之有定列而不亂行也。爾幸能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今宜艮其閾之限，自危其心，使之不踰閑而不出户庭也。昔也行其庭，今也不踰閾，則併與庭而不行。

昔也艮其背，今也列其夤，則併與背而不動。❶何九三之能然也？亦九三剛而進之力也。惟其剛，故反躁而静，如百鍊之金，而不可革。惟其進，故反動而止，如介然之石，而不可轉。九三之剛者，質之美也。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者學之功也。然則學顧可少哉？故益不以舜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賢而廢遊田之規。大哉，學乎！夤亦背也。厲，亦危也。危薰心者，操心至危，若有薰蒸其心者。九三奇而横，有門限之象。艮爲門闕。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上欲止其君之不善，下欲止天下之不善，惟不止諸人，不咎諸人，而自止諸躬，則得之矣。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禽獸之肉；太宗喜武功，而魏徵不視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吉之賢，能疎昌邑之獵，楊綰之清，能減汾陽之樂，此其効也。四居體之半，身之象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艮之君也。其言如絲之至微，其出如綍之至大。成王一言而天反風，景公一言而妖星退，可不謹哉？與其言而未善，寧止其輔頰而不言。止而不言，非不言也，審而後言也。審而後言者，是惟不言，言必有序矣，何悔之有？故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威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震驚。艮之六五，所以能艮其輔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五居上而偶，有口肱而不合之象，故爲輔頰。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以德之剛，居止之終，其高風勁節，剛健篤實，如泰山喬嶽之巔，其止豈可摇，其厚豈可移哉？此伊尹將告歸，仲尼不踰矩之事乎？敦，厚也。上九亦背之象，故厚。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

❶「背」，原誤作「骨」，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臣從君如女從夫，女之從夫，聘則漸，奔則速，漸則正，速則邪，正則妻，邪則妾。臣之從君可速而不漸，邪而不正哉？漸而進，則獲乎上而有功；正而進，則正其身以及國。漸而進者誰也？初六、六二、九三、六四、上九也。獲乎上者，孰爲上也？九五也。九五以剛中之盛德，居天下之大位，故曰其位，指而言之也。諸爻得乎有位之大君，故曰得位，以此得彼也。艮止，巽順。止則静，順則謙，既静且謙，其進豈不正而漸哉？有不動，動斯達，何窮之有？長女歸少男，故曰女歸。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在山，木因山而高也。山有木，木非人所植而固有也。非人所植，則聽於天，而無所用其力。因山而高，則浸以長，而不驟至於高，所以爲漸也。君子體之，以此處己，則不自賢其德，而居於賢德者之間，故賢德者，推而高焉，以此處人，則不速責其善，而俟其久而自善，故風俗化而善焉，又豈獨進得位，進以正一端而已哉？或以女，或以木，或以鴻，其象亦非一端而已。巽爲長女，又爲高，鴻象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雲飛水宿之物也。當其水宿而進於飛，必有漸也，故始進則漸升于水涯之江干。如初六之君子在下，而始進亦或自抱關擊柝而升，或自乘田委吏而升也。匹夫孺子，如燕雀焉，安知鴻之志哉？或欲厲而危之，或有言以毁之，安知君子之不卑小官，少安无躁之節哉？爲君子者，付之莞爾，勿深咎焉，可也。非不咎也，其義不足咎也。如足咎，則孔子愠武叔、孟子怨臧倉矣。艮初，山之麓，故爲干。又偶立，有江干兩崖之象。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鴻自干而漸進于磐石之上，則高而安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之象也。然居大臣之位，食吾君之禄，豈曰素餐云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君民於和衎之樂而已。故傳説之志，在中興有商，而非后，則不食其禄。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方丈則得志不爲。艮二，山之石，故爲磐。艮爲小石。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

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順相保也。

止極者，進必鋭，伏久者，飛必高。九三居於艮之終，止之極也。壓於巽之下，伏之久也。以陽居陽，進必鋭，飛必高也。是故自干自磐，一飛而登于高平之陸，知進而已耳，好高而已耳。知進而已，故其類雖衆，豈復回而顧？好高而已，故非類在上，亦必合而從初六、六二、九三之羣類也。九三知進，則往而不反，決焉棄其羣類而離絶之矣。六四非九三之耦也，九三好高，則比而相悦，覥焉孕而不育，亦不知媿耻矣。聖人戒之曰：汝胡不正汝心，明汝目，而察之乎？初六、六二，汝之類也。六四，汝之寇也。汝盍亦和順於汝之類，而相與扞禦於汝之寇乎？如是，則汝與初六、六二可以相保，而免爲六四之所凶災矣。豈惟无凶，又且利焉。故曰利禦寇。故鄺寄舍禄、産而從平、勃，利禦寇也。蕭至忠舍明皇而從太平公主，婦孕不育凶也。醜，類也。夫，九三也。婦，六四也。艮三，山之平，故爲陸。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漸進而登于木，則又在陸之上矣。以九三之剛，而斬于陸，❶今六四乃超九三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降而棲于可椽可桷之卑枝，則庶幾无咎歟？漸于木者，飛而至也。得其桷者，順以巽也。君子之漸進於高位，不幸而在剛暴小人之上，非順而巽，巽而降，未有能免者。故子文下子玉而安，陽處父上趙盾而見殺。三禦四，陰寇陽也。四順三，柔巽剛也。四出艮之上，爲木，爲風，故乘風而升于木。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居崇高富貴之位，此鴻之進于丘陵最高之地之象也。下有六二柔順中正之大臣，九五與之合志一德，以大有爲於天下。此如鴻之遇順風横四海也。何難之有？然猶三歲而不合，不合而无成者，何也？五欲親二，而九三在旁以間之，如蒯通之説韓信。二欲親五，而六四近上以間之，如管、蔡之毁周公。此其所以婦三歲不孕也。惟君臣皆有中正之德，故九三間臣之計不行於六二，六四間君

❶「斬」，尹本、四庫本作「漸」。

之計不行於九五，終不爲棊間之所勝，❶而底於吉也。彼不能勝此，則此之志願得矣。君之志願得，則豈惟位之高如丘陵哉？功業之高亦如丘陵矣。雖然，豈一日之致哉？亦三歲之漸而至也。漸于陵，非進於位之漸也，進於功業之漸也。故文皇之治，不見於貞觀之初，❷而見於三年之後，開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艱也，成就之不易也。如此，而或者欲一言而悟，朞年而化，或者不妄，則易妄矣。婦，謂六二。不孕，謂功无成。五出山木之上，故爲陵。鴻漸而至於陵，乘巽之風故也。又巽爲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九三漸于陸，上九復漸于陸，何也？漸之進，至于九五之漸于陵，高之極也，不可踰矣，踰則僭。故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其進也皆至于高平之陸而止矣。然九三之漸于陸，躁於進也，雖平而高；上九之漸于陸，安於進也，雖高而平。何也？自于自磐而至於陸，則其高爲驟。自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陸，則其進爲退。上九以剛陽之德，秉謙巽之極，名居一卦之上，實出一卦之外，其位彌高，其心彌下，其進彌徐，其退彌速。此其羽翼翔集，截然而不可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爲天下之儀表乎？故良、平安劉之策，不妙於四老人；寇、鄧重漢之功，不宏於一客星。然則學者欲學漸之一卦，將學其進乎，將學其不進乎？巽爲進退，又巽爲風，至上九風之衰也，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故鴻復反于陸。艮巽皆上實而下散，鴻舒翼之象。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者，嫁女之家，非娶婦之家也。何以知其爲嫁女之家？漸曰女歸，自彼歸我之辭，此娶婦之家也。今曰歸妹，自我歸彼之辭。婦人謂嫁曰歸，此嫁女之家也。曷爲不曰歸女，而曰歸妹？女者，愛之鍾

❶「棊」，四庫本作「其」。
❷「貞觀」，原作「正觀」，係避宋仁宗諱，下逕改，不再出校。

也。妹者，孤之窮也。何以知妹者孤之窮也？妹之爲言，幼少之辭也，无父而有兄之辭也，豈有父在而女稱妹哉？妹者，敵兄之辭也。无父而歸於人，孰歸之也？兄歸之也。孰爲之兄？震是也。故兑者，少女，震之妹也。震者，長男，兑之兄也。曷爲歸妹征凶无攸利也？不待兄以已歸於人，而自往焉，是淫奔也。淫，惡之大。奔，行之醜。聘則妻，奔則妾，非凶乎又何利之有？舜之從堯，四岳歸之堯也。孔明從先主，徐庶歸之先主也。伯姬之歸宋，魯成公歸之宋也。此夫婦君臣之大義也。非夫婦君臣之大義也，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熄；男女不交，萬世熄，君臣不交，萬化熄，故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嫁者，女之終，娶者，男之始也。説以動者，兑説而震動也。伯兄三夜不息燭，不亦動乎？少妹之孤身有所依歸，不亦説乎？惟不待兄之命，而自征行以往焉，則凶，則无攸利爾。而況位不當，柔乘剛乎？王輔嗣以爲少女與長男交，是誤以嫁爲娶也。上下卦言歸妹者四，初无取女之辭，如咸亦无女歸之辭，如漸何從而知其交？又以妹從姊而爲媵，愈失之矣。巽爲姊，經有兄而无姊。然則震之嫁其妹將焉歸？少女歸于少男，咸是已。柔乘剛，謂三陰皆乘三陽。陰位乎陽之上，故位不當。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興雨，則澤益滋，兄舉禮，則妹有歸，此歸妹之象也。《傳》曰：「昏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興周，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祁愬夫，夏姬滅國。君子於歸妹之始，必慮永久之所終，必知其歸之所敝也。豈惟昏姻，忠敝必野，文敝必僿，一代之敝也。革俗必弱，從俗必强，一國之敝也。清必隘，和必不恭，一行之敝也。兼愛必无父，爲我必无君，一學之敝也。豈惟昏姻？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之跛能履，能履則非跛也。九二之眇能視，能視則非眇也。非跛言跛，非眇言眇，眇言昧，跛言弱也。幼孤之妹，昧弱不振，待兄以振者也。初九在下，非妹也，妹之娣媵也。故驪姬之娣生卓子，戴巳之娣生惠叔，皆媵也，非匹也。然卦辭言歸妹征凶，而初九爲娣則征吉，何也？征凶者，不待兄之命而自往，征吉者，待女君之命而以往也。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今曰歸妹以娣，是娣聽女君左右之也。初九以娣媵之卑，剛貞之德，而能體跛弱之柔，承女君之尊，所以吉

而相承也。恒者，能安其分之常卑也。歸妹以娣，其猶泰茅之茹乎？非娣之賢也，妹之賢也，故君子不賢管仲、子産而賢鮑叔、子皮，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皆言歸妹，而九二獨不言，何也？九二之位，下卦之尊者也，即妹之身也。妹之身而言利幽人之貞，所謂幽人者誰？幽人者，男女賢德之通稱。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言君子之幽貞也。歸妹之九二曰利幽人之貞，言少妹之幽貞也。九二以孤幼昧弱之身，而有視遠之聰明，以女子无父之訓，而有幽閒中貞之賢德者，體陰而陽其性，質柔而剛其德，故也幽則至静而不可動，貞則至堅而不可渝，皆剛陽中正之常德而不變者也。故曰未變常也。九二其女夷、齊乎？其宋伯姬、陳孝婦之儔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二言幽貞未變之德，而不言其所歸，此未嫁而待禮也。故曰歸妹以須。須者，待也。然方九二未嫁以待禮，而六三欲躐出於九二之上，此已挾「緑衣」上僭之心矣。故聖人從而正其分曰：汝曷不反而歸於娣媵之列乎？又曰未當者，深貶其僭之不當也。其在外，則皇父卿士、番爲司徒之時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亦少妹之兄也，而歸妹愆期而不嫁，有待而後行，何也？待嫡兄之命也。夫九二以少妹之孤，視聽聰明，斯已賢矣。剛陽得中，此又賢也。幽貞不變，此又賢也。歸而須禮，此又賢也。嫁而愆期，此又賢也。其三聘之尹、三顧之葛也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九二之少妹，在二則幽貞而不變，至三則須禮而不輕，至四則愆期而未行，然則何時而歸於人乎？待六五之命而後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賢，居至尊之位，體中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爲之妹，以是兄歸是妹，豈不光華焜燿于而國而家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能自謂我雖女君也，娣雖吾妾也，不以己爲過之，而自以爲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此帝妹之所以愈賢歟？推而放諸君道，高帝不如三傑，文帝不及賈生，其庶幾乎？彼謂五帝其臣不及其聖，

豈惟五帝之罪人，亦歸妹之罪人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故吉。觀帝妹之遜其夫，知帝乙之訓其妹，觀帝乙之悌於妹，知帝乙之孝於親。蓋吾親有遺憂，吾能解其憂，吾親有所託，吾能副其託，不曰孝乎？故帝妹之遜，可能也，帝乙之悌，難能也。帝乙之悌，可能也，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妹之遜乎！大哉，帝乙之孝乎，至於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統，成王終武王未終之功，抑又歸妹之大者歟？袂，袖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虚筐也。

六，陰也，故虚，虚則无德。居上，尊也，尊則爲兄。尊而无德，其少妹不令之兄歟？故九二之爲女，奉承之於下，如奉虚筐而无幣帛以實其筐。上六之爲士刲羊，告廟於上，如執虚器而无血膋以實其器，少妹疇依焉。儻无六五以主少妹之昏禮，前人其不瞑矣。❶ 一妹不足託，而足託宗廟社稷乎？易者，象也。上卦☳，有虚筐之象。兑爲羊。上六而在外，朝爲許靖，爲王衍。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四

❶「其」，尹本、四庫本作「目」。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五

盧陵楊萬里廷秀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豐盈盛大之時也。聖人於是時，其喜乎，其憂乎？曰此庸君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也。豐亨王假之，豐之亨，孰致之？吾王致之，而至於此也。有以致乎此，必有以憂此。吾王曷爲而致乎此也？明而畢照，動而有爲，是以致之也。致之矣，曷爲而憂乎此也？吾王之明，宜如日之方中。方中者，日之至盛也。然吾王之勿憂，止於日中之時而已。何也？豐則尚且大也，❶中則尚宜照也。勿謂方中，其中將昃；勿謂宜照，其照將夕。蓋日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源，息者消之根。天地也，日月也，鬼神也，四時也，所不能遁，況於人乎？況於天下之治亂安危存亡乎？晉武知憂，必无身後之亂；明皇知憂，必无末年之變。知憂者，其惟堯舜之儆戒，禹湯之之罪己，❷三宗、❸文王之「无逸」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有電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服；明至而斷不至，則威刑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豈惟刑獄哉？高帝无離之電，則躡足而怒不回，无震之雷，則刻印而銷不隨。折獄致刑，姑舉其一，以見其萬，且人命至重故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灾也。

❶「且」，尹本、四庫本作「宜」。
❷「之之」，尹本、四庫本不重。
❸「三」，尹本作「高」。

禹、稷當平世，君子之幸也。顔子當亂世，君子之不幸也。其有當豐盈明盛之世，而伏中昃盈虚之機者，其君子幸不幸之雜也歟？初九以剛明之賢，當明盛之世，遇九四同德相應之遡臣，爲己之所主，己往而從之，其功業成就，必有卓然可尚者，豈非初九之幸也哉？然幸未久而灾至者，何也？時雖明盛，而六五柔暗之君也。初九在下之遠臣，與九四在上之遡臣，安能以己之昭昭，啓君之昏昏乎？故四老能從子房以安惠帝，而不能振惠帝之柔。劉更生、張猛、周堪能從望之以傳元帝，而不能開元帝之暗。諸君子豈不遇明盛之世哉？然明未久而昧生，盛未久而衰至，大則灾于而國，小則灾于而身，故漢再衰而望之死。惟子房、四老幸免者，子房退而四老去也。故曰雖旬无咎，過旬灾也。旬者，旬時，言雖无咎而不久也，過是則灾及矣。初與四，皆陽也。同德相配，故曰配主。曰主者，四爲遠臣之所爲主，初以遡臣爲所主。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至昏不可瑩，至明不可揜，故甓不可以爲鏡，晝不可以爲夜。可揜者非至明也，其資根乎暗也。世无不霧之晨，而霧不能以晨爲昏，世无不雲之晝，而雲不能以晝爲夜，蓋青天白日之清明，非雲霧所能揜故也。今日中至明至盛之時而見斗，是能以晝爲夜也。意者无日而晝晦歟？意者非无日，其有日而食之既歟？然則日中見斗，非其明之可揜也，以其日之至昏也。豐者，日中之時也。蔀者，有物以揜之也。物揜日而見斗，非揜之者之罪也。故曰日月暈于外，其賊在内。六二爲離之主而居中，宅大臣之位而居正，此明盛之至而中正之至也。以此事君，致之堯舜之上可也。然往而事君，動而見疑，舉而見疾者，何也？有小人以揜吾君之明而蔽之也。小人者誰乎？上六是也。上六何以能揜君之明也？六五，柔暗之君也。无上六猶暗也，況加之以上六乎？其陸贄事德宗之事乎？德宗根乎柔暗之資，而力爲强明之跡。夫君道之所在，强不在於折敵衝，而莫强於折邪佞。明不在於察淵魚，而莫明於察姦欺。德宗强不足以折盧杞，而以刻薄爲强。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爲明。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雖然，臣子之道，不以君之明暗而二其心也。一於至誠乎信，以發吾志而已。盡吾之誠心，而君不疑不疾，固吉也。疑焉疾焉，亦吉也。故梁州之行，求贄不得而帝泣，贄不以爲己悦。忠州之貶，終其身而不還，贄

不以爲己凶。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君子之道不用則已，用矣而止以小事塞焉，猶不用也，何以答天下之望乎？答天下之望者，其必有濟天下之大事乎？致君澤民，舍此事，无大者。九三以剛明之德，居下卦之之上，❶君子有德而得位者也。是故，下則欲豐其民之澤，如陂池沛澤之洋溢；上則欲增其君之明，如日之方中。皆大事也。然欲爲大事而不可爲，欲用其道而終不可用，何也？六五柔暗之君，非吾一人所能扶持也，所恃者同列之相應也。而今也不幸與上六之小人爲同列，先之而後者誰歟？左之而右者誰歟？同列不應，是有左臂而无右肱也。一手不能舉鴻鼎，一臂不能推大車。天下大事，而以一人爲之，惟見民益槁而不蘇，君益昧而不明。九三拱手太息而已，又誰咎哉？无咎，言无所措手，亦无所歸咎也。沬，即昧也。三與上應，故平无勃不濟；玄齡无如晦不決。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地，處動卦之初，有陽剛之德，此亦君子之剛而有爲者也。其如上六之小人揜六五之暗主，❷而不可以有爲乎？六二之大臣，且不能發其蔽而啓其明也，而況九四乎？然猶幸其下有初九之賢，來主於我，而我爲之主，吾道其庶幾可行乎？故吉。曰夷主者，同德相應，而爲等夷也。如「夷於九縣」之夷。曰位不當者，以陽居陰也。九四高，則顔讎由、司城貞子，次亦不失爲魏无知、常何。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有不可爲之事乎？天下有不可爲之事，則賢不足尚矣。夫以豐大之時，而柔暗之六五爲之主，宜其傾厦非一木之支，決河非捧土之障也。而下有六二大臣之賢，近有九四邇臣之賢，外有九三羣臣之賢，遠有初九小臣之賢，六五能虚心謙德，以招來衆賢之章明。知初九之剛明可尚，身雖在遠，而不忘君也，我是以用之於先。知六二之中正孚信，雖疑疾而不改度

❶「之之」，尹本、四庫本不重。

❷「六五」，原作「五六」，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也，我是以用之爲佐。知九三之志於致君澤民，而欲立大事也，我是以用之於在列。知九四之在左右前後，能旁招初九，以協恭於君也，我是以用之以自近。昔也天下以吾君爲柔，今則慶之譽之以爲剛，昔也天下以吾君爲暗，今則慶之譽之以爲明，何其吉也。舍己之剛，用人之剛，即己之剛。舍己之明，用人之明，即己之明也。其小猶爲齊威王，而況不爲威王者乎？然則其致豐大明盛之治，非幸也。夫以羣賢輔一柔暗之君，猶足以致豐大之慶譽，況得剛明果斷聰睿勇智之君而事之，其所就豈小哉？故曰天下有不可爲之事，則賢不足尚矣。六柔暗，五剛明，故有慶譽吉。六陰柔，亦謙虛，故能用人。又六五陰爻而雷質，雖柔而實剛。君雷而佐電，雖暗而亦明，與它卦六五異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

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危亡，憂危亡，則己疎左右矣，故必揜之以娱樂。君明則必勤總攬，勤總攬，則己无權勢矣，故必揜之以逸遊。君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己失恩寵矣，故必揜之以姦諛。此仇士良之所以傳心術之祕於其徒也。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揜君之明，不過欲豐乎己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揜其家而不光。又不過欲高其位而天飛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遁。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燿行於室，麋鹿游於臺矣。豈復覿汝家之有人跡乎？山莫大焉，❶凶又有大者，飛廉之誅不足弔，而弔成湯之不祀，季述之戮不足痛，而痛昭宗之罔終。爲人主者，可不戒哉！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山內而火外，內爲主，外爲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爲旅。旅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失其居而窮於外者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亨猶不亨也。又曰旅貞吉者，居家而不貞，尚非吉之道，況窮於外而

❶「山」，尹本、四庫本作「凶」。

不正，則上交必諂，而主人莫之敬，下交必瀆，而徒御莫之尊。取而不正則汙，進而不正則褻，留而不正則濡，去而不正則逋，故旅貞則吉。孰爲旅道之貞乎？以爲客則柔，亦不過於柔，必順乎剛，乃爲得其中，仲尼不答靈公是也。以所主而止，則所止亦不妄，止必麗乎明，仲尼不主彌子是也。此皆旅道之貞也。曰柔得中，謂六五。曰得中乎外，謂六五在外卦。曰順乎剛，謂六五順九四、九三之二剛。曰止而麗乎明，謂山與火也。柔而在外，故爲旅。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者人之窮，何大乎？時義也，時在彼，其繫在遇。義在此，其繫在守。遇非我所能爲也，守我所能爲也。聖賢君子，不幸而爲旅，盡其所能爲，聽其所不能爲而已。夷吾、重耳，俱寓於秦，无異寓，有異時。仲尼、陽虎俱去於魯，有同去，无同義。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刑不明則冤，故欲明。過明則察，故欲謹。過謹則滯，故欲不留。艮止，故謹。火行，故不留而明。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以陰柔之資，宅卑下之地，此小人之棄逐而在旅者也。上之不能如仲尼在陳而弦歌不衰；下之不能如鍾儀在晉而樂不忘舊。方且經營瑣細之鄙事，以自封植，此其所以致灾也。故慶封奔吴而致富，君子知其及殃；息夫躬寄丘亭而祝盜，或者告其祝詛。蓋小人无道義以養其志，得志則驕溢，失志則困窮，故瑣瑣以取災也。然在旅而爲鄙事，有志窮而爲之者，有志大而爲之者，故關羽種菜於魏，志不在於菜；蘇武牧羊於匈奴，志不在於羊，必有能辨之者。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然能柔順以下人，中正以立己，故所至有次舍，安焉即之而不危，所挾有資用，退然懷之而不露，所徒有臣僕，翕然得其心而不離。雖曰爲旅，而无悔尤矣。晉文公之奔也，見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不曰柔順以下人乎？文而有禮，好學而不貳，亡十九年，守志彌篤，不曰中正以立己乎？廣而儉，懷安而能遷，不曰懷其資而不露乎？其貞正如此，故至楚，楚饗之，楚送之至齊秦，齊妻之，秦納而歸之，可謂旅即次矣。腹心則子犯、子餘，股肱則魏犨、賈佗，紀綱則秦之三千人，可謂得

童僕矣。豈惟在旅而无悔尤哉？旅而歸，歸而霸，孰禦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亦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爲客依人，而以剛處剛，又在下卦之上，有多上人之心，宜其大則焚其次舍而无所歸，小則喪其童僕而莫之助也。魯昭公孫于齊，齊不禮焉，而饗以大夫之禮，公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羈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其造于竟」，弗聽。是剛而不能下人也。使請逆於晉而晉又不答，是焚其次也。魯之歸馬者，公執之，魯自是不歸馬。季孫將如乾侯見公，而與之歸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國，是喪其童僕也。雖貞猶危厲，而況不貞乎？近離，故焚。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在下卦之上，上卦之初，亦公侯、大臣之在旅者也。有剛明之才，而能居柔以下人，故旅于內地而有處，非至如外地之次舍也。得其資而猶能富貴人，得其斧而猶能威罰人也。然雖在內地，而猶未得位，雖得資斧，而猶未快心。其鄭厲公在櫟、衛獻公在夷儀之時乎？非二五，故未得位，然已近乎五，故旅于處。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王者之蒙塵而在旅者也。王者无外，而何旅之有？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其旅之六五乎？六五爲離，一卦之主，明之至也，有坤六五之文德之盛也。有文明之德，居至尊之位，而牧之以謙柔，如射文明之羽而不再發，言發无不中也。此其所以下得乎人之譽，上得乎天之命，自旅寓而復歸其天下國家歟？矢其文德，宣之文也。明明天子，宣之明也。側身修行，宣之謙柔也。《小雅》美之，則《鴻鴈》、《庭燎》；《大雅》美之，則《雲漢》、《崧高》，至《烝民》、《韓奕》則又美之，《江漢》、《常武》則又美之，民譽不盛矣乎？天監有周，保茲天子，詠於《詩》，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載於傳，天命不隆矣乎？其中興也，孰禦焉？故有德，則少康、宣王，自旅人而爲天子，无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爲旅人。有天下者，可不懼乎？上逮，謂德上達

乎天也。離爲雉，爲戈兵，故曰射雉，曰一矢。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亦王者之蒙塵，終於旅而不歸其國者也。位一卦之上，居離體之極，恃其高亢，而肆其剛强，至於失高位而爲旅人，自取之也。既毁其家，如鳥焚巢，又辱其身，如先笑後慟，又失其大物，如喪牛而甚易。此晉末帝信景延廣之言，挑契丹之敵，至於覆宗祀，遷虜庭，而亡天下歟？凶孰大焉？然則有天下者，高亢可恃，剛强可肆乎？堯之恭遜，舜之温恭，湯之寬仁，文王之徽柔，武王之容德，高祖之豁達大度，光武之柔理天下，此帝王之盛德也。初二、三、四皆言旅，而不言旅人，在旅而非旅人也，有歸其居之義焉。上九獨言旅人，則在高位之時，已有終身旅人之理矣。惟六五當旅之時，而不言旅，非不言也，不忍言也。故没其辭於爻，而列其爻於卦，始乎旅而非旅，終乎歸而爲主也。故六五獨不言旅，所以存王者无外之大義也。上九高亢，如鳥高飛，故象之以鳥。又離之極，故象之以焚。牛，大物也。喪牛，失天下之象。終莫之聞，高亢自信，不聞其過也。或曰：公卿大夫士民有旅，固也。王者亦有旅，聖人慮患不亦甚乎？曰：王者有旅，非甚也，求爲旅而不可得，斯甚矣。衛莊公示戎州人以璧而不受，胡亥請爲黔首而不許，旅何可得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亨而小，何也？析二卦而言，則一陰雖爲主，以不能獨立而順二陽，合一卦而言，則初與四皆在下，而順在上得位之二五，蓋无往而不順。巽，順也，入也。惟其入，是以利有攸往而无險；惟其能順，是以利見大人而无阻；惟其在下而不立，是以雖亨而小也。然巽之爲卦，爲曲爲靡，爲苟合爲詭隨，爲導諛其於人也，爲妾婦，非全德之卦也。然則聖人焉用巽，其惟用之於命令乎？上順下而出命，則罔咈乎民之心，下順上而承命，則罔違乎君之政，故曰重巽以申命。申而重之者，一再而孚之也。剛巽乎中正，謂二五。

柔皆順乎剛，謂初與四皆以一陰而順二陽。大人，謂九五。重巽，謂二卦皆巽。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一風先之，上卦也，君出命之象。一風隨之，下卦也，臣民承命之象。二風相重而不息，申命行事之象。鼓舞萬物，萬民而莫之違，風與命令之象。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天下之理，可進則進而不爲躁，可退則退而不爲怯。初六陰柔在下，而過於卑巽，是小人也。進退皆疑，而莫之適從，其不左右反覆而賣人之國者幾希。其封倫、裴矩之徒乎？然則巽之初六，无所可用乎？其惟利武人之貞乎？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爲邪，强者用之爲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爲諂，勇者用之爲謙。故李愬之拜裴度，正而非邪，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諂，師資之大義也。以謙恭柔巽之德，而御其剛强武勇之氣，此其貞而利歟？易窮則變，變則通，顧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進退，而其志疑，用之武人將師，而其志治。《説卦》巽爲進退，故疑。又其究爲躁卦，故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德之順也。善則爲謙，爲恭，爲遜，過則諂矣。鞠躬不已，將及俯僂，俯僂不已，將及牀下。九二，大臣之位也，抑其陽剛之德，而自處於陰柔，此已卑巽矣。不惟自處於陰柔，而又處於卑下，此又過於卑巽矣。不曰巽在牀下乎？大臣，君之股肱，國之棟幹，民之表極也。今若此，豈所望於大臣乎？其孔光、張禹、胡廣、趙戒之徒乎？然則巽之九二，又无所可用乎？其惟用之以祭祀，則吉而无咎乎？其大，上下神祇。其次，山川社稷。其親，祖禰宗祧。用祝史，用巫覡，奉牲以告，奉盛以告，順其時，盡其禮，紛然有事，穰焉降福，百拜而不爲諂，駿奔而不爲卑。何也？事神不嫌於卑巽也。然聖人猶戒之曰得中而不得過，況事君而過於諂乎？然則過於卑巽者，用之爲史巫則吉，用之爲大臣則凶，用之於事神則无咎，用之於事君則有咎矣。學易者，當以聖人所言逆其所不言。下卦☴二陽覆上而横，牀之象也。一陰承下而對峙，牀足之象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以剛處剛，非能巽其身；以剛乘剛，非能

巽於人。然雖出乎九二陽剛大臣之上，亦能詘乎六四柔巽邇臣之下，是有時而屢不巽，有時而屢巽也，其所謂人而无常不可作巫醫者耶？故雖巽而吝且窮，何也？得之於六四，而失之於九二也。廉以不巽而辱藺，藺乃以巽而辱廉。九三，其廉之徒乎？九三頻巽，猶復六三之頻復。頻，屢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以柔處柔，以順重順，居上卦之下，上則順乎一陽之君，居下卦之上，下則順乎二陽之臣。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之。以一順而獲三順，猶蒐田而獲君庖、賓客、乾豆之三品也。九五，君庖之象也。九二、九三，賓客、乾豆之象也。是爻也，丙吉有焉。以厲精之宣帝爲之君，而賢吉之不伐，以嚴毅之魏相爲之同列，而善吉之寬厚。獲三品而有功之驗也，豈惟悔亡而已乎？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剛處剛，宜其非巽也。而爲巽之君者，以純剛之德，宅至尊之位，而能回其剛以巽乎中正，是之

謂貞。惟貞，故吉，故悔亡，故无不利。一貞立，而百順隨。然猶无初有終者，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自非聖人，與其有初而鮮終，寧无初而有終也。所以无初者，非守常，乃應變也。事有不得已而變更者，民未孚上之意，必未從上之令也。聖人其敢求民之驟從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詳，事之既更，後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曉然知利害之實，則欣然順上之令而樂從之矣，是以有終。故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更。甲於四時爲春，於五行爲木。蠱之下卦巽也，巽爲木，故言甲。庚於四時爲秋，於五行爲金，於五色爲白。巽之上下卦皆巽也，巽爲白，故曰庚。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句凶也。

九二在下而卑，故爲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爲巽在牀下，何也？上九巽之極，過於順者也。在上而過於順，何異於在下之卑而順？然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无咎，上九則凶，何也？九二中正

之順，上九姦邪之順也。何以知上九姦邪之順也？上九位極乎人臣，身極乎崇高，愛其所有之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也。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禄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故司馬遷論之曰：「持爵禄之重，阿順苟合。」可謂洞見其肺肝矣。斧，謂權勢。上窮，謂高極。正乎，謂不正。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説也。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之大，句民勸矣哉！

兌奚而亨？天人説也。天人奚而説？説利貞也。聖人奚而利貞？剛中以正己，柔外以説民也。惟民説，故天説。惟利民，故民説。惟不利己，故能利民。惟正己，故能不利己。湯之寬仁兆民，自不殖貨利始，不殖貨利，自不邇聲色始。《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今兌之彖亦云。革言天人之説乎湯，兌言天人之所以説也。天人俱説，是惟无事，有事而與民趍之，則勞而忘勞。是惟无難，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説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爲而説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説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説之大，民勸矣哉。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天下之可説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而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狹於晝思夜度，而莫廣於朋友講習。不觀兌之象乎？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講，則義理相益而不窮，而況九澤與衆友乎？是以君子説之。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當兌説之世，天下大説於下，君臣相説於上，此聖人所説，而聖人所甚不説也，必有疎遠在下之士，負特

立不倚之剛，獻可替否，以相濟而不疑，其庶幾不至於容説之朝乎？所以吉也，初九是也。以陽居陽，至剛也，在下无附，至疎也。至疎則大利不能怵，至剛則大戮不能慄。斷而行之，何疑之有？故成帝燕安之餘，非朱雲莫能斬佞臣，神堯平定之初，非孫伏伽不敢諫游戲。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兑以説爲説，和兑以不説爲説。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禮不妄説人，君子難説。故妄説人者，小人也。易説者，尤小人也。九二居大臣之位，當兑説之世，天下視其所説而赴焉者也。惟九二以剛正之德，居中正之地，見其誠正可説者説之，其佞僞妄説人者絶之，則天下誠正者至，而佞僞者遠矣。惟其孚誠者説之，此其所以吉也。吉矣，又曰悔亡，贅之之至也。故周伯仁受刁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喜蕭誠之軟美，而李泌譙之，皆愧於兑之九二者也。然仲尼猶戒之曰：信志也。謂彼之誠信，亦必察其出於志，蓋恐其色仁而行違也。佞僞取説之小人，其亦難防也哉？

六三，來兑，凶。《象》曰：「來兑」之「凶」，位不當也。

聖人之誅盗，輕於誨盗，兑之六三位不當，是也。

夫兑之六三，其陰柔邪佞，挾此以來，而求説於上。鬻而不售，己之凶，亦國之吉。鬻而售，己之吉，亦國之凶。六三之凶于而身，不足咎也。説六三之柔佞而來之，既來之，又位之于下卦之上者，可咎乎。❶位小人于上，可謂位之而不當，一佞來，萬佞集，不凶于而國乎？故廉、來之得位，凶于廉、來，亦凶于商。恭、顯之得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六三以説而來，來而凶，豈六三之罪哉？

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兑、説一也，而所以説者二。有事君容説者，有以安社稷爲説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兑説之時，徬徨焉，躊躇焉，商確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惟容説之小人，有以妄説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静治，彼病之以威武。六三之來兑，即容説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爲疾者鮮矣。六三者，

❶「乎」，尹本作「矣」，四庫本作「也」。

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箴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而封倫沮，李絳入而承璀去。《春秋傳》曰：「介在東鄙。」介，隔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其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剥陽，邪剥正。雖以九五之剛明中正，難説於其上，三陽之可否誠正，介隔於其下，然六三以兑説而來焉，上六以兑説而引焉，九五萬一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剥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祗懼哉？九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堯且憂驩兜，畏孔壬，况不爲堯者乎？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物各從其類也。故上六兑説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兑之小人。然舉而无成，發而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剛明，以剥爲懼，下有三陽之衆正，以隔其來。又以上六在一卦之外，无位以昌其黨，此小人之道所以不至於光亨而亂天下也。驩兜薦共工而堯吁，僉言薦鯀而堯咈，皆引兑而未光者歟？六三，下卦兑説之極，上六，上卦兑説之極，又皆陰柔，故上者引，下者來。

䷺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象》曰：「涣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齊大難者存乎才，❶散大難者存乎德，既濟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涣，散也，其爲卦坎下巽上。坎，水也，險也，難也。下卦，内也。坎下者，難在内也。膏肓内痼，❷非腠理之藥所能達。禍亂中起，非都鄙之政所能排。當是之時，孰能濟此難而散之者，其惟巽之君乎？蓋濟難者，才也。散難者，非才也。項羽能亡秦，而不能散漢以爲楚；曹操能平羣雄，而不能

❶「齊」，尹本、四庫本作「濟」。

❷「肓」，原誤作「育」，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散吴蜀以爲魏。項挾勇，曹挾智，皆才也，非德也。欲天之難永散而不再合，惟德足以服人心而後可。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淺，能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攸然而濟；水之怒，能決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涣然而不復聚，涣之所以亨通也。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言王者之才足以濟大難也。曰「利貞」，又曰「王乃在中」，❶言王者中正之德足以散大難也。然天下之大難濟之易，散之難，散之易，散之而不居難。平吴亂晉，平陳亡隋，居之而驕也。武王一戎而天下定，難已濟矣；散牛而不復用，難已散矣。武王方且祀于周廟，《大告》、《武成》曰：此惟先王后稷之功，此惟太王王季之功，此惟文考文王之功。至於在我，則曰「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已。退然无功之色。至此，然後見才不足爲武王，道德不足爲武王，言非有道，孰能謙巽而不居其功乎？不居斯不驕，不驕斯不敗。故巽之才在木而不在木，巽之德在風而不在風，兼天地人之謙者，其惟巽之有道歟？故曰：既濟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此奂亨所以首之以王假有廟，然後及濟難散難、利貞之辭歟？「剛來而不窮」，謂九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❷謂六四。

《象》曰：風行水上，涣。先王以亨于帝，立廟。

卦辭言王假有廟，舉其略。《象》曰亨于帝，舉其詳。言不獨歸功於祖考，又當歸功於天。亨于天，《昊天有成命》是也。立廟，《清廟》是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逢險難之時，屈卑下之位，而挾拯難之志，是黔婁言善賈，叔山无趾言善舞也，將焉拯？是不然。拯不在獨而在從，不在從而在擇，不在擇而在蚤。初六今何從？從聖明之君乎？在下而莫我達也。其次從吾君之大臣乎？從之又不可汙也。莫若擇其賢而有力者。九二者，大臣之剛正，所謂賢而有力者歟？其賢如驥之德，其壯如驥之力。初六從之，順乎其吉，沛乎其拯也。所從而不擇，擇而非有力，有力而非賢，賢且有力而從之不蚤，非所以攄拯難之志也。擇所從而得九二，得九二而從之於初，吉何疑焉？信從何；平從无知；諸將從鄧禹；秦府之士從玄齡，拯難之功何如哉？六，順也。初，蚤也。九二，乾

❶「乃」，原誤作「万」，今據四庫本及《彖》文改。
❷「上」，原誤作「正」，今據四庫本及《彖》文改。

爻，乾爲馬。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願也。

君子當平世，爲霧中之豹，爲淵中之龍，如酣寢而不聞，非楊也。君子當亂世，爲決川之禹，爲救火之僑，雖焚溺而不避，非墨也。吉凶與民同患，當其可而已。九二以剛中之才，當險難之世，就使无大臣之位，逢九五剛明中正謙巽之君，猶當奔奏而赴之，與之濟難，而況居大臣之位乎？得其志願，何悔之有？皤然而改，尹奔湯以濟納溝之難也。舍築而起，説奔高宗以濟大川之難也。机者，君所憑也。不言君而言机，不敢斥所尊也。雖然，有似之而非者，石厚之奔州吁，荀爽之奔董卓，淫奔也，非奔奏也。❶學者審諸！

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險難之世，非一端也。有基難，有作難，有濟難，有遭難，有免難。褒、妲、斯、高，基難也。勝、廣、元、感，作難也。湯、武、伊、周，濟難也。河橋、白馬，遭難也。二老、四皓，免難也。六三在坎之外，體柔之德，居无位之地。柔則不競，外則无險，无位則无施。雖不能濟難，其散於難而免其身何悔焉？志在一世之外，萬物之表故也。志在一世之外者，舉世不能濁其潔。志在萬物之表者，一物不能傷其生。故商山无斯、高，白馬无園綺。人之或出或處，各言其志，聖人所不能齊也。不然，仲尼以景公輕夷、齊，以曾點重由、求乎？

六四，涣其羣，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涣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三之涣其躬，散一己之難也，六三居險之外者也。六四之涣其羣，散天下之難也，六四近君之大臣者也。六三而爲六四，僭矣。六四而爲六三，媮矣。何也？六四逢險難之世，居大臣之位，當濟難之責，不能散天下羣衆之難，非媮而何？然散其大者，雖如山岳，而其小者，尚如丘陵。散猶不散也，不怨其丘陵之小，❷而懷匪夷之思，必盡平夷之而後已，然後元吉而光大也。慕容紹宗之不追侯景，僕固懷恩之不平河北，皆有丘而不思夷之者也。巽爲高，故有丘。

九五，涣汗其大號。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❶「奏」，尹本、四庫本作「机」。
❷「怨」，尹本、四庫本作「忽」。

涣之六爻皆无凶悔吝者，惟六三世外之君子，无與於濟難，其餘諸爻皆奔走而爲九五之用。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德，謙抑卑巽之度，爲一卦之主，用羣臣之賢，將何以大慰天下之望，盡散天下之難乎？不有大號令、大建立、大更革，未見其可。蓋天下有大險難，如一身有大疾病也。除大疾病者，非一汗則疾不解。排大險難者，非大號則難不散。何謂大號？發號施令必大焉。先小者碎者，雖多无補也。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悦。大者舉矣，何必多乎哉？然除疾有二，疾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散難有二，无大號者，民弗從；有大號而復反者，民亦弗從。令之以薄斂，而行之以重賦，是反也。令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役，是反也。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是反也。令出而民從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難，何時而散乎？故又曰涣王居无咎。居之爲言，執之以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而不遷之謂也。如是斯可以正位凝命，而永无災咎矣。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遠害也。

散大難者，必去其源，除大疾者，必絶其根。疽之爲疾也，能殺人，而不善療疽者，亦能殺人。何也？知療疽而不知消其根也。血之毒而非氣之正者，疽之根也。愛其血而不聽其去者，存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與之盡者，留疽根者也。二者之禍，其一醫之罪也，其一豈醫之罪哉？上九居涣之終，能爲九五之涣其血矣。必去之盡而出之遠，則天下之難，其害日遠日亡矣。不留者，在上九。聽與否，不在上九也。非九五剛明中正之君，孰能一聽上九之所爲哉？可不懼乎？孫武之誅隊長，穰苴之斬莊賈，上也。楚子常之殺无極，陳元禮之誅褒、妲，次矣。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五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六❶

盧陵楊萬里廷秀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説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厥初生民，無窮民也。民奚而窮也？民之欲无窮，而財之生有窮，以有窮奉無窮，民於是乎始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節。節者，約侈而歸節也。節則裕，裕則通，故曰節亨。亨者，通也。然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於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於是節之説又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中。中者，非不節，亦不過於節。故曰苦節不可貞，又曰其道窮也，又曰中正以通，中則通矣。雖然中无形也，无形則難守，於是中之説又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制，先之禮，後之法。禮一立則截然不可踰，法一立則懔乎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不害矣。非必上之虐，取然後爲傷害也。下无制度，則財以侈自傷，民以侈自害也。下侈且然，況不止於下侈乎？大哉，聖人之制度乎！其如天地乎！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天下富。坎陽兑陰，故曰剛柔分。二五皆以陽居中，故曰剛得中。兑説坎險，故曰説以行險。二陽當君臣之正位，故曰當位。冬閉不固，則春生不茂，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之在澤，盈則溢，平則鍾，此節之象也。兑説坎險，説過則流，險以節之，此節之義也。二陽盛，二陰節之，一陽盛一陰節之，此節之理也。故曰澤上有水，節。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乎？曰未也。約民以制，以制爲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爲制也。故以制數度，

❶「下」，原闕，今據上卷標題補。

爲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君子將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家。節一家，必始於節一身。顔子之節，非求之外也，節性而已。不遷怒，喜怒節矣。不貳過，過愆節矣。一簞瓢，奉養節矣。不出户庭之間，而制數度，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塞則行之户庭而準，通則行之四海而準，而況爲邦乎？初九窮而在下，故不出户庭。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出户庭、不出門庭，一也。以初則无咎，以二則凶，何也？初處士，二大臣也。身爲大臣，上逢九五陽剛中正之君，謂宜佐其君制數度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以節其君之欲，此其時不可失也。今乃下同初九處士之節，私淑門庭之内而已一何不廣也，故凶，故失時。公孫洪之布被，節則節矣，於窮奢之主，虚耗之民，何裨焉？九二説之主，容説之臣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以兑説陰柔之極，而在人上，挾其説豫充盈之勢，極侈汰以自奉，而不知節，至於人惡其盈，鬼瞰其室，天收其聲，然後戚嗟慨歎，亦何及矣？自取之耳，又誰咎哉？鄭伯有、晉石崇是已至見逐於國人，追誦於白首，而不悟也。三居澤之極，故溢而不節。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三之不節，不及於節，上六之苦節，過於節。无過焉，无不及焉，節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六四在坎之下，居冰之趾，安焉自節，而斷然不溢者也。方九五之君，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大臣，安節以承其上之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代宗欲致太平，而楊綰以清德相，曾不崇朝，而黎幹、崔寬、郭子儀翕然而承之，非承綰也，承代宗之道也。使綰之清節不出於安，而出於强，是三人者，肯心服而承之哉？幹與寬可强而服也，子儀可强而服也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剛德爲節之主，宜其過於節也。然甘而不苦者，以其位乎中也。中則不過，不過則甘美而易從

矣，禹是也。宮室卑矣，衣服惡矣，飲食非矣，何其節也。然致美黻冕，致孝鬼神，又何華也。此其所以无往而不可尚，天下皆受其吉康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居節之極，故爲苦節。苦節非不貞正也，而奚其凶？果凶矣，又奚其悔之亡？夫吉凶悔吝，大者凶，小者悔，小者尚亡，大者奚有焉？悔亡，凶亦亡矣。今也前曰凶，後曰悔亡，是凶而不凶也。學者至此，宜覃思焉。蓋君子之行，或過或不及，故聖人之言，或抑或揚。上六在一卦之外，此世外之士也。世外之士，過於節而行，一概之苦，亦何惡於人？然厲其節，極其苦，以爲貞正之操，而不屑一世，此世之所疾，故有凶之道焉，「伯夷隘」是也。然人苦其苦而已甘其苦，不怨不懟，不惑不偷，又何悔焉？聖人憫其人，而深戒之以凶，又嘉其節，而深許之以悔亡。悔且亡，況凶乎？是不許其一而許其百也，聖人之意章矣。又哀之曰其道窮也，豈不曰：斯人也，而有斯窮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歟？孔子曰：「君子固窮」。固之爲言，固當然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然則上六之凶，何知非吉？而其窮，何知非通歟？嗚呼，上六之道其使人悲也！雖然可悲也，而上六則榮矣。貞凶悔亡之辭，學者勿以其一廢其一，則上六之窮未爲終窮也。説者乃以上六爻象之辭，與卦辭所謂苦節不可貞之辭、《象》所謂其道窮也之辭比而同之，❶使其一意而申言，則《易》贅矣。夫卦《象》之辭，聖人不以苦節繩天下也。上六之辭，君子以苦節繩一身也。以苦節繩天下不可，以苦節繩一身又不可，是退夷、齊而進伯有、石崇也。豈惟易贅也，節之卦可廢矣！

䷼ 兑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説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之爲卦，三與四，二柔在内則中虚，中虚則无我；二與五，二剛得中則中實，中實則有物。《中庸》曰：「不誠无物。」心如器焉，誠之在心，如物之在器

❶「比」，原誤作「此」，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焉，器虛然後物得而實之，心虛然後誠得而實之。若有我之心先立，則吾心先爲有我之私所實矣，將何地容此誠哉？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明將何居焉？夫惟此心洞然而虛，則至誠充然而實矣。充然者發於中而孚於外，此所以爲中孚也。中有玉者，外必煇；中有誠者，外必孚。孚之爲言，此感於彼，彼信於此之謂也。是故中孚之所發，上行之則順，下信之則說。故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説而巽孚」。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中孚所動至微而信豚魚，至危而蹈水火，至顯而化邦，至幽而應乎天，焉往而不動哉？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漚鳥先知，❶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技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然則，涉危化邦，有不足爲者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心一誠而誠萬用。用之大者，其惟好生不殺乎？故中孚至誠不殺之心，首用之以議獄緩死。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烏巢可窺，況豚魚乎？无它，不殺之心孚于烏耳。使无誠慤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爲海上之漚乎？《中庸》曰：「誠不可揜」。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至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至未變也。

邪不閑，不可與言存誠。僞不去，不可與言著誠。是故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它也。然責子在初，閑家在初，防心亦在初。若生子在「初生」，見於《書》，責子之法也。閑有家，志未變，見於家人之初九，閑家之法也。虞吉，志未變，見於中孚之初九，防心之法也。虞之爲言，防也。儆无虞，戒不虞是也。不及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炎而撲，曲而揉，決而隄，則噬臍矣。一身之外无非妄，一誠之外无非僞。妄與僞，皆所謂有它者也。如禦寇賊，如避風雨，察吾心一毫有它，則惕然而不安，則防之周矣。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動，當如顔子之所克者四，其庶矣乎，不燕，不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

❶「漚」，尹本、四庫本作「鷗」。下同。

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以剛正誠實之德，而遇九五剛中誠實之君，進而居大臣之位，其孚何先？其惟以賢事君，以心感賢乎？夫惟九二剛而不諛，正而不忌，誠實而不欺，以此號召天下之同類，是心一萌，微而章，隱而顯，羣賢孰不響然而和之者？蓋有此爵禄者，我九五之君也。不私此爵禄於己，而樂與羣賢共之者，九二中心之至願也。出於中心之至願，而无一毫之忌疾，同類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應乎？彼有實忌仲舒之經術，而薦之以相捍藩，不悦真卿之剛正，而薦之以使叛臣，豈中心之孚也哉？鶴，祥禽也，以喻九二之賢也。在陰，以陽處陰也。其子，同類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水之爲物，深則静，淺則動，深則融，淺則結。六三，澤水之最上，淺而未深之水也。今夫澤水之遇風也，其上則波，其下未必波。其遇寒也，其淺則冰，❶其深未必冰。何則？淺則易摇，深則難撓也。六三爲澤水之淺，居柔説之極，故一與物遇，鼓之則動，罷之則止，結之則泣，融之則歌，安能有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後人信之。六三己且不自信，又何孚於人？无它，柔説躁動而在人上，其位不當故也。儀、秦、軫、緩，左右反覆之人是已。物我相遇曰敵，風水相遭亦曰敵。澤遇巽，故曰得敵。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爲臣者不能誠其身，則不能誠於君。六四以陰居陰，以順居下，處正而不盈也，不曰誠其身乎？以一陰承九五，孤進而不黨也。不曰誠於君乎？人知以盈自裕，莫知以盈自仆，人知以黨自助，莫知以黨自蠹。六四不盈如月之近於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其中心之誠，人信之，君信之，天信之，又何咎矣？張良蚤師黄石，晚從赤松，月幾望也。韓愈前不汙伾、文，後不汙牛、李，馬匹亡也。絶類上也，謂絶黨以承上。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至誠如中孚，可謂道盛德至矣。然五爻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豈不曰誠之至，孚之盛，其惟九五之

❶「冰」，原作「水」，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所獨有，而五、三皆莫望其末光乎？❶曰：然。然則九五之孚，不以其化邦則民斯從，❷感物則物斯信，涉險則險斯夷，應天則天斯動乎？曰：是未足爲九五有孚之吉也。九五以剛健中正誠實之德，來天人萬物之應，方且惕然如拘攣而不少肆，歉然自歛退而不敢居，若不足以受天人萬物之歸，❸已而不足以當天下之正位者，此九五有孚之至也。曰攣如者，九五之心也。曰位正當者，非九五之心也，天下之心也。至此，所以爲中孚之主也。卦辭吉而此无咎，亦九五之謙也。九五雖剛，而爲巽順之主，故攣如。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天下之理，德之小者，不可以僥大任。才之下者，不可以慕高位。无其資者，不可以過其望也。上九處中孚之外，非中孚之徒，无中孚之實，爲中孚之聲，此妄而盜真，詐而盜誠者也。而乃挾其聲之善鳴，下欲以動夫衆，上欲以動夫君，而躐取高顯之位，求之亦不可得，得之亦不可久，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此如樊籠之鷄，乃欲一飛而登天，可乎？夫一舉千里者，鴻鵠也。翔于千仞者，鳳凰也。怒而飛九萬里者，大鵬也。何也？彼誠有其才德也。曾謂一鷄而能登天乎？晉之王衍，唐之訓注是也。上九巽之極高者，故曰登天。巽爲鷄，故曰翰音。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之世何時也？用靜吉，用作凶之時也。曷爲靜吉而作凶也？君臣俱弱，一也。上動而下止，上作而下不應，二也。陰盛而陽微，邪衆而正寡，小人長而君子消，三也。可以不靜而輕作乎哉？當是之時，君臣必也自揆其才，互量其力，而安處其時，小有所過則可，大有所過則不可。卑有所就則宜，高有所舉則

❶「五」，尹本、四庫本作「二」。
❷「不」，尹本、四庫本作「下」。
❸「天」，尹本、四庫本作「大」。

不宜。如飛鳥焉，有所飛必有所歸也。飛而无歸，凶孰大焉。是故飛有山可棲，則不可以排空而飛也。若下舍其艮之山，而欲上窮乎震之太空，至於无歸而遺音哀鳴，則何及矣？是以聖人首戒之曰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❶言小者過，則亨則利，然必正乃可也。有所爲，則不可也。猶恐其不量才力，不度時宜，而輕動也，又戒之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言无若飛鳥薄山棲，羨雲飛，始乎躁，卒乎悔也。維卑飛則吉則順則宜，高舉則逆則不宜也。周平王之伐鄭，❷魯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北伐，石晉之挑契丹是已。柔得中，謂二、五。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上以陰乘陽。下順謂初二，以柔承剛。內二陽，外四陰，有飛鳥舒翼之象。聖人因其飛之象，而戒其飛之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澤滅木，爲大過。蓋澤水滅没於林木之上，此過之大也。山上有雷，乃爲小過，何也？此以二卦之時言也。夫雷之聲，其收以仲秋，其發以仲春。艮，山也，爲東北之卦，居寅丑之間。今也山上有雷，是季冬孟春之間而雷聲已發，是反時爲災也？故亦爲過。然已近於發生之時，故其過小。過與不及，皆德之累也，亦皆君子進德之地也。小過，過矣，君子用之，則過於善，故爲過恭，爲過哀，爲過儉。是三德者，病不過耳，過何病哉？然是三過者，豈君子獨能之乎？小人亦能之，爲過傲，爲過易，爲過奢。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下也，宜吉也，而曰飛鳥以凶，何也？卦之形有飛鳥之象。內二陽之實爲身，外四陰之散爲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鋭者也。翼之鋭者，不量其力之微，不飛則已，一飛則有高翔遠過一舉千里之意。初六，陰柔之小人，常有進躐高位之心，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又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疾顛，如高飛之必速墮也。蓋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患於不及，而初六之小人，一過則進居於二，而爲大臣矣，豈不凶于而國哉？凶于身，不足道也。故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此得聖人戒初六之旨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

❶「大」，原作「天」，今據四庫本及《象》文改。
❷「王」，原作「主」，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以陰柔之小人，居大臣之高位，常有過其分之心，故常有弱其君之心。然彷徨而不敢進，窺覦而不得僭者，有二陽以扼其前也。過其一又遇其一，進則九四禦其腹，退則九三要其背，故其僭不及於六五之君。非不欲及也，遇二臣之扼己，不可越而過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二剛失位，而其有益於君猶如此，使其得位，宜如何哉？周勃有驕主色，而折於爰盎之一言；淮南有反謀，而寢於汲黯之死義；陶侃有坐觀危亂之意，而忌於温嶠義旗之見指，皆遇其臣，故不及其君也。九三以陽居陽，故稱祖。九四以陽居陰，故稱妣。過其祖，遇其妣，豈惟六二全而无咎哉？天下國家實无咎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君子之進不可過，惟防小人不可不過。防之不過，有時不幸而從之矣。非必升其堂，嚌其胾，如永從鳳，光從莽，固從憲，邕從卓，然後爲從也。不防而信之，斯爲從之矣。從之，斯受其戕賊之禍矣。國人皆知白公將爲亂，以告子西，而子西獨不信；曹操之篡漢路人皆知之，而荀彧獨不疑，至九錫而始有異議，故皆受其禍。六二，有進而僭其君之心，故聖人戒九三之迫切如此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當小過之世，逢陰柔之君，有羣陰用事之黨，上六之小人居高位矣，六二之小人爲大臣矣，初六之小人則又飛翔而並進矣。當是之時，君與國其殆哉！不幸而二剛皆不得位，一居下卦之外，一居上卦之下，皆非據要地者。又幸而二剛，分處於内外，以遏羣小往來之衝。二君子者，豈以失位而不勉乎？聖人既戒九三以過防小人而勿從之矣，則又重告九四曰：爾雖失位不當也，爾雖恬退而弗過於進也，然爾既遇六二之欲越爾而上僭，爾往而從之，則必危，勿用往也，必戒可也，永守爾之貞正可也。能是，則无咎矣。彼陰柔之小人，終不可使之道長也。此聖人戒九四之至也。天下多難，得一君子，猶可恃之以安，而況九三與九四同志而分處乎？一蔽遮王室於外，一扞衛吾君於内，雖六五之弱，庸可覬乎？故周公居東，不可无召公之爲保，良、平從行，不可无蕭相之留中。此「愛莫助之」之《詩》，所以一倡而三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弱矣，然九三、九四相與協力，或推之，或挽之，宜其能大有爲而澤潤天下也。然密雲而不雨何也？天地之氣，陰陽和則雨，今衆陰寇二陽，二陽戰衆陰，陰陽不和，一不雨也。陰陽均則雨，今陰盛而陽微，二不雨也。陰陽交則雨，今震動於上，而艮止於下，上下不應，陰陽不交，三不雨也。雨露，發生之母。雪霜，肅殺之主。震與艮，皆東卦也，生卦也。西郊，殺地也。卦爲生卦，而雲興於殺地，安得雨？四，不雨也。六五之君，何爲其然也？一陰不能主二陽，亦不能勝羣陰故也。大而澤潤天下，既不能卓然立，沛然施矣，乃欲力其大弱，以矜其小强，如初六、上六之飛鳥而不能射也，如六二之逾越而不能止也，則亦乘其棲宿於巢穴者，弋而射之，不知夫弋不射宿，聖人不乘物之不虞以爲己之能也。乘物之不虞以爲己之能，亦可羞矣。晉明帝戮王敦之屍；唐代宗竊輔國之首是足爲天子之威也乎？六五之公，弋取彼在穴是已。六五以陰處陽，故雖弱而猶有所弋以爲强也。然則古之弱主，亦曷嘗无有爲之志哉？六五，震之二也。然自九三、九四等而上之，至於六五則爲兑。兑，正秋也，故曰西郊。雲降則雨，升而不降則不雨，已上者升而不降也。公弋，言王公之弋也。《易》有辭同而旨異者，故履之「幽人」爲男子，而歸妹之「幽人」則爲女子，歸妹之「跛」、「眇」爲女子，而履之「跛」、「眇」則爲男子。然則，小畜之與小過同於「密雲不雨」；中孚之與小畜同於「有孚攣如」，豈可比而同之哉！董子曰「《易》无達吉，《詩》无達詁，《春秋》无達例」，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挾震動之才，豈惟不與諸爻相遇而已？直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滿如此，豈不離災眚之凶乎？上自共、驩，下暨斯、高，其禍敗一轍也。而後之小人好進者，爭趍之而未已，哀哉！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象》曰：「既濟」，❶小者亨也。「利貞」，剛

❶「濟」下，尹本、四庫本及通行本《周易》有「亨」字。

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出多難而入无難，是爲既濟之世，當是之時，小者亦亨，況大者乎？蓋无一人不亨，无一物不亨，无一事不亨也。如濟川焉，舍川而陸，舍舟而轂，危者安，險者濟，何憂之有？然人皆敵於洪流，莫或儆於夷塗，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吴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外内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吉。无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聖人見其初吉，而探其終亂。惟能守之以貞固而不移，持之以憂勤而不息，則可以免終亂而不窮矣。故戒之曰利貞，又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剛柔正，謂六爻剛居剛位，柔居柔位。柔得中，謂六二。終止，謂上六柔怠自晝，非克終既濟之才。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自泰之外，孰有如既濟之吉亨者。火炎上也，降而居下，水潤下也，騰而居上，此水火之明交也。初與三、五，皆乾也，分而下於三陰。二、四與上，皆坤也，分而上於三陽。此天地之互交也。天地通氣，水火濟飪，此其爲既濟歟？當是之時，固衆人所喜而君子所懼也。見其吉，思其亂，先其患，豫其防，可以保初吉而无終亂矣。此堯舜敬戒无虞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濟難之初，將去危亂而之吉亨也。惟初九以剛居剛，有濟難之才，又能竭濟難之力，如良馬焉。駕大車，涉大川，舟將離而未離，岸將登而未登，自非竭力以曳其輪，至於濡尾而不之衈，何以能濟乎？宜其无咎也。此周公東征之事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以陰居中，婦象也。九三在前，爲婦車之蔽，茀象也。然九三之火，逼近六四之水，火將進而隔於水，喪茀之象也。婦車有蔽，而後可行，喪其蔽不可行之象也。六二有文明中正之德，太平之賢臣也。當險難既濟之後，太平之盛時也。上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太平之聖君也。以賢臣當盛時，遇聖君，行吾道以

守盈，成吾見其易易也。然一有小隔於其間，則此道梔而不得行，此衆人之所躁而競，君子之所静而俟者也。躁而競者，勝負未可知，静而俟者，不久而自定，故曰勿逐，七日得。然非以中道自處而不躁，安能如此？故曰以中道也。故管、蔡之謗周公，公不辯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二與五爲七，六二與九五相應，故爲七日得。《詩》有《翟茀》。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未濟求濟者寧，既濟求過於濟者傾。九三當既治之後，挾重剛之資，居炎上之極，有求過於濟之心，此小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雖以中興之賢君，一入其説，輕用軍師，以伐遠方之小夷；猶久而後勝，既勝而中國之民亦憊且困矣。以賢君伐遠夷，宜易而難，宜速而久，宜福而禍，而況其餘乎？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征高麗，皆此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却臧宫馬武之請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陵於居者，牆以寇退立水於宅者，舟以水涸葺，此匹夫匹婦之愚所能知也。當无難之時，而不爲多難之備，有天下國家者，獨不是之知乎？六四居水之下、火之上，是燥而涸之時也。宜喜而憂，宜安而危。方且皇皇焉求敝衣之袽，爲窒隙之具，以備葺舟之用。又且終日而戒焉疑焉，无頃刻而不戒不疑焉，常若夜半而水驟至焉。夫惟湯之。旱所不能懈，故堯之水所不能溺。此有備无患，傅説所以戒高宗也。曰繻有衣袽，有之爲言，不至於求而无之之謂。虞翻曰：「繻，衣也。袽，敗衣也」。繻，或作襦。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撫既濟无難之運，思患豫防，此將奚先？其惟清心寡欲，恭儉无逸乎？祀國之大事也，過於豐不曰傷財，厚於神不曰過制，然猶以爲用大牲不如薄祭之福，俟備物不如急時之勤，而況於奉己乎？以此防民，然文王之游田未嘗，而八駿之轡已駕；孝文之一臺不作，❶而萬户之宫已新，此聖人所以爲九五而深慮也。殺牛，大牲也。禴，薄祭也。

❶ 「一」，尹本作「二」，四庫本作「露」。

西鄰之時，言急時而不懈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不驕，天下之至剛。不息，天下之至健。去驕去息，然後德日新，治日隆，安日永也。今也，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没世无風波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乃欲褰裳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生也明矣。此晉武平吳之後、明皇天寶之末也，可不懼哉？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見矣。坎水，故濡。上六在上，故爲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者歟？然猶有不信者何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之卦六十有四，其辨邪正，其防消長，其儆勤怠，其戒治亂安危存亡，其變不知其幾也。幸而至於既濟矣，而其終猶未濟，然則事何時而濟，濟何時而定乎？蓋天下國家之治，如人之一身，如天地之造化，一身吸必有噓，天地晝必有夜，天下國家治必有亂，其變无息，聖人處之亦无息，此易之道也。是故泰復變爲否，既濟復變爲未濟。處既濟者，在於有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在於有進爲克終之才。心不克終，故既濟爲未濟。才而克終，故未濟爲既濟。濟斯亨矣，故曰未濟亨。非未濟之亨也，未濟而能濟之亨也。既曰亨矣，又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也？三陽失位而弱於才，如狐之能濟而恨其小也。惟其才之能濟，而恨其小且弱，故狐幾濟而衰，力不能以舉其尾，如事之幾成而敗，才不能以畢其功，萇弘、晁錯、房琯是已。柔得中，謂六五。未出中，謂未出於險中。剛柔應，謂六位皆一陰一陽，自相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在火上，則成。烹飪之功，故爲既濟。火在水上反是，故爲未濟。然君子觀未濟之象，而得謹辨物居方之理，何也？六位皆一陰在下，一陽在上，物各有辨，居不亂方，則類聚羣分之理得矣。故舜與共、驩雜如堯朝，非辨物居方也。進二八，退四凶，辨物居方也，可不謹乎？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强於才者也，已濟而濡其尾，賀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管仲之三歸反坫絳侯之有驕主色，初九之濡尾也。桓温至洛陽而復敗劉裕得關中而復失，初六之濡尾也。亦不知極，謂才之小且弱者，其極終无成，而不自知也。然雖不知其終極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爾志也，其不濟，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吝者，力不足之辭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既濟之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則乘者人，曳者馬也。未濟之九二，止曰曳其輪而已，則一人而乘且曳也。人乘車而馬曳之，或兩、或四、或六，則其車輕，其濟易。吾乘之，吾曳之，則其車重，其濟艱，故九二視初九可以爲難矣。自非九二以剛健堅貞之才，居大臣中正之位，受九五孚信之知，安能以一身莫助之力，而獨濟大難之險，以底於中正之吉乎？一蕭何而助者二人，一鄧禹而助者二十有七人，一玄齡而助者十有七人，馬曳輪也。羽既死，飛又死，而孔明自將以出祁山，身曳輪也。哀哉！

六三，未濟，征凶，利濟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當險難之極，而位下卦之上，位浮於才也。若獨行以濟難，得不凶乎？然下有九二剛健之大臣，上有九四剛明之近臣，六三能柔順以親附之，亦可因人以成事，涉險以濟難矣。其丙吉、王導之徒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臨難而坐觀，履險而不欲濟，无志者也。有志矣，患无才。有才矣，患无位。有志而无才者，欲濟而不能濟，有才而无位者，能濟而不得濟。備斯三者，其惟未濟之九四乎？懷剛正之資，其志立矣。奮震動之威，其才果矣。居近君之地，其位親且重矣。是惟无動，動而用之，以伐遠夷，則有大功，受大賞必矣。宜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也。然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三，聖人憂其伐鬼方之憊，何也？既濟之世，利用靖，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年者，戒其欲速，謹之至也。雖許其

動，可輕動乎？馬援請行征蠻於建武之隆，李靖請行伐狄於貞觀之盛，❶既濟之九三以之。宣王興衰撥亂之世，而吉甫伐玁狁，召虎伐淮夷，方叔伐蠻荆，未濟之九四以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逢未濟之世，爲濟難之主，而應之以陰柔之才，宜其如周平王、晉元帝之弱也。今也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又許之以无悔，何其反也？蓋未濟之六五，其體離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强，故日之在夏，曀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壯。六五文明之至盛，而養之以晦，剛烈之至猛，而揉之以柔，方且虚其中以臨照百官，正其身以一正天下，堅其誠以信任羣才。故初六之在下而弱才，乃最先濡其尾，以爲之用，九二剛健之大臣，則又身曳其輪，以爲之用，六三之弱才，則又親附二陽，以爲之用，九四剛明之近臣，則又奮伐遠夷，以爲之用，安得不一掃大難爲无難之世，一變未濟爲既濟之時乎？備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其湯、武、高帝之創業，少康、宣王、光武之中興事耶？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濟至於六五，已變而爲既濟矣至於上九，則周文武終於逸樂之時也。上九於此，夫何爲哉？燕兄弟，燕朋友，燕羣臣嘉賓，推孚誠以待下，以與天下樂其樂而已，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天之道也。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又戒之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其明皇末造之事耶？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身以及其天下國家。故洚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洚水。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六❷

---

❶「正觀」，尹本同，四庫本回改作「貞觀」。

❷「誠齋先生易傳」，原闕，今據卷頭標題補。

誠齋先生易傳卷第十七

廬陵楊萬里廷秀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静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章言作易之本始也。蓋易有二，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曰「天尊地卑」，曰「卑高以陳」，曰「動静有常」，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畫之易也，易之理也。有聖人作，仰觀俯察，於是制此之畫，寫彼之理，羅彼之理，歸此之畫，而易之書生焉。是故因彼之天地，定吾二卦爲乾坤，因天地之卑高，列吾六位之貴賤，因天地之動静，判吾九六之剛柔，因天地之間方物之聚散，生吾八卦之吉凶。因天地之示形象，見吾六十四卦之變化。畫卦之椎輪，作易之濫觴，於是乎出此既畫之易也，易之書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在乾坤。「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謂也？曰：地之位卑，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地既隤然示人以卑，則二者臣位也，安得不自卑而位於賤？天之位高，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天既隆然示人以高，則五者君位也，孰得不惟尊而位於貴？夫惟上貴下賤既位焉而不可踰，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

於是君臣父子之大分始立。由上古以迄于今，萬世共由其道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禮之祖而易之門也。入室始於門，入易始於乾坤，人本乎祖，道本乎禮。老者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者，❶知之乎？曰「動静有常，剛柔断矣」，何謂也。曰：天地之道，陽動而剛，陰静而柔。九，陽也，動也，故断然知其得天地之剛。六，陰也，静也，故断然知其得天地之柔。天地本静也，静極生動，動極生静，一静一動，至誠无息，兹謂有常。「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何謂也？曰：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聚也。鵲之巢无鳥之子，馬之廐无狐之穴，❷物以羣分也。善惡之分聚亦然，聚散異嚮，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故泰之道，君子聚而吉，散而凶，否之道，小人聚而凶，散而吉，自八至六十四皆然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何謂也？曰：有物可見，无物可執之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形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離可見天之變化。地出山澤之形，故《易》之艮兑可見地之變化。變化者，天地之至神也，孰得而見之者？形象著而變化不可隱矣。大哉，易乎！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天地且不得隱，而况於人物萬事之變乎？「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謂也？曰：此言天地斡流而成萬化之神，❸乾坤錯綜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剛而錯摩坤之柔，以坤之柔而錯摩乾之剛，一剛一柔，相推相盪。鼓之以雷霆而爲震，莫之鼓而鼓也。潤之以風雨而爲巽坎，莫之潤而潤也。日月運行夫寒暑而爲坎離，莫之運而運也。然得我之剛者，爲長男，爲中男，爲少男。得我之柔者，爲長女，爲中女，爲少女。成男成女，莫之成而成也。三才之天地，大易之乾坤，❹其神矣乎，其妙矣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始萬物者，乾之所知也。知其始，莫知其成。成萬物者，坤之所爲也，爲其成，莫爲其始。此其功之溥而无際也。然乾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易」。坤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簡」。乾因物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則有不知之知，簡則有不能之能，此乾坤之德至要

❶ 上「者」，尹本、四庫本作「子」。
❷ 「狐」，原誤作「孤」，據尹本、四庫本改。
❸ 「斡」，原誤作「幹」，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❹ 「大」，尹本、四庫本作「人」，屬上句。

而不繁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何謂也？曰：此贊聖人之德，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也。聖人法乾德之易，故天下皆可以易知。聖人法坤德之簡，故天下皆可以易從。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无險也。若德宗之猜忌，人亦猜之，何親之有？易從則有功，信其成而爭先也。若苻堅之妄動，人皆危之，何功之有？有親則天下附之而不可解，故可久。有功則天下成之而不知倦，故可大。聖賢之德業於是爲至，而乾坤易簡之理吾自得之矣。乾坤易簡之理得，而聖人成位乎乾坤之兩間，而與天地參矣。夫聖賢以易簡成，而昧者以智巧敗。易簡之理无它，因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順之耳。因尊卑以定乾坤，於是天地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簡，於是天地之理不在易而在聖人。大哉，易乎！大哉，體易之聖人乎！然不曰聖人之德業，而曰賢人，此之所謂賢，如《記》所謂某賢於某之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之賢，如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非賢者過之之賢。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章言君子學《易》者，必先會《易》之象辭，以爲用易之功致也。象者，何象也？六爻之象也。辭者，何辭也？爻辭與象辭也。昔者聖人之設卦也，有卦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畫有奇耦者，象也。曰「潛龍勿用者」，爻辭也。曰「陽在下也」者，《象》辭也。象泯則卦隱，辭廢則象晦，卦以象立，象以辭明。故曰「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謂觀其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以是辭，而吉凶之象始明也。何也？畫之奇者，九也，陽也，剛也。畫之耦者，六也，陰也，柔也。純陽无吉凶，純陰无吉凶，或以陽雜之陰，或以陰雜之陽，順則合，逆則戰，逆順相推，合戰萬變，而吉凶生焉。陽非位无吉凶，陰非位无吉凶，或以陽居陽，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陰，或以陰居陽，當位

則安，不當位則危，當否相推，安危數化，而吉凶生焉。故既曰「明吉凶」，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謂某卦之吉凶生於某畫之變化，某畫之變化生於陰陽之推移。何謂象？物有事有理，故有象。事也，理也，猶之形也。象也，猶之影也。不知其形，視其影。不知其事與理，視其象。是故欲知事之失得也如何？卦爻象之以吉凶。事之憂虞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悔吝。蓋吉凶者，失得之影也。悔吝者，憂虞之影也。欲知理之進退消長也如何？卦爻象之以變化。理之晝夜往來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剛柔。蓋變化者，進退之影也。剛柔者，晝夜之影也。有失得則吉凶隨，有憂虞則悔吝隨。此事之形影也，可得而象者也。陰陽之進退，至神而无跡，曷爲象之以變化？晝夜之往來，循環而无端，曷爲象之以剛柔乎？獨不觀之剥、復、夬、姤乎？夬以五陽決一陰，陽進極矣，進極必退，於是一變爲姤，而陽退焉。剥以五陰剥一陽，陽退窮矣，退窮必進，於是一變爲復，而陽進焉。吾之變化一出，而彼之進退无跡者有跡矣。又不觀之坎、離乎？月往則日來，日昱乎晝，其卦爲離。人見其烜乎外，而不知一陰之精已娠於其中，蓋至剛之中涵至柔也。日往則月來，月昱乎夜，其卦爲坎。人見其清乎外，而不知一陽之精已娠於其中，蓋至柔之中涵至剛也。吾之剛柔一陳，而彼之晝夜无端者有端矣。進退无迹，而有跡晝夜无端而有端，曷爲不可得而象乎？是故六爻之象一動，而天地人之道畢陳於易矣。❶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君子學《易》者，因辭求象，象不能外乎辭。因象求道，道不能外乎象。然學《易》必有序，有致知之學，有力行之學，其先後之序，不可紊也。故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由其序，則自得之，而居之安矣。居則宅乎《易》而无外，安則悦諸心而非强。何謂致知？居而静，則觀《易》之象，玩爻之辭以自樂。玩其辭者，愈味之而愈无窮。樂而玩則愈樂之而愈有得。此致知之學也。何謂力行？出而動，則觀象之變，玩爻之占，而後動。如乾之初九，居下卦之下，其象以「潛」爲主也，至九二則變而「見」矣，故其占曰「德施普也」。宜見而潛，則爲楊。如坤之六三，居下卦之上，其象以發爲主也。至六四則變而默矣。故其占曰「謹不害也」。宜默而發，則爲墨。吾不自動，動必以時。吾不自爲時，時必以易。此力行之學也。其知以易，其行以易，有所不動，動罔不吉矣。非吾動也，以易動也，非易動也，以天動也。故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

❶「地」，原作「也」，據文意及尹本、四庫本改。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前言君子所居而安，如居仁由義之居。後言君子居則觀其變，如出入起居之居。三極者，三才也。極，中也，至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章言《易》有卦有爻，是故有卦辭，有《彖》辭，有爻辭，有《象》辭也。若「元亨利貞」者，卦辭也。若「大哉乾元」者，《彖》辭也。若「天行健」者，大《象》之辭也。若「潛龍勿用」者，爻辭也。若「陽在下也」者，小《象》之辭也。卦辭所以釋一卦之義，《彖》辭所以釋卦辭之義，大《象》之辭所以總釋卦象之義，爻辭所以釋一爻之義，小《象》之辭所以釋爻辭之義。「彖者言乎象」，何謂也？乾之《彖》辭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夫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而已，未嘗言龍也，今《彖》辭以龍而象君，故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何謂也？巽以一陰而變乾，震以一陽而變坤，此以一爻而變一卦。乾初九之潛，至九二則變而爲見，此以一位而變一爻，它可類推也。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何謂也？易之道不遠人也，自人而天，自身而人，不外乎言動之善否而已。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盡善則无禍，吉孰禦焉，盡不善則自禍，凶孰逭焉，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卦、《彖》、爻、《象》之辭，言吉凶者，皆此類也。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與其吝也寧悔。蓋悔者，遷善之湯熨也。吝者，長惡之膏肓也。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恕之之辭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卦、《彖》、爻、《象》之辭，言悔、吝者，皆此類也。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以復之於善，何咎之有？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卦、《彖》、爻、《象》之辭言「无咎」者，皆聖人善其補過之辭也。然言凶不若悔吝之輕，言悔吝，不若无咎之平，言无咎不若言吉之

福。此應之者有輕重之辨也。言失不若言疵之淺，言疵不若言過之微，言補過不若言得之善。此感之者有淺深之殊也。失者，疵過之積也。凶者，悔吝之積也。得者，補過之積也。吉者，无咎之積也。今也盡善至於得而吉，盡不善至於失而凶，此豈一念之致，一日之積哉！此君子所以謹其獨也。謹其獨者，非它，察天理之本善者而存之，察人慾之不善者去之而已。「列貴賤者存乎位」，言六爻之位，上者貴，下者賤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爻者言乎變也」。「齊小大者存乎卦」，言陰陽之爻，陽者大陰者小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彖者言乎象也」。「辨吉凶者存乎辭」，❶即卦、《彖》、爻、《象》之辭，某卦吉凶，某爻吉凶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吉凶者言乎失得也」。「憂悔吝者存乎介」，即卦、《彖》、爻、《象》之辭，某卦悔吝，某爻悔吝也，言憂之貴乎察纖介之幾微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震无咎者存乎悔」，即卦、《彖》、爻、《象》之辭，某卦无咎，某爻无咎也，言震懼悔媿則无咎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无咎者善補過也」。❷一言之不足，必再言之，聖人之誨人，使之避不善以趨乎善，背凶以嚮乎吉也，詳矣。猶恐其未諭也，又終之曰「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遁、剥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懍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嗚呼，易其至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

❶「辨」，原作「卞」，據四庫本及通行本《周易》改。

❷「文」，原誤作「爻」，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本乎陰陽。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而藏乎一性之内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也，法天地之道，以爲易之道，故曰「準」。準之言法也，❶如「太玄準易」之準也。易之既作也，還以易之道而理天地之道，故曰「綸」。綸之言經理也，如「君子以經綸」之綸也。彌之言滿也，經理之而該徧也。惟其準則乎天地，故能徧經乎天地，非以易而理天地也。以天地理天地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何也？天文顯矣，所以運是文者則不可知，地理顯矣，所以具是理者則不可測，謂其幽也。文可觀，理可察也，謂其明也。孰運乎是，孰具乎是也？然則聖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以陰陽之顯晦而知之也。陽静而晦，則明者幽；陰動而顯，則幽者明。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生，好物也，孰知其所以生？死惡物也，孰知其所以死？然則聖人何以知死生之説也？以陰陽之消息而知之也。氣始而息，息者生之徒。氣終而消，消者死之徒。物有有始而不反其終者乎？原其初知其反，不足怪也。春必反秋，晝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反死。死者，物之復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至於鬼神也者，无聲无臭，何爲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爲而有情？聖人又何以知其情狀也？以陰陽之聚散而知之也。陰陽至精之氣，聚而有形之謂物，散而无形之謂魂。《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記》曰：「魂氣歸于天。」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遊則物亡。遊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然則鬼神之狀何如也？《記》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狀也。鬼神之情何如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夫惟聖人觀於天文，察於地理，原始而反其終，見物而知其變，知其如是而爲幽明之故，如是

❶「法」，四庫本作「決」。

而爲死生之説，如是而爲鬼神之情狀，舉是道而書之於易，則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故曰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夫惟聖人作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則易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乎天地矣。由是舉而措之天地之間，孰能出乎易之外哉？是故萬物衆矣，易之知可以周而徧之也。天下廣矣，易之道可以濟而利之也。用易於一身，可以樂天知命而不憂。用易於衆民，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用易於天地，可以範模運量天地之化。用易於萬物，可以致曲成就萬物之生。用易於幽明，可以通達陰陽晝夜之運。皆不得遁吾易之道矣。然知足以周萬物，過之則爲鑿，道足以濟天下，過之則爲兼愛，惟易之道則不過。旁達博及之道，流焉則爲失其本，惟易之道則不流。明天理者，樂於内，知天命者，輕其外。内樂而外輕，此顔子所以樂而不憂者，用易於一身之功也。民情安土，我則因其安而无拂；民情欲生，我則厚其仁而不薄，安民而厚生。此孔子所以答問仁以愛人者，用易於衆民之旨也。妙莫妙乎天天地之化，聖人能範之模之而運其化。大莫大乎天地之化，聖人能圍之量之而測其化。然範圍而過焉，必入於玄虛，惟聖人則不過，何也？用易而已。至不一者，萬物之生，至不齊者，萬物之情。將欲成物，未必致曲，不能致曲，安能不遺？惟聖人則不遺，何也？用易而已。至於天地之運，日往月來而爲夜，月往日來而爲晝，孰測其所以然哉？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也。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夫衆而萬物，廣而天下，近而一身，遠而衆民，大而天地，運而晝夜，惟易之爲用，隨用而爲應，此易之神所以无方，而易之用所以无體也。无方則不可指，无體則不可執，故曰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然易之道，何道也？天地而已矣。天地之道何道也？一陰一陽而已矣。陰陽未分謂之大極，大極既分謂之陰陽，其爲天地之道一也。舍陰陽以求大極者，无大極，舍大極以求天地者，无天地。天地可一息而无陰陽乎？陰陽可一息而不動静乎？故曰天地之道本乎陰陽。夫陰陽之爲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已。生物者，善也。所以生物者，道也，故繼道謂之善。然善在天下，有其善者在人之性，故道者善之父，性者道之宅。然有之而能成之者，聖人也。自非聖人，有有之而得其一二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也。有有之而不自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也。此君子之道所以知之者鮮也。故曰聖人用易之道，藏乎一性之内。然則孟子言性善，本自來矣。苟

之惡，楊之混，奚自哉？噫，大哉易乎，至哉易乎？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重贊天地陰陽德業之妙，聖人作易德業之由也。發育萬物之謂仁，造化无迹之謂用。仁可見也，故顯。用不可見也，故藏。此天地陰陽之德業也。民可使由之之謂仁，不可使知之之謂用。由之，故顯。不知，故藏。此聖人作易之德業也。然聖人之與天地，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有心，故憂一物之不蒙其仁。无心，故聽萬物之自生自遂。聖人仁萬物而獨任其憂，天地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聖人有憂而天地无憂矣。何天地之无憂也？有聖人以當其憂也。至於德業之盛大，則天地聖人一而已矣。其業之富有，則溥博而无外，何其大也。其德之日新，則悠久而方增，何其盛也。萬物盈天地，不曰天地之富有乎？萬物備於我，不曰聖人之富有乎？已往者故，方來者新，不曰天地之日新乎？今進乎昨，後進乎前，不曰聖人之日新乎？天地也，聖人也，何以能然也？易而已矣。易者，何物也？生生无息之理也。是理也，具於天地，散於萬物，聚於聖人，形於八卦。合而言之，命之曰易。別而言之，自无象而之有象，則謂之乾。法乎乾而效學之，則謂之坤。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窮其極以知方來，則謂之占。通乎易之理，以應乎物之變，則謂之事。乾也坤也占也，事也，此易之陰陽可得而知也。至於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之神乎？非易書之神也，易道之神也，非易道之神也，天地之神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静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何也？以易道爲近乎？其遠无外，莫之限而禦也。以易道爲遠乎？其近无内，止於静而正也。遠則莫之禦，易道廣大之用也。近則静而正，易道廣大之體也。静者正之舍也，正者

静之主也。以正處静，以静出動，是惟无動，動罔不正矣。自邇而遠，天地之間，人物之理，天下國家之事，皆備乎此矣，孰能限而禦之？此易道之所以廣大也。大則盛大而无倫，廣則廣博而无量，其爲无窮无極一也。然易道之所以如是之廣大者，其原安出哉？出於乾坤二卦而已。乾何物也？陽之異名也。坤何物也？陰之異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乾一坤之謂易。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非奇則偶，皆乾坤也。一奇一耦，一貴一賤，一分一合，一順一逆，而天地人物，君臣父子，仁義禮樂，由是生焉。故曰「夫乾其静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易道之廣大所以生於乾坤也。乾坤之廣大，其原又安出哉？生於静而正而已。其静也專，乾静而正也。其静也翕，坤静而正也。惟其静而正，是以動而罔不正。其動也直，乾動而正也。其動也闢，坤動而正也。然則乾曷爲静專而動直也？專言一，直言達也。曷爲一而達也？不見夫炊乎？水火之氣，一而蒸焉，則氣達而物熟，分則否。乾之爲陽也亦然。故曰：行衢路者，不至。❶ 坤曷爲静翕而動闢也？翕言歛，闢言散也。曷爲歛而散也？不見夫橐籥乎？閉之彌盈，則縱之彌怒，不閉則弛然耳。坤之爲陰也亦然。故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然則乾言大，坤言廣，何也？孔子曰「惟天爲大」，孟子曰「廣土衆民」。乾天道也，故以大言。坤地道也，故以廣言。夫惟易道之廣大生於乾坤，故乾坤之廣大配乎天地。❷ 然則四時之變通，日月之陰陽，天地至德之易簡，皆天地廣大之用者耳。易與之配合，皆乾坤之餘也。故易之道，一言蔽之曰：静而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書之極其至也，非贊易書之極其至也，贊易道之極其至也。前章言廣言大，此章言至，皆无以加之謂也。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因其本然而行其當然之謂道，天地人物均具此道之謂性。聖人，得此道者也。體之以成身之謂德，用之以成事之謂業。盡天地人物之性，得天地人物之道，以此成其德業，德安得不崇，

❶「至」下，尹本、四庫本有「家」字。
❷「大」，原作「天」，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業安得不廣乎？何也？聖人之德業，非聖人之德業也，天地之德業也，非天地之德業也，易之道也。天地非具易之道，不得爲天地，聖人非得易之道，不得爲聖人。故道也者，天地聖人席上之珍也。天地聖人，不能爲夫珍，而能有夫珍焉耳。雖然，藏珍在室，入室在門，聖人之得此珍也，獨能不由夫門而求之哉？然則孰爲此道之門？一曰知，二曰禮。由知則崇，由禮則卑。崇則效乎天矣，惟天爲崇故也。卑則法乎地矣，惟地爲卑故也。且天固崇矣，知何足以擬其崇？地固卑矣，禮何足以擬其卑？蓋明此道之謂知，履此道之謂禮，知之至者極高明，不曰崇效天乎？履之至者極卑遜，不曰卑法地乎？崇也，卑也，非聖人也，自天地設位，卑高以陳，而易之此道已行乎兩間矣。聖人之知與禮，因之而已。何也？吾之性與天地之性，均具此道，而固存者也。固存者，性之生。存其固存者，性之成。生者天也，成者人也。惟能盡乎人以成乎天，斯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惟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斯能得乎道義以成其德業。故知也，禮也，入道義之門，而成性成德業之物也。觀天地之崇卑，而易之道在天地，觀聖人之德業，而易之道在聖人。易之道在天地，則易之書不可无，易之道在聖人，則易之書无之可也，有之亦可也。然則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是理也，在天地爲陰陽，在日月爲晝夜，在四時爲生育長養，在鬼神爲吉凶，在人爲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此易之道也。異端之所謂道，非易之所謂道。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所以贊作易之聖人立卦象、繫爻辭之妙也。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也。爻者何也？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也。何謂形天下无形之理？今夫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雨露之潤，人皆可得而見也，未離夫物之有形故也。至於其所以高，所以厚，所以明，所以潤，人不可得而見也，其理无形故也。人不可得而見，則誰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有至幽至賾之理，將與天下形其所无形，使天下見吾之所見，獨何説也。是必取衆人之所同識，以喻吾之所獨識。不識仲尼，使見有若；不識伯喈，使見虎

賁。蓋擬彼之形容，以象此之物宜也。是故乾道无形，聖人獨見乾之賾，於是取龍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无形，聖人獨見坤之賾，於是取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何謂窮天下无窮之事？今夫卦有六爻，有一事，❶六十四卦，其事至无窮也，爻之動故也。至於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變亦无窮也，爻之動故也。爻之動无窮，則誰得而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萬事之變有无窮之動，將有以處其事之得失，而逆斷其報之吉凶。獨何説也？是必得一卦會通之至要，行典法禮制之當然。事之得者，繫之以吉辭，事之失者，繫之以凶辭，如表取影，如聲召響。蓋典禮之得失，即事變之吉凶也。是故，乾君道也，其會要在上，不得其法制，則爲亢龍之窮。坤臣道也，其會要在初，不得其法制，則爲堅冰之漸。故曰爻者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夫理无形，而有形者吾易，有象也；事无窮，而有窮者吾爻，有辭也。然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虚玄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玄黄，雨于何地？日中見斗，災于何世？載鬼一車，證于何人？然衆人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聖人何以能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未言至賾，先翦可惡之賊，未言至動，先弭可亂之訟。擬至賾而後言至賾，議至動而後言至動也。皆再三比擬，反覆論議，而後發也。唯其謹審而不輕如此，豈唯不可惡，不可亂哉？用之而成變化，變洿而隆，❷化慝而淑，猶運之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自此以下，皆仲尼舉七卦之爻辭，以明聖人立卦、

❶「有」上，四庫本有「爻」字。
❷「洿」，尹本同，四庫本作「汙」。

《象》、《繫》、爻辭之旨，以見六十四卦爻象之凡也。鶴鳴子和，此中孚九二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在上之君子，以吾居室之至隱而忽之乎？胡不觀鶴之在深林陰翳之間乎？不鳴則陰，鳴則无陰，不鳴則不應，鳴則无不應。是故一身之榮辱，生於天下之從違，天下之從違，生於一言之淑慝，一言之淑慝，生於一念之敬否，一念之敬否，生於一室之隱微。以一室之隱微而忽心生焉，至於一言之不善，明則千里之遠違之，幽則天地之大動焉，災危至而憂辱集。是榮辱不在天地之間，而在千里之外，不在千里之外，而在一室之内也。大哉，在陰之戒乎！昭哉，居室之釋乎！仲尼釋之，其昭如此，然猶恐其不切也，又合之以言行，行尤大於言者也，又喻之以樞機，機尤速於樞者也，又斷之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發之者誰歟？主之者又誰歟？在上之君子試思焉。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同人九五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道，于其心，不于其跡。心同跡異，君子不以跡間心。心異跡同，君子不以心混跡。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道，則禹顯顔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也？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之北山之蘭，十黄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所謂魯君之聲似宋君之聲也。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大過初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不慎謂之苟，不苟謂之慎。天下之事，將由夫苟者爲之乎？舉是物錯諸地，斯以爲可矣。然坐身於地，非席則寒，履足於地，非屨則傷，无以藉之故也。錯物於地，无以藉之可乎？將由夫慎者爲之乎？薄莫薄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重矣。故非幣不姻，非贄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而无失无咎也。秦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

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謙九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之謙與矜，繫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詞。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解已見乾之上九。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節初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處幾事者戒漏言。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夫臣失身，可悼也。幾事不密，唐幾爲周，漢遂爲魏，尤可悼也。然則謹密而不出，遂忘世乎？曰：仲尼不云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孫」。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解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皆知小人之致盜，莫知小人之爲盜。蓋小人之致盜有三，其爲盜亦有三：一曰盜位，二曰盜勢，三曰盜貨。小人身爲負販之役，而僭乘君子之車，此盜位也。既得君子之位，而公行暴慢之惡，此盜勢也。以負販之窶，而驟得千金之富，矜其有，忽於藏，此盜貨也。己盜其三，盜亦將盜其三，己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是故得車而盜奪之，得勢而盜伐之，得貨而盜取之。非盜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故仲尼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

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非幸小人之遇盜也，所以深懲小人之爲盜以教盜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此章言易道尚占揲蓍之法也。其法有所謂數之用，有所謂數之本，有所謂數之終。何謂數之用？大衍之數五十是也。五十者，天地之成數也。程子曰：「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爲十，大衍之，爲五十」。呂氏曰：「參天兩地而爲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說得之矣。故天地之數，不過於五。然其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虛其一也。虛其一者，復歸于一也，所謂「易有大極」也。分而爲二者，取四十九枚之蓍，以左右手无意而分之爲二也。象兩者，「兩儀」也。掛一者，初揲必掛其一也。象三者，「三才」也。揲之以四者，四四揲之也。張子曰：「奇者，即所掛之一也。扐者，三揲之餘也。歸奇於扐者，以所掛合所餘也，猶閏者歲之餘也」。此數之用也。何謂數之本？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是也。五十有五者，天地之積數也。天數二十有五者，一、三、五、七、九之積也。地數三十者，二、四、六、八、十之積也。自一至九，天數五也。自二至十，地數五也。以地六合天一，五位各有合也。此數之本也。何謂數之終？乾坤二卦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也。揲之而得四者九，是爲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從而六之，不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乎？揲而得四者六，是爲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從而六之，不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乎？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也，不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乎？此數之終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於扐，營之有四，而後有

爻。有爻而後有卦，故曰「四營而成易」。揲之三變，而成一爻。遇九，爲老陽。遇七，爲少陽。遇六，爲老陰。遇八，爲少陰。三變者六，而成六爻。小而成八卦，伸之長之，大而成六十四卦。易之能事於是畢矣。「成變化」者，十有八變是也。「行鬼神」者，卦成而知吉凶也。其道甚顯者，象兩儀，象三才，當萬物，而天地人物之道著也。其德行甚神者，分而爲二，莫知其數之多寡，揲之以四莫知其爻之奇耦也。筮則告，占則應，故「可與酬酢」。行吉凶在神，知吉凶在蓍，故「可與佑神」。佑，助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遠知來物。❶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仲尼贊聖人作易之妙。先之以總言聖人易道之神，復別言君子用易之神，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復總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夫神者何物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此天之神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聖之神也。既曰不可測知矣，何自而知神之所爲乎？求之變化，其庶矣乎？何謂變，何謂化？變者有之改，化者无之復。物壯而老，世盛而衰，變也。物生而死，世存而亡，化也。孰爲此者？神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曰「其知神之所爲乎」者，疑辭也。雖仲尼亦難於指而定之也。此所謂總言聖人易道之神也。易道之神如此，君子將欲推而用之，何從而用之？其道有四，內焉用之於一身，吾

❶「遠」，尹本、四庫本作「遂」。

之一言一動，非尊夫易之辭與變不可也。外焉用之於萬事，吾之一器一疑，非尊夫易之象與占不可也。尚者，尊之之謂也。此所謂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君子於此，惟能於一言一動、一器一疑之間，將有爲有行之時，用易之四道，而不敢須臾離之，則有吉而无凶悔吝矣。吾將一言乎，不敢以私意言也，必問在易之辭可言與否。易之道可以言歟？吾受易之命，而後言也。易之道不可以言歟？吾受易之命，而不言也。吾受易之命，如響應聲之速，故物之方來者，其吉凶吾能逆知之，亦如響應聲之速。无遠无近，无幽无深，吾有不知者乎？何也？非有奇譎也，言善則物必應，言不善則物必違，此易之辭也。吾能精於其辭，此其所以前知其應與否也。精於射者，知百中於未發，精於醫者，料十全於垂死，而況精於易之辭者乎？非精於辭也，精於理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以言者尚其辭也」。吾將一動乎，不敢以私意動也，必觀易之卦與卦之爻，或以三而變，或以五而變，或吉變而凶，或凶變而吉，吾從其吉者而動焉，則日星亦爲之光明，山川亦爲之寧謐。天地之文，罔不用成，而況於人乎？故曰「參伍以變，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又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此「以動者尚其變也」。吾將制一器乎，不敢以私意制也，必觀易之數，或其數錯而雜，或其數綜而統，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極易之數，定易之象，如制鼎之器者，必象鼎卦之形。一器猶然，況天下之事有大於一器者乎？故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吾將決一疑乎，不敢以私意決也，必卜筮于易之占。蓋吾有思也，有思則惑，吾有爲也，有爲則妄。至於易之道，隱於天地之間，而之於聖人之書，❶无思无爲，而寂然不動。然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理固存也。吾將以吾之疑，質易之占，有質則感，有感則應，天下萬事吉凶之故，響然而應，渙然而通，如撞鍾，如啓鑰，无毫釐之差，无頃刻之緩。孰爲此者，易之神也。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此「以卜筮者尚其占也」。凡此四者，所謂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然易何爲而神也？聖人窮極天地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爲治，未亡知亡，轉亡爲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

❶ 上「之」，尹本、四庫本作「著」。

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夫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惟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爲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鍾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此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齧指，而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此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豈假疾而後速。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户，豈假行而後至。何爲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而君子之用易所以神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所謂復總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當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此説得之。自「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以下一章，竊意亦有脱簡間編者，❶如曰「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二語上下皆與前後之文不相聯屬，別釋於後。姑試詮次之曰：「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

❶「間」，尹本、四庫本作「紊」。

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一章，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又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也。昔者聖人之作易，果何爲而作乎？有以作之，必有以用之。作而无用，則如勿作。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以覆冒天下，此其道之用也。如斯而已，言不外乎此也。然易道之用有四，尚其辭，尚其變，尚其象，尚其占是也。四者之要有二，尚其變，尚其占是也。何謂尚其變？乾坤闔闢，易之變也。乾，陽也，陽主乎開。坤，陰也，陰主乎閉。先言坤，後言乾，静而後動也。坤閉也，閉極必開。乾開也，開極必閉。閉者開，開者閉，變而未已也。惟其静而復動，動而復静，變而未已，是故已往者故，方來者新，此易道之所以通而不窮也。於是物生而有象，物成而有器，制作百度，以適於用，而百世守之，其正名曰「法」。出入萬化，以利其用，而百姓不知，其强名曰「神」。易道之尚其變者如此。何謂尚其占？蓍卦圓方，易之占也。蓍運於四營之初，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可以逆知，故圓而神。卦成於十有八變之後，其初上二五之位，一定而不易，故方以知。神言天，知言人也。以蓍之神，得卦之知，故六爻之義可推，吉凶之告可獻矣。貢者，獻也，伻來獻卜是也。蓍聽乎方來之運，故曰知來。卦畫乎已往之書，故曰藏往。易道之尚其占者如此。故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夫惟易道尚其變，是故聖人之以之洗心，則洞照天人之理。夫惟易道尚其占，是故聖人以之齊戒，則益尊蓍卦之德。且夫衣垢則洗，器塵則洗，聖人之心如止水，如明鏡已同乎天也，何俟乎易之洗哉？蓋聖人之心同乎天，而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何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也？民之吉凶，聖人之吉凶也。民无吉凶，聖人何患？雖然，聖人亦豈弊弊然以民之吉凶憂患自攖其方寸之地乎？有時而同乎人，有時而同乎天也。曷爲有時而同乎天也？出而與民同患，退而以易洗心也。方其退而潛乎静密穆清之中，樂而玩乎卦繫爻象之辭，默而觀乎乾坤闔闢之變，如是而爲變爲通，如

是而爲象爲器，如是而爲法爲神。當是之時，金石奏乎側而耳不聞，黼繡張乎前而目不見。天人之至理，隱然睹乎羹墻，而參然倚於輿衡也。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信乎其明且察也。若夫祭必齊戒，卜必齊戒，將以動天地，感鬼神也。三日戒焉，以遠夫外物之干，七日齊焉，以專夫一念之敬，故祭則受福，卜則襲吉。何也？蓍者，神物也。卜者，鬼謀也。吾之一心，能神明夫蓍之德，則蓍亦神明而應之，吾之一心，將草芥夫蓍之德，則蓍亦草芥而應之。曰「神明其德」者，尊之之謂也。故《記》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蓍无情者也，而有應之與否者，皆吾心之所召也。何也？心之所在，理之所在也。聖人興神物以前民用，可不敬乎？「興神物」者，有舉而无廢，「前民用」者，先占而後事。天文之理明，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蓍卦之德尊，所以能斷天下之疑。故曰仲尼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大抵《繫辭》之文，皆有凡例。如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言變言神，則有所本也。今此章於「知以藏往」之下，言「其孰能與此哉」，則前无所本。如曰「古者王天下」，必指犧、黄。又曰「易興於中古」，必指殷、周。言古則必有其人也。今此章於「孰能與此哉」之下，言「古之聰明神武不殺」，則獨无其人，竊意其爲仲尼釋易之辭，而有脱文。又求易中神武不殺之君，惟既濟九三之爻辞，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惟不殺，故三年而後克。惟小人好殺，故勿用。或可以當仲尼神武不殺之稱，姑試補之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者，❶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

❶「亹」，尹本、四庫本重其文。

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極言易之所以大者，天地出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作於聖人也。「易有大極」，何謂也？曰○，元氣渾淪，陰陽未分是謂大極。當是之時，易之道已具矣，故曰「易有大極」。然則非大極之能有夫易，而易能有夫大極也。「是生兩儀」，兩儀何謂也？曰⚎，❶元氣既分，一陰一陽於是生焉。兩儀生四象何謂也？曰⚌，兩儀之陽，一生二，❷是陽之二象也。⚏，兩儀之陰，一生二，是陰之二象也。合而言之是謂四象。「四象生八卦」何謂也？曰☷，四象之二陰重兩儀之一陰，其卦坤生焉。☰，四象之二陽重兩儀之一陽，其卦乾生焉。☳，❸兩儀之一陽，降於四象二陰之下，❹其卦生震。☴，兩儀之一陰，降於四象二陽之下，其卦生巽。☵，兩儀之一陽，交於四象二陰之中，是生坎之卦。☲，兩儀之一陰，交於四象二陽之中，是生離之卦。☶，兩儀之一陽，升於四象二陰之上，於是艮之卦生矣。☱，兩儀之一陰，升於四象二陽之上，於是兑之卦生矣。是謂「生八卦」。蓋大極者，一氣之太初也。❺極之爲言，至也。兩儀者，二氣之有儀也。四象者，重兩儀而有象也。何也？陰陽不測，至幽至神，无儀无象，大極是也。有儀，則幽者著而有儀則矣，陰陽是也。有象，則陰陽之著者形而有物象矣，五行是也。儀者，極之著。象者，儀之形。故一氣者，二氣之祖也。二氣者，五行之母也。二氣分而純者，爲乾，爲坤。二氣散而雜者，爲震，爲巽，爲坎，爲離，爲艮，❻爲兑。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木也，坎水也，離火也，艮土也，兑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大極也，大極本无極也。」周子所謂「无極」者，非无極也，无聲无臭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雖然，易之未作，易在大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内。八卦畫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生。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大哉，《易》書之事業乎！何大乎《易》書之事業也？以言乎法

---

❶「⚎」，尹本同，四庫本作「⚍」。
❷「⚌」，原誤作「⚎」，今據尹本、四庫本及文意改。
❸「☳」，原誤作「☰」，今據尹本、四庫本及文意改。
❹「二」，原誤作「一」，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❺「一」，原闕，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❻「艮」，原作「良」，今據四庫本改。

象之大，則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以言乎變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震巽六子是也。以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以言乎崇高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是也。以言乎利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或神道而設教，或順動而民服是也。以言乎深遠之大，則有易中之蓍龜，某爻吉亨，某爻征凶是也。是皆易中之大業也。非聖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備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成天下之器。❶若是其廣大悉備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不可也。然易中之蓍龜神物，孰生之也？天生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易中之變化，孰爲之也？天地爲之也，聖人不過效之而已。易中之吉凶，孰見而示之也？天垂象以見之也，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易中之圖書，孰出之也？天於河洛而出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故四象八卦也，聖人不過因天地之陰陽，畫之以示天下而已。繫之以辭也，聖人不過因某卦與某爻，言之以告天下而已。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聖人不過因陰陽之逆順，從而斷定之而已。聖人何與焉？使聖人之作易有秋毫與於其間，則是《易》之書乃聖人之私書，易之道乃聖人之私術，何以先大極而有初，後天地而无終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亦可也。然則聖人可无乎？曰聖人何可无也？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王通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矣。其與大極合德乎？故此章先之以「易有大極」之辭，又申之以「法象莫大乎天地」之辭，又申之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之辭。然則易也，大極也，天地也，聖人也，爲四乎，爲一乎，爲大乎，爲小乎？故曰聖人何可无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

❶「成」，原作「咸」，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何謂也？曰：此仲尼將欲言聖人作易之意，既歎其言之之難，又歎其見之之難，故自言之自問之，以發下文之自答也。夫言无窮而書有止，以有止之書載无窮之言，故「書不盡言」。意无形而言有聲，以有聲之言述无形之意，故「言不盡意」。聖人之作易，其書且不盡其言，其言且不盡其意，而吾欲以吾之言盡彼之意，可乎？此仲尼所以歎聖人作易之意，吾欲言之之難也。非言之之難也，見之之難也。見之也真，則言之也親矣。故又自問曰：「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此仲尼所以又歎聖人作易之意見之之難也。然則孰見之？仲尼見之者也。惟其見之，故又自答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神者无方，而不測者也。易一作而神且盡，而況聖人自言其易之意，自書其易之言乎？「立象以盡意」，何謂也？曰：以一卦言之，「天地交」者，泰之象也。「不交」者，否之象也。通塞之象立，而治亂之意盡矣。以一爻言之，初而「潛」者，「勿用」之象也。上而「亢」者，不知退之象也。上下之象立，而潛退之意盡矣。孰謂言不盡意乎？「繫辭焉以盡其言」，何謂也？曰：「元亨利貞」者，卦辭也。「大哉乾元」者，《彖》辭也。「潛龍勿用」者，爻辭也。「天行健」者，大《象》辭也。「陽在下也」者，小《象》辭也。繫之以卦辭，不足，又繫之以《彖》、《象》之辭。繫之以爻辭不足，又繫之以小《象》之辭。孰謂書不盡言乎？爻象之辭具而卦成，卦成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而況於人之情僞乎？故曰「設卦以盡情僞」。「易窮則變」，泰否是也。「變則通」，剥復是也。「通則久」，既濟、未濟是也。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古之聖人，用易之道以利天下者，變通而已。故棟宇生於巢居之窮，舟楫生於車馬之窮。變而通之，所以鼓之舞之也。穴居病而得棟宇，孰不鼓舞於棟宇？車馬阻而逢舟楫，孰不鼓舞於舟楫？何則困於所窮，必快於所變也。變而通之，則天下之

利皆可得而盡。鼓之舞之，則聖人之道皆精入於神。非聖人之神也，易道之神也。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也。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何謂也？蓋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陰爻皆坤之自出，故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奥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也。乾坤立則易立，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毁息之理也，言易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雖然，乾坤者何物也？謂天地，則非天地也。謂非天地，則天地具此者也。其陰陽之異名，而健順之異詁歟？故易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乾健也，坤順也」。易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聚在乾坤之二卦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何謂也？曰：此仲尼所以别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今夫籩豆，器譬也。所以秩籩豆者，道譬也。吾身之手足，器譬也。所以使手足者，道譬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未離於器者也，所以陰陽者道也。道不自立，以器而立，器不自行，以道而行。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董子之所謂具，即仲尼之所謂器也。仲尼之所謂由斯，孟子之所謂若路，董子之所謂由適，韓子之所謂由是之焉者，即今仲尼之所謂「形而上者」也。「形而上」云者，以无形而使有形也。「形而下」云者，以有形而使於无形也。所謂變通，所謂事業，皆自此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錯之耳。易之道豈不大，而聖人之用易，其用豈不大哉？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何謂也？曰：賾動已見於前，化推再見於後，疑其衍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謂也？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得易之道，神而明之，則易不在天而在人，能體易之德，默而成之，則易不在竹而

在聖。神明在我，德行在我，則言之可也，不言亦可也。體易成德，至於不言而信，則書不盡言也。繫辭盡言也，言不盡意也，立象盡意也，仲尼皆遺之矣。❶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十七

❶ 「遺」，尹本、四庫本作「道」。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十八

盧陵楊萬里廷秀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章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德。又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道德，以爲聖人之仁義也。八卦未畫，萬象在天下，八卦既畫，萬象在易。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卦之未重，象備而爻未備，卦之既重，爻始備矣。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乾者剛之粹，坤者柔之粹。剛柔未相推移也，何變之有？及乾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爲巽，坤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爲震。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乾之初九，未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潛龍勿用」，《象》辭則曰「陽在下也」，❶命之以勿動也。乾之九二，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見龍在田」，《象》辭則曰「德施普也」，命之以動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然衆人所以召吉凶者三，而聖人之所以處吉凶

❶「辭」，原作「乱」，據四庫本改。

者一。曰本，曰時，曰變，此三者所以召吉凶者也。吉凶何從而來哉？本乎爻之剛柔而已。此之謂吉凶之本。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在彼者有可否，在我者有静作，此之謂吉凶之時。時未可見，故初九之剛變通而趣乎潛，不潛則凶。時可以見，故九二之柔變通而趣乎見，唯見則吉，此之謂吉凶之變。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聖人有一道以處吉凶者，何道也？曰貞而已。貞者何也？一於正而已。惟天下之一正，爲能勝天下之萬變。非吾求勝於彼也，彼自不能入也。故貴爲天子，不能樂堯、舜之憂，以正勝吉也。在陳畏匡，不能憂仲尼之樂，以正勝凶也。夫天地之道，唯貞爲能觀，日月之道，唯貞爲能明，而況區區天下之羣動乎？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蓋正者天地之道也，非聖人之私器也，此所謂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也。然則孰爲天地之德乎？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乾之所以示人以「易」者生也，其易確然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坤之所以示人以「簡」者生也，其簡「隤然」也。「確然」者，確乎不可拔也。「隤然」者，隤乎其至也。三百八十四爻，其一百九十二之陽，皆乾爻也，其一百九十二之陰，皆坤爻也。陰陽之爻非它，皆效法天地生物之德而已。故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至於六十四卦之象，非它也，皆形像天地生物之德而已。爻象一動，則其外者見而爲吉凶，其變者見而爲功業。聖人之情，欲天下之人避凶而趣吉，以各成其功業而已，故係之以辭以命之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所以愛天下之生，亦如天地愛萬物之生也。故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所謂言聖人係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德也。雖然，明天地之道德者，在爻象，得天地之道德者，不在爻象而在聖人。得天地之道德者，在聖人，施天地之道德者，不在聖人，而在至尊之位。有斯道也，有斯德也，而位斯位也，天下之人所以喜之，貴之，而目之曰「大寶」也。然得位之難又未若守位之難，何以守之？「曰仁」而已。何以爲仁？「曰財」而已。雖有仁心仁聞，而天下不被其仁政之澤者，奪民之財爲己之財而已。故鹿臺聚而商亡，鹿臺散而周王。財散則民聚，此仁之實也。然仁不孤立，必有義焉。何謂義？教民理財，義也，謹己出令，亦義也，禁民爲非，亦義也。此所謂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道德，以爲聖人之仁義也。然則易之爲道，爻象云乎哉？係辭云乎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此一章至「蓋取諸夬」，言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也。昔者易之未作，非无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其有也，孰得之？其散也，孰聚之？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惟包犧氏歟？是故犧者，易中之高、曾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孔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理具，其名隱。至包犧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犧，其名立，其道微。至文王重之，仲尼繫焉，而道始章。然則包犧氏之畫，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有萬物之宜。若爲雷爲風，觀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爲山爲澤，觀法於地，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畫，幽而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其見於易，而不得遁矣。故曰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昔者厥初生民，何以相生相養，以至於百千萬世而不息不滅也？人非物不生，物非器不獲，聖人將欲制器以獲物，假某範於何人也？措某器於何施也？取諸易而足矣。自「罔罟」至於「書契」，皆其大略也。聖人制器何以取諸易也？仲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是故罔罟之象生於離☒☒。❶ 六爻縱橫錯綜，而罔罟之象備矣。故曰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

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教民肉食，自包犧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耒耜取諸益者，䷩震下巽上。郭子和曰：「震巽二木之象，而其《象》曰木道乃行。」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韓氏曰：「嗑，合也，設法以合物也。」

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❶「☒☒」，四庫本作「䷝」。

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已。蓋始於黄帝，備於堯舜。韓氏曰：「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郭氏曰：「渙木上而水下，故其《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震下兑上。隨之上卦，牛二角之象。下卦反觀之，馬四足之象。又上六云「拘係之，乃從維之」，絡首穿鼻之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韓氏曰：「取其備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艮下震上，上動而下止，此杵動而臼止之象也。耒耜耕稼之始，杵臼脱粟之始。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兑下離上。睽之上九曰「先張之弧」，謂下卦初爲弧，二爲弦，而相附也。又曰「後説之弧」，謂上卦上之弦不附于四之弧也。三與五皆二矢象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乾下震上。大壯上二陰，其上六覆者之象也。其六五，椽桷之象也。❶其下四陽，柱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巽下兑上。大過中四爻實而長者，棺上下左右櫝也。其兩爻缺而短者棺之前後櫝也。巽入也，兑説也。夫見狐狸食之以爲戚，則見棺椁入藏以爲説矣。非生者説其死者也，以死者入藏爲慰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

---

❶「桷」，原作「桶」，據四庫本改。

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乾下而兑上。乾爲天，爲首。兑爲口舌。昔吴人問蜀使曰：「天有口乎？」曰：「有。」帝，謂文王是也。此雖一時應敵之言，未多爲无理也。「書契」者，其代天之口舌乎？故曰「取諸夬」。楊雄曰：「天常爲帝王之筆舌。」史曰：「斗爲天之喉舌」。吾亦曰書契爲天之口舌。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罔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匱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紝之製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於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檐而躧於遠塗也，❶聖人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虞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舂揄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衛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濕蟄也，聖人於是乎作宫室。自斯人之死而戚於藁梩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椁。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籍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智也，取諸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爲也，歷乎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今吾與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韓氏曰：「彖言成卦之才德，以統卦義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宜其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其多陰，而反多陽，故仲尼自問曰其故何也，於是自答曰陽卦奇陰卦耦故也。蓋衆者以寡者爲之君，寡者以衆者爲之民。一卦二陰而一陽，則二陰相率而君一陽，故陽卦奇，謂二耦以一奇爲君也，一卦二陽而一陰，則二陽相率而君一陰，故陰卦耦，謂二奇以一耦爲君也。王弼曰「陰

---

❶「檐」，四庫本作「擔」。

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至少之地」是也。仲尼又自問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是又自答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蓋一者奇之異名，二者耦之異名。陽一君而二民，謂以奇爲君，以耦爲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順，而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謂以耦爲君，以奇爲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繫仲尼既舉七卦之爻辭，以發明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舉十卦焉。「憧憧往來」，此咸九四之爻辭也。咸，感也。感應當以虛受，而九四以陽剛之資，居上下二卦出入往來之會，乃憧憧然勞思以應之，不知一思動，百思從，不勝其應矣。故仲尼曉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惟觀其歸，執其一以應之爾。吾觀其歸，彼塗雖殊，而不能違。吾執其一，彼慮雖百，而不能出。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丁寧之也。夫天下之事，往來无窮，然不外乎屈信相感而已。吾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爲信，龍蛇之蟄，以蟄爲存。知屈信之一致，則知往來之一致矣。死生之説，幽明之故，治亂之幾，皆若是而已。然則聖人之應感，既曰何思何慮，則何修而臻此歟？曰：精於義理而已。精於庖者，其刀入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庖與射也何有？精於技者猶若是，而況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是故以之致用，則用必利，以之安身，則身必安，以之崇德，則德必崇。過此以往，推而上之，皆如破竹，如解凍，聖人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於此，則窮極陰陽之神，周知造化之妙，所以爲德之至盛者歟？而又何思何慮之有？然則思曰睿，非歟？

曰：睿者，潛心而神，憧憧者，勞思而擾。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困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困窮者，人之所不能免者也。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顧所以致之者何如爾。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適遭之也，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爲不善以致困也。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爲不善而求幸免，是據于蒺藜而求不刺也。其困彌堅，如石之不移矣。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臧紇、陽虎之出奔是已。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解上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於天下，不患无獲，患无時，不患无時，患无器，不患无器，患无韞。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噬嗑初九、上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否九五之爻辭也。仲尼釋之，謂前三人者以驕敗，後三人者以憂昌，能一再憂其亡，則其固如係于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況又係之于其本乎？由乎前者，明皇晚年是也。由乎後者，堯舜之儆

戒，三宗之寅畏，宣王之懼是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鼎九四之爻辭也。德之薄者，尚可積而厚，知之小者，不可强而大，力之少者，不可勉而多。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己之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餗之覆，彼何辜焉？此仲尼釋之之意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豫六二之爻辭也。夫微莫微於天下之幾，妙莫妙於天下之神。是故難知者，幾也，難至者，神也。今仲尼曰「知幾其神乎」，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乃止曰「君子上交不諂，❶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一何小也？蓋天下有大患有大欲。富貴，天下之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一動，諂瀆生焉。諂瀆者其富貴之捷徑，而禍敗之胚渾也歟？❷李斯之誅，不在於具五刑之日，而萌於諂二世之書。張湯之敗，不在於對八使之時，而兆於摩謁居之足。斯之諂自以爲取容之深計，湯之瀆自以爲託私之至諶。❸然取容乃所以不容，自託乃所以自敗。然則上交於吾君而不諂，下交於吾與而不瀆，謂之小也可乎？謂非知幾之神也可乎？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所謂動者何物？而所謂吉者何事也？天下之動，莫小於雷風，而欲心一動爲至大。天下之吉，莫重於不失其身，而崇高富貴爲至輕。然其心之動也，其初至微也，能於其至微而察之，求其所謂諂瀆者而絶之，天下之元吉。人莫之見而吾獨先見之矣，不曰知幾，不曰至神而何哉？雖然，君子所以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亦必有道矣。《易》之豫曰「介

❶「止」，原作「上」，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❷「渾」，尹本、四庫本作「胎」。
❸「諶」，尹本、四庫本作「謀」。

于石，不終日，貞吉」，是也。夫石者，至靜而无欲，至重而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也，寧用終日而後識之乎？推是心以往，舉天下之萬事，見微則知其彰，見柔則知其剛，此天下所以尊之仰之，爲萬夫之望也歟？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學有以知爲貴，有以行爲貴。《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此以知爲貴也。傳説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以行爲貴也。然則知而不行可乎？曰：是離婁而跛也。行而不知可乎？曰：是飛廉而眇也。若顔子可謂兼之矣。有不善未嘗不知，此《大學》之致知也。知之未嘗復行，此傳説之行其所知也。故仲尼稱其近於知幾，又許之以當復之初爻。殆庶之爲言近也。知幾則聖，近幾則賢。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損六三之爻辭也。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然，而況於萬事乎？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爲良，良而欲爲羿，則兩喪其國能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治仁義，黄、老之治清靜；孫、吴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益上九之爻辭也。安其身而動，則其名正。易其心而語，則其辭直。定其交而求，則其助多。此立心有恒之人也。周公東征，作《鴟鴞》以悟成王，作《大誥》以曉庶邦是也。危以動，則无名。懼以語，則无辭。无交而求，則无助。此立心勿恒之人也。楚公子比乘亂以自立，然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卒死於棄疾之手是也。此仲尼所謂「傷之者至」，而《易》所謂「或擊之」者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

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上繫言「乾坤其易之緼」，此章言「乾坤其易之門」，皆所以深贊易之道，其本在乾坤之二卦，使學易者知其關鍵之會要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然則學易者何莫由乾坤二卦乎？蓋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六十四卦者，乾坤之別也。不明乎乾之陽、坤之陰，則无以知陰陽如之何而合德，剛柔如之何而有體，如之何而「體天地之撰」，如之何而「通神明之德」。明乎乾之陽，則知舉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陽者皆乾也。明乎坤之陰，則舉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陰者皆坤也。乾坤交錯而爲六十四卦，然後陰陽之德合，陰陽之德合，然後剛柔之體立。知易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則知易之道所以體天地之所爲，而與天地爲一體，通神明之德，而使神明无遁情矣。然則乾坤二卦，豈非易之緼，易之門乎？然乾之所名，或爲龍，或爲馬，或爲金、玉。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爲牛，或爲牝馬，或爲輿、釜。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即其名，考其類，豈止於衰世之意而已哉？造化之往者，屈也。其屈无跡，唯易能彰之，使无跡者有跡。造化之來者，伸也。其伸无形，唯易能察之，使无形者有形。世之所謂百姓日用之顯者，唯易能微之使幽。若曰「神德行」，若曰「藏諸用」是也。世之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之幽者，唯易能闡之使顯。若曰顯道，若曰「顯諸仁」是也。至於開明陰陽剛柔之道，其名當，其物辨，其言正而无偏，其辭斷而无疑。其稱名雖若甚小，其取類不勝其大。「其旨遠」，使人思而得之也。「其辭文」，使人玩而得之也。「其言曲而中」，故不欺。「其事肆而隱」，故不窮。皆非易之私言也，因斯民之所行有失得之貳者，而告之以天理吉凶之報。所以濟斯民人欲之陷溺，而措之安吉之地也。豈止衰世之意而已乎？天地之撰如「三子之撰」，撰之言爲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曰「中古」，曰「有憂患」，仲尼指文王而言之者

歟？所以哀文王，所以德文王，所以慶天下後世也。自易之既作，有憂患者可以處，可以忘。无憂患者，可以備，可以消。學者受文王罔極之恩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章言聖人取諸易之道，以成乎己之德也。學易而不以易成己，則易自易，我自我也，易何補於我，我何資於易哉？墉无基則圮，故以踐履之充實爲吾德之基。木无本則槁，故以歸復其初性爲吾德之本。基既立矣，驕或豁其基，則又圮，不持守以謙可乎？本既植矣，怠或寒其本，則又槁，不固守以恒可乎？德既持矣，亦既固矣，遂足矣乎？曰：未也。吾豈无一不善，懲忿窒欲，又取諸損，所以脩吾德也。脩者，脩而進之也。吾豈盡善，見善則遷，又取諸益，所以裕吾德也。裕者，裕而豐之也。雖然，是皆所以居常也，未臨乎變也。居常而脩且裕，或一旦臨變而失之，可无懼乎？遇困而不失其亨，然後吾之德益辯而明。遇井而不食愈冽，然後吾之德清而不改。聖人之德，至此大成矣，然聖人之心猶曰未也。卑巽以自制，退然若无能焉，此大禹之不矜、周公之不驕，仲尼之仁聖豈敢也。始則持之以謙，終則制之以巽。嗚呼，聖德其至矣乎！六十四卦備於身矣，九卦其要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章聖人既取諸九卦以成德，復贊九卦之德以示人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章聖人既贊九卦之德以示人，復發九卦之用以示人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

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初曰「不可爲典要」者，變也。又曰「既有典常」者，常也。又曰「道不虛行」者，人也。夫易之於人，如水之於魚也。❶魚不可離於水，人不可遠於易。君臣父子，无非易也。視聽言動，无非易也。治亂安危，无非易也。取舍進退，无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遠易則凶。仲尼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此之謂也。非《易》書之不可遠也，《易》書之道不可遠也。易之道安在哉？曰：變而已。是故屢遷而不居，周流而无間。乾之初九，忽上而居於坤之上六，於是坤變而爲剥。坤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九，於是乾變而爲姤。此易之變，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以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變，剛柔相易者也。是皆不可拘之以典常，繩之以要約也。唯變之所適，誰得而禦之者？故曰易道之用存乎變。然易之道，有體有用。其變而无常者，用也，其常而不變者，體也。君子之學易，能通其變而得其常，極其用而執其體，是可謂善學易之書，而深明易之辭，力行易之道者矣。易道之體安在哉？曰：敬而已矣。乾曰「夕惕若」，敬也。坤曰「敬以直内」，敬也。易之道千變萬化，而肆於一敬。❷大哉，敬乎！其入德之捷徑，作聖之奇勳歟？故曰易道之體存乎常。今也學易而得乎「敬」之一字，則出入起居，非度不由。外内屋漏，惟懼是知。曰「度」曰「懼」，罔不夙夜。以此應世，則遇憂患而自明，遇世故而自達。以此謹獨，則无師保而自律，遠父母而自嚴。君子何脩何飾，而臻此哉？其初率循乎易之辭，而不敢違，揆度乎道之方，而不敢離。既於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在此而不在彼，於是執而有之，躬而行之。故易之道爲實用，不爲虛言矣。故仲尼稱之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深贊之，深嘉之之辭也。故曰易道之行存乎人。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章指示學者學易之法有三：一曰初爻，二曰

---

❶「如」，原作「知」，今據尹本、四庫本改。

❷「肆」，四庫本作「歸」。

二、五，三曰《彖》辭。初爻者，《易》書一卦之性質也，至於六爻，或各因其時，或各指其事而已，非若初爻爲一卦之要也。原其始，自可以約其終，知其初之難，自可以知其上之易。初者，本也。上者，末也。初辭擬議以定一卦，上爻成其終而已。故首告之以學初爻之法。若夫雜陳一卦之物，論撰一卦之德，如是而爲是非，如是而爲存亡，如是而爲吉凶，如是而爲居位之當否，又非止初爻所能盡也，其惟中爻二、五乎？觀二、五則是非備矣，存亡吉凶與居位之當否，可得而知矣。故又告之以學二、五之法。至於統論一卦之體，非《彖》辭何以盡之？如乾之《彖》曰「大哉乾元」，坤之《彖》曰「至哉坤元」，包兩儀於二字之中，括六爻於數語之間，知者觀之，乾坤之道盡在是矣。曰「過半」，盡之之謂也。故終告之以學《彖》辭之法。聖人之教人，蓋如此其詳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此章言二四、三五之位，遠近貴賤安危之分也。臣欲柔而中，柔過則諂，爲張禹，爲胡廣。君欲剛而中，剛過則苛，爲漢宣，爲顯宗。九二以剛居柔，此柔中也。六二以柔居柔，此柔過也。曰二多譽，亦未必盡多君子也，譽之者多耳。六五以柔居剛，此剛中也。九五以剛居剛，此剛過也。曰五多功，亦未必盡成功也，有功者多耳。故二則曰「其用柔中」，許其柔而不過也。五則曰「其剛勝」，許其剛而過也。與其爲元成，寧爲孝宣，與其爲安順，寧爲明帝。至於四逼大君之下，三乘大臣之上，宜其懼而凶也。居此位者謹諸！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❶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文，所以極言《易》書廣大之備也。易之未重，三材各處其一，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時則大而未廣，孤故也。易之既重，三材

❶「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四庫本及通行本《周易》作「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皆合而兩，初與二爲地，三與四爲人，五與上爲天，於是大且廣矣，盛故也。大則有量，廣則无際。三材大矣，兼而兩之，是一三材爲兩三材也，不亦廣乎？故曰「廣大悉備」。信乎，其備而罔缺也。三材之道備矣，然分上，分中，分下，則有三材之別。合爲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爲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爲地？五爲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道有變，則爲六爻矣。爻有尊卑，則有等差矣。爻有等差，則有物象矣。剛柔相錯，則有成交矣。文物不當其處，於是吉凶生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前章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文王矣。以爲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乎，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没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

歟？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爲末世，褒周爲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没天下之公歟？大哉，文王之聖歟？大哉，仲尼之公歟？大抵无寇言備寇者，不若遭寇言備寇者之爲周，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言防虎者之爲工。何者？意之者不若履之者也。文王遭紂羑里之禍而演易，不以己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乃推己之憂患慮天下後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而備嘗之矣。其心危，故其辭亦危。此无它，以吾身之危，欲使後世之危者平，以吾心之不慢易，恐後世之易者傾。其慮患之道甚大，故其取喻於物也甚詳。日昊月望，蓋取諸天。山泉水風，蓋取諸地。右肱左股，蓋取諸身。金矢玉鉉，蓋取諸器。莧陸瓜隕，蓋取諸草。棟隆牀下，蓋取諸木。鶴鳴鴻漸，蓋取諸禽。牿牛獲狐，蓋取諸獸。天下之物，苟可爲得失吉凶之象者，有一物之廢者乎？後之觀吾易者，以百物求大道，以危辭求安平，懼之於始，懼之於終，則其要歸於吉而无咎矣。然則文王以易之道免一己之憂患，未聖也，以易之道免天下後世之憂患，❶斯聖矣。故

❶「未聖也以易之道免天下後世之憂患」原重，今據四庫本删。

仲尼贊之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❶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説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章申言乾坤健順之性，易簡之德也。天下之理，健而不息則易，息而不健則難。故乾之至健，其「德行恒易」。順而不拂則簡，拂而不順則繁，故坤之至順，其「德行恒簡」。德之易者，生物不息，故无難也。德之簡者，成物不拂，故不繁也。然易簡則无作爲，險阻則有情僞。今也易而能知險，簡而能知阻，何也？蓋兩險相疑，兩阻相持，是故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夾谷之詐，不能敵仲尼之禮，顓臾之對，不能欺仲尼之聽。蓋聖人得乾坤易簡之理，而齊侯之險，冉求之阻，遇之而敗也。惟其得乾坤易簡之理，而執之以照天下之險阻情僞，則如日之達蔀，不如燭之炳幽潛，❷孰得而遁之者？是故其心和説，而不憂天下之至險，其慮研精，而不惑天下之至阻，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亹亹，皆易簡之緒餘耳。見祥斯知吉，見象斯知器，見占斯知來，又何疑焉？蓋祥者吉之萌也。象者，器之影也。占者，來之訊也。故天地以易簡而設位於上下，聖人以易簡而成能於兩間。謀之卿士庶人而畢從，謀之鬼神卜筮而皆協，俾萬姓咸曰聖人之能者，无它，易簡而已。「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衍。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既言乾坤之性與德，又申言八卦之象與爻彖也。以象告者，有六而未有辭也。❸以情言者，有爻辭而又有彖辭也。剛柔離居者，六子之卦也。其餘皆八卦諸爻所有者，未易槩舉。

❶「至」，原脱，今據尹本、四庫本補。
❷「不」，尹本、四庫本作「屋」。屬上句。
❸「六」，尹本作「爻」，四庫本作「畫」。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言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孟子曰「我知言」，蓋得乎此。大抵歉於中者，必愧於外。秦武陽色變，而荆軻爲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慙。將有言於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説以嘗之。此不有售焉，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説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直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惟无躁競也，人而躁競，則巵言以眩世而无所忌，❶强聒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也，而欲毁君子也，必深匿其毁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毁之愈緩。或顯譽其人，而陰寓其忮，或泛爲之説，以旁見其意，故毁行而人不悟。公孫弘之譖仲舒、汲黯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无所主者，所主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主者不義乎，外必周爲之防，而内必深窒其隙。幸而遇庸人，雖欲攻之，莫知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據之，則一語而折。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八

❶「巵」，四庫本作「危」。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十九

廬陵楊萬里廷秀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設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章言聖人之作易，始因蓍以成卦，終因卦以盡道也。天下莫愚於有知之知，而无知之知爲至神，蓍是也。天下莫隱於有易之易，而无易之易爲至蓍，數是也。今夫蓍之未分，其數五十，人皆知之，及其既分左手若干，右手若干，人不得而知也。非惟人不得而知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也，蓍亦不得而知也，非惟蓍不得而知也，鬼神亦不得而知也。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贊之言助也，非蓍之神也，助神明之神而已。今夫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爲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爲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之言依也，天地之道，不在數也，依於數而已。然數寓於蓍，而蓍非數，故得數者忘蓍。卦託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數既形矣，卦斯設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爲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爲陰。變至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无與也，特觀其變而設之耳。故曰「觀變於陰陽而設卦」。卦既設矣，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爲爻之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爲爻之柔。聖人无與也，特發而明之，揮而散之耳。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之陰陽既設，爻之剛柔既生，自八卦而爲六十四，自六爻而爲三百八十四。伸之長之，天下之是非失得萬事於是乎備，天下之吉凶悔吝萬變於是乎出。天地人之道，皆聚於易之書矣。所以「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者在是。所以「窮理盡性至於命」者亦在是。大哉，易乎！大哉，易之道乎！其道之淵林乎？學者求道而舍易，是舍淵而求珠，舍林而求玉也。蓋天之授人者曰命，人之受天者曰性，在物情之所具者曰理，在人事之處物者曰義，會義理而行之通者曰道，體斯道而充乎已者曰德。命非通塞短永之謂也，天以道德義理

之性而授之於人之謂也。猶父之命子、君之命臣也，命令而付授之也。然則理與義有辨乎？曰：理者，物情各具其所本然之謂也。義者，人之處物各宜其所當然之謂也。今有二器於此，其一樽也，其一篕也。問樽奚事？曰：其器酒也。問篕奚事？曰：其器飱也。此物情之所本然者也。斯之謂理。今有人焉，見其爲器而不知其用，或寘飱於樽焉，或寘酒於篕焉，是得爲處物而宜其所當然者乎？若易置之，則宜其所當然矣。斯之謂義。然則理若何而可窮？性若何而可盡？命若何而可至？理也，性也，命也，爲三乎？爲一乎？曰：理譬則路也，性譬則足也，命譬則家也。人有自百里之外而歸其家者，或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或九十里而止，是能至其家乎？否也。夫百里之近也，而家不可至者，何也？非以其路有所未窮，而足力有所未盡乎？是故家无不可至，路无不可窮，而足有不能盡也。性有不能盡，而理无不可窮，命无不可至也。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説也。「理於義」謂治於義也，非窮理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文王重易之旨也。伏羲之易，畫而未重，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當是時，三才之道，奇而未耦，孤而无鄰也。文王之易，畫而既重。初與二爲地，初剛也，二柔也，剛柔以質言。三與四爲人，三義也，四仁也，仁義以性言。五與上爲天，五陽也，上陰也，陰陽以氣言。當是時，三才之道，耦而不奇，鄰而不孤矣。夫德不孤，必有鄰道亦然，故敬義立而德不孤，陰陽立而天之道不孤，剛柔立而地之道不孤，仁義立而人之道不孤。天下之理，未有孤而能立者。有日必有月，有山必有澤，有父必有母。至於晝夜寒暑也，前後左右也，耳目手足也，靡不然者。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然乾坤二卦，畫雖六矣，尚分陰分陽，未成章也。至於六子五十六卦，陰陽錯居，剛柔迭用，然後六位成章焉。「章」者，剛柔雜而成文也。《周官》畫績之事曰：「赤與白謂之章。」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然則易之重卦何爲也哉？以順性命之理而已。曷謂性命之理？陰陽也，柔剛也，仁義也，是性命之理也。順之，則聖，則賢，則君子，則无咎，則吉。逆之，則愚，則鄙，則小人，則悔吝，則凶。故仲尼首言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

以順性命之理」。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章言八卦剛柔錯綜，然後得失吉凶可得而前知也。所謂前知者，易之道也，非特占事知來之謂也，占特易之一端而已。易之道无它，其於已往之得失吉凶，既旋觀而順數，故其於方來之得失吉凶，亦逆睹而前知。見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以已往之微，知方來之著也。見離明而知日昃之必凶，以已往之盛，知方來之衰也。且以往知來，未有不可逆知者。膰肉不至，孔子行；醴酒不設，穆生去。晉勝鄢陵，士燮懼；吳會黃池，子胥憂，而況易之道乎？故曰「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説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言天地六子造化萬物之妙用也。天地猶一人之身也。雷風水火，猶一身之血氣也。雷者，天地一身之謦欬也。風者，天地一身之嘘呵也。雨者，天地一身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一身之煖氣也。今夫人之一身，謦欬喑焉者死，嘘呵絶焉者死，膏液竭焉者死，煖氣冰焉者死。天地亦然，夫惟謦欬足以鼓動萬物，故潛者見，隕者敷。嘘呵足以揮散萬物，故稺者挺，鬱者舒。膏液足以潤澤萬物，故槁者滋，瘠者腴。煖氣足以烜熯萬物，故幽者晣，沍者蘇。四者大和，萬物並育。秋而成焉，物所以説兑者，秋之正也。冬而肅焉，物所以止艮者，冬之窮也。造化至此，歲功成矣。天何爲哉？主之而已。君者，主也。地何爲哉？收之而已。藏者，收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兑，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萬物之所説也，故曰説言乎兑。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

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此章前言「帝出乎震」之八者，所以發八卦妙萬物之神也。後言「萬物出乎震」之八者，所以釋前言也。夫物芸芸，造端乎春，故曰「萬物出乎震」。震，春卦也。風之被物也，飄忽汎掃，何穢不蠲哉？塵遇之而清焉，暑遇之而冷焉，華實遇之而馨焉。絜齊萬物莫絜乎風，故曰「齊乎巽」。天地非日，孰與炳曜？萬物非日，孰與臨照？日一出矣，然後物與物相覿也。不然，宇宙之間，其不冥爲大幽之室乎？故曰「相見乎離」。役物以養己者，物也。役己以養物者，地也。人皆知之，稱乎母，莫知其疲於乳哺，故曰「致役乎坤」。歲云秋矣，萬寶既成，萬生既盈，疇不説乎情，故曰「説言乎兑」。乾西北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殖，故曰「戰乎乾」。水之爲用也，兼足萬物，不舍晝夜，未嘗德其德，未嘗不力其力，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也。北者，冬也，物所終而止。東者，春也，物復動而始。動而復止，止而復動，物莫窮其用，始而復終，終而復始，物莫知其際。艮也者，其造化循環无端之樞歟？然則造化之仁，庸有既乎？「天地大德曰生」，吾於艮見之矣。孰爲此者？蓋有妙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孰妙萬物，蓋天地造化之至神，亦不知其所以然者也。神難言也，而仲尼屢言之曰「神无方」，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惟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非仲尼不能窮天下之至神，非仲尼不能言天下之至神。噫，歛天地於八卦，不見其有餘，散八卦於天地，不見其不足，其天地之神乎？其易之神乎？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説萬物者，莫説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言六子變化萬物之功而不言乾坤，非不言乾坤也，六子之功即乾坤之功也。故舜以五人治，文王以多士寧。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

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兑，説也。

此章述八卦之訓詁，狀八卦之性情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兑爲羊。

此章言八卦遠取諸物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兑爲口。

此章言八卦近取諸身也。首，言尊。腹，言容。水内景，有耳内聰之象。火外景，有目外明之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章言乾坤生六子也。一索得男，初爻得乾之一陽也。一索得女，初爻得坤之一陰也。其餘第第推之。❶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黄，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

❶「第第」，四庫本作「次第」。

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兑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此一章又統言八卦之作，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也。然引物取類，有不可一一强通者，强通焉，鑿且妄矣。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十九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二十

廬陵楊萬里廷秀

序卦上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恭，然後安，故受之以恭。恭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序卦下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説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説也。説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

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程氏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楊氏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與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飾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豊，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張先生校正楊寳學易傳卷第二十

易傳後序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删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歟？ 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其畫，无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卦辭，无餘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絶之簡。於是作《彖》辭，作《象》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説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爲天地，纖之爲毫末，顯之爲人物，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仁義禮樂，微之爲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崇。是書也，其緼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鈞也歟？ 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唯魯有之歟？ 抑諸國皆有，而吴未有歟？ 宜其見之而喜也。然札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義、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 今乃得見季札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 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 然嘗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 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歎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歟？ 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 學者每謂聞而

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疎，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覩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羡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羡學者也？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嘉恭甲子四月八日後序❶

❶「後序」上，尹本有「萬里」二字。

易學啓蒙

〔南宋〕朱熹 撰
王鐵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易學啓蒙》是朱熹闡説《易》象數與筮占方法的書。從朱熹《文集》裏寫給蔡元定的書信中可以看到，此書是朱、蔡二人反復研討的成果。

《啓蒙》的成書，據《自序》所署，是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農曆三月。作《序》之後，即付刊行。在稍後朱熹的書信中，數見贈送與討論《啓蒙》的文字。如《答趙善譽書》中説：「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並以爲獻。」（《文集》卷三八）此信自當先于淳熙十六年趙氏之卒。《啓蒙》初刻以後不止一次修改，這也可見于作者給蔡元定、蔡淵父子的書信。

今日所見的《啓蒙》是四卷本。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啓蒙》雖作一卷，但篇目則與今本無異。亦曾刻作兩卷，如明《南雍志·經籍考》于「周易本義」及「周易大字本義」條下皆附注「啓蒙上、下」。又朱熹去世後，《啓蒙》與《本義》常合刻，朱熹學生度正謂楊仲禹「並刊二書」（《性善堂稿》卷一四）。《南雍志》所録兩種《周易本義》，就是這類合刻本。

《啓蒙》的早期單刻本均失傳。今天能見到的最早刻本，是清康熙年間吕氏寶誥堂所刻的《朱子遺書二刻》本。其他就祇有清代後期的幾個刻本，如咸豐六年（一八五六）的與古齋刻本、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的望三益齋刻本、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的《西京清麓叢書》本與劉氏《傳經堂叢書》本等。其中，與古齋本是以《遺書》本爲底本，望三益齋刻本則是翻刻與古齋本，《西京清麓叢書》本的版式與《遺書》本基本相同，當亦以《遺書》本爲底本。

《啓蒙》還有幾種重要的注釋本或附録本（附録是從文集、語録中，輯集相關文字附于專著每章正文之後的一種體裁）：一是宋末胡方平撰《易學啓蒙通釋》，分上、下兩卷；二是元黄瑞節輯《朱子成

書附録》，内收《易學啓蒙》，不分卷；三是明永樂中所編《性理大全》，卷一四至一七爲《易學啓蒙》；四是明萬曆年間余懋衡編《易學啓蒙》四卷，也是一種附録本；五是清康熙御纂《周易折中》。這幾種書的《啓蒙》正文，除了《通釋》第四篇的《卦變圖》外，差别都不大。

這次整理以《朱子遺書》本爲底本，校以國家圖書館所藏元刻明修本《易學啓蒙通釋》（簡稱《通釋》）、元至正元年（一三四一）日新書堂刻《朱子成書附録》（簡稱《成書》）。第四卷的三十二幅卦變圖，依朱熹的説明，應該是「反復之則爲六十四圖」，也就是説，每一圖應成反復對稱形狀。但底本這一部分與《成書》、《性理大全》、余懋衡本、《周易折中》等都相同，並不對稱。唯元刻明修本《通釋》的第一至二〇圖、第二九至三二圖反復成對稱形狀。《通釋》的第二一至二八圖，形狀也與底本相同。大約這幾頁是元刻本所闕，而以他書補之。刻于《通志堂經解》中的《通釋》，這一卷情況與元刻明修本同。整理時，三十二幅卦變圖仍底本之舊，讀者可參看《易學啓蒙通釋》。

校點者　王鐵

易學啓蒙卷之一

易學啓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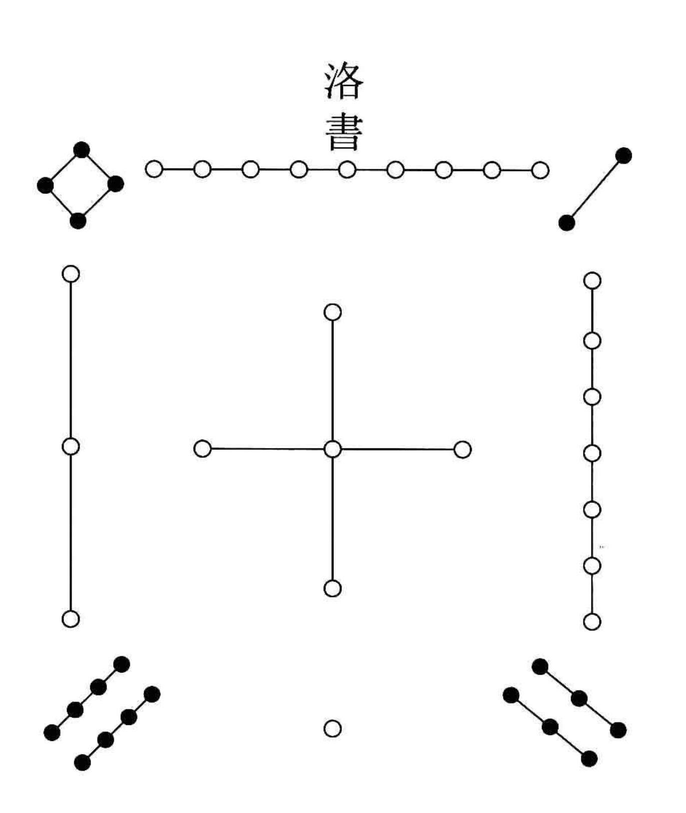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從横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淳熙丙午莫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

本圖書第一

河圖

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❶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説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然不特此耳，律呂

❶「則」，原脱，據《成書》補。

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多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者，無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一之屬，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可謂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❶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

❶「原」，原作「言」，據《通釋》、《成書》改。

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説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説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内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

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虚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内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説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横十五而七、八、九、

六迭爲消長，虚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五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虚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虚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兑、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虚其中五，❶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横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兑、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虚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虚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横十五之數也；以五乘

❶「五」，原脱，據《成書》補。

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横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易學啓蒙卷之二

易學啓蒙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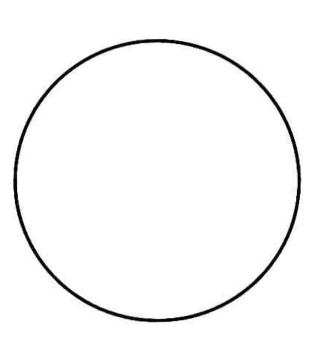
原卦畫第二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傳》又言包羲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于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髪思慮作爲于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于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爲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易有太極



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此之謂也。

是生兩儀

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爲二」者，皆謂此也。

陽儀❶

陰儀❷

❶「陽儀」，《成書》作「陽一」。

❷「陰儀」，《成書》作「陰二」。

太陽一

少陰二

少陽三

太陰四

兩儀生四象

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爲四」者，皆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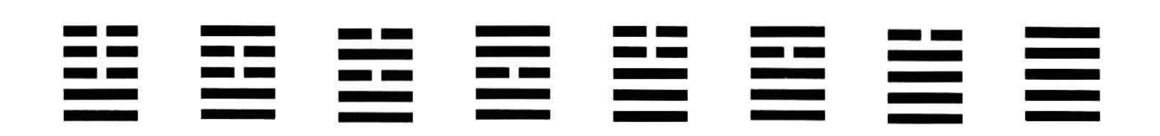
乾一 ☰
兑二 ☱
離三 ☲
震四 ☳

四象生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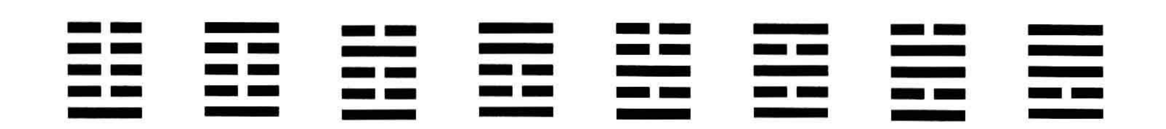
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兑、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兑、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卦皆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爲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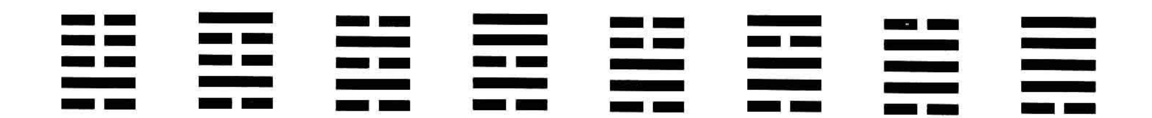
巽五 ☴
坎六 ☵
艮七 ☶
坤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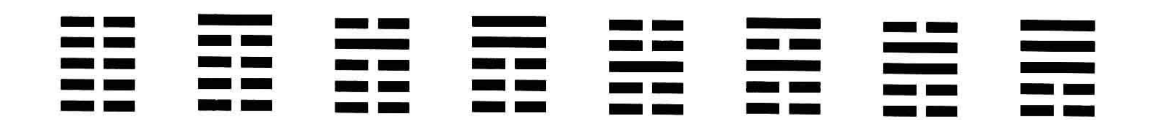
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四畫者十六，於經無見。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是也。又爲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



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是也。又爲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五十六矣；八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❶則爲九畫者五百十二矣；九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畫者千二十四矣；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一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贛《易林》變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復爲圖於此，而略見第四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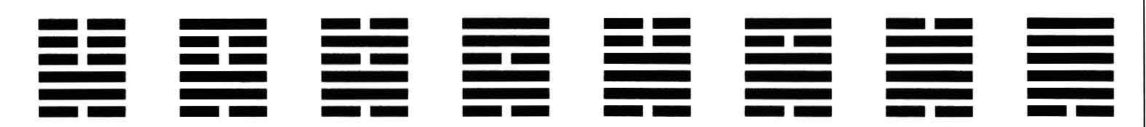
❶「畫」，原作「卦」，據《通釋》、《成書》改。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若自十二畫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畫，則成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變。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數亦與此合。引而伸之，蓋未知其所終極也。雖未見其用處，然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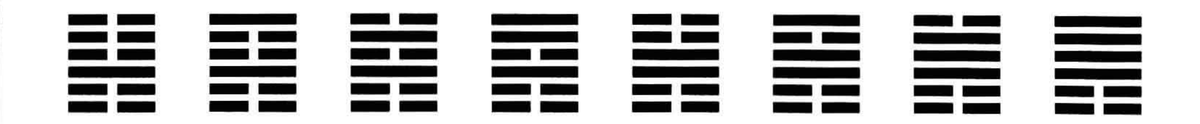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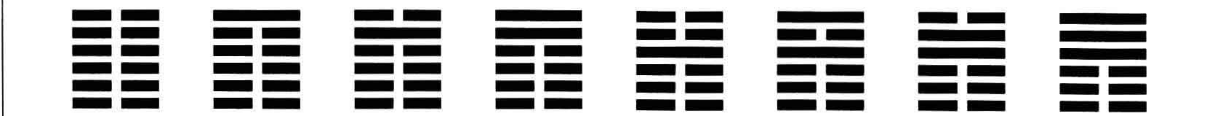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坤　剥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伏羲八卦圖






伏羲六十四卦圖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❶艮以止之，兑以説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以横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兑二，有兑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兑之中爲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横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又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❷愈細則愈繁。是故乾以分

---

❶「烜」，原作「晅」，係南宋嘉定以後避欽宗舊諱，今據《通釋》、《成書》改。

❷「小」，各本同。按《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作「少」，當是。

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兑、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兑、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

又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兑，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兑，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兑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陰所尅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所尅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兑、離以下更思之。○今按：兑、離二十八陽，二十陰。震二十陽，二十八陰。艮、坎二十八陰，二十陽。巽二十陰，二十八陽。

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横，《易》之本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又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

然用數不過乎中也。此更宜思。離當卯，坎當酉，但以坤爲子半可見矣。

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

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文王八卦圖

南離
坤
西兌
乾
北坎
艮
東震
巽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兑，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萬物之所説也，故曰「説言乎兑」。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説萬物者莫説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

物也。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

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兑、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文王也。之法，❶其盡於是矣。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于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

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兑，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

又曰：兑、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爲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

又曰：震、兑横而六卦縱，易之用也。嘗考此圖而更爲之説曰：震東、兑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爲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然震、兑始而坎、離終，震、兑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

❶「之法」，原脱，據《成書》補。但《成書》無注「文王也」三字。

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兑，說也。

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說之象。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兑爲羊。

此遠取諸物之象。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兑爲口。

此近取諸身之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今按：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爲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爲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爲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爲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爲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爲兑，故曰「三索而得女」。

凡此數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爲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

易學啓蒙卷之三

易學啓蒙三

明蓍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

《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爲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爲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虚之，則但爲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爲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無所爲，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爲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而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無所爲，則亦自含五數，❶而并爲五十矣。

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掛者，懸於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扐者，扐于中三指之兩間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于左手

❶「含」，原作「合」，據《通釋》、《成書》改。

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即九。

左右

得五者三，所謂奇也。五除掛一即四，以四約之爲一，故爲奇，即兩儀之陽數也。

左右

得九者一，所謂偶也。九除掛一即八，以四約之爲二，故爲偶，即兩儀之陰數也。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

左右 扐挂扐挂

得四者二，所謂奇也。不去挂一，餘同前義。

左右

得八者二，所謂偶也。不去挂一，餘同前義。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挂、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挂扐者如再變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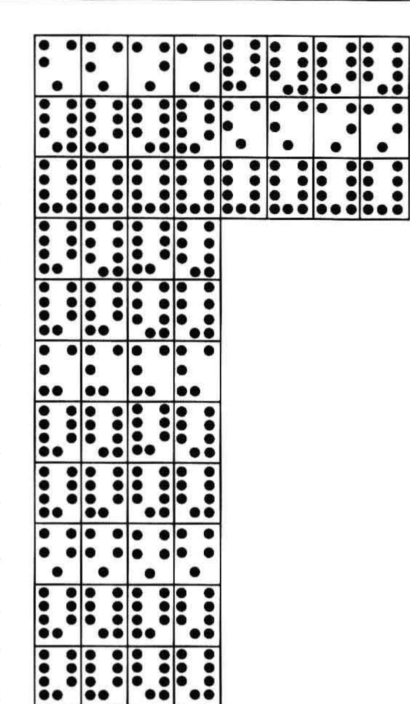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挂扐之奇偶，以分所遇陰陽老少，是爲一爻。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右三奇，爲老陽者凡十有二。挂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挂之一爲十有二，以四約

而三分之，爲一者三。一奇象圓而圍三，故三一之中各復有三，而積三三之數則爲九。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挂扐除一，四分四十有八而得其一也，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九之母也，過揲之數，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三也，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九之子也。皆徑一而圍三也。即四象太陽居一含九之數也。

右兩奇一偶，以偶爲主，爲少陰者凡二十有八。挂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挂之一爲十有六，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二，爲二者一。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❶二偶象方而用其半，❷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焉。而積二三、一二之數則爲八。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焉。挂扐除一，四其四也，自一其十二者而進四也，八之母也。過揲之數，八其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也，八之子也。即四象少陰居二含八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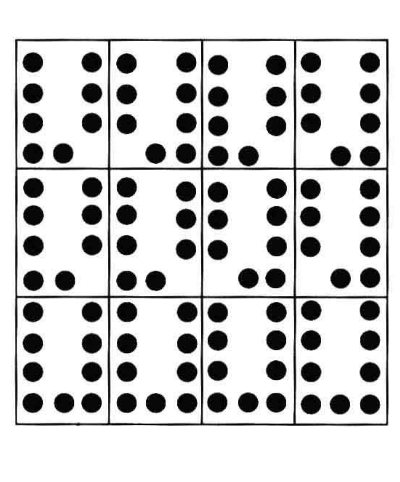


右兩偶一奇，以奇爲主，爲少陽者凡二十。挂扐之數二十有一，除初挂之一爲

❶「二」，原作「三」，據《通釋》、《成書》改。

❷「二」，原作「一」，據《通釋》、《成書》改。

二十，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二，爲一者一。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一一之中復有三焉。而積二二、一三之數則爲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挂扐除一，五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也，七之母也。過揲之數，七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進四也，七之子也。即四象少陽居三含七之數也。



右三偶，爲老陰者四。挂扐之數二十有五，除初挂之一爲二十有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而積三二之數則爲六。過揲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挂扐除一，六之母也。過揲之數，六之子也。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兩其十二而六其四也，皆圍四而用半也。即四象太陰居四含六之數也。

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挂之法得之。蓋經曰「再扐而後挂」，又曰「四營而成易」，其指甚明。《注》、《疏》雖不詳說，然劉禹錫所記僧一行、畢中和、顧彖之說，亦已備矣。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挂，後二變不挂之說。考之於經，乃爲六扐而後挂，不應五歲再閏之義。且後兩變又止三營，[1]蓋已誤矣。且用舊法，則三變之中，又以前一變爲奇，後二變爲偶。奇故其餘五、九，偶故其餘四、八。餘五、九者，五三

[1]「三」，原作「二」，據《通釋》、《成書》改。

而九一，亦圍三徑一之義也。餘四、八者，四、八皆二，亦圍四用半之義也。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蔡元定曰：按五十之蓍，虛一，分二，挂一，揲四，爲奇者三，爲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數。而三揲之變，老陽老陰之數本皆八，合之得十六，陰陽以老爲動，而陰性本静，故以四歸于老陽，此老陰之數所以四，老陽之數所以十二也。少陽少陰之數本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陰陽以少爲静，而陽性本動，故以四歸於少陰，此少陽之數所以二十，而少陰之數所以二十八也。易用老而不用少，❶故六十四變所用者十六變，❷十六變又以四約之，陽用其三，陰用其一。蓋一奇一偶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挂一，揲四，則爲奇者二，爲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而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若用近世之法，則三變之餘，皆爲圍三徑一之義，而無復奇偶之分。三變之後，爲老陽、少陰者皆二十七，爲少陽者九，爲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無復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見其説之誤矣。至于陰陽老少之所以然者，則請復得而通論之：蓋四十九策，除初挂之一而爲四十八，以四約之爲十二，以十二約之爲四。於其揲之一變也，挂扐之數，一其四者爲奇，兩其四者爲偶。其三變也，挂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爲老陽。挂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爲老陰。自老陽之挂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也，一其

❶「易」，原作「陽」，據《通釋》、《成書》改。

❷「十六」，原作「十二」，據《成書》改。

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挂扐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挂扐，退其過揲，各至于三之一，則爲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挂扐，進其過揲，各至于三之一，則爲少陽。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挂扐十二爲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爲最多。少陰居二而含八，故其挂扐十六爲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爲次多。少陽居三而含七，故其挂扐二十爲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爲稍少。老陰居四而含六，故其挂扐二十四爲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爲極少。蓋陽奇而陰偶，是以挂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于中焉，此其以少爲貴者也。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于中焉，此其以多爲貴者也。凡此不唯陰之與陽既爲二物而迭爲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爲一物而迭爲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契，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無者。而況挂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挂扐，而獨以過揲之數爲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煩，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誤哉！邵子曰「五與四、四，去挂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挂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

去挂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挂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此之謂也。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挂、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爲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虚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爲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若爲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爲萬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挂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于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内卦之爲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爲悔者亦備矣。❶六爻成，内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祐神者，言有以佑助神化之功也。○卷内蔡氏說「爲奇者三，爲偶者二」，蓋凡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爲奇，餘四爲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者亦爲偶，故曰奇三而偶二也。

❶「卦」，原作「寡」，據《通釋》、《成書》改。

易學啓蒙卷之四

易學啓蒙四

考變占第四

乾卦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爲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爲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群龍無首」，則陰皆變陽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歐陽子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見之，則餘可知耳。」○愚按：此說發明先儒所未到，最爲有功。其論七、八多而九、六少，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挂，如一行説。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彖辭爲卦下之辭，孔成子筮立衛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沙隨程

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經傳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凡三爻變者通二十卦，有圖在後。○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經傳亦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唯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

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則非也。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是也。然「群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坤之「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於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爲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凡言初終、上下者，據圖而言。❶言第幾卦前後者，從本卦起。

❶「言」，原作「占」，據《通釋》、《成書》改。

	剥				觀						否				遯	姤	乾
	比	頤	蒙	艮	晉	損		益		渙	漸	大畜	中孚	无妄	訟	同人	
	豫	屯	坎	蹇	萃	節	賁	噬嗑	蠱	未濟	旅	需	睽	家人	巽	履	
	謙	震	解	小過		歸妹	既濟	隨	井	困	咸	大壯	兌	離	鼎	小畜	
	師	明夷	升			泰	豐		恒					革	大過	大有	
坤	復	臨														夬	

	頤				益						无妄				同人	乾	姤
	屯	剥	損	賁	噬嗑	蒙		觀		中孚	家人	蠱	渙	否	履	遯	
	震	比	節	既濟	隨	坎	艮	晉	大畜	睽	離	井	未濟	漸	小畜	訟	
	明夷	豫	歸妹	豐		解	蹇	萃	需	兌	革	恒	困	旅	大有	巽	
	臨	謙	泰			升	小過		大壯					咸	夬	鼎	
復	坤	師														大過	

	蒙				渙						訟				姤	遯	人同
	坎	損	剥	蠱	濟未	頤		孚中		觀	巽	賁	益	履	否	乾	
	解	節	比	井	困	屯	畜大	睽	艮	晉	鼎	濟既	嗑噬	畜小	漸	妄无	
	升	妹歸	豫	恒		震	需	兑	蹇	萃	過大	豐	隨	有大	旅	人家	
	坤	泰	謙			夷明	壯大		過小					夬	咸	離	
師	臨	復														革	

	艮				漸						遯				否	訟	履
	蹇	賁	蠱	剥	旅	畜大		人家		巽	觀	損	畜小	人同	姤	妄无	
	過小	濟既	井	比	咸	需	頤	離	蒙	鼎	晉	節	有大	益	渙	乾	
	坤	豐	恒	豫		壯大	屯	革	坎	過大	萃	妹歸	夬	嗑噬	濟未	孚中	
	升	復	師			臨	震		解					隨	困	睽	
謙	夷明	泰														兑	

	晉				否						觀				漸	巽	小畜
	萃	噬嗑	未濟	旅	剥	睽		无妄		訟	遯	大有	履	益	渙	家人	
	坤	隨	困	咸	比	兑	離	頤	鼎	蒙	艮	夬	損	同人	姤	中孚	
	小過	復	師	謙		臨	革	屯	大過	坎	蹇	泰	節	賁	蠱	乾	
	解	豐	恒			大壯	明夷		升					既濟	井	大畜	
豫	震	歸妹														需	

	觀				剥						晉				旅	鼎	大有
	坤	益	渙	漸	否	中孚		頤		蒙	艮	小畜	損	噬嗑	未濟	離	
	萃	復	師	謙	豫	臨	家人	无妄	巽	訟	遯	泰	履	賁	蠱	睽	
	蹇	隨	困	咸		兑	明夷	震	升	解	小過	夬	歸妹	同人	姤	大畜	
	坎	既濟	井			需	革		大過					豐	恒	乾	
比	屯	節														大壯	

	坤				比						萃				咸	過大	夬
	觀	復	師	謙	豫	臨		屯		坎	蹇	泰	節	隨	困	革	
	晉	益	渙	漸	否	孚中	夷明	震	升	解	過小	畜小	妹歸	濟既	井	兌	
	艮	嗑噬	濟未	旅		睽	人家	妄无	巽	訟	遯	有大	履	豐	恒	需	
	蒙	賁	蠱			畜大	離		鼎					人同	姤	壯大	
剥	頤	損														乾	

	損				孚中						履				乾	人同	遯
	節	蒙	頤	畜大	睽	剥		渙		益	畜小	艮	觀	訟	妄无	姤	
	妹歸	坎	屯	需	兌	比	蠱	濟未	賁	嗑噬	有大	蹇	晉	巽	人家	否	
	泰	解	震	壯大		豫	井	困	濟既	隨	夬	過小	萃	鼎	離	漸	
	復	升	夷明			謙	恒		豐					過大	革	旅	
臨	師	坤														咸	

	賁				家人						同人				无妄	履	訟
	既濟	艮	大畜	頤	離	蠱		漸		小畜	益	蒙	巽	遯	乾	否	
	豐	蹇	需	屯	革	井	剥	旅	損	大有	噬嗑	坎	鼎	觀	中孚	姤	
	復	小過	大壯	震		恒	比	咸	節	夬	隨	解	大過	晉	睽	涣	
	泰	坤	臨			師	豫		歸妹					萃	兑	未濟	
明夷	謙	升														困	

	噬嗑				无妄						益				家人	小畜	巽
	隨	晉	睽	離	頤	未濟		否		履	同人	鼎	訟	觀	中孚	漸	
	復	萃	兑	革	屯	困	旅	剥	大有	損	賁	大過	蒙	遯	乾	涣	
	豐	坤	臨	明夷		師	咸	比	夬	節	既濟	升	坎	艮	大畜	姤	
	歸妹	小過	大壯			恒	謙		泰					蹇	需	蠱	
震	豫	解														井	

	益				頤						嗑噬				離	有大	鼎
	復	觀	孚中	人家	妄无	渙		剥		損	賁	巽	蒙	晉	睽	旅	
	隨	坤	臨	夷明	震	師	漸	否	畜小	履	人同	升	訟	艮	畜大	濟未	
	濟既	萃	兑	革		困	謙	豫	泰	妹歸	豐	過大	解	遯	乾	蠱	
	節	蹇	需			井	咸		夬					過小	壯大	姤	
屯	比	坎														恒	

	復				屯						隨				革	夬	過大
	益	坤	臨	夷明	震	師		比		節	濟既	升	坎	萃	兑	咸	
	嗑噬	觀	孚中	人家	妄无	渙	謙	豫	泰	妹歸	豐	巽	解	蹇	需	困	
	賁	晉	睽	離		濟未	漸	否	畜小	履	人同	鼎	訟	過小	壯大	井	
	損	艮	畜大			蠱	旅		有大					遯	乾	恒	
頤	剥	蒙														姤	

	蠱				巽						姤				訟	否	安无
	井	畜大	艮	蒙	鼎	賁		畜小		漸	渙	頤	人家	乾	遯	履	
	恒	需	蹇	坎	過大	濟既	損	有大	剥	旅	濟未	屯	離	孚中	觀	人同	
	師	壯大	過小	解		豐	節	夬	比	咸	困	震	革	睽	晉	益	
	謙	臨	坤			復	妹歸		豫					兌	萃	嗑噬	
升	泰	夷明														隨	

	濟未				訟						渙				巽	漸	人家
	困	睽	晉	鼎	蒙	嗑噬		履		否	姤	離	安无	孚中	觀	畜小	
	師	兌	萃	過大	坎	隨	有大	損	旅	剥	蠱	革	頤	乾	遯	益	
	恒	臨	坤	升		復	夬	節	咸	比	井	夷明	屯	畜大	艮	人同	
	豫	壯大	過小			豐	泰		謙					需	蹇	賁	
解	妹歸	震														濟既	

	渙				蒙						未濟				鼎	旅	離
	師	中孚	觀	巽	訟	益		損		剥	蠱	家人	頤	睽	晉	大有	
	困	臨	坤	升	解	復	小畜	履	漸	否	姤	明夷	无妄	大畜	艮	噬嗑	
	井	兑	萃	大過		隨	泰	歸妹	謙	豫	恒	革	震	乾	遯	賁	
	比	需	蹇			既濟	夬		咸					大壯	小過	同人	
坎	節	屯														豐	

	師				坎						困				大過	咸	革
	渙	臨	坤	升	解	復		節		比	井	明夷	屯	兑	萃	夬	
	未濟	中孚	觀	巽	訟	益	泰	歸妹	謙	豫	恒	家人	震	需	蹇	隨	
	蠱	睽	晉	鼎		噬嗑	小畜	履	漸	否	姤	離	无妄	大壯	小過	既濟	
	剥	大畜	艮			賁	大有		旅					乾	遯	豐	
蒙	損	頤														同人	

	旅				遯						漸				觀	渙	孚中
	咸	離	鼎	晉	艮	有大		人同		姤	否	睽	乾	人家	巽	益	
	謙	革	過大	萃	蹇	夬	嗑噬	賁	濟未	蠱	剥	兑	畜大	妄无	訟	畜小	
	豫	夷明	升	坤		泰	隨	濟既	困	井	比	臨	需	頤	蒙	履	
	恒	震	解			妹歸	復		師					屯	坎	損	
過小	豐	壯大														節	

	漸				艮						旅				晉	濟未	睽
	謙	人家	巽	觀	遯	畜小		賁		蠱	剥	孚中	畜大	離	鼎	嗑噬	
	咸	夷明	升	坤	過小	泰	益	人同	渙	姤	否	臨	乾	頤	蒙	有大	
	比	革	過大	萃		夬	復	豐	師	恒	豫	兑	壯大	妄无	訟	損	
	井	屯	坎			節	隨		困					震	解	履	
蹇	濟既	需														妹歸	

	謙				蹇						咸				萃	困	兌
	漸	夷明	升	坤	過小	泰		濟既		井	比	臨	需	革	過大	隨	
	旅	人家	巽	觀	遯	畜小	復	豐	師	恒	豫	孚中	壯大	屯	坎	夬	
	剥	離	鼎	晉		有大	益	人同	渙	姤	否	睽	乾	震	解	節	
	蠱	頤	蒙			損	嗑噬		濟未					妄无	訟	妹歸	
艮	賁	畜大														履	

	否				晉						剥				艮	蠱	畜大
	豫	妄无	訟	遯	觀	履		嗑噬		濟未	旅	乾	睽	頤	蒙	賁	
	比	震	解	過小	坤	妹歸	人同	益	姤	渙	漸	壯大	孚中	離	鼎	損	
	咸	屯	坎	蹇		節	豐	復	恒	師	謙	需	臨	人家	巽	有大	
	困	革	過大			夬	濟既		井					夷明	升	畜小	
萃	隨	兌														泰	

	豫				萃						比				蹇	井	需
	否	震	解	過小	坤	妹歸		隨		困	咸	壯大	兌	屯	坎	濟既	
	剥	妄无	訟	遯	觀	履	豐	復	恒	師	謙	乾	臨	革	過大	節	
	旅	頤	蒙	艮		損	人同	益	姤	渙	漸	畜大	孚中	夷明	升	夬	
	濟未	離	鼎			有大	賁		蠱					人家	巽	泰	
晉	嗑噬	睽														畜小	

	比				坤						豫				過小	恒	壯大
	剥	屯	坎	蹇	萃	節		復		師	謙	需	臨	震	解	豐	
	否	頤	蒙	艮	晉	損	濟既	隨	井	困	咸	畜大	兌	夷明	升	妹歸	
	漸	妄无	訟	遯		履	賁	嗑噬	蠱	濟未	旅	乾	睽	革	過大	泰	
	渙	人家	巽			畜小	人同		姤					離	鼎	夬	
觀	益	孚中														有大	

	畜大				畜小						乾				履	妄无	否
	需	蠱	賁	損	有大	艮		巽		人家	孚中	剥	漸	姤	人同	訟	
	壯大	井	濟既	節	夬	蹇	蒙	鼎	頤	離	睽	比	旅	渙	益	遯	
	臨	恒	豐	妹歸		過小	坎	過大	屯	革	兌	豫	咸	濟未	嗑噬	觀	
	夷明	師	復			坤	解		震					困	隨	晉	
泰	升	謙														萃	

	睽				履						孚中				畜小	人家	漸
	兌	濟未	嗑噬	有大	損	晉		訟		妄无	乾	旅	否	渙	益	巽	
	臨	困	隨	夬	節	萃	鼎	蒙	離	頤	畜大	咸	剥	姤	人同	觀	
	壯大	師	復	泰		坤	過大	坎	革	屯	需	謙	比	蠱	賁	遯	
	震	恒	豐			過小	升		夷明					井	濟既	艮	
妹歸	解	豫														蹇	

	孚中				損						睽				有大	離	旅
	臨	渙	益	畜小	履	觀		蒙		頤	畜大	漸	剥	濟未	嗑噬	鼎	
	兑	師	復	泰	妹歸	坤	巽	訟	人家	妄无	乾	謙	否	蠱	賁	晉	
	需	困	隨	夬		萃	升	解	夷明	震	壯大	咸	豫	姤	人同	艮	
	屯	井	濟既			蹇	過大		革					恒	豐	遯	
節	坎	比														過小	

	臨				節						兑				夬	革	咸
	孚中	師	復	泰	妹歸	坤		坎		屯	需	謙	比	困	隨	過大	
	睽	渙	益	畜小	履	觀	升	解	夷明	震	壯大	漸	豫	井	濟既	萃	
	畜大	濟未	嗑噬	有大		晉	巽	訟	人家	妄无	乾	旅	否	恒	豐	蹇	
	頤	蠱	賁			艮	鼎		離					姤	人同	過小	
損	蒙	剥														遯	

	離				人同						人家				益	孚中	渙
	革	旅	有大	嗑噬	賁	鼎		遯		乾	妄无	濟未	姤	漸	畜小	觀	
	夷明	咸	夬	隨	濟既	過大	晉	艮	睽	畜大	頤	困	蠱	否	履	巽	
	震	謙	泰	復		升	萃	蹇	兌	需	屯	師	井	剥	損	訟	
	壯大	豫	妹歸			解	坤		臨					比	節	蒙	
豐	過小	恒														坎	

	人家				賁						離				嗑噬	睽	濟未
	夷明	漸	畜小	益	人同	巽		艮		畜大	頤	渙	蠱	旋	有大	晉	
	革	謙	泰	復	豐	升	觀	遯	孚中	乾	妄无	師	姤	剥	損	鼎	
	屯	咸	夬	隨		過大	坤	過小	臨	壯大	震	困	恒	否	履	蒙	
	需	比	節			坎	萃		兌					豫	妹歸	訟	
濟既	蹇	井														解	

	明夷				既濟						革				隨	兌	困
	家人	謙	泰	復	豐	升		蹇		需	屯	師	井	咸	夬	萃	
	離	漸	小畜	益	同人	巽	坤	小過	臨	大壯	震	渙	恒	比	節	大過	
	頤	旅	大有	噬嗑		鼎	觀	遯	中孚	乾	无妄	未濟	姤	豫	歸妹	坎	
	大畜	剥	損			蒙	晉		睽					否	履	解	
賁	艮	蠱														訟	

	无妄				噬嗑						頤				賁	大畜	蠱
	震	否	履	同人	益	訟		晉		睽	離	姤	未濟	剥	損	艮	
	屯	豫	歸妹	豐	復	解	遯	觀	乾	中孚	家人	恒	渙	旅	大有	蒙	
	革	比	節	既濟		坎	小過	坤	大壯	臨	明夷	井	師	漸	小畜	鼎	
	兌	咸	夬			大過	蹇		需					謙	泰	巽	
隨	萃	困														升	

	震				隨						屯				濟既	需	井
	妄无	豫	妹歸	豐	復	解		萃		兌	革	恒	困	比	節	蹇	
	頤	否	履	人同	益	訟	過小	坤	壯大	臨	夷明	姤	師	咸	夬	坎	
	離	剝	損	賁		蒙	遯	觀	乾	孚中	人家	蠱	渙	謙	泰	過大	
	睽	旅	有大			鼎	艮		畜大					漸	畜小	升	
嗑噬	晉	濟未														巽	

	屯				復						震				豐	壯大	恒
	頤	比	節	濟既	隨	坎		坤		臨	夷明	井	師	豫	妹歸	過小	
	妄无	剝	損	賁	嗑噬	蒙	蹇	萃	需	兌	革	蠱	困	謙	泰	解	
	人家	否	履	人同		訟	艮	晉	畜大	睽	離	姤	濟未	咸	夬	升	
	孚中	漸	畜小			巽	遯		乾					旅	有大	過大	
益	觀	渙														鼎	

以上三十二圖，[1]反復之則爲六十四圖。圖以一卦爲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與焦贛《易林》合。然其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覽者詳之。

[1] 以上三十二幅卦變圖，《通釋》第一圖至第二十圖、第二十九圖至第三十二圖皆以第五行三卦比底本各低一格，第六行三卦比底本各低二格，第十二行四卦比底本各低一格。按本卷三十二圖應各成反覆對稱形狀，《通釋》是。《通釋》第二十一圖至第二十八圖則或爲遞修時所補，故亦有誤。

周易本義

〔南宋〕朱熹　集録
王鐵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朱熹在易學領域中，也如在其他許多領域中一樣，有其重要的建樹。在北宋以來盛行的以義理説《易》的風氣下，他提出了《易》本是卜筮之書的命題。他批評了義理派易學家們所持的聖人作《易》專爲説道理以教人的錯誤觀點，及要從卦爻辭中推出講學之道來的做法。他認爲應該把《易》作爲卜筮書來讀，「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次。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答吕伯恭書》）這是他撰作《周易本義》的動機與指導思想，「本義」一名也是由此而來。

《周易本義》的撰作，始於淳熙初年，歷經二十多年，至慶元年間纔完成。朱熹在慶元年間的《答孫敬甫書》中説：「《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此時朱熹自己雖還不十分滿意，但認爲已可流傳於世。

唐末、五代，漢儒的易學著作散佚殆盡。宋代通行的《周易》，是將《彖傳》、《象傳》、《文言》都分綴於卦爻辭下的王弼本。吕大防、晁説之、程迥、吕祖謙等人不滿於此，而各有《古易》的編訂，意在恢復戰國、西漢時代《周易》的本來面目。朱熹的《周易本義》採用吕祖謙《古易》的編排，以上、下經爲二卷，「十翼」又爲十卷，共十二卷。

宋刊《周易本義》十二卷本，今尚存二種。

一無年月題識，不詳何時何地所刻，傅增湘、王文進都以爲是臨安刻本。這一種宋本，上世紀前葉尚存兩部。一部即傅增湘、王文進所見者，該書曾經汪文琛、陳鱣、蔡定相等人收藏。據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彖》上、下傳是汪士鐘所鈔補。一九一四年劉世珩玉海堂刊本即據此本影刻，但影刻本錯誤很多。原本則今尚不知下落。一部是《天祿琳瑯書目後編》所著録者，該書明代曾藏於項篤壽萬卷樓和

毛晉汲古閣，清乾隆年間入内府。今藏國家圖書館，但已是殘本，缺《易圖》與《下經》。從版心所記刻工姓名看，應早於吴革本。兹稱之爲「宋甲本」。

一爲宋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吴革刻本。書首有吴革序。這一刻本，今國家圖書館藏有二部，一曾爲清怡府及朱學勤收藏，一曾爲季振宜、徐乾學、曹寅、楊紹和等人收藏。上海圖書館也藏有一部，有陳寶琛、曹東章跋。吴革本在清初以來影響較大，由之而出的有康熙内府影刻本、康熙五十年曹寅翻刻本。文淵閣四庫本是據内府影刻本抄寫。康熙時所纂《周易折中》，據我們研究，也是以吴革本爲底本而參校以《周易傳義大全》。

清乾隆年間，寶應劉世讜刊有《周易本義》十二卷本。實則劉氏未見宋刻本。其書出於《周易折中》，篇次雖同宋刻，而依《折中》前去《易圖》，後去《筮儀》，又依通行的四卷本之例，刻吕祖謙《古易音訓》於眉端。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刻十二卷本，即是以劉刻爲底本而校以他本。光緒元年劉毓英刻劉氏《傳經堂叢書》，賀瑞麟刻《西京清麓叢書》，都收入劉刻。溯其源，這不過是吴革本的一個旁支。

《周易本義》又有四卷本的系統。也是在咸淳初，有台州人董楷，合編程頤《易傳》、朱熹《本義》，又取二氏文集、語録中相關文字作爲附録，刻成《周易傳義附録》一書。董楷編是書，取程《傳》結構，將《本義》割裂散附於程《傳》之後。明永樂中胡廣等編《周易傳義大全》，以董楷本爲基礎，又輯集元胡一桂《易本義附録纂疏》、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董真卿《周易會通》諸書中所載宋、元各家《易》説，綴於程、朱注後，勒爲一編，科舉取士即作爲依據。成化間，奉化儒學教諭成矩，遂於《大全》之中削去程《傳》及各家之説，獨刻《本義》行世，是爲四卷本，而其經傳雜厠之編排，則一仍《大全》之舊。由於它能適應科舉考試的實際需要，問世後不久即得到大量翻刻，明代後期至清代，充斥於各書坊的《周易本義》，主要是這種四卷本。

董楷纂輯《周易傳義附録》，《序》署咸淳二年，因

而董楷所用的《本義》底本應是吴革本之前的刻本。所以《傳義附録》雖有割裂朱熹《本義》的缺點，但對於我們今天整理《本義》，還是有重要的校勘價值。

基於以上對《周易本義》版本源流的認識，我們的整理工作，以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南宋吴革刻本（曾爲徐乾學所藏者）爲底本，校以宋甲本、元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圓沙書院刻《周易傳義附録》。《易圖》與《下經》，則用玉海堂影刻本。底本的少數脱誤之處，據宋甲本、玉海堂本、《傳義附録》作了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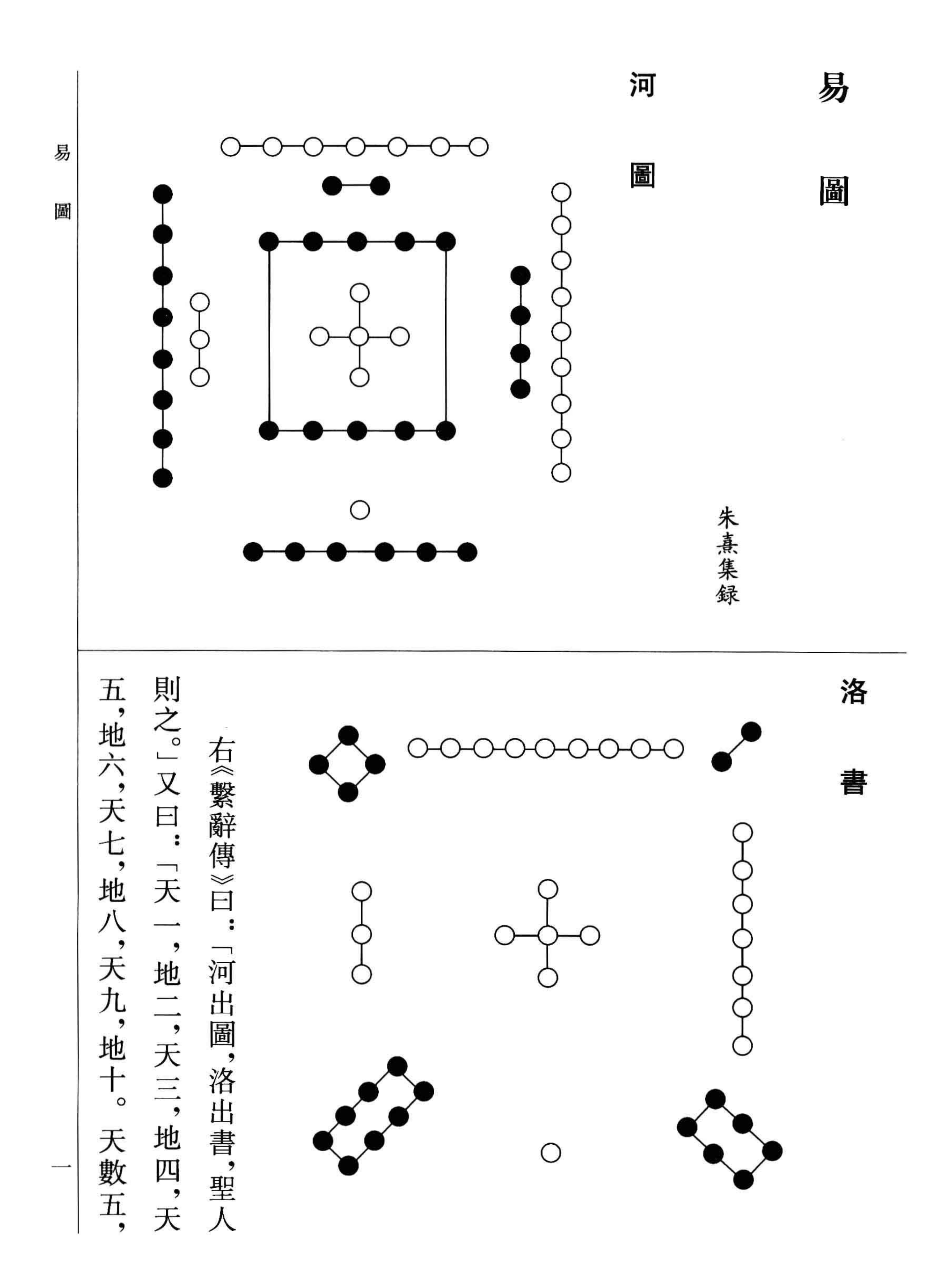
朱熹曾説：「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剳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説了，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思。」（《語類》卷六七）《本義》的注釋確實比較簡略，凡經傳字句的訓解，如與程頤《易傳》没有異議的，大多不予復述。因此我們對《本義》經傳的標點，時或參考程《傳》。

王　鐵

易圖

朱熹集録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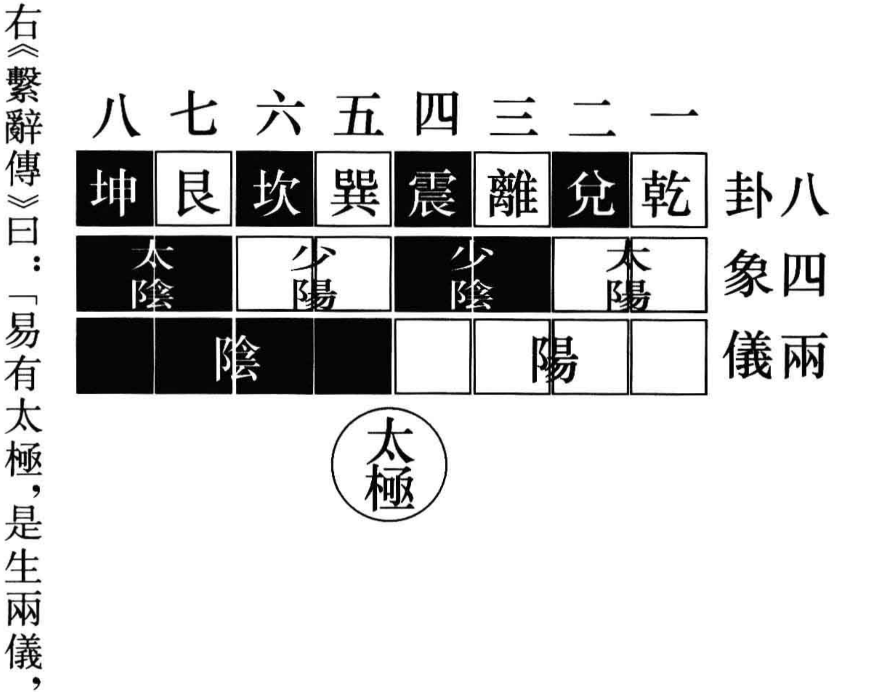
洛書

右《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

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伏羲八卦次序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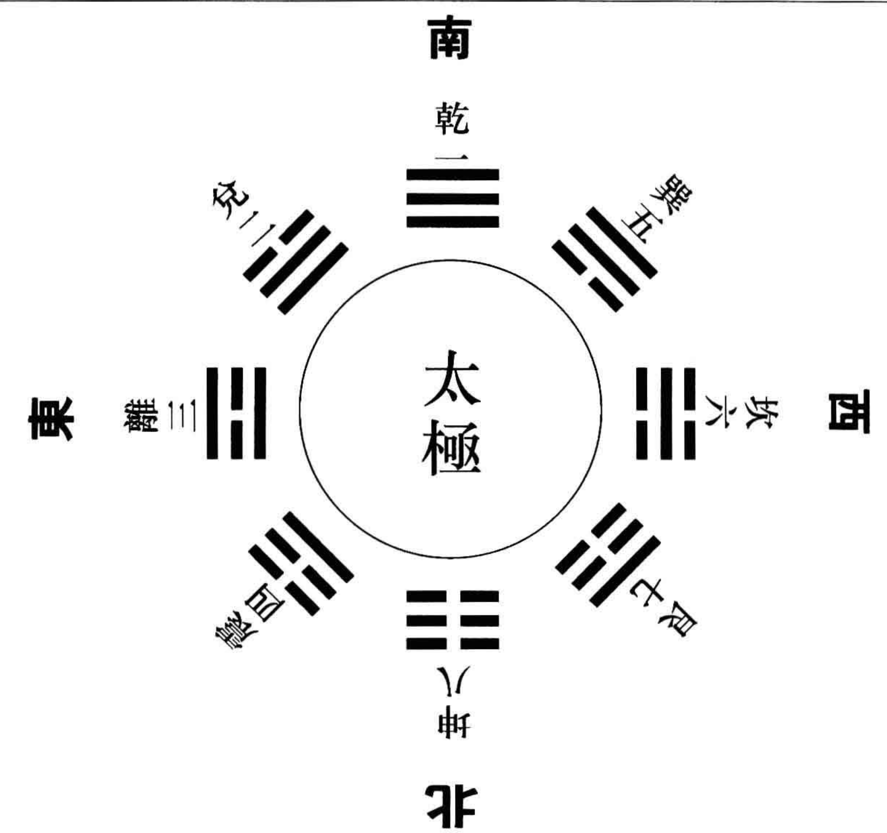


右《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❶ 此圖「太極」外原無圓圈，據玉海堂本補。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説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伏羲八卦方位



右《説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兑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放此。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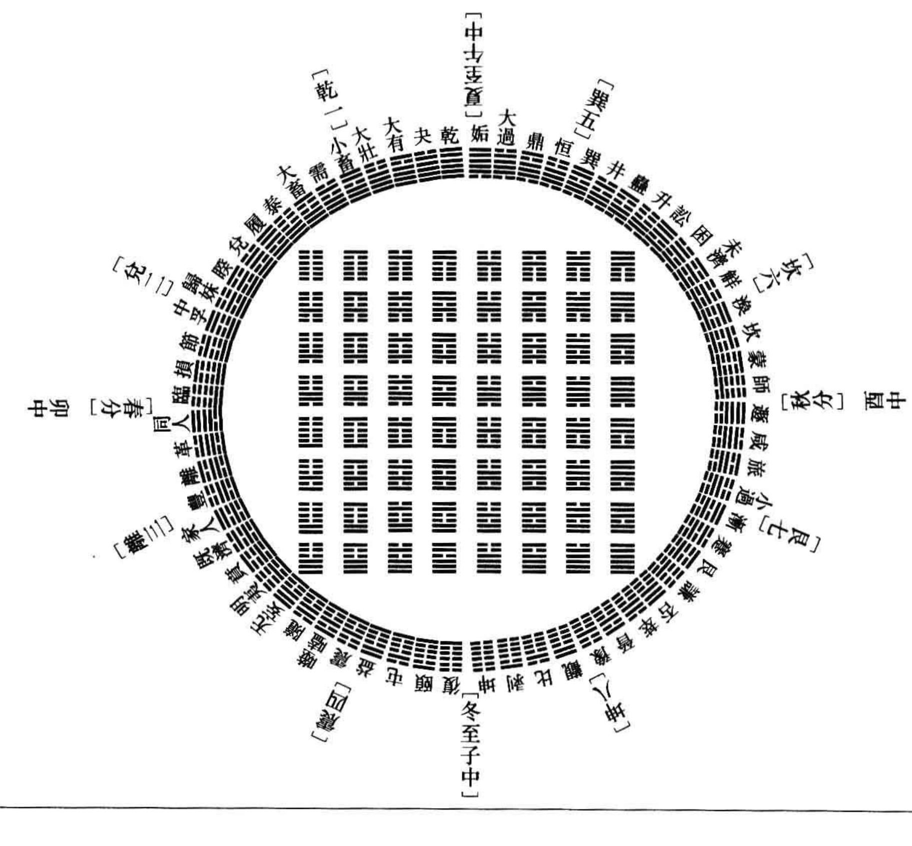
右前《八卦次序圖》，即《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即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❷故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

❶ 此圖「太極」外原無圓，據玉海堂本、《傳義附録》補。

❷ 「其」，原脱，據玉海堂本、《傳義附録》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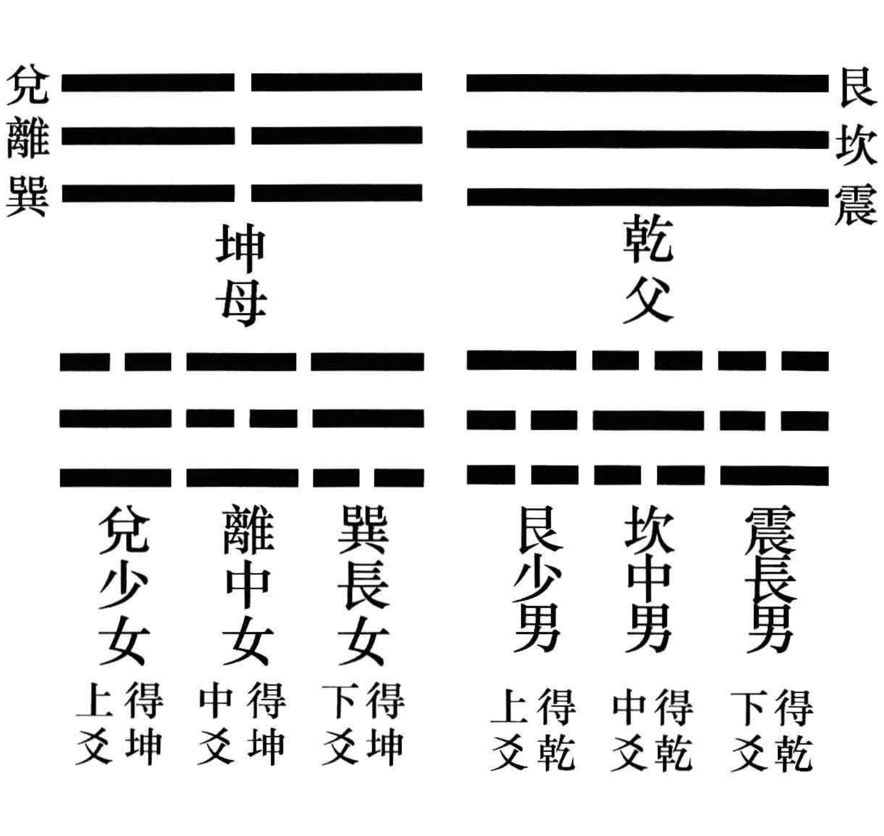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❶



右伏羲四圖，其説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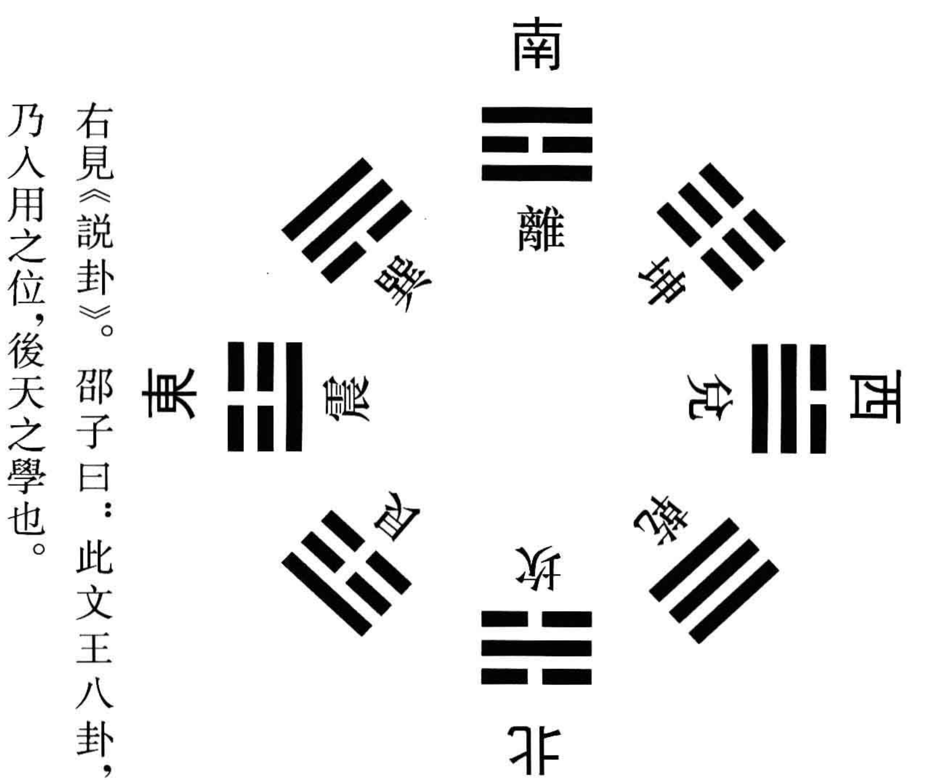
❶ 此圖原脱「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冬至子中」、「夏至午中」諸字，又「卯中」上脱「春分」，「酉中」上脱「秋分」，據《傳義附録》補。玉海堂本脱「震四」、「坤八」、「冬至子中」、「夏至午中」十二字，餘同《傳義附録》。

文王八卦次序



右見《説卦》。

文王八卦方位



右見《説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卦變圖

《彖傳》或以卦變爲説，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剥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恒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恒
隨　噬嗑　益
既濟　賁
豐
節　損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兑
中孚
離　革
家人
无妄
鼎　大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剥而來。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剥

豫

謙

師

復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❶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説爲文王之説也。

❶「畫」，原作「書」，據玉海堂本、《傳義附録》改。

周易上經第一

朱熹本義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貞。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注「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内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爲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初九，潛龍勿用。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陽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爲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

與占者相爲主賓，自爲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無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耳。若有其位，則爲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上九，亢龍有悔。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爲群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者，耦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注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爲大亨，而利以順健爲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爲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爲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

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無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内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

六五，黄裳，元吉。 黄，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内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❶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陰盛之極，至與陽争，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用六，利永貞。 用六，言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爲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大亨云。❷

䷂震下坎上**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爲動，其象爲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爲陷，爲險，其象爲雲、爲雨、爲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爲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❸

❶「三」，原作「二」，據宋甲本、《傳義附録》改。
❷「大」，宋甲本、《傳義附録》皆作「元」。
❸「申」，原作「甲」，據《傳義附録》改。宋甲本作「伸」。

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爲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迴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己爲婚媾耳，但己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爲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故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陰柔無應，處屯之終，進無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艮亦三畫卦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爲止，其象爲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爲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

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九二以剛陽爲内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也。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概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無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

六四，困蒙，吝。既遠於陽，又無正應，爲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六五，童蒙，吉。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爲童蒙，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爲誨人也。

䷄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爲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爲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無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常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

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爲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正固，則得吉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終吉。陰居險極，無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之客三人之象。❶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訟，爭辨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内險而外健，又爲己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爲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辨之事，而隨其所處爲吉凶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爲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九五，訟元吉。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申矣。上

❶ 上「之」字，原脱，據宋甲本補。

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爲終訟無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之意深矣。

䷆坎下坤上師，貞，丈人吉，无咎。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六三，師或輿尸，凶。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六四，師左次，无咎。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正而亦不免於凶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坤下坎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爲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

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它吉也。六二，比之自内，貞吉。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内比外而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六三，比之匪人。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六四，外比之貞吉。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群陰皆來比己，顯其比而無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上六，比之无首，凶。陰柔居上，無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爲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乾下巽上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❶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小之象。内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九二，牽復，吉。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九三，輿説輻，夫妻反目。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説而爲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説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爲夫妻反目之

❶「之」，《傳義附録》此字不重。

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虚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止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

䷉兌下乾上履虎尾，不咥人，亨。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爲說，其象爲澤。履，有所躡而進之意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爲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初九，素履，往无咎。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爲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正而吉矣。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説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爲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爲雖正而危，爲戒深矣。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乾下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❶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内。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

❶「謂」，原作「爲」，據《傳義附録》改。

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絶句。下卦放此。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正，則无咎而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爲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己，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正，亦不免於羞吝也。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内，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爲君子矣。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六三，包羞。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爲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

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爲先否後喜。

䷌離下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爲麗，爲文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爲利也。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六二，同人于宗，吝。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❶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

䷍乾下離上大有，元亨。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爲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初九，无交害，匪咎，

❶「剛」，原脱，據《傳義附録》補。

艱則无咎。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無系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爲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❶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享於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九四，匪其彭，无咎。「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偪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此亦戒辭也。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六二，鳴謙，貞吉。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六四，无不利。撝謙。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它事亦无不利。人有

❶「謂」，原脱，據宋甲本、《傳義附録》補。

是德，則如其占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坤下震上**豫，利建侯、行師。**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爲順以動，故其卦爲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初六，鳴豫，凶。**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六三，盱豫，悔，遲有悔。**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爲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六五，貞疾，恒不死。**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爲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爲常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震下兑上**隨，元亨，利貞，无咎。**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爲此動而彼説，亦隨之義。故爲隨。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爲元亨。然必利於正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卦以物隨爲義，

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❶不假言矣。**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凌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九五，孚于嘉，吉。**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巽下艮上**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❷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❸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

❶「咎」，原作「吝」，據宋甲本改。

❷「以」，原脱，據宋甲本、《傳義附録》補。

❸「便」，《傳義附録》作「更」。

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正，言當巽以入之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爲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兌下坤上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爲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爲卦，下兌説，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爲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初九，咸臨，貞吉。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爲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爲以甘説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爲教深矣。六四，至臨，无咎。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上六，敦臨，吉，无咎。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坤下巽上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❶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宜如是也。

❶「以」下，宋甲本有「中正」二字，疑是。

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它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陰柔居内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爲利於朝覲、進仕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爲「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震下離上噬嗑，亨，利用獄。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❶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爲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爲无咎也。

九四，噬乾

❶「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傳義附録》作「亦小傷而无咎之占也」。

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上九，何校滅耳，凶。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離下艮上賁，亨，小利有攸往。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六二，賁其須。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上九，白賁，无咎。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坤下艮上剥，不利有攸往。剥，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剥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辨，牀幹也。

進而上矣。六三，剥之无咎。衆陰方剥陽，而己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六四，剥牀以膚，凶。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魚，陰物。宫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一陽在上，剥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爲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剥極於上，自失所覆，而無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震下坤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復，陽復生於下也。剥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爲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内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爲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爲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爲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祗，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六二，休復，吉。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六三，頻復，厲无咎。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六四，中行獨復。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剥之六三及此爻見之。六五，敦復，无悔。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

「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爲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爲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初九，无妄，往吉。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爲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九四，可貞，无咎。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乾剛中正以居尊，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窮極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乾下艮上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爲利正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爲應乎天，故其占又爲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禄於朝，不食於家也。初九，有厲，利已。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爲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九二，輿說輹。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❶利有攸往。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日」當爲日月之「日」。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横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

❶「日」，《傳義附録》作「曰」，是。注文也應作「曰當爲日月之日」。

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六五，豶豕之牙，吉。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上九，何天之衢，亨。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震下艮上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爲養義。爲卦，上下二陽，内含四陰，外實内虚，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養之義。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靈龜，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巽下兌上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内巽外説，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懼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

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九三，棟橈，凶。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其象橈而占凶。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坎下坎上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虚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爲重險。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着未安之意。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虚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離下離上離，利貞，亨，畜牝牛吉。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以剛居下而處

❶「其」，原脱，據宋甲本補。

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六二，黄離，元吉。黄，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周易下經第二

朱熹本義

䷞艮下兌上**咸，亨，利貞，取女吉。**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説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爲咸，其占亨而利正，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正則失其亨，而所爲皆凶矣。

初六，咸其拇。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爲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説之終，處感之極，感人以言而無其實，又兌爲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巽下震上**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恒，常久也。爲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爲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爲恒。其占爲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正，則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初**

六，浚恒，貞凶，无攸利。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正亦凶而无所利矣。九二，悔亡。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爲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九四，田无禽。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爲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上六，振恒，凶。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艮下乾上遯，亨，小利貞。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爲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情好而能絶之以遯之象也。❶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九五，

❶「情」，玉海堂本、《傳義附録》作「所」。

嘉遯，貞吉。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上九，肥遯，无不利。以剛陽居卦外，下無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乾下震上大壯，利貞。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九二，貞吉。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如此。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卦體似兑，有羊象焉，外柔而内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占如此。❶易，容易之意，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食貨志》「埸」作「易」。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坤下離上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爲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

❶「故其象占如此」，玉海堂本作「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

也。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二中正，上無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六三，衆允，悔亡。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亡也。九四，晉如鼫鼠，貞厲。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也。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

䷣離下坤上明夷，利艱貞。夷，傷也。爲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爲明夷。又其上六爲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闇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爲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爲至明之德，坤體爲至暗之地，下三爻明在暗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居暗地而已迫，故爲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暗矣，故爲自傷其明以至於暗，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爲君子，獨上一

爻爲暗君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離下巽上家人，利女貞。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内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則外無不正矣。**初九，閑有家，悔亡。**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其象、占如此。**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爲應，故兩言之。**六四，富家，大吉。**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兌下離上睽，小事吉。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爲睽。然以卦德言之，内説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爲无咎，故其象、占如此。**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而

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晃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污也。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説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爲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❶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初六，往蹇，來譽。往遇險，來得譽。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九三，往蹇，來反。反就二陰，得其所安。六四，往蹇，來連。連於九三，合力以濟。九五，大蹇，朋來。大蹇者，非常之蹇。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

❶「不」下，玉海堂本有「能」字。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無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初六，无咎。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爲卜田之吉占，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無不吉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爲可免耳。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而初陰，❶其類則不同矣。❷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矣。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爲驗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繫辭傳》備矣。

䷨兌下艮上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減省也。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内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

❶「而」，原脱，據玉海堂本、《傳義附録》補。
❷「則」、「矣」，原脱，據玉海堂本、《傳義附録》補。

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參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惟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柔順虚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己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增益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爲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効，故利用爲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六二當益下之時，虚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九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爲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郊之吉占。**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戒。此言以益下爲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爲遷國之吉占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乾下兑上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❶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爲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温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其言而信，❷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上六，无號，終有凶。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巽下乾上姤，女壯，勿用取女。姤，遇也。決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爲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爲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所

❶「決」，原作「夬」，據玉海堂本、《傳義附録》及上下文義改。

❷「其」，原脱，據《傳義附録》補。

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爲之備云。**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魚，陰物，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九四，包无魚，起凶。**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故其象、占如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剛陽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坤下兑上**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萃，聚也。坤順，兑説，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爲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爲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❶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爲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六三，萃如嗟如，无攸**

❶ 引語出自《禮記·祭統》。

利，往无咎，小吝。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小可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九四，大吉，无咎。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也。

䷭巽下坤上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初六，允升，大吉。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義見萃卦。九三，升虛邑。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義見隨卦。六五，貞吉，升階。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

䷮坎下兌上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窮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爲所困矣。朱紱方

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亨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爲无咎也。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❶石指四，蒺蔾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爲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爲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爲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説。利用祭祀。劓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爲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説體，故能遲久而有説也，占具象中。又利祭祀，久當獲福。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巽下坎上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❷而上出其水，故爲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矣。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無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不停污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其象、占如此。六四，井甃，无咎。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脩治，而无及物之

❶「而」，原作「二」，據玉海堂本、《傳義附録》改。
❷「木」，原脱，據玉海堂本、《傳義附録》補。

功，故其象爲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脩治，則雖無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九五，井洌寒泉，食。**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爲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汲取也。晁氏云：「收，轆轤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爲功，而兑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則必有孚乃元吉也。

䷰離下兑上**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革，變革也。兑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爲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巳日而後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説之氣，故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❶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初九，鞏用黄牛之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黄，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爲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爲。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

❶「所革之」，《傳義附録》無此三字。

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巽下離上**鼎，元吉亨。**鼎，亨飪之器。爲卦，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亨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爲鼎。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爲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也。**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爲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如是則吉也。**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爲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虚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上於象爲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爲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震下震上**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爲雷，其屬爲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

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爲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九四，震遂泥。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無喪矣。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脩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

䷳艮下艮上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以陰柔居艮初，爲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又戒其利永貞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爲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❶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九三，

❶「弱」，玉海堂本作「順」。

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止于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六四，艮其身，无咎。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爲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上九，敦艮，吉。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

䷴艮下巽上漸，女歸吉，利貞。漸，漸進也。爲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爲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爲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也。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磐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也。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旄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爲儀飾，蓋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象，故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兌下震上歸妹，征凶，无攸利。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爲以説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爲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初九居下而无

正應，故爲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但爲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爲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内助之功，故爲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爲説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爲未得所適而反歸爲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爲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爲无所利也。

䷶離下震上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無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爲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惟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虚中，有孚之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沫，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爲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

其占矣。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艮下離上旅，小亨，旅貞吉。旅，羈旅也。以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❶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正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而不可須臾離也。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正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爲義。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巽下巽上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爲風，亦取入義。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初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正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爲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

---

❶「二」，玉海堂本、《傳義附録》作「三」。

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九三，頻巽，吝。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爲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六四，悔亡，田獲三品。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爲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正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剛陽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兌下兌上兌，亨，利貞。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正。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爲說亨，剛中故能利正，亦一義也。初九，和兌，吉。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九二，孚兌，吉，悔亡。剛中爲孚，居陰爲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六三，來兌，凶。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無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其說，凶之道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爲戒深矣。九五，孚于剥，有厲。剥謂陰能剥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剥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上六，引兌。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

䷺坎下巽上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

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初六，用拯馬壯，吉。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爲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九二，渙奔其机，悔亡。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六三，渙其躬，无悔。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兑下坎上節，亨。苦節不可貞。節，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兑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爲正也。初九，不出户庭，无咎。户庭，户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九二，不出門庭，凶。門庭，門内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無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六四，安節，亨。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九五，甘節，吉，往有尚。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上六，苦節，貞凶，悔亡。居節之極，故爲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

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兌下巽上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孚，信也。爲卦二陰在内，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虚，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説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爲孚義。豚魚，無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内虚，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正，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正也。初九，虞吉，有它不燕。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戒占者之辭也。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説極，❶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爲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正，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

䷽艮下震上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小謂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内，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正，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内實外虚，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初六，飛鳥以凶。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

❶「以」，原作「亦」，據《傳義附録》改。

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依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説；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❶未知是否。

䷾離下坎上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亨小」當爲「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❷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九

❶「四」，原作「三」，據玉海堂本、《傳義附録》改。
❷「其」，原脱，據《傳義附録》補。

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上六，濡其首，厲。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坎下離上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初六，濡其尾，吝。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九二，曳其輪，貞吉。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爲能自止而不進，得爲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正，則悔亡矣。然以不正之資，欲勉而正，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正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❶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❶「將」，《傳義附録》作「未」。

周易彖上傳第一 從王肅本

朱熹本義

彖即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也。又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釋乾之「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爲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大和，陰陽會合中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無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脱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無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

子攸行。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此，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安而且貞，地之德也。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動乎險中，大亨貞。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爲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冥晦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冥晦，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此以卦德釋卦名義。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卦德釋卦名義。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

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比，吉也。此三字疑衍文。比，輔也，下順從也。以卦體釋卦名義。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履，柔履剛也。以二體釋卦名義。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以卦德釋彖辭。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同人曰衍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謙

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必亨。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以卦德釋卦辭。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極言之而贊其大也。○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臨，剛浸而長，以卦體釋卦名。說而順，剛中而應，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釋卦辭。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爲觀也。○頤中有物，曰噬嗑。以卦體釋卦名義。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賁亨，「亨」字疑衍。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天文也。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説「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極言賁道之大也。○剥，剥也，柔變剛也。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干陽，變剛爲柔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以卦體、卦德釋卦辭。○復亨，剛反。剛反則亨。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德而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陰陽消息，天運然也。利有攸往，剛長也。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静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佑之，故不可以有行也。○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以卦德釋卦名義。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以卦變、卦體釋卦辭。不家食吉，養賢也。亦取尚賢之象。利涉大川，應乎天也。亦以卦體而言。○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釋卦辭。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極言養道而贊之。○大過，大者過也。以卦體釋卦名義。棟橈，本末弱也。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又以

卦體、卦德釋卦辭。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習坎，重險也。釋卦名義。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内實而行有常也。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極言之而贊其大也。○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釋卦名義。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以卦體釋卦辭。

周易彖下傳第二

朱熹本義

咸，感也。釋卦名義。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極言感通之理。○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爲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爲主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極言恒久之道。○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以九五一爻釋「亨」義。小利貞，浸而長也。以下二陰釋「小利貞」。遯之時義大矣哉！陰方浸長，處之爲難，故其時義爲尤大。○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晉，進也。釋卦名義。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明入地中，明

夷。以卦象釋卦名。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以六五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亦謂二、五。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以卦象釋卦名義。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極言其理而贊之。○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以卦名義而贊其美。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以卦德釋卦名義。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以卦變釋卦辭。坤爲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極言而贊其大也。○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以卦體釋卦名義。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以卦體釋卦名義。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以卦體、卦象釋卦辭。益動而巽，

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釋卦名義而贊其德。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即爲純乾。○姤，遇也，柔遇剛也。釋卦名。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釋卦辭。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以卦體言。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指九五。姤之時義大矣哉！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釋卦辭。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柔以時升。

以卦變釋卦名。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以卦德、卦體釋卦辭。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困，剛揜也。以卦體釋卦名。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以卦德、卦體釋卦辭。○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以卦象釋卦名義。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缾，所以凶也。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爲睽，相息而爲革也。息，滅息也，又爲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以卦德釋卦辭。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

大矣哉！極言而贊其大。○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亨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震亨。震有亨道，不待言也。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程子以爲「邇也」下脱「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於艮亦以「輝光」言之。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此釋卦辭。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内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内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漸之進也，女歸吉也。「之」字疑衍，或是「漸」字。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其位，剛得中也。以卦體言，謂九五。止而巽，動不窮也。以卦德言漸進之義。○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說以動，所歸妹也。又以卦德言之。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又以卦體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惟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豐，大也，明以動故豐。以卦德釋卦名義。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釋卦辭。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又發明卦辭外意，

言不可過中也。○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以卦體、卦德釋卦辭。旅之時義大矣哉！旅之時爲難處。○重巽以申命。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爲申命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兌，説也。釋卦名義。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之大，民勸矣哉！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以卦變釋卦辭。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中謂廟中。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以卦體釋卦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又以理言。説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爲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極言節道。○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説而巽，孚乃化邦也。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以卦象言。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信而正則應乎天矣。○小過，小者過而亨也。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以二、五言。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以三、四言。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以卦體言。○既濟亨，小者亨也。「濟」下疑脱「小」字。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以卦體言。初吉，柔得中也。指六二。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未濟亨，柔得中也。指六五言。❶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❶「六」，原作「九」，據《傳義附録》改。

周易象上傳第三

朱熹本義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反復，重複踐行之意。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可以進而不必進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猶作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言陽剛不可爲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至順極厚而無所不載也。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於外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初陰後陽，故曰大終。○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指二、五之應。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於經意尤親切。實，協韻去聲。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上於天，無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爲則非需也。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以陰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絶矣。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掇，自取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無成功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知難而退，師之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戒深矣。○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無間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比之自

內，不自失也。得正則不自失矣。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於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由上之德使不偏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始終之象言之則爲无終。无首則无終矣。〇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亦者，承上爻義。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程子曰：「説輻、反目，三自爲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〇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傳》備矣。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傷於所恃。元吉在上，大有慶也。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〇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陰本居下，在上爲失實。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〇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禄位榮之。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小人而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大人否亨，不亂群也。言不亂於小人之群。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〇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

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言不能行。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直謂理直。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晢，明貌。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亦謙之意也。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言不爲過。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初六鳴豫，志窮凶也。窮謂滿極。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雷藏澤中，隨時休息。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志舍下也。隨有獲，其義

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窮，極也。○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兑也；容之无疆者，坤也。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詳。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志在内也。○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在丈夫則爲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觀其生，志未平也。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❶○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雷電」當作「電雷」。屨校滅趾，不行也。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内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賁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

❶「懼」，《傳義附録》作「慎」。

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它患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言未大盛。剝之无咎，失上下也。上下謂四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不遠之復，以脩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考，成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焉。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有猶守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説輹，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初、上皆非其類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

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〇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剛柔際也。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坎不盈，中未大也。有中德而未大。上六失道，凶三歲也。〇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作，起也。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黄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无所容，言焚、死、弃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周易象下傳第四

朱熹本義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咸其脢，志末也。志末謂不能感物。咸其輔、頰、舌，滕口説也。「滕」、「騰」通用。○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自勝者強。壯于趾，其孚窮也。言必窮困。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藩決不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昭，明之也。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受

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唯義所在，不食可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照四國，以位言。後入于地，失則也。○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身脩則家治矣。閑有家，志未變也。志未變而預防之。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子曰：「夫愛其内助，婦愛其刑家。」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二卦合體而性不同。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本其正應，非有邪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群疑亡也。○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事雖不濟，亦无可尤。往蹇來反，内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上」通。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風雷，益，君子以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或益之，自外来也。或者，衆無定主之辭。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程《傳》備矣。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民之去己，由己遠之。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姤其角，上窮吝也。○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者，脩而聚之之謂。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光也。未光謂匪孚。齎咨涕洟，未安上也。○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王肅本「順」作「慎」，今按，它書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虚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

酒食，中有慶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説，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言爲時所棄。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井甃无咎，脩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四時之變，革之大者。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爲也。巳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已審。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焉」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爲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爲取新之意。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有實而不謹其所往，則爲仇所即，而陷於惡矣。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言失信也。鼎黄耳，中以爲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中謂中心。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艮其限，危熏心

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正」字羨文，協韻可見。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脱字。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素飽，如《詩》言「素飡」，得之以道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矣。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恒謂有常久之德。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上六無實，承虚筐也。◯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取其威照並行之象。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藏謂障蔽。◯山上有火，❶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謹刑如山，不留如火。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上逮，言其

❶「上」，原作「下」，據宋甲本、《傳義附録》改。

譽命聞於上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❶終莫之聞也。○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隨，相繼之義。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乎凶，言必凶。○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居卦之初，其説也正，未有所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剥，位正當也。與履九五同。上六引兌，未光也。○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皆所以合其散。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机，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群，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不出户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絶類上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

❶「于易」，宋甲本作「之凶」。

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爻義未明，此亦當闕。密雲不雨，已上也。已上，太高也。弗遇過之，已亢也。○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暉者，光之散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周易繫辭上傳第五

朱熹本義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静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静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變化之成象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太始。坤順而静，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

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内，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以求卦者也。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失得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即繫之以此辭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此卦爻辭之通例。是

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申也；魂遊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爲表裏如此。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神鬼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體也。○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

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顯，自内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生生之謂易。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理與書皆然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陰陽不測之謂神。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此第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不禦言無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别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説、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此第六章。○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

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此第七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惡猶厭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釋中孚九二爻義。「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釋大過初六爻義。「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

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釋節初九爻義。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釋解六三爻義。○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耦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

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耦，奇圓圍三，耦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耦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耦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耦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耳。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❶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❷此之謂也。○此第十

❶ 「右」，原作「有」，據《傳義附録》改。
❷ 「者」，原脱，據宋甲本、《傳義附録》補。

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爲卜筮以教人，於此焉，齊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之所爲，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有吉有凶，是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

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此第十一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❷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無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❸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荅處正如此也。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毁，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

---

❶「以」，原脱，據宋甲本、《傳義附録》補。

❷「也」，原脱，據宋甲本、《傳義附録》補。

❸「八」，原作「七」，據《傳義附録》改。

業。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重出以起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此第十二章。

周易繫辭下傳第六

朱熹本義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無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吉凶者，貞勝者也。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吕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兩目相承而物麗焉。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而无爲。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涣。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下動上説。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備之意。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下止上動。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然後威以服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壯，固之意。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送死大事，而過於厚。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明決之意。○此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卦之形，理之似也。彖者，材也。彖言一卦之材。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效，放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悔吝本微，因此而著。○此第三章。○陽卦多陰，陰卦多

陽，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兑爲陰卦，皆一陰二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君謂陽，民謂陰。○此第四章。○《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引咸九四爻詞而釋之。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因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伸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❶妻其可得見邪？釋困六三爻義。《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

❶「期」，《傳義附録》作「其」。

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此釋噬嗑初九爻義。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此釋噬嗑上九爻義。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釋否九五爻義。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此釋鼎九四爻義。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

心勿恒，凶。」此釋益上九爻義。○此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萬物雖多，無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肆，陳也。貳，疑也。○此第六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欲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群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

辨義，巽以行權。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此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遠猶忘也。周流六虚，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此句未詳，疑有脱誤。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此第八章。《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此言初、上二爻。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謂卦中四爻。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惟剛則能勝之。○此第九章。○《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三畫已具三材，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此第十章。○《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

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此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此第十二章。

周易文言傳第七

朱熹本義

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説因可以例推云。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知，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❶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〇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别以「子曰」表孔子之詞。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正中，

❶「所」，原脱，據《傳義附録》補。「其」，宋甲本作「所」。

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無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爲九二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以无咎也。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言未爲時用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未遽有爲，姑試其可。「飛龍在天」，上治也。居上以治下。「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乾元用九，見與它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雖

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時當然也。「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剛而能柔，天之法也。〇此第四節，又申前意。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始則必亨，理勢然矣。利貞者，性情也。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旁通猶言曲盡。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〇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耳。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剛謂陽爻、陽位。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乎？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無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無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所以動而有悔也。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後得主而有常，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含萬物而化光。復明亨義。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復明順承天之義。○此以上申《彖傳》之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古字「順」、「愼」通用，按此當作「愼」，言當辨之於微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此以學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内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黄中通理，黄中，言中德在内，釋「黄」字之義也。正位居體。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美在其中復釋黄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

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疑謂钧敵而无小大之差也。❶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黄，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❶「而」，原脱，據宋甲本、《傳義附録》補。

周易説卦傳第八

朱熹本義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參天兩地而倚數，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耦，則二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和順，從容無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此第一章。○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此第二章。○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此第三章。○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説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此第四章。○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兌，戰乎乾，勞乎

坎，成言乎艮。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❶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萬物之所説也，故曰説言乎兑。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此第五章，所推卦位之説多未詳者。○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説萬物者莫説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説，未詳其義。○此第六章。○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兑，説也。此言八卦之性情。○此第七章。○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兑爲羊。遠取諸物如此。○此第八章。○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兑爲口。近取諸身如此。○此第九章。○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

❶「絜」，原作「潔」，據宋甲本、《傳義附録》改。

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此第十章。○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荀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黄，爲帛，爲漿。震爲雷，爲龍，爲玄黄，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荀九家有：爲玉，❶爲鵠，爲鼓。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荀九家有：爲楊，爲鸛。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荀九家有：爲宫，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荀九家有：爲牝牛。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兑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毁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此第十一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

❶「玉」，原作「五」，據宋甲本、《傳義附録》改。

周易序卦傳第九

朱熹本義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晁氏云，鄭無「而泰」二字。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以觀，❶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右上篇。❷

❶「以」，宋甲本無。

❷「右上篇」，原脱，據宋甲本、《傳義附録》補。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説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説也。説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右下篇。❶

❶「右下篇」，原脱，據宋甲本、《傳義附録》補。

周易雜卦傳第十

朱熹本義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白受采。兌見而巽伏也。兌陰外見，巽陰内伏。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隨前无故，蠱後當飭。剥，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誅，傷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咸，速也。恒，久也。感速。常久。涣，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止謂不退。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既明且動，其故多矣。離上而坎下也。火炎上，水潤下。小畜，寡也。履，不處也。不處，行進之義。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遘，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自「遘」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

周易五贊

朱熹系述

原象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
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
既榦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
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
偶而加奇，陰内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
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
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兑次二焉。
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
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睹。
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八坤以畢。
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
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達外。
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静時動。
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章。
文王繫象，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
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兑女。
離南坎北，震東兑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
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贊之，是爲「十翼」。
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
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别，利害不分。
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群。
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
作爲君師，開鑿户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

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
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
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
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
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
爰暨末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
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
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
曰豪曰氂，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無大咎。
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
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
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没身，奚測奚究。
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
是曰大衍，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
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
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扐。
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
再扐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一變。
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
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
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
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
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
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
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
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
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
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
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
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
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
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
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
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
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
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指宏綱，星陳極拱。
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

稽類

八卦之象，《説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
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
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
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
艮止爲山，兑説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凡卦六虚，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
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
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
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
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
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

筮儀

擇地潔處爲蓍室，南户，置牀于室中央。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皂囊，納之櫝中，置于牀北。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爲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爲底，半爲蓋。下別爲臺函之，使不偃仆。設木格于櫝南，居牀二分之北。格以橫木版爲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爲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爲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置香爐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洒掃拂拭，滌研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黄漆版一于爐東，東上。筮者齋潔衣冠，北向，盥手，焚香致敬。筮者北向，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向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兩手奉櫝蓋置于格南爐北，出蓍于櫝，去囊解韜，置于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於爐上。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説並見《啓蒙》。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于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也。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於左手之小指間。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無名指間。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

以左手四揲之。此第三營之半。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爲奇，九以兩其四而爲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刻。以東爲上。後放此。是爲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二小刻，是爲二變。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爲奇，八以兩其四而爲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三小刻，是爲三變。三變餘策與二變同。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於版。掛扐之數，五四爲奇，九八爲偶。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爲老陽，其畫爲□，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其畫爲⚋，所謂拆也。掛扐兩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❶其畫爲⚊，所謂單也。掛扐三偶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其畫爲✕，所謂交也。如是每三變而成爻。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❷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卦變別有圖説，見《啓蒙》。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研、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❶「而爲」，原作「所謂」，據宋甲本、《傳義附録》改。
❷「三」，原作「二」，據宋甲本、《傳義附録》改。

楊氏易傳

〔南宋〕楊簡 撰

曾凡朝 校點

目録

右《楊氏易傳》二十卷，約園主人從杭州文瀾閣鈔得。刻既成，屬爲校讐，乃發篋出萬曆乙未刻本校之。蓋閣本原出於此，蔡國珍序佚去，涣卦末脱文六百五十有六，訛奪衍文，多見閣本。萬曆本卷署宋寶謨閣學士慈溪楊簡敬仲著，明後學廬陵劉日升、豫章陳道亨、漳浦林汝詔、豫章饒伸校刻。匡作雙線，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校讀卒業，爲補目録、文元公遺像、《贊》文於首。其書號或曰《周易解》，《慈湖遺書》。或曰《慈湖易説》，焦竑《國史經籍志》、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或曰《慈湖易解》，王亶望《浙江採集遺書總録》。朱彝尊《經義考》作十卷，疑誤。殆傳鈔者互有竄易歟？錢時撰《文元行狀》：「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詠春之間而啟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據此，則其名《易傳》也固宜。文元别有《己易》、《易學啟蔽》之作，《己易》編入《遺書》，《啟蔽》未見傳本，約園儻能訪求之乎？二十年九月七日縣後學馮貞羣校訖題記



校點説明

《楊氏易傳》二十卷，南宋楊簡撰。楊簡（一一四一——一二二五），字敬仲，明州慈谿（今屬浙江省）人。他曾築室於慈谿德潤湖濱，將湖易名爲慈湖，學者因稱其爲慈湖先生。宋孝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楊簡舉進士，授富陽主簿，紹熙中，國子博士，嘉定初授秘書郎，出知温州，官終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卒謚文元。《宋史》有傳。他爲官公正廉儉，倡行仁政，民心敬愛。爲人恭謹謙讓，常省己非，聞過即改，兢兢敬謹，齋明嚴恪，其行可師，平生履踐無一瑕玷，廣受稱頌。（蹟詳《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宋史·楊簡傳》。）

楊簡自幼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器，承其父訓迪，恪守忠孝仁義，克己勤學善思，爲文務明聖經，慕尚象山學問，官富陽主簿時會陸九淵，問答有契，遂定師徒之禮，卒爲陸門大宗。楊簡作爲陸學的重要接續者和發揚光大者，對象山學説主要見解作了較爲詳細的説明，發揮了陸氏學説的核心部分，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説是他與陸九淵共創了「心學」。

楊簡著述十分豐富，是陸門弟子中著述最多的一位。《宋史》楊簡本傳和《宋史·藝文志》共收録慈湖著述十二種，《慈谿縣誌》收録有二十四種，今人張壽鏞《慈湖著述考》稱有三十種。現存有《慈湖詩傳》、《楊氏易傳》、《先聖大訓》、《五誥解》及《慈湖遺書》等。

《楊氏易傳》書名有不同稱謂。《慈湖遺書》有《〈周易解〉序》，其書名或曰《周易解》；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明末清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稱爲《慈湖易説》；清朱彝尊《經義考》、清王亶望《浙江採集遺書總録》作《慈湖易解》。大概因傳鈔者互有竄易而至此。《楊氏易傳》共計二十卷，卷一至卷十九爲説解經文，卷二十爲泛論《易》學的雜論。解説《周易》以「人心」爲主，通過解《易》進一步發展了「心性」之學，後儒對其觀點毀譽不一，但楊氏之説影響甚大，特別是到了明代，其説大

行。

《楊氏易傳》的宋刻本今已不傳，今存有明萬曆乙未刻本（簡稱「明刻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四明叢書》本（簡稱「四明本」）。明刻本卷署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著，明後學廬陵劉日升、豫章陳道亨、漳浦林汝詔、豫章饒伸校刻，框作雙線，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四庫本本採用清吴玉墀家藏書。四明本乃張壽鏞抄自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由馮貞羣用明刻本校讎。比較而言，四明本優於其他兩種版本，一是四明本内容完整全面，明刻本和四庫本中，涣卦末皆脱文六百五十六字；二是四明本錯訛較少。因此，此次校點以四明本爲底本，以明刻本和四庫本爲校本。

校點者　曾凡朝

贊一　明黄潤玉　孟清

慈湖啟教，象山是宗。一誠貫澈，萬象昭融。臨民若神，處己即易。巍然宫祠，四方是式。

贊二　明李堂　堇山

先生之學，徹微究玄。教承忠信，象山嫡傳。守正不阿，穆陵之對。處己臨民，維禮爲配。

民國二十一年正月三原于右任録

四庫全書提要

《楊氏易傳》二十卷。

宋楊簡撰。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書爲明劉日升、陳道亨所刻。案：朱彝尊《經義考》載《慈湖易解》十卷，又《己易》一卷，書名、卷數皆與此本不合。所載《自序》一篇，與此本卷首題語相同而無其前數行，亦爲小異。明人凡刻古書，多以私意竄亂之，萬曆以後尤甚，此或日升等所妄改歟？其書前十九卷皆解經文，第二十卷則皆泛論易學之語，亦間有與序文相複者。今既不覩簡之原本，亦莫詳其何故也。簡之學出陸九淵，故其解《易》惟以人心爲主，而象數事物皆在所略，甚至謂《繫辭》中「近取諸身」一節爲不知道者所爲作，❶非孔子之言，故明楊時喬作《傳易考》竟斥爲異端，而元董真卿論林栗《易解》，亦引《朱子語録》稱「楊敬仲文字可毁」云云，實簡之務談高遠，有以致之也。考自漢以來，以老莊説《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説《易》始王宗傳及簡。宗傳，淳熙中進士，簡，乾道中進士，皆孝宗時人也。顧宗傳人微言輕，其書僅存，不甚爲學者所誦習。簡則爲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門之有黄幹，又歷官中外，政績可觀，在南宋爲名臣，尤足以籠罩一世，故至於明季，其説大行。紫溪蘇濬解《易》，遂以《冥冥篇》爲名，而《易》全入禪矣。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聖人之爲

❶ 下「爲」，通行本《四庫全書提要》作「僞」。

教，精麤本末兼該，心性之理未嘗不藴《易》中，特簡等專明此義，遂流於恍惚虚無耳。昔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不删鄭康成所引讖緯之説，謂存之正所以廢之。蓋其名既爲後世所重，不存其説，人無由知其失也。今録簡及宗傳之《易》，亦猶是意云。

序

清四庫以楊慈湖之學出陸象山，故其解《易》惟以人心爲主，而象數事物皆在所略，明楊時喬作《傳易考》竟斥爲異端，而元董真卿至謂慈湖文字可毁，且以慈湖與王宗傳宗旨相同，祖尚玄虚以闡發義理。宋儒掃除古法，實從是萌芽。然胡、程祖其義理而歸諸人事，故似淺近而醇實。慈湖與宗傳祖其玄虚而索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窅。余竊以爲不然。夫《易》之學，事物、象數、義理三者，固不可廢者也。慈湖偏於義理則有之，必謂其幻窅，則門户之見也。慈湖既作《己易》，以天地萬物備於一己，已有其易，則易道由一己而充之者也，悟諸己而易理皆備。孔子言性不可得聞，蓋恐門弟子所不及，非不言性也。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孔子亦將譏以幻窅乎？慈湖開宗明義曰：「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本末、精麤、大小之間？」其傳《易》之旨，盡此矣。且其釋乾卦也曰：「唐虞之三事：曰正德，曰利用，曰厚生。厚生者，養生之事，利用者，器用於人爲利，是二者皆有正德焉。因明人之道心，是謂正德。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夫《易》，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慈湖之意，利用、厚生以正德爲先，而廣業以崇德爲本。所以事親，所以事長，所以臨下，所以使民，所以應酬萬端，何莫不由此乎？民生蚩蚩，安知易

道？人惟見事而不見道，聖人於是乎不得不推窮其始，導人思其所始，而忽覺焉，則乾在我矣，天在我矣。雲之所以行者，我也。雨之所以施者，我也。天與人通，其易之精蘊乎？非慈湖發之而誰發之？且曰：「天地之間，羣分類聚，各有所欲，其勢必至於争。争而不已，必至於相傷，其甚者相殺相亂，其勢必相與爲公，以求決於公明之人。」嗚呼！今日之天下，知有事而不知有道之天下也，亦相殺相亂之天下也。天下之變，固有不得已。消息盈虛，咸有其勢。芒芒萬物，難於辨明。「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心即天地，其公明固自在也。讀慈湖《易傳》，庶有以救之，因書以爲序。

時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楊慈湖先生易傳敘

昨秋，余入南銓選部，陳君以所刻蘇長公《易傳》相示，余讀而卒業，已謂奇矣。頃之，封司劉君、功司陳君復刻楊敬仲《易傳》成，屬余敘，余讀之，又一奇也。獨斯傳也，明所學也。余不學，其何敢敘？然學不可以終棄，則傳言學者不敢不致意也，敘何可已？夫易道大矣，自周孔而後，微言絶，而程朱傳行，謂可以盡《易》，而易有所不可盡也。今觀蘇氏傳，雖未必盡合易旨，然借《易》以發其自有之奇，其識雋，其文雄，往往道人所未經道，其卒傳，宜也。楊氏因《易》之理，以發攄其所學，精深融貫，要在一而能通示人，專事内而不外，非直探本原者能之乎？要之，蘇如即事以明理，楊溯源以該流。譬之，蘇則即一樝梨橘柚雜陳而皆適於口，楊則即一樝梨橘柚，而凡爲樝梨橘柚之類者，皆可推而味之也。是二氏俱深於《易》，求其有補於學，楊視蘇爲要焉。抑楊氏始因象山先生舉扇訟而得其本心，遂悟所學，乃發爲《易傳》。於乾有曰：「君子自强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效之於此也。」又曰：「子思不曰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於誠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斯語也，亦猶是心也。唯是健不必效，而誠不必成。或疑允若兹，是人皆天也，不必復益以人力也，不幾於溺人以虚乎？然善語道者必反其本，善察言者必抉其要。慈湖先生嘗云：少讀《易大傳》，唯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其傳益則以善之不

能爲、過之難改「皆始於意，意本於我」，知我本無體，復何遷而何改？傳震又曰：人唯知恐懼脩省，學者事耳。謂易道精微不在是。持是見者，不惟不知易，亦不知恐懼脩省。夫曰「不能爲」，曰「難改」，曰「恐懼脩省」，則何嘗不責人之致力？特其所以致者，在何思何慮而不失其寂然者耳。蓋用力於其本而不泛用者也。譬之操舟者然，順流帆風，楫櫂隨之，瞬息千里，是不操之操，操更力耳。庸可以無操之迹，遂謂其不操舟也？審然者不惟益《易》，且益學者哉。吁！此與蘇傳，均《易》之羽翼也，顧湮没久矣，待三君而始傳，信大寶之顯晦有時哉。然一時並顯，而三君與諸同官之志於《易》，及易道之益明，可覘矣。獨愧余莫爲倡，其獨無入山舍玉之懼乎？兹敘也，并以自勗云。乙未上月人日南京吏部尚書蔡國珍書❶

❶「書」，四庫本作「序」。

楊氏易傳卷一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今《易經》乃漢費氏所傳古文而不立於學者，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脱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經》、下《經》、《彖》、大《象》、小《象》、《乾·文言》、《坤·文言》、上《繫》、下《繫》、《説卦》、《序卦》、《雜卦》。晁氏云： 老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不然，則其徒陳元、鄭康成之爲歟？ 孔穎達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

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爲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爲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爲首。《周禮》大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爲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兑又次之。噫嘻，末矣！⚊者，易之⚊也。⚋者，易之⚋也。其純⚊者名之曰乾，其純⚋者名之曰坤，其⚊⚋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兑，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麤、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

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本末、精麤、大小之間？雖《説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爾。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夫道一而已矣，三才一，萬物一，萬事一，萬理一。唐虞之三事，曰「正德」，曰「利用」，曰「厚生」。「厚生」者養生之事，「利用」者器用於人爲利，是二者皆有正德焉，故《大禹謨》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和，同也。卜筮者，民之利用，聖人繫之辭，因明人之道心，是謂「正德」。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明三才皆易之道，崇廣效法，蓋以人心未能皆悟本一之妙，姑因情立言曰「效法」，而進至於果與天地相似無間，則自信其本一矣。此心人所同有，故易之道亦人所日用。上《繫》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背吉趨凶。

大哉，《易》乎！天之所以高明者

此，地之所以博厚者此，人之所以位乎兩者之間與夫萬物之所以生生而不窮者又此，三才中萬變萬化至於不可勝紀無非此。某之所以聽者此，某之所以説講與今在堂之人所以聽者亦此。所以事親者此，所以事君者此，所以事長者此，所以臨下、所以使民、所以應酬萬端，皆此。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乎此？包犧氏深明乎此，既不能言，又欲以明示斯世與萬世，而無以形容之，乃畫而爲一。於戲，庶幾乎近似之矣！是可畫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議，但覺其一而不二，一而能通。夫孰得而測識，又孰得而究窮？❶

必三畫而成卦者，明乎所以爲天者此也，所以爲人者此也，所以爲地者此也，是爲三也。聖人又欲以發明其道，繫之以辭曰「乾」，言乎此至健至剛、亘萬古而未嘗息也。然則坤何以⚋？❷清濁未分，混然而已，迨乎重濁嚴凝而後清濁始分而爲二。然所以爲清者此也，所以爲濁者亦此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繼言「品物流形」、「各正性命」，則地之所以發生萬物者，盡在其中矣。今爲渾天之説者，地在天中，則合天地一體而已矣，但因重濁故言地，因卑故言妻言臣，有尊有卑，有清有濁，清陽濁陰。君臣夫婦，未嘗不兩，故坤必⚋。❸坤者兩畫之乾，非乾道之外復有坤道也，故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

❶「究窮」，四庫本作「窮究」。

❷「⚋」，底本與四庫本皆作「⚊」，今據文意改。

❸「⚋」，底本與四庫本皆作「⚊」，今據文意改。

臣也。」難者曰：乾坤之道果一，則《彖》何以有「大哉」「至哉」之分？應之曰：「大哉」「至哉」，所以致君臣之辨，所以辨上下之分。而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是坤亦未嘗不大，於以明乾坤之實未始不一也。不然，則孔子何以曰「予一以貫之」？《中庸》何以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天地與人貌象不同而無二道也，五行萬化變態不同而無二道也。坤者乾之耦者也，無二乾也。震、坎、艮、巽、離、兑，乾之變錯者也，無二乾也。一言之謂之乾，兩言之謂之坤，八言之謂八卦，又別而言之謂之六十四卦，又謂之三百八十四爻，又謂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謂之無窮，皆此物也。

三畫之卦何以重爲六？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未嘗不兩也，皆此道之變化也。變化云爲清明有常謂之仁，其間咸得其宜謂之義，其節謂之禮，其和謂之樂，其知謂之智，言乎其健謂之乾，言乎其動謂之震，言乎其入謂之巽，言乎其陷謂之坎，言乎其麗謂之離，言乎其止謂之艮，言乎其説謂之兑，言乎其屯邅謂之屯，言乎其始生而蒙謂之蒙。其變無窮，其言亦無窮，皆此一也。言乎此不可以加毫髮焉，不可以損毫髮焉，謂之中；言乎此不可以人爲參焉，謂之天；言乎其變化不可測度，謂之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始謂之元，其通謂之亨，其利謂之利，其正謂之貞，其在乾之爻則謂之九，其在坤之爻則謂之六。乾何以九？坤何以六？一二三四五，三天數之一三五是爲九，兩地數之二四是爲六也，是五行之生數也，天

地之本數也。五行者，此一之變化見於水火木金土者也，無二道也，故所以用九者此道也，所以用六者此道也。九爲陽爲剛，六爲陰爲柔，陰陽剛柔雖不同而用則一也。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下則能「潛」，不爲陽剛所使，不爲才智所使，而能「勿用」。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二則能「見」，不過而躍，又不固而潛，能善乎世而人皆「利見」之。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三則「乾乾」能「惕」，故雖危「厲」而「無咎」。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四「或躍」而不敢必於進，「或」之者疑之也，「淵」者退處之所也，故「無咎」。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五則能「飛」，能使天下「利見」而致「大人」之德業。惟上九不能用九而爲九所用，爲陽剛所使，故以貴高自居而不通下情，故動則「有悔」。若大有之上九，亦上九也，而能用九，不爲九所用，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有之上九，乃取超然乎萬物之上之象，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故吉。乾之上九則取剛過之象，故「亢」而「有悔」。龍，神物，變化不測，濡澤博施，有聖王之象。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而後足以君天下，故乾爻皆取龍象。大人即聖人，故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五之位而天下有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周公繫爻辭，孔子作《象》辭，而或曰「大」或曰「至」，一也。用九之道，雖發見於諸爻諸陽而不見其爲首。不見其爲首者，已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首也。意慮微作，則爲私爲己，好剛好進，安得不爲首？所謂用九，凡百九十二爻之九皆同此用也。舉

一而知百九十一也，舉一而知萬也，坤之用六亦同此也。乾坤之名不同而用則無二也，故曰「通乎一，萬事畢」。

右釋卦爻，雖則云然，所筮事情不可勝紀，其應萬變不可執一，厥後卦爻皆然，神應切中，占者自知。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筮而得乾之卦者，君也，父也，夫也，聖人也，或進於聖人之道者。孔子作《乾·彖》，雖多言天，然孔子專意明人之道心。使專言天而不及人，則何以明道垂教，爲無益之辭矣。當先明孔子斯旨。孔子欲使爲君爲父爲夫者或進於聖人之道者觀之，曰：吾得斯卦，果大乎？果元乎？果萬物之所資始乎？果能統天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果吾之道乎？終始六位，乘龍變化，物物皆正性命，合大和，果吾之所有乎？天乾即吾之剛健中正者也，❶豈獨天有之，吾無之？孔子「欲無言」，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爲比，上《繫》曰「與天地相似」，又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三才一，萬理一。自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學者遂謂易大而乾坤小，誤矣。《周易》乾坤爲首，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易道於是乎出生無窮，故曰門。非謂易與乾坤異體也，名稱不同爾。自其統括無外、運行無息言之故曰「乾」，自其勢專而博厚、

❶ 「天」，明刻本作「夫」。

承天而發生言之故曰「坤」，推窮其本始故曰「元」，又言其亨通故曰「亨」，又言其安利故曰「利」，又言其正非邪故曰「貞」，總言變化而無窮故曰「易」。非乾自乾、坤自坤、元自元、亨自亨、利自利、貞自貞也，一體而殊稱也，一物而殊名也。

夫三才混然一而已矣。何爲乎必推言其本始也？民生蚩蚩，安知易道？氣雖即道，人惟知氣而不知道；形雖即道，人惟覩形而不覩道；事雖即道，人惟見事而不見道。聖人於是乎不得不推窮其始而有元之名，且天行之所以剛健運化而無息者，其行其化，何從而始乎？始吾不得而知也，始吾不得而思也，無聲無臭，不識不知，無思無爲，我自有之，其曰「大哉乾元」，所以指學者明道之路也。知始則知終矣，知本則知末矣。始終一物也，本末一致也，事理一貫也，非事外有理也，非理外有事也。曰事曰理，曰本曰末，曰始曰終，皆常人自分裂之，自立是名，君子不得而驟違之，亦姑從而爲是言也。明者自以爲本一也，不明者自以爲實不可一也，人自不一。易之道，本無方無體，無限量，無所窮盡，謂之曰「大哉」，是宜曰「大哉」，是故萬物之所資之以始者也，是固足以統括乎天者也。物即乾元，而曰物之元以始者，以人滯於物，導人思其所始，於是而忽覺焉，則乾在我矣，無所不通矣。天即乾元，統乎天者，亦以人執乎天，故導人使因天而思其所以統之者，於是而忽覺焉，則天在我矣。雲之所以行者我也，雨之所以施者我也，而人不自知，是亦可言亨也。而貫之曰「乾元」者，元即亨之始，亨即元之發，一

體而殊名，曰元曰亨，無不可者，貫之曰「乾元」，所以明四德之一致也。有乾則有事，物有終始，亦有始終。初，始也。上，終也。天道之始，陽氣潛藏。天道之終，至於六陽，與時偕極。人道之始，潛而勿用。人道之終，亢而有悔則昏，不亢無悔則明。六位於是隨時而成，是爲六爻。乾道天象，變化曰龍，六爻曰六龍。乾元乘氣，不爲氣所乘。龍陽物君體，能用陽剛，所用乘時變化，非思非爲，各正性命，物物皆妙，感者自離，不離爲合，爲保爲和，爲利爲貞。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和？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合？物各得其時，事各得其宜，用得其利。氣致其和，是謂利。是道至正，是道非邪，是爲真。道之正者無不利，用之利者無不正，故利即貞，貞即利，利貞即元亨。夫道一而已矣，是道超出乎萬物之表，故曰「首出庶物」，是道能致萬國咸安寧，故曰「萬國咸寧」。「首出庶物」，似言天，「萬國咸寧」，似言人，學者觀之，疑不可聯言，合而言之，所以明天人一致，使學者不得而兩之。知天人之本一，則知乾矣。《象》既釋卦辭，又特發此旨，聖人之致教深也。《屯》之「天造草昧，宜建侯」，言人，合而一之，亦明天人之一致。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君子之所以自强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倣之於此也，天人未始不一也。孔子發憤忘食，學而不厭，孔子非取之外也。發憤乃孔子自發憤，學乃孔子自學，忘食、不厭即孔子之自强不息，此不可以言語解也，不可以思慮得也，故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孟子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

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今夫人之良心，愛親敬兄，事君事長，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仁義禮智，迭出互用，變化云爲，此豈學而能、慮而知哉？子思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亦頗得此旨，然猶未得其真。何以知其未得其真？不曰「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猶有成之意，是於誠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故子思之《中庸》篇多「至誠」。於「誠」之上加「至」一言，亦復其意，不如孔子曰「主忠信」。忠信即人主本，《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大道何深何淺，何精何麤，微起思慮，即失其忠信矣，即失其本心矣。子思蓋習聞孔子之訓而差者也。大道簡易，人心即道，人不自明其心，不明其心而外求焉，故失之。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克己復禮爲仁」，能己復固有之禮則仁矣，皆非求之外者。孔子又嘗告子思「心之精神是謂聖」，明乎此心之未始不善，❶未始不神，未始或息，則乾道在我矣。不曰「乾」而曰「健」者，所以破人心之定見，使人知夫乾者特一時始爲之名，而初未嘗有定名也，故又曰「健」。八卦皆然，六十四卦亦然，即一可以知百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於下而多有進用之意者，動於意而失其本心也。人之本心，至神至明，與天地爲一。方陽氣在下，陽氣寂然安於下，未嘗動也。人能如陽氣之在下，寂然無進動之意，則與天地爲一，不失其心矣，是之謂得易之

❶「之」，四庫本無此字。

道；不能安於潛而有欲用之意者，必獲咎厲，必凶，是謂失易之道。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居下卦之中，亦得位矣，雖非尊位，亦可以見諸施行，可以及物。然人心於此，逐乎物而擾擾者多矣，其能發於德者有幾？有德之施，安止而自應，如天地之施生，四時之變化，斯爲德之施，斯普是謂龍德，是謂得乎易之道。

「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乾乾皆道，反覆皆道也。君子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然，亦皆道也。喜怒哀懼皆道心之妙用，彼「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因物有遷，則其恐懼必至於交攝，上下反覆必至於擾擾，豈能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未可謂之得易之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人皆欲進，惟得道者未嘗有欲進之心。人之本心，是謂道心，道心無體，非血氣，澄然如太虛，隨感而應，如四時之變化，故當躍斯躍，當疑斯疑，無必進之心，故雖躍而未離於淵。故舜之歷試也，已爲衆望之所歸，已爲帝心之所屬，而舜從容於其間，鼓琴二女侍，若固有之，舜心未嘗動毫髮意念也，故「讓於德，弗嗣」，未嘗有必進之心，此非爲讓也。如此而往，何咎之有？故曰「進無咎」。「或躍在淵」，非道心之已明者不能，苟惟不然，❶其心微動，人已不服，觸物違道，凶咎立至。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孔子曰：「古人有天下者必聖。」蓋天地之間，凡血氣心知之屬，羣分類聚，

❶「惟」，四庫本作「爲」。

各有所欲，其勢必至於争，争而不已，必至於相傷，其甚者至於相殺相亂，其勢必相與爲公以求決於公明之人，所是所至，各有所主長。至於其所主長者，又不能無彼此之争，彊理之訟，於是又求決於尤公尤明之人，於是乎有國君。而諸是君苟未至於聖，則亦莫能相尚，其久也不能無事，其繼世不能皆賢。以不能皆賢不能無争之君而相與比鄰，其勢必至於争不已而相争相伐，於是又相與爲公推其有大聖之德者，共尊事之爲大君，立爲天子，然則非聖人則不足以當此位。曰「大人造」者，言此大人之所造爲，非大人則不足以有爲。「大人」者，聖人之異名。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大道正中，無過不及，亢龍過之，焉可久也？月盈則食，寒暑則衰，天道不能違，而況人乎？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九陽剛之物也，崇高之位，陽剛之才，皆九也。人皆爲位勢所移，爲資才所使，是爲九所用，不能用九者，是爲天德能用九者。中虚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謂天德。意動則爲首，則有我，是謂人而非天，非易之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歐陽子謂此魯穆姜之言，遂謂《文言》皆非聖人之言，則過矣。穆姜雖大惡，而其言之或合乎道，則聖人不以人廢言，今惟當以正道斷之。謂元爲善則無害，謂爲善之長則害道，道一而已矣，

元亨利貞，雖四而實一。聖人患人之昏昏，無從啟之，姑使究原本始，使知變化云爲之所自出，則知無所不通之道矣，故《彖》舉其大體曰「乾元」，非謂元異乎亨與利與貞也。今謂元爲善之本則可，枝葉皆生乎根本，今謂之長，則截然與次少異體，即害道矣，故當如下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此得於聖人之誨乎！會通而嘉則善矣，與物會而不善，焉何能亨？利者義之和合，失義則害隨之矣，何以能利？貞正也，事以正成，故曰「事之幹」。孟子曰：「仁，人心也。」君子覺此心思之所自出，則乾元在我矣。彼百姓日用而不知爾，不必言「體仁」。「長人」之病生於善長，君子先覺我心之所同然，君子先覺，衆人後覺爾。君子所以與物會通者，無非此心之誠，故誠敬之有節文者，世謂之禮，故曰「合禮」。自與禮文合，非求合也。求合者僞而已矣，非吾心之禮也。君子致利，利物而已，利物而公無非義。貞而不固，事未必濟，貞固不變，斯足幹事。言其不邪謂之正，言其和義謂之利，言其嘉會謂之亨，推其本始謂之元，名四而實一。此言四德，辭旨分裂，至於言「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則天人一道，此一得諸聖人者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君德也。有君德而在隱，是謂「潛龍」。身在乎潛，是天命在潛，則義當潛而不當見也。雖大亂不爲世所變易，而輕動其心以出，不使名學之著。雖遯世屏處而無悶心，雖不見是於世亦

無悶心。「樂則行之」，時忽變而可行則行，可以行道及物，樂矣，非私樂也。「憂則違之」，於時終不可行，終不見是，不見知，則與世相違。道不可行，世亂可憂，非私憂也。「確乎其不可拔」，非作意固守也，義不可行而止，而人以爲不可拔也，苟作意而守，其守必不固，不作意而惟意之從則可拔，貞不可拔矣。夫是之謂易之道，夫是之謂潛龍之道。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一也，在初則言其隱，在二則言其正中，隨爻象所著而言之，非謂潛龍無正中之德也。二言其記録之差歟？攷古志記同而微異者，見記者之一得一失，屢驗之。此二居下卦之中，於是乎發正中之義。正不邪，中不偏，乃道之異名。天道甚邇，不離乎庸常日用之間，庸言而不至於失信，庸行而不至於失謹。起意皆爲邪，邪不作是爲閑邪。誠，信也，忠信之心即道心，人心即道，惟日用或有邪思亂之，故足以敗其誠心，邪閑則誠存矣。九二既出而見於世，故有善世之功。不伐者，私意不作故也，有功而伐，皆因意念之動，動斯思邪矣，斯伐矣。德博斯化，不博不化。德性未始不博，何思何慮，何際何畔？意動則窒則蔽，則不博矣，意動則伐矣，人將不服，何以能化？「德博而化」，君德斯著，於是申言之，非謂潛龍無君德也。庸行不必作去聲，凡平常微有行動即謂之庸行，如此則無斯須放逸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

咎」，何謂也？ 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進之象焉，故發「進德」之義。已有德矣，自此而往當何如？ 忠信而已，不可復有所加也。忠信者，本心之常，即道心也。孔子曰「主忠信」，明乎忠信即主本，苟於忠信誠實之中而微動其意焉，則爲支爲離，爲陷爲溺，爲昏爲亂，誠能不失本心之忠信，如文王之「不識不知，無非帝則」，如孔子之「無知也」而萬善自備。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自然有惻隱之心；其見非義，自然有羞惡之心；其事尊上與賓客，自然有恭敬之心；其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亦自然有敬心；其餘應酬萬物，自然知某爲是爲非。是是非非是爲智，恭敬是爲禮，羞惡是爲義，惻隱是爲仁。與夫動静云爲，變化萬端，無非萬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進德如此，皆忠信而已矣。何者？ 忠信者道心也，道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有。德之見於應物行事者謂之業，應酬交錯，無情萬變，相刃相靡。君子居其間，順物狥情，造次發語，往往隨世隨流，不無文飾私曲，不無失信。世俗習以爲常，以爲不得不如此，不如此將取禍。若此情僞，古今同情，不知其慚蠹忠信，君子於是有修辭，使不至於忤物，又不至於失信，於交錯應酬、擾擾萬變之中，而忠信純一，無間無雜，則無非德業，不至於隳敗矣，故曰「居業」。居有安居不動之義。若出入情僞，豈不岌岌？ 不保其不敗也。「進德修業」，此萬世之通

患，不可不講，《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又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小雅》曰「盜言孔甘」。九三下卦之極，上下之際，乾德居之，卦三猶臣體，四則有君體矣。方其在三，知其可至而至之，名曰「知幾」，知其可終而終之，名曰「存義」，一也。惟義所在。君子無適莫也，至則堯、舜、禹，終則伊、周，舜視天下如敝屣，顏子簞食瓢飲而樂。以崇高富貴微動其心者，君子恥之，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其乾乾乃其未始有荒怠，其惕乃其因時之危而惕，皆應酬變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此則雖處危疑之地，何咎厲之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以爲上則非君，以爲下則非臣，故曰「上下無常」。此非常之位也，然而未嘗有邪心。恒，久也。進退不久，此非久處之地。其進其退，亦無離羣之心，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苟有離羣而進之心，是動於思爲，爲邪爲咎。「君子進德脩業」，應時而動，當進而不進，是爲失時，亦爲失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爲乾道，斯爲易道。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三才雖同體，而其同類者相應無違。日月星辰，此天之類，故常親附乎天。山川草木，此地之類，故常親附於

地。人居天地之間，凡血氣生之屬，皆其同類者，所患聖人不作耳。聖人作則萬物感應，作而物不應者，非聖人故也。故君子不可求諸外，當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衰世之君，往往率求諸人，多方設術以治之，而人愈不服。孔子深察斯情，故諄諄設喻，重復言之，所以明聖人作則物無不應。人君必求諸己，不可求諸外也，不可罪民之頑而不可化也，不可歎當世之乏才共理也。有聖賢之臣，何世不生才？惟聖知聖，惟賢知聖。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龍，君德之失也。「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一念之間耳。唐虞之際，君臣相與警戒規正，何嘗敢有自足自聖之意？恃其聰明睿知而自以爲足，不復詢謀於衆，忽略愚賤，則動必有悔。孔子推言至於無位、無民、無輔，欲其無忽也。末章雖言「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猶以聖人爲言，則知此爻所以明聖賢之過，所以止言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隨在而有所安舍也，時在下之位故也。「飛龍在天」，在上而治天下也。曰「下」、曰「時舍」、曰「行」、❶曰「自試」、曰「上治」，静觀辭氣，無非隨時泛應，虛中無我，五爻之辭不同而一旨也。「亢龍有悔，窮

❶「行」，四庫本作「行事」。

之災也」，亢，亦無非道者，此易道之災者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非乾元則豈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能用九則無思無爲，如日月之照臨，如水鑑之燭物，隨時而應，各當其所，在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前皆言人事，此多言天道。陽氣之潛藏，即人之潛隱勿用也。天下文明，萬物化生，即君德之見也。或者拘於配十二月之説，或以九二爲丑月，或以九二爲寅月。丑月則斷無文明之狀，寅則稍有文明之漸矣。善讀《易》者，正不必如此拘執配之於月。乾道無所不統，無所不通，惟以天下文明明見龍之類爾。「與時偕行」，此言天人之合，時者天也，九三之乾乾行事，亦隨其時而已矣，亦不必配月，配月則牽彊拘執。「乾道乃革」，四升君體，變之大者。然不以此爲人事而非天道，故曰「乾道乃革」，謂乾道之變革也。知天人之無二，則可以與言《易》矣。凡天道之有變，即九四之或躍。裂德與位而爲二，則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一以貫之曰「位乎天德」，斯爲大易之道，斯爲「飛龍在天」，此非訓詁之所能解也，非智思之所能道也。三才一體，萬物一體，悟曾子之皜皜，則漸窺之矣，悟孔子風雨霜露之無非教，則知之矣。「與時偕極」，則雖處乎上之位而不亢矣。一以貫之，則人即時，時即人。隨時立言，欲使讀者稍可曉，則曰「與時

偕極」、「與時偕行」，果能造此，則自一矣。凡此，皆所以明乾元用九之道。潛、見、飛、躍，皆有其則，不可亂也，故曰「乃見天則」。非人爲故曰「天則」，苟曰人之所爲者，必非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至哉聖言！非聖人豈能道此？元亨利貞，前既裂而四之矣，今又合而一之，與夫《彖》言乾元以統亨利貞之旨同也。夫天地間安得有二道哉？苟分元亨利貞以爲是四者而非一，則亦安能知元亨利貞哉？曰「元」曰「亨」曰「利」曰「貞」，如言金，曰黄曰剛曰從革曰扣之有聲也，豈有二金哉！又如言玉，曰白曰瑩曰潤曰扣之有聲也，豈有二玉哉！人能反求諸己，默省神心之無體無方，無所不通，則曰「元」曰「亨」曰「利」曰「貞」，曰一曰四，皆所以發揮此心之妙用，不知其爲四也。歐陽子方疑其前後異同，非出於一人之言，正吾之所歎息，以爲縱横皆妙者也。性情者，乾元之性情也，元亨利貞，皆性情也，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變元而曰「始」，又通之於利，則貞可知矣。是道也何所不利？儻曰利於此不利於彼，利於一不利於十百千萬，則何以謂之乾？何以謂之易？乾者易之異名，元亨利貞亦易之異名，故又云元始，與獨曰乾無不可者。「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七德者，非果有七體，亦猶言玉之白瑩潤，言金之黄剛革。乾無體，無則不可得而屈，故曰「剛」。

有體則有息，無體則無息，無息故曰「健」。今夫行之所以健而無息，惟見日星之運轉爾。初無天體之可執，設有氣象，亦無其形，設有其形，不覩其機。天行若可覩，其所以運不可覩。此不覩者何所偏倚，故曰「中」。人惟動於意欲，故有不正，此不可覩者無思無爲，故無不正，故曰「正」。人惟動於意欲，故不純不粹不精。此不可覩者無思無爲，安得而不純不粹不精？六爻皆所以發揮潛、見、飛、躍之正情也。至於上之亢則情之邪者，若夫正則與時皆極不爲亢矣，使亢者能内省亢情之無體，則乾元在我，何亢之有？「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龍與天若可覩，乘而御之者何形之可覩？「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孰非乾道之變化也？此孰非聖人之所發育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此非空言也，實説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潛有二義，有己德已盛、時未可行而潛者，有德未成、未可以推而及人而潛者。此言「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德性雖内明而未能見之於行者有之。日至月至，皆有德者，日至則寂然不動，能行之一日，一日之外，不能無違；月至則寂然不動，行之一月，一月之外，不能無違。不能無違，則猶未足以盡精一之至，則發諸容體，見諸行事，不無闕失，未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凡此皆德隱而未著，行而未成，是以君子不敢遽用於世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

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不可以不博，不博則偏則孤。伯夷惟不博學，故後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不博學，故後雖至於聖而偏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於文」。學必有疑，疑必問，欲辯明其實也。辯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寬？何患不仁？然聖人垂訓，所以啟後人。後人問辯，未得其實而自以爲實者多矣，故諄復而誨之。誨之以寬，則凡梏於己私、執於小道者，庶其有警。孟子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猶未足以盡寬之至。《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庶乎其寬矣，然此猶可以言而及。可以言而及者，猶有涯畔，未足以盡寬之至。孔子曰「言不盡意」，孔子諄諄告門弟子曰「毋意」，又自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非心思之所及。然則寬即仁，仁即寬。而聖人復言仁者，人之學道，固有造廣大之境，未盡其妙而輒止，溺於静虚，無發用之仁，故子曰「仁以行之」，如四時之錯行，如雷電風雨之震動變化，而後可以言仁，未至於此，則猶未可以言仁也。九二正言君德，故於此復詳言。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在他卦重剛而不中必有凶，而此則雖危疑而无咎者，乾乃聖人之德，重剛則剛健之至德，他人之重剛則爲剛過，❶

❶「他」，原作「也」，據明刻本、四庫本改。

此之不中乃謂所居之位不中，他人之不中爲德之不中，隨卦象而見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皆非龍之正位，故危之。九四則升之上體，故又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惟其疑，「故无咎」，如不復疑而必於進，則天下事固有不可必者。方舜既歷試，猶讓於德。舜心如天地，如太虛，誠無意無必，故天下咸服而無咎。九三因其時而知之，聖人於此，亦未嘗曰吾如是而動也。如四時之錯行，如雷電之震動，如水鑑之照物，故曰「因時而惕」，非心思之所及，非訓詁之所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九二，在下之大人。九五，在上之大人。大人者，聖人之異名，天下咸利見之。何獨此二爻？乾者，聖人之象，餘爻亦以乾欲明他義，故不及之。世皆覩大人之形，不覩大人之神；世皆知大人之思爲，不知大人之思爲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曰「心」曰「精神」，雖有其名，初無其體，故曰「神無方，易無體」。非神自神，易自易，心自心也，是三名皆有名而無體，莫究厥始，莫執厥中，莫窮厥終。天，吾之高；地，吾之厚；日月，吾之明；四時，吾之序；鬼神，吾之吉凶。其謂之合也固宜，其謂之弗違也又何疑？故《大傳》亦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王肅本作愚，然以此句屬下文則亦通。）人乎！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爻《象》曰「盈不可久」，其過尚小，此所言其過大矣。日月至明，雲氣翳之即失其明。惟聖罔念，即可作狂，故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西旅獻獒，大保作書以戒武王，深知聖狂不過一念之間。禹曰「安汝止」，深明微不安不止，則動而逐物，物蔽之而昏，遂至於「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故古之聖人恐懼兢業，常以克艱相規，不敢怠荒也。其有雖曉達事情，亦或知進退存亡，而不本於道心，則不保其不流而入於邪。惟聖明白四達，道心不動，故常不失正，故兩言「其惟聖人乎」以發明之。

右所釋卦爻之義亦詳矣，而子曰「書不盡言」，筮者事情無窮，卦爻所應，亦隨事而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可執。

楊氏易傳卷一

楊氏易傳卷二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坤之道一也，分陰陽而言之，則乾爲天爲君爲父爲夫，坤爲地爲臣爲母爲妻，傳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天地一氣，乾坤一道，推本而言謂之元，即乾元也，而有「至哉」、「大哉」之異稱者，姑以此著君臣夫婦之辨，其實一也。坤畫即乾畫之兩者耳，未見其爲異也。所謂乾之一畫，亦非乾果有此象，象也者象也，姑以象夫易道混淪一貫之妙而已。所謂乾者如此，所謂坤者亦如此。「至哉」者，極至之稱，乾亦可以言至，坤亦可以言大，《彖》曰「含弘光大」，六二「直方大」，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萬物自何而生？雖曰因地而生，未芽未甲，物安在哉？是謂元。物生於地，既於地矣，地形在下，其勢承天，「乃順承天」。「乃」者，有所因之辭。乾坤雖一，天體至大，無所不統，故《乾・

象》曰「乃統天」。地在天中，勢卑而承天，因其卑而承天，故《象》曰「乃順承天」。於以明乾坤之道一，因形發用，是謂並行而不相悖。「坤厚載物」，地厚載物也，惟坤以道言，地以形言，其實一也。道即形，形即道，無疆之形，即無疆之德，惟坤以德言，地以形言，人言有二，易道則一，故曰「德合無疆」。地廣無疆，萬物化生，妙不可言。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❶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以此教學者，故其言精。《易》之《象》辭，孔子以教筮者，故其言顯。因人心以爲二，故合之。教亦多術矣，《易》本占筮之書，古神聖之設教，知空言難以告人，因民生之所利用，因致其教，因以發神明之德，因以通萬物之情。《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謂「六府三事」。所謂「利用」，即范金、合土、刳木、剡木之類。所謂「厚生」，即水、火、穀足以養生之類。凡皆生民之所日用，聖人因其日用而致正德之教，使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皆因厚生而教以正德，器有常制、不苟不侈之類，皆因利用而教以正德。至於《易》，筮而教以正德，五帝三王所以致化之速者，❷因民生日用教之也。周衰，此教隳矣，而況於秦漢而下乎？坤元無所不含藏，豈不甚弘，萬化廣生？「光」言其如日月之光，凡光雖及物而無所思爲，此言坤德以明人心一貫之妙。《易》多言「光」，曰「輝光」，曰「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曰「光亨」，曰「光明」，皆所以明道。「品物咸亨」，無非妙者，林

❶「風霆」，明刻本、四庫本無此二字。

❷「致」，四庫本作「教」。

林皆妙，職職皆元。「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牝則乖矣，雖强必疆。臣道妻道，順正而行，柔順而貞，其利無疆，柔而不貞，爲回爲邪，爲諛爲懦，君子不行。君先臣後，夫先妻後，當後而先爲迷，迷爲失道。君爲臣之主，夫爲妻之主，後而得主，利莫不焉。君臣之分、夫婦之序，是爲天秩，是爲天常。坤後爲順，是爲得常。得常則利，失常則害。是常非麤，是常即道，萬世攸行。「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巽離坤兑，皆陰卦也，是爲陰類。東北之卦，乾坎艮震，皆陽類也，故曰「喪朋」，女舍其陰類而從夫之陽，臣舍其私朋而從君之陽，雖失其朋，「乃終有慶」。安正則吉，失正則凶，無非道者，正則爲利爲吉，邪則爲凶，得此道則安則正，正而不安，於道猶失，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是謂道心，本正，正無實體，以不動名，動斯不安，必至失正。妻不安正必凶，臣不安正必凶。地之所以博厚無疆者，以其安正也，寂然不動，非安乎？不動而順，非正乎？惟其安正，是以無疆，即其無疆，知其安正。大抵道之正者，自然廣大，自然無疆，故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人之安貞，即地之安貞；地之無疆，即人之無疆。三才之名之形不同，三才之道之實同。人之自視其安正，未能與地爲一者，猶未可以言安正也；自視未能與地之無疆相應爲一者，亦未可以言安正也。安貞之吉似言人，應地無疆似言地，而聖人合而言之，正以明三才之一致，亦猶《乾·象》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樓尚書曰：「牝馬最貞，既從牡矣，他牡欲犯之，輒蹄齧不可近，蓋得之牧者云。」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在下，其勢卑順，故曰「地勢坤」。君子以德博厚無疆，無所不載，爲物所動者，不足以言載物，不足以言厚德。君子之載物，非作意勉强以順承之也，非作意勉强爲是不動也，君子中虛，心實無疆，無疆則何所不容，何所不載？彼爲物所動者，妄立己私，妄守塊然之意，是塊然者與物爲伍。既已與物爲伍矣，則安得不動？無以順適吾意則動，有以拂亂吾意則動，恐攝疑惑，膠擾阻鬱，千態萬狀，且將爲物所載矣，尚安得而載物乎？君子之厚德，即坤之厚德，有毫髮之異者，終不足以言厚德。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或曰衍此「堅冰」字。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善，陰爲惡。惡之始萌，戒不可長。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纖纖不伐，將尋斧柯。禹曰「安汝止」，安止則不動，則不萌矣。皐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念慮之始也。或者謂萬幾萬物，後世多事，尚不至於一二日而有萬事，而況於唐虞之際乎？念慮則有之矣，兢兢業業是爲篤敬，幾有善惡，敬則幾善，不敬則幾惡。智者於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故兢業，愚者則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禍。君子以此治己，以此治人。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者，直而已，不曲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方者，如物之方，不可轉移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曰「直」曰「方」，皆所以形容道心之言，非有二理也。此道甚大，故曰「直方大」。此道乃人心之所自

有，不假修習而得。人之本心，惟有虛名，初無實體，自神自明，自中自正，自直自方，自廣自大，變化云爲，隨處皆妙。《象》辭以動爲言者，惟動乃驗其實。彼學者獨居凈處，爲得静止之味者，未足以驗得道之實也，於應酬交錯而自得其妙焉，斯足以驗其實； 於應酬萬變而未嘗不直不方者，斯爲得坤之道矣。然則此豈循習之所能到？ 雖然，道則然矣，不至於得至動之妙，固不足以言得道矣。而有學焉，道雖已明，動雖已妙，雖已著不習之實，而猶有故習，未克頓釋。故孔子十五志學，至三十方立，至四十不惑，五十方知天命，六十方耳順，尚須學習。學者，習此不習之道也。習未精純，雖善未備； 精而忘習，斯無不利，至於此則地道在我矣。神用發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爲，變化皆妙，地道之光如此，人道之光如此。六二正居下卦之中，於是發明坤道之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爲陽，陽有章之象。六爲陰，陰有含藏之象。爻著此象，聖人於是發此義。臣之盡言於君，含章疑其非道，然臣不可以自用，用之者君爾。用臣之言，取臣之章，皆自其君，匪由乎臣，是故，臣道當盡其終，不當專其事。君不可輔則當去，可輔則當順事。雖有忠臣，懷不能自已之心，至於專成犯禮，非易之道也。道心中虛，無體無我，無適無莫，惟義之從。不能含章而喜於出己之長者，己私實作之也，道心不如是也。或者往往疑含章非正，故聖人教之曰

「可貞」，貞正也，可者通上下之辭。含章而盡道，即正矣，其有未盡者，故以「可」爲言，此立言之法也。含章亦非專於含藏，時可發則發，未可發則含藏，無意無必無我。「或」之爲言，無必之辭也。無成無終，亦不可也，「無成有終」，臣之道也。天始地終，君始臣終，道之常也。彼己私之不能忘，好自以爲功，自以爲能，往往以「或從無成」爲懾懾卑小，故聖人正之曰此乃所以爲「智光大也」，聖人所以明易之道也。聖人每言「光」，曰堯「光宅天下」，曰文王「耿光」，周公「光於上下」，《易》曰「光大」，曰「光明」，曰「輝光」，曰「君子之光」，皆所以明乎道心，不作乎意，無思無爲，而萬理自昭也。苟失乎此，動乎意，必昏必差。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含章已爲人情之所難矣，而況於括囊乎？括囊則謹，括而不發，其中未能無己私者，往往多不括，雖知所括，往往不謹，已私中潛，時一突發。易道不如此，道心清明，無體無我。發則發，括則括，何適何莫？時不可發而必欲其取咎也。必括則不發，不發則無譽，此事理之常。彼未能無私意者，往往恥於名譽之不聞，此意一動，又不能括，故聖人又教之曰「無譽」，言乎自無譽也。聖人諄諄，凡以消人之私意，使之從道，使之免禍爾。人之私意殊難克，故教之曰「慎不害也」。上無陽明之君，以六居四，陰而又陰，又無應，括囊之象著矣。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黄，中央之土色，故取以明中。衣上裳下，故取裳以明下。五上卦之中，

有中象。六陰體，坤體，有下象。中者，道之異名，無偏無倚，非道而何？堯、舜、禹之相傳，惟曰「執中」。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禹、伊、周之所以爲臣也。伊尹、周公知終而終守臣位，道在臣位也。君上臣下，下者臣位也，臣體也。能黄則能裳矣，能中則能下矣。既得中道，心安臣位。然必曰黄曰裳者，合此二字，以明道爲詳也，其吉大矣。大不足以盡之，爲其得道焉，故曰「元吉」。五在他卦有君象，在六四則視五爲非陽明之君，而此六五自發大臣之義。《易》之爲書也屢遷，取象非一，不可執固。《象》曰「文在中也」者，於以明君子之黄裳，非作於外者，由中而法，❶動静云爲，自得中道，自安臣體，皆中心之所爲，無毫髮彊勉飾外之意，言文在中而不在外。文者自然而生，文非可以作而就也。「巧言、令色、足恭」，作也，非文也。曾子與子貢俱入廐，修容。子貢先入，閽者曰：已告矣。及曾子入，卿大夫皆避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之文自中而子貢之文自外也，雖極其恭敬之意而亦外而非中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也，非思爲之所能及也。聖人能啟其端爾，其昏其明，在學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蓋謂陰而至於上六，極其勢，蓋舉天下純終爲陰，幾於不復有陽

❶「法」，明刻本、四庫本作「發」。

矣。然陽雖甚微，名分則貴，人心所不可磨滅者猶在也。爲陰者致疑於陽，慮其有變，故戰。當是時，人知有上六而已，復知有陽哉？聖人嫌惡其無陽也，故特稱龍，以著其猶有龍在，以明其猶有君在。人心終不忘其君不可侮也。血陰物也，又稱血以明上六猶未離於臣類。天色玄，地色黃。曰天曰玄，亦嫌於無陽，故稱天稱玄，明其猶有陽也。曰野曰地曰黃，亦以明未離其類，故稱野。曰血，兼著陽陰之俱傷，不獨陽傷也。凡此數義，已明已著，故《文言》不復贅釋。聖人爲此，皆所以折天下無君之心，所以明天下之大道。君君臣臣，道之正也。龍戰之禍，道之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是道也，在乾則用九，在坤則用六，一也。居九而爲所用，不能用九，故至於亢；居六而爲六所用，不能用六，故至於戰。然則易之道豈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哉？道心無體，何物驗之？爲臣之失道者必至失正。貞，正也。知爲正者有矣，未必能永於貞也，不永於貞，❶亦失道也。能貞能永，是爲得道。道心無體，清明永貞，微生己私，即失之矣。得道則利，失道則害。是道也大矣，坤雖位利貞之道，以大終也。止以乾道爲天，不知坤道之即乾者，不足以與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之爲言，乃道之至順之名。非乾

❶「貞」，明刻本、四庫本作「正」。

自有乾之道，坤自有坤之道，非六十四卦各自有其道也，一道而殊名，故六十四卦，卦卦皆妙，卦卦皆易。惟其該易之道，故有柔有剛，不偏於一隅。至静而無所爲，而其德方而不可轉易也。有時乎動，動而莫禦，其剛可驗；厚重疑止，不可轉移，其方可驗。曉愚喻昏，始止此證，亦猶《謙·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智者通達乾坤一道，雖於坤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亦無不可，何必指事爲驗？乾坤之道，爲臣爲妻，不得此至柔動剛、至静德方之道，則爲臣不盡忠，爲妻不盡正。立己道心無體，無體可執，非至柔乎？有體之柔，柔則不剛。私焉，則不柔矣。有體之剛，剛不可屈，義不可奪，非動剛無體之剛乎？有體之静，未爲至静，暫静復動；無體之静，斯爲至静，真不動矣。有體之方，亦可摇動；無體之方，不可摇也，真爲方矣。道心無體，隨體而著。坤道「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未生，乃含藏於坤道之中。萬物既生，非離於坤也，萬物乃坤之化，物者坤之物，萬者坤之萬也。坤之順即乾之健，坤之承天即乾之統天。坤之生物於春，長物於夏，成物於秋，藏物於冬，時行也，即乾之生物之長物之成物之藏物之時行也，名殊形殊，陰陽之氣殊，而實一也。惟其實一，故陽氣發於地而雪霜降於天，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故「其生物不測」，又曰「道並行而不相悖」。譬猶人之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心思而人一也。❶ 苟惟不

---

❶「人一」，明刻本、四庫本作「一人」。

知一，不惟不知乾，亦不知坤。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人性至善，無不善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見賓客，孰不舉手致敬？人性之善，於此著驗。然而亦有所謂天惡者，何也？其端甚微，始於一念之作爾。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臯陶曰「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動之微」，心動之始也。心實無體，常安常止，安止而動，其幾必康；不安止而動，其幾不詳。不安止之動，如水撓濁，不復清明，爲昏爲擾，順流而下，遂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安得不辨之於早？早者，未動之初也。未動則自清自明，自安自止，無體而發光，至虛而用神，臯陶之所謂「兢兢業業」，孔子之所以「發憤忘食」，顏子之所謂「好學」，皆所以蒙養保護乎此，而非思慮之所及也。其次則「不遠復」，又次則「牽復」，亦危矣，「頻復」大危，亦聖賢之所誡。不克頻復，代日而放，堅冰至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爻辭曰「直」，本無虧欠，聖人慮學者直心以往，率意而行，爲無忌憚之中庸，故曰「直其正也」，則不入於邪，非直之外又有正也。爻辭曰「方」，本無虧欠，聖人慮學者直方不合宜，故曰「方其義也」，明方非執方而合宜，非執方之外

又有義也。直方正義，皆發明此道之異名，非有四者也。聖人又慮學者雖欲直而未能直，故教之以敬，敬則心不放逸自直矣。直者本心，未始不直，未始或曲，惟起意故曲爾。曰「内」曰「外」，姑隨庸衆常情言之。方非直之外復有所謂方也，直心之發，與外物接，應酬交錯，其直不改，故曰「方」也。直心而達於外，不爲事物所轉移，應酬交錯，變化云爲，無非義者，故曰「義以方外」。學者固有道心清明，既直内矣。及乎應物，不無轉移，此猶爲德之未全，故《文言》深明乎方外之義。義者，處事之名。「敬義立」，内外應酬交錯，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爲盛德，故曰「德不孤」。「直方大」，雖然義不可奪，足以明方，而義又有隨宜中節之理，此孔子所以發揮前言之所未盡。伯夷、柳下惠皆能直内方外矣，能敬能義矣，而於義之中節，猶有未盡，猶未爲盛德也，猶未足以盡大人之至也。此直此方，此敬此義，非由外鑠我也，皆我之所固有，不習而能，不慮而知。習而能、慮而知者，所行必疑阻，終不通達。所行不疑者，如天地之變化，雷霆交作，風雨散施，天地何疑之有？吾亦何疑之有？六通四闢，變化皆妙。疑起於意，有意則有疑，無意則無疑。無疑之妙，非言語之所及，非心思之所到。或者不察，往往以爲窮高極妙，不可俄而至，此不自知不自信者之所見，不知聖人未嘗彊人之所無也。聖言千萬，皆以明人心之所自有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無成而代有終」，地道之常也。事理甚明，而有不安於此、越位犯分者，已私主之於中也。大道甚明，私意亂之。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一氣也，一數也，一道也。言時泰通，草木蕃蕪，賢人在位。及時否塞，饑饉荐臻，草木衰減，賢人在隱，括囊不發。凡此皆大易之變，不可以爲此事且姑避禍耳，非易之道也。事即道，避禍即道，其曰「謹」云者亦道。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中以釋黄之義也，慮斯義未明，故又曰「通理」。下者臣之正，位下者臣之體。「正位居體」，皆所以釋裳。惟其通理，故能居體，非通理自通理、居體自居體也。道心一而已矣，道心無體，姑立虛名，曰「美」曰「中」，亦皆虛名。微起意，則意有倚，倚則偏，非黄中矣；微起意，則意已動，已在外，非其中矣。中心無他，惟誠惟實，非意自中自正，自卑自恭敬，自有粹然温然之容。「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自有黄裳之實矣，夫然後爲美之至也。作意則僞，是故，古之論禮者曰「著誠去僞」。卑恭不出於中誠者，終不足以致吉免咎。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坤《文言》，略者前已詳，餘可通也。

楊氏易傳卷二

楊氏易傳卷三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首乾次坤，反對之序也，其又次之屯者何也？六十四卦，錯而置之，如《連山》，如《歸藏》，無不可者。今就《周易》之序而言之，則剛柔始交而尚屯，此其義也。又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此又其義也，無不可者。固執其一者，不足以與論夫易之道。孔子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言其時時皆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言其律律皆宮也。孟子習聞左右皆原之説，而贊曰「逢其原」，則求原於彼。以「逢」爲言，猶未達孔子之旨，猶未達三《易》之旨也。屯者，《易》之屯也。乾、坤不必專言小，乾、坤不必專言先，屯、蒙不必專言後，既濟、未濟即乾、坤也，分本與末者陋。學者爲啟愚昏，或推本而言，聖言之變化也。剛者乾陽也，柔者坤陰也，震者陰陽剛柔之始交，其象甚著也。坎爲險，險爲難。下震上坎，其始交而未通，有屯難焉，又震爲動，動乎險中，猶屯塞而未通，六畫之中，斯象著見，孔子於是發之於《彖》辭。嗚呼！此易之道也，此《易》之屯也。昧者徒見其爲屯難而

已，不知其爲易之道也，則何以讀屯之卦？「元亨利貞」，與乾等也。心思之始，屯之元也。心思之始，非思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不復諄諄於此，故不言也。妙哉屯元！以此處屯則屯通，非亨乎？以此處屯則無不利，非利乎？斯元斯亨斯利，有不貞乎？四言之可也，三言之曰「大亨貞」亦可也。元爲始，爲大，爲善，爲仁，通而言之曰「亨利貞」，皆可也。震雷、坎雨交動而滿盈，大亨貞之時也。大亨非推本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乾、坤已詳言之，此則略焉。或者此心之偶昏，不能明照。屯時之未可遽往而攸焉，益屯之道也。聖人作《易》，爲未明者作也，故戒之曰「勿用有攸往」，「建侯」是矣。夫事之所以不濟、物情之所以不通者，未得其人以理之也。得賢人而建爲侯，何事不濟？何屯不亨？苟惟徒理其事，不任其賢，棄本從末，失其道矣。理屯如理絲，固自有其緒，「建侯」其理之緒也，不得其緒，徒擾益亂。「不寧」者，不遑康寧也，堯舜之世，君臣相戒，猶諄諄曰「克艱」、曰「儆戒」、曰「無怠無荒」、曰「兢兢業業」，而況於屯之時乎？此乃孔子發卦辭之所未言。其言「天造草昧」，似言天，繼言「宜建侯而不寧」，似言人，合而言之，亦猶《乾》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坤》言「安正之吉，應地無疆」，皆所以明天人之一體，三才之一體。「草」言未齊，「昧」言未明。人情居屯，往往動心，墮於人爲，其造如天，❶則無思無爲，而自通天下之故，此元亨利貞之道，此易之道。雖不

❶「如」，四庫本作「於」。

寧，兢兢業業而不動乎意，如天地四時之變化，如日月之光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方布於上，雷方作於下，故有屯滯之象。君子之濟屯也有道焉，經而綸之，舒徐而理之，不理之不可，急亦不可。曰「經綸」，正理屯之道也。是道也，即雲雷之道，其有毫髮未與雲雷爲一者，終未能盡經綸之妙也，終未盡乎易之道也。然則何以能與雲雷爲一？雲雷君子自是一體，三才一體。《大傳》曰「範圍天地」，《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人心無體，至善至神，至明至廣大。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有之而衆人無之也，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有盤桓不進之象。昧者盤桓，往往怠忽。初九陽明非昧者，故其志未嘗不正，苟惟不正，取禍之道也，何以濟屯？「居貞」者，言止可静而居正，未可動而行正。《象》曰「志行正」者，明持志可行正，而事未可行正也。事雖未可遽行，而亦利建侯焉，恐人謂一切不可行，故曰「利建侯」。卦爻辭重復者，於此不可已也。陽爲貴，陰爲賤。初九居羣陰之下，有以貴下賤之象。以貴下賤，大得民心。屯之初，雖未可遽有所爲，而建侯之外，又利於以貴下賤。孔子於是，發文辭之所未言。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諸爻皆屯，惟六二屯而屯者，乘初九之剛也。乘馬班如而不進，不得行

也。陰陽之物，往往多合。初、二相比，初有求二之想，而六二守正，視爲初寇，不與寇爲婚媾。雖九五之正應，屯塞未合，終不與寇而失正。如女子終守貞節，不肯妄從人自育，雖十年之久，不變焉。然天下無終屯之理，數之極必變，屯之極必通，故曰「十年乃字」，言其終得九五正應合也。「反常」者，女子二十而嫁，常也，無更待十年之理。今也有難義，當反常慮，或者執二十之常禮，惑六二之貞心，故孔子明反常之義，以破後人之疑。聖人立言垂訓，凡以解人心之惑爾。人心無惑，則易道自在人心。千變萬化，無可言者。《易》書取象，初無定論。初九本爻自善，自六二觀之則初有寇象。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大抵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何爲乎相應也？重卦故也。初八卦而已，卦三畫而已，及其重之，則上卦之四即下卦之初也，上卦之五即下卦之二也，上卦之上即下卦之上也，惟類同故有應之象。然一陰一陽則相應，兩陰不相應，兩陽不相應。此六三與上六，兩陰也，故無相應之象，而有「即鹿無虞」之象。古者山澤有虞，得虞人則可以即禽。今即鹿而無虞，則惟入於林中而已，不能獲禽也。君子於此，不如舍之而不即。不舍而往，致吝之道也，不得鹿而已，未爲凶也，故止於吝。無虞則心知其難矣，而漫往，有不改過之吝。《象》曰「以從禽」者，夫無虞而即鹿者，心在乎禽，爲禽所蔽，雖無虞猶漫往，不省其不可也。動於利祿，不由道

而漫往求者如之，君子則舍之，往則吝則窮也。將以求通，反得窮焉，所以破人心之惑也。三爲陽，動又不中，有動必失道之象。毛義夫云：謾從言，無去音，欺謾從水，汗謾謾然。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乘馬班如」，如班列然不行，屯之象也。曰「往」，言六四不可不決於此而先往焉。夫初九之求我爲婚媾也，然後往則吉無不利矣。俟求而後往者，惟明者能之。人心之急於婚媾者，多不待求而先往，故孔子於此贊言求而往之爲明，所以誘掖人之良心，使之自貴而無輕動也。以六居四，皆陰，有至静不先動之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而屯，爲屯其膏之象焉。膏澤欲其博大，不欲其屯嗇。若其居位卑小者行之，如有司出納之吝，則義當屯吝，故正故吉。若大人者行之，如人君之施澤而乃屯焉，雖其事出於正，猶爲凶也。謂如今時頒賜軍賞從厚，無功而厚賞，甚無謂也，若減削之，不爲不正，然不可行也，行之必凶。若此類，是謂大者雖貞亦凶。大者之施，不可不光，不光不足以盡大者之道，故曰「施未光也」。夫天下事理，惟其稱而已矣，當大而小與當小而大，皆非。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重陰不中，爲屯之極，有陰闇失道之象，故至於「泣血漣如」。天下有不可處之事，易窮則變，變則通，自有道焉，豈可憂愁無聊賴如此其甚？顔子

居陋巷而樂，孔子遭厄而絃歌不輟，亦終於脱難。如文王之囚於羑里，文王亦豈無聊至於此極哉？雖不幸而至於死，痛裂慘極，亦氣血之變化爾，亦何至於泣血漣如？彼昏者因物有遷，執物深固，故至此也。「何可長」者，言何可長如此也，非告語之所可及，惟深憫之，亦覬其變也，變則庶乎通矣。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爲山爲止，坎爲險。此卦上艮下坎，是謂「上下有險」。❶因險而止，不知所之，是謂蒙。孰知夫山非山，險非險？何阻之有？何蒙之有？所謂不蒙者，非能高舉遐遯，不寄天地之間，離處事物之外也。明者知其無非道，蒙者見其無非物，無非蔽。物非蔽我，我自蔽物爾。孔子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達於此則不蒙矣。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達於此則不蒙矣。又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必有聲必有狀，而孔子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達於此則不蒙矣。何必此？雖近之事親事長、忠信孝弟、視聽言動、起居飲食，達於此則不蒙矣。忠信孝弟，若至易曉

❶「上」，依《彖》文當作「山」。

也，起居飲食，若無可言者，而必曰達乎此則不蒙者，蓋人之知此者寡矣。終年説是説非，説晝説夜，而其實不然者，往往所至而是。然則何以謂之不蒙？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如此明白以示矣，信此者謂之不蒙。而尚謂孔子不明告者，是之謂蒙。蓋亨則行無不通，通是亨，不可以言論，不可以意推，不可加一毫，不可損一毫，無所倚，無所黨，平平蕩蕩，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動容周旋，喜怒心思，變化云爲，不可度思，是謂「時中」。無時而不中，中不可能。自神自明，自信自覺，不可以語人。非不可以語人，言之不盡，語之莫知。明者深念蒙者之性，至善至靈至神，特不自覺自信，致此蔽塞，甚念啟告之也。然亦不敢無故而彊告之，必

待蒙者求我而後告者，欲其志應也，志不相向，雖明告之不聽。童有順聽之象。筮者如卜筮然，竭精盡誠而聽，而況於初乎？如此而求於我者，則當告之。蓋以初筮之心，剛堅中誠，誠確無他，澄然不動，無偏無畔。是剛中之心，即道心也。特未明爾，易於啟發，故當告。一告即發則善，告而不問，發之再三，其機已失，其意已亂，違道遠矣，非剛中之心也，煩瀆而已，故不當告。若又告之，是又告者反瀆蒙者，益亂益昏，無濟也。其曰「利貞」，何也？至哉聖言！所以啟佑萬世，何其妙也，蓋曰蒙無所利，獨利於貞。貞，正也。正者，夫人之所知，初不高遠，初不幽深，事親而已，事長而已，忠信與物而已，視聽言動而已。人不自覺，雖習聞其説，習學其事，終未足以盡正之實者，非説之可解，

非意之所習。不習不知，變化云爲。不習不知之謂蒙，以不習不知養之，是謂作聖人功。蒙不言元，非不可以言元也，聖言偶不及之爾。蒙即元也，餘卦皆通，通乎一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有昏蒙之義，有無思無慮養正之義，有蒙稚之義。上艮下坎，出泉之象，於是發蒙微使達之。德性之所自有，不假復求，順而達之，無不善者。有行實焉，則德性得所養矣。果者實之謂，是謂行得，是謂德行，行虧則亦能使德昏。德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夜光之珠，泥沙混之，失其明矣；如水然，不混濁之，則水性不失矣。順本正之性而達，是謂「果行」，果所以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即宜刑人以脱其桎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人之昏蒙，自囚自束，意狀切類之，蓋亦自無如之何矣。儻不於發蒙之始，痛掃除之，則厥後桎梏愈固，不復能改，故曰「以往吝」，有不改過之意。《象》曰「以正法也」者，以，用也，用正法以刑之也。有正法而後知人之不善而刑之。如我無正法，我猶未免於桎梏，安能脱人之桎梏？天下之以桎梏爲美而好之者，多矣。使皆知桎梏之爲桎梏，則亦豈肯自囚自束？則舉天下皆不蒙矣，皆聰明睿智矣。惟其不知故蒙，故誤認非爲是，誤認惡爲美，自處桎梏之中。惟明者深知人之性本善本明，因何以蔽，因何而蒙，蔽在某處，病在某處。因其蔽處病所而刑之，則桎梏可脱，是謂以正法刑人，每歎以

邪法刑人、益人之桎梏者多矣。爲人上者以不正之法刑人而欲人之正，爲人師者以不正之法教人而欲人之明，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蓋有人心自正而反阻之遏之，人心不正而反進之導之。自三代衰，正法不行，以蒙治蒙，以亂治亂，往往而是。所賴人有常性，終不磨滅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陽明，六五陰蒙。以下發上，體爲不順。而九二居下卦之中，中，道也。有得道之象焉，則能包蒙者也。包藏其用，不露其迹，如孟子之事君，順而啟之，如此者吉。若直攻君之蒙，後世稱忠，古道無取。「納婦」者，所以詳明包蒙、順協之意，如納婦焉則吉。婦蒙子明，故子克家。父子分，雖嚴而不爲甚嚴，又情親，故子可以克家。《象》曰「剛柔接」者，言乎必情親至協則可，不然則亦難也。凡下明上蒙者，必其情如父子之親，亦皆有信其父子之誠而後可。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金夫，九二之象。女，六三之象。以六居三，三爲陽，動又不中，不中爲失道之象。三與二非正應，而坎水就下，故有「見金夫，不有躬」之象。以陰求陽，以昏求明，其心雖求親於我，而失其道焉，我不可受。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得則吉，失則凶，得則利，失則害。彼以蒙求，則其事雖善，而其間有以非道而來，君子猶不可受，故不曰以蒙求，而取以女求夫、不有躬之義，蓋謂以蒙求明則正，以女求夫則不正。孟子不答

滕更，其求不以其道也。《象》曰「行不順也」，凡以罪其不順而已。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陰，四又陰，蒙闇之甚，自以爲是，不應乎陽明，故爲「困蒙」爲「吝」。夫蒙闇者之自安於蒙，不以蒙爲美也，惟以蔽焉。安於所好，溺於所嗜，自以爲好嗜者爲實，❶不知其不實也。何謂實？惟道爲實，萬物皆變，惟道不變。禍福毁譽靡定，然則惟道爲實，明者得道。四遠乎二，遠乎實也。聖人憫之故云。諸陰皆應陽，獨四不應，故曰「獨」。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雖陰而未明，而能應九二陽明之至，柔順而聽，如童然，故吉。

上九，繫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昏蒙之甚，至於此極，則惟有繫而已矣。夫不得已而至於繫，則豈動於私意而治之大過哉？繫者，繫其蒙而已矣。彼爲蒙爲寇，悖道大甚，則治之亦不得不甚。然治之雖甚，不過禦其爲寇者而已，去其悖道之心而已。苟因其繫蒙，因其禦寇而繫之，又至於大甚，而我反失乎道，是繫之者又爲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爲寇，利禦寇」。自其昏蒙之極，悖道之甚，我不得已，以道繫之，則不過私，上下當靡然順服，不惟輿論咸順，而蒙者當亦順聽而心服。夫由道而行，其效如此。

楊氏易傳卷三

❶ 上「爲」，明刻本、四庫本作「所」。

楊氏易傳卷四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險在前，健剛而能需待，不陷乎塗中，其義不困窮矣。剛健者多不能需而遽往，則陷乎險。剛健而能需者，得乎道故也。曰「有孚，光亨，貞吉」者，其象著乎九五之一爻。五爲天位，又正中也。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人非不助順，大抵人情以誠信爲切，需待乎彼，正與人情交，故首言「有孚」。我有需待乎彼，而彼孚信乎我，則得所需矣，則亨矣。其亨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自無所不照，人情於需待，於得所需，能不動心，今如光焉，寂然不動，如是而亨，是爲「光亨」，聖人善於明道如此。需而孚，光亨而不失其正，故吉，亦有人情相孚，其亨通如光之無所思爲，而或不出乎正者，亦未爲全吉。需而有孚光亨，必得位乃孚乃亨。乾，天也。下卦乾而有天象。人咸謂位者人之位，不知其爲天位也，知其皆天道而非人，則無思無爲而光亨矣。曰「正」，曰「中」，曰「孚」，曰「光亨」，皆所以共明斯道，非有異義也，一也。「利涉大川」，言有孚、光亨、正吉，則雖大險可濟矣，往必有功也。此承上文，非利

涉大川別有義也。需者易之需也，險者易之險也，剛健而不陷，易之剛健不陷也，有孚、光亨、貞吉而利涉，又易之有孚、光亨、貞吉、利涉也。曰屯，曰蒙，曰需，苟曰此人事物情而已，非易道之至也，則不足以讀《易》。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者，坎水之升。雲上於天而未雨，有需待之象焉。君子所以飲食宴樂者，宴非自飲食也，與衆人共之也。人情之所需者，飲食爲急，朝夕之所需，未及此，故大《象》發之。夫飲食之微，何聖人作《易》而取此？嗚呼大哉！易道何所不在？何所不通？何精何麤？何大何小？學者其無謂飲食至微，非易之道。達之者，羣羞盛味，獻酬厭飫，如天地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遠於險矣。「郊」者，遠之爲言也。「需於郊」，不犯險難而行矣。能恒久于此則無咎，恒久于此，或疑久固，恐失常道，故聖人未失常也。人情喜動而惡靜，能暫不能久，此皆放逸之常態。易道不在遠，在乎人心不放逸而已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稍近于險矣，故曰「于沙」。言九二居中，有得其道之象，故亦未嘗進而需焉。偶其所處稍近險，非好進而是近險也，故雖「小有言」而「終吉」。「衍在中」者，言九二胸中，寬衍平夷。初不

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夫如是終吉，以九二得其道故也。❶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坎險在前故需，諸爻以遠險爲善。初於郊「無咎」，二於沙「小有言」，三於泥則迫險矣，故曰「致寇至」。雖然，三猶未入險中，災猶在外。「自我致寇」則寇至，我不致之則寇亦不至，故曰「敬慎不敗也」。甚矣夫人心之神也，雖處迫險之地，致寇則寇至，不致寇則寇不至。《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服其心也。心爲善則祥至，爲不善則殃至。慢藏則盜至，冶容則淫至。諺云「禍不入慎者之門」，正謂此。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人皆欲進，三陽自下而進，而六四以一陰當其前，其傷必矣。血，陰物，傷象。六四入險而傷，然不言吉凶，何也？能需而退聽，「出自穴」故也。易之爲道，無所不通，雖如四之入險而傷，其處之亦有道。六與四皆柔，故有順聽之象。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酒食，自養之象也。爻辭多取象。大《象》「君子以飲食宴樂」，則直言其事，非取象。九五，君象。人君之治天下，不在求之他求之外，惟求諸己而已矣。自養，求諸己也。貞，正也。自養正德以需之，庶政咸熙矣。中正，道之異名也，即正德也，《象》曰「以正中」，一

❶「以」上，明刻本、四庫本疊「終吉」。

也。學者或巧致其辨而通乎道，内明心通之士無取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❶

大抵天下之事，理極則變。需之極則得所需之變，故不曰需而曰「入於穴」。六陰穴有小之象。三陽需於下，勢終必進，故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陽，君子之象。上六入於穴，已得所去，而三陽又至，非上六之所欲也，猶不召而客自至。速，猶召也，《禮》或作「宿」，謂於一宿之前致請也，或作「肅」，謂起敬以延之使入也，此作「速」，謂導之使速入也，音同義亦畧同。聖人於此知小人之勢已安不可去，因以教小人，使其敬君子，則小人亦終吉。如恃其勢之已安，不敬君子，則小人悖道大甚，必有凶矣。小人位當居下，今居上，德不當位，若能敬君子，亦未爲大失也。然筮者事情無窮，亦不可執一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可執一論。又曰「穴」者所安也，泛言事情，不必專指君子小人。我已得所安而有不速之客至，不速自至，雖不當賓客之位，未大失也，敬之終吉。若責其小過，或致忿争之禍。爓火不息，或至燎原。或實有客，或比象生義，皆不可執一論。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

❶「大失」，原作「失大」，據明刻本、四庫本改。

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爲卦，上乾剛，下坎險。在上者其勢自可以行，故用剛，而下則無勢之可行，不得以用夫剛，故用險。訟之本乾，亦爲健。險而不健，未必成訟。既險又健，訟於是成。夫人惟自信其直而人不信之也，而有窒焉，故或可訟。如以詐而已矣，則安可訟也？訟非善者，惟惕惟懼，勿過而中則吉。《象》曰剛實而來險中，剛實，孚信也。二陰揜其外，窒也。居下卦之中，得中也。訟而能中，必惕必懼。「終凶」者，訟不可終成也。訟非君子之事，有變通不得已而訟，勿終焉可也。得已而不已，終凶之道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中正，訟者之所求也，不遇大人，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履正道而後可濟險難也，不以正道而欲以訟濟之，愈險愈陷之道也。「入於淵」，言其入險愈深，不可出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行乎上，水流乎下，其行相違，訟之象也。君子深念夫訟之不韙也，作事謀謹其始焉。興訟之端，其始甚微，始之不謀，輕慍遽怒，施報滋甚，故成於訟。於其始謀之，微也已之，則不難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之初不深也，有不永所事之象。訟之初未深，小有言而已。既不永其事，故終吉。能不永所事，終足致吉，雖小有言，其是非之辨已明，人皆知之，不必與競也。人之所以訟者，爲其已直而

見屈於彼也。今曰是非之辨自明，則可以不訟矣。聖人善解人心之蔽如此。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爻發九二之善義，《象》發九二之不善義，唯聖人之所發明。二五皆剛，其所以不克訟者，自下訟上，大不順也，勢不能也，故歸而逋竄。致患如掇取，言其至易也。歸逋之邑，惟三百之邑，小矣，故可免眚。如其邑大，則彼將不釋。古皆國邑，非如後世郡縣。二爲陰退，有歸之象。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應於上，以柔從剛，非訟者也，故不訟。訟之時，君臣之際，尤宜慎謹。「食舊德」，舊禄也，度德受禄，故曰「舊德」，言食則知爲禄。退食舊禄，不敢進也。此在他時則非正，在訟時則正，故曰「貞」。何爲乎不去？已在中勢未可去，亦在其義尚可留也。然居訟之時終爲厲，六三處之有道，故「終吉」。亦非無所爲也，「或從王事」，不敢專成。若夫臨九二未順君命，❶則亦可以專成。易之道惟其時而已矣，無定論也，訟之六三，以從爲吉。易之爲道，豈執方之士所能學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與初六應，雖在訟時，無終訟之象。九剛四柔，有始訟終退之象。人惟不安於命，故欲以人力争訟，今不訟而即於命，變而安於貞，吉之道也。渝，

❶「九二」，原作「九三」，據臨卦九二《象》文意改。

變也。始訟，始不即命不安正，雖爲失道，今不克訟，復即命，變而安貞，則今不失也。道不遠人，人以私意行之，故失，去其私意，則道在我矣，何遠之有？何難之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誠不美，然天下之事變，不可得而必，如舜之誅四凶，禹之征有苗，湯、武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皆訟之元吉。聖人行之，無非道者。元即乾元坤元之道也，其爲吉大矣。《象》曰「以中正也」，中正，道之異名。或曰五爲聽訟之大人，既妄增「聽」字。又卦《象》已發其義矣，乃贅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六三以柔應之，有錫鞶帶之象。訟不可終，上九過中失道，終訟而勝，獲鞶帶之錫焉。人心不服也，故「終朝三褫」。聖人慮訟勝者以受助其私意，故言三褫，著人心之不服，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皆所以遏人欲，明正道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衆也。貞，正也」，用衆之道，正而已矣。正者，易之道。天地之道，日月四時之道，鬼神之道，人之道，其名不同，其實則一。於師卦曰「貞」，貞則人心服，失此則人心離以困也。能用衆而皆正，可以王矣。天下皆歸之，何

者？天下無二道故也。正道，丈人之道也。丈人，尊者之稱，天下之所尊敬之人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服其正也，合乎天下之所同然者故也。不得天下之所同然者，何以用其衆？何以致吉與無咎？吉則成功，無咎則人不怨咎。雖成功而有怨咎者，周衰秦漢而下往往而是。《彖》詳言丈人之道，曰「剛中而應」，發九二之象也，「行險而順」，發上下二卦之象也。剛則物莫能動，中德無偏無黨，❶剛中二言，皆所以明此道，非有二物也。此道合乎人心，故人咸應之。用師征伐，非平夷之事，故曰「行險」，非奸險之險也。「行險而順」，行乎險中而得其道故也。行險而順之道，即剛中而應之道也，發明之言不同，而道無不同，以此毒天下而民咸從之矣，吉矣，無咎矣。丈人強力而兼行乎此，丈人行人心之所同然而無不應也，是以謂大易之道。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聚。鑿一井則水聚一井，鑿十井則水聚十井，一井不鑿焉，則一井之水亦不聚，此無他，無以容之，無由而聚也，是以君子「容民畜衆」。師，衆也。不特行師，其臨民亦然，民亦衆也，豈有居上不寬，量不容衆，而人心悦而服之者乎？此又易之道也。卦《彖》未發此義，於《大象》發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行師之道，用律爲急，臧，善也，苟

❶ 「德」，四庫本作「則」。

不善於用則凶，此古今行師之定論，斷不可易。以是知聖人聰明睿智，無所不通，至於兵法，亦深識其要。自古善用兵者，惟得此不敗，不得此，雖善用兵，亦有時乎敗。如李廣，如薛萬徹，非不善用兵，以其失律，故終於敗。《書》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所以用律也，兵家常談，惟整者勝，此斷斷不易之論，此易之道也。莊子曰「順爲臧，逆爲否」，蓋謂逆則不臧矣。「否臧」，不臧也。用律而不善，與無律同。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一陽五陰，則五陰歸一陽，一陽爲主，師、比是也。一陰五陽，則五陽歸一陰，一陰爲主，同人、大有是也。大抵陰與陽其情相得，《革》之「二女同居」而「不相得」者，皆陰故也。今五陰盡應九二之一陽，則九二爲主。九二，臣也，而人心咸歸之，殊非人臣之所宜，惟在師之中爲將帥則吉。羣陰咸應者，士咸應也，何不可之有？「王三錫命」，所以推誠盡禮於將臣也。君心不篤，將亦難於受命，奸譖一行，首領不保，何以成功？《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者，言行師不出於私，出於公，有大惡亂倫虐民，衆心共怒，是爲天命殛之，❶是謂「承天寵」，此明衆咸應之道也。《象》辭亦有補爻辭之所未言者，此之謂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者，此亦補爻辭之所未言。王者之所以三錫命於將臣者，志不在殺也，所以懷受萬邦也。彼惡大焉，

❶ 「爲」，明刻本、四庫本作「謂」。

或亂倫焉，或虐民焉，屢諭莫從，故命將征之。征者，正其不正。鋤剗亂弱，所以安衆也，故曰「懷萬邦也」。慮或者不明「三錫」之義，疑其志於殺也，故特明之。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衆也。尸，主也。行師之法，權歸一將，使衆主之，凶之道也。《象》曰「大無功也」，甚言其不可。衆所不一，必無成功。九二既作帥，六三居二之上，有權不歸一之象。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陰，四又所處偏，有「左次」之象。無知者以前進爲快爲榮，以左次爲恥爲辱。知者不然，惟其宜而已矣。殺人非君子之心，則左次固其所安也，未爲失常道也。齊桓伐楚而次於陘，《春秋》之所與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田所以養人也，而有禽焉害稼，則義當去其害稼之禽。「執言」，執其害稼之罪以爲言，聲罪而征之，使天下之不正者咸懼。若無辭可執，徒以私意欲征之，則不惟敵國怨咎，舉天下皆怨咎之矣。義理所在，人心之所同也。「長子帥師」，非獨指長子，凡任而爲帥者，即長子之謂也。行師事權，必出於一而後可濟，若使弟子衆主之，雖所任弟子賢亦不可，故曰「貞凶」，言雖正亦凶。此義六三已發之，而又言於此，行師大利害，自古通患，故特重復言之。《象》又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中者，道之異

名，言權統於帥，乃由中正之道而行也。「弟子輿尸」，是人不當也，非易之道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終功成，「大君有命」，所以賞功也。「正功」，言賞必當功，不可差失也。「開國」，封之爲諸侯，「承家」，以爲卿大夫也。開國承家之始，其初不可用小人也。於此始言「勿用」者，因此賞功原其始也。用小人爲將帥，幸而成功，則難於不賞，使之開國承家，則害及民，必亂邦也，豈聖人君國子民之大道？去一害民者，又用一害民者，以亂易亂，必不可。後世雜霸之説興，逆取順守之説興，有曰用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此非君子之言也。用一詐者，天下之詐心咸興；用一小人，天下小人心咸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斷不爲也。用師而用詐，取勝於目前，貽禍於後日，其應如響。自有正兵之法可用，諸葛亮以正兵，李靖以正兵，二子之善用兵，諸將無及。後世之爲將者，胡不用此而獨以詐歟？二子之用正不用詐，君子之所與也，易之道也。

楊氏易傳卷四

楊氏易傳卷五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即吉，何以知比之即吉也？比，輔也，人相比輔，何爲乎不吉？下情順從，何爲乎不吉？比道常謹其初。原，初也。筮者精誠而求之，其初竭誠而求元善永正之主而比之，則他日必無怨咎。不正而求，不可親也，未有不正而禍不及之者。「元永貞」之德，剛中之德也。剛足以立，物莫之遷，中無所偏，靜正不動，非元善乎？元，大也，非大乎？中正如此，非貞乎？夫惟以人欲爲正，故莫能永兹正也，非作於人欲，靜正無我，物莫遷動，有不永乎？有元永正之德，則不寧者皆以方來。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不咸來，其獨後而不服者凶矣，神之所共惡。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之「道窮」。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由地中行，則各得其所，水在地上，則散漫無統。先王雖聖智，不能以一人兼治四海之民，故必屬而理之，萬

國於是乎建，是王者親比諸侯，侯各親比其民，民各附其所統屬矣。後世之郡縣，亦古之萬國，惟不擇賢久任，故治苟且，民失其安，風俗益壞，藩籬不固。遵易道而行，無一夫不被堯舜之澤矣。自古先已建萬國，故稱「先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天下萬事，惟初心爲正，相比之道亦然，人心未始不正，人心未始不忠信，則此忠信之心，未始不明，貞其初發，自然忠信。忠信謂之有孚，即此初心，孚信而比之，自無不明，必無咎。苟不自其初心，轉而遷之，委曲不直，則不忠不信，以此比人，安能免咎？怨尤信矣。「有孚比之，無咎」，此言其大略也。有能即此初心之孚，純一無間，無少虧闕，如盈缶然，則不止於無咎而已。「終來有他，吉」，雖不可預定其爲何吉，而其必致吉也昭昭矣，即初可以占終，即本可以知末。道在邇，即此未起意，象之初正而無失，雖聖人之道，無能外此，其吉可勝言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惟初有之，失其初則否。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人情多比近而違遠。近未必正，不可以其近而加親。正雖在遠，不可以其遠而不親。孔子曰：「愛衆而親仁。」所親比者，不可不於正。六比近皆陰邪，不可與比，二居中，中正之人也。中正之人，不與陰邪合，近舍陰邪，內心自上，親於九五，自比於貞正，故吉。人心自明，逐外則昏。《乾》曰「自强」，《謙》曰「自牧」，《復》曰「自知」，《頤》曰「自養」，《晉》曰「自昭明德」，《比》曰「不自

失」，皆所以明人心之自靈自明也。二居內卦之中，故有內象。上卦亦曰外卦，下卦亦曰內卦。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所比，上下皆陰，陰爲小人，陽爲君子，故有「比之匪人」之象。《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豈有親比非其人而不及於禍者乎？親正人必吉，親匪人必凶，此萬古不易之道。《象》辭要其終而言之，知其必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同類，今不應乎初，而外比乎九五之賢，貞也，故吉。夫天下之道，惟其正而已矣。由乎正者吉，失乎正者凶。舍其私黨，從乎公正，易之道也。上，明其惟九五也，五居四上。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中正也。❶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人羣處於天地之間，勢不容不相比。彼此之相比，上下之相比，皆爲有道焉。九五爲比主，顯著相比之道。如何而顯之也？君臣也，父子也，長幼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此其大倫也。而其顯比之道，不可勝窮，不可勝言，一言以蔽之，曰中正而已矣。凡中正之道，皆相比之道也。有一不於中正，人心即離，即失其心。而九五又得尊位以行之，此其所以能顯比也。王用三面驅禽，闕其一面。順我者取之，逆我者舍之。前禽雖失，不彊取也。止於三驅，

❶「中正」，明刻本、四庫本作「正中」。

不敢强人之必我從也。中正之道，固人心之所同。其有姦宄頗僻不比於我，亦不彊，亦中正之道也。禹征有苗，聞伯益至誠感神之言而遽班師，❶失前禽也，卒之七旬有苗格者，中正之道，自足以感之也。致邑人初不待諄諄誠諭而自化於中正之道者，上之人行中正之道，自能使邑人中正也。中即正，上已言中正，此省文也。中與正皆道之異名，言中亦可，言正亦可，并言中正亦可，隨宜而言。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由初而比之，其比也誠。比不於其初，及終而始求比，不忠不信，人所不與，凶之道也。首，初也。有始則有終，無始何以能終？故曰「無所終也」。卦已言「後夫凶」，《象》又明之，此又言之者，比之無首，實人道之大禍。占筮觀六爻之變，故上六復發此義。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有包畜之義。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子正言而忠告之，至巽順也，景公大悅，召大師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則知畜有包畜之義爾，經傳亦多此義。《易》有大畜、小畜。陽爲大，陰爲小。今小畜之卦，六四以柔得近君之位，而上下諸陽皆應之，是以小畜大，以臣畜君，故曰「小畜」。小畜

❶「聞」，四庫本作「因」。

之卦，有亨之道焉。何以知其能亨也？下乾上巽，有健而巽之象。二五皆剛中，四得位而上下皆應，故志行，故有剛中志行之象。惟健巽剛中而又志行，故能亨也。不健則不能有爲，不巽則犯難以行，剛以明其有實德，實德至剛而未嘗動，中亦明其實德，實德無偏無倚。曰「健」曰「巽」曰「剛」曰「中」，皆道德之殊名，非果有四者之殊體也，猶曰白曰瑩温潤，皆言一玉；曰黄曰堅曰聲，皆言一金。合健巽剛中之四言，而小畜之道始明，而後小可以畜大，臣可以畜君，而又必得位而志行而後能亨。古者固有雖備聖人之德而不得位，雖得位而君臣之間未深相知，則志亦難行。如伊尹之於太甲，其始不可謂之亨，及太甲翻然而悟，誠然改過，則伊尹之志於是方行，故爲亨。天未大雷電以風成，王未執書以泣，則周公之志終不可謂之行，終不可謂小畜之亨。夫陰陽之氣相包畜，絪緼和暢而爲雨。今「密雲不雨」，是畜猶未通。曰「尚往也」者，往猶去也，猶過去也，言其未通也。密雲不雨而徒自在乎西郊。西，陰方，臣之象也。陰陽未通和，未雨，則澤未施于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可謂尊高矣，而風行其上者，風無形而至柔也。剛爲人，柔爲小。天下之以小畜大者，惟以柔德。文爲柔德，武爲剛德，懿者尤其盡善盡美之稱。柔勝剛，弱勝强，而况於用柔德而又盡善盡美乎？此易道之見於小畜者然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人之本心即道，故曰「道心」。孔子

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某年三十有二而省此心之即道，至此爻益驗。大人以道事君，於其初也而復之，是於思慮未作之初而安也。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自神自明，自不動，自即道，故曰「復自道」。此雖有復之名，初無復之實，是謂不復之復。《復》卦謂之「敦復」，不動之復也。如此則何咎之有？又有吉焉，象吉矣，何患吉之不至？此甚言此義之善。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不能復君於初，至於過失已形，牽而復之，不可謂自道矣。牽有難復之象，然已復矣，亦吉。《象》「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不獨君臣，凡小畜大同。

九三，輿説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大畜》九二「輿説輹」者，特不行耳，未害也，此説輻則車壞矣。復之不於其初，次又不能牽復，至於過失益深而力諫，上不能堪，爲乖爲離。是夫妻反目，不復能正室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至柔，又巽體，畜君而柔巽，故君臣相信而和，無傷無惕無咎。陰陽自有相得之象，六四九五，志合心同，六四畜之得其道也。夫人臣進言於君，所以至於乖忤者，往往由臣未能無私，或好名好己勝，不與上合志，故乖忤也。《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畜君如此，何乖忤之有？《象》曰「上合志也」者，旨哉言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

孚攣如」，不獨富也。

此爻九五，乃人臣居大臣之位，知六四之賢，與之同心協力以畜其君者，故曰「有孚攣如」。大臣居權勢，靡好爵，與四共天位，食天禄，以事其上，是猶富而能用其鄰者，以能推財於鄰，「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居卦之終，有畜而終通之象。通則和而成雨，既通既和，則當止處，不可更進，惟尚以德承載其上。臣有畜君之道，婦有畜夫之禮。❶以婦畜夫，雖正亦厲。牝雞之晨，終焉家索，終不順，恐生别禍，故曰「厲」。以小畜大，至於上九，如月幾望，陰氣之盛，復加則凶，雖以君子而征亦凶。征者，往也。《象》曰「德積載」者，明畜通之後，雖不可復至其畜，尚以德承載其上，而德載不可以少怠，平居事至，是人臣以道事君，復君於道之時，當積累致德，不可已也。人臣惟平居不能以道事君，故至於牽復、説輻、反目也。又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者，既畜而通矣，而又往致其畜，則犯矣，非其道也。「有所疑」，疑其不順也。《坤》上六曰「陰疑於陽」，亦此疑也，凶道也。

䷉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象》曰：履，柔履剛也。説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❶ 「有」，明刻本、四庫本作「無」。

履之爲言行也。人行乎世，得其道則無往不利，失其道則無往而利。得其道，則「履虎尾，不咥人」也；不得其道，雖履平地，猶傷其足。履之道，何道也？柔而已。世之言柔者多矣，而能柔者寡。何爲乎寡也？有己私焉，立我於中，不能柔也。雖知柔爲善而行之，及物觸之己私突發，柔變而爲剛矣。夫天下之難制者唯剛，而柔履之，惟得道者爲能柔也。以一卦觀之，則六三以一陰柔而五陽咸應，柔履剛之象也。以上下卦觀之，兑説而應上之乾剛，「履虎尾，不咥人」象也。和説亦柔道也，履乾剛而不見咥傷，亦可謂妙矣，可謂亨矣，乃一本乎和柔。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柔弱於水，而反堅强者莫之能先；又莫柔乎風，風無形而發大屋、折大木，柔之卒勝其剛如此。熟觀天下萬事，惟柔爲勝。若夫用剛則必中而無所偏倚，必正而不入於邪，又履帝位君體則爲宜，斯能無疚病，惟光明者乃能之。光明者内心光明，是爲道心，是爲聰明睿智。然則用剛之難如此，雖然，夫道一而已矣。道心無體，本無剛柔。即此本有無體之心而行之，而旁觀者自曰柔曰剛，是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體無方，神不可測。剛柔異名，其道則一。得其一者，自無不宜，如日月之光，無所思爲而萬物畢照。道心光明，不動乎意，知柔知剛。舜光天之下，文王耿光於上下，《易》曰「光大」，曰「明」，曰「輝光」，曰「君子之光」，《詩》曰「昭明有融」，皆所以發明大道。此惟道心内明者自覺自信，未覺者必疑，通者自知。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人之行皆欲前進，其能靜退者有幾？聖人於是發上天下澤之象，發辨上下、定民志之道。上下有章，貴賤有等，天秩之序也。致其辨焉，使上者安於上，下者安於下，則民志定矣。彼老氏謂禮爲「忠信之薄，亂之首」，則安能治天下國家？老氏窺本見根，不覩枝葉，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習乎道家之學，未學乎《易》者也。孔子大聖，猶曰「五十而後學《易》，可以無大過」，易道之未易遽學如此。蓋天下之變化無窮，情僞萬狀，而欲動中機會，變化云爲，無非典禮，誠非一於清虛浄寂者之所能盡識也。樓尚書曰：地在下矣，澤又下於地，故天下之最下者莫如澤。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履，貧賤之所履也。以素履往，由貧賤而行，不願乎其外，故曰「獨行願也」，此得乎易之道也。人心即大易之道，自神自明，私欲蔽之，始昏始亂。「獨行願」者，自行其心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深明此心之即道也。明此心者自寂然，自變化，自無外慕。素有質義，有本義。人無生而貴者，則其本初固在下也，固未有華飾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居中爲道，於是乎明履道。人行乎世，道甚坦坦，無疑無阻，而人自亂者，因物有遷，作好作惡，自昏自亂。胸中擾擾矣，豈能幽哉？「幽人貞吉」，幽人之心無以異於擾擾者之心。心自無體，自清明，自寂然不動，視聽言動心思，皆其變化。彼昏者自不明，自擾擾，自爲繆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

不自亂由己，非外取其道也。其曰「貞」者正也，正者道之異名，又足以明非「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彼無忌憚之中庸，晉人近之矣。晉人不能自明貞正之旨，故入於無忌憚。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幽人之貞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陰闇小弱之資，而居下卦之上，才德不足以當位而强有爲焉，是眇而視，實不足以有明；跛而履，實不足以有行。不量力妄進如此，是履虎尾，其致咥人之凶也可必。雖然，使武人用此以爲於大君，則不爲凶。何則？戰陣必勇，己質雖不堪，奮而進乃合正道。「大君」，天子也。征伐當自天子出，武人用之則正，他人用之則非，是謂變易之道。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而體剛焉，「履虎尾」之象也。而四有柔之象也，有能懼愬愬之象，故終吉。愬愬非志也，終吉則志行矣。大抵天下之理，欲者不得，不欲者得。六三欲志行，故不得志行。九四志不行，故終於志行。六三柔而好剛，九四剛而能柔，此吉凶之所以相反。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君體雖剛，而有用剛之道。乾曰用九，言其必有以用夫九，不可爲九所用。用九，用剛也。徒以居崇高之位，爲勢位所轉移，謂天下莫己若，與奪自我，威

福自我，自用自專，以夬決爲履，雖不失正，危厲也。以堯舜大聖而舍己從人，以神禹而拜昌言，苟胸中未能洞然無我，必偏必蔽，而況於夬決爲履乎？此無他，以位爲己之位。正當其位，故不虛也，豈中正光明之道邪？黄屋非堯心，舜視棄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與，豈以位爲己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爻凶吉未定，故聖人發其義曰：視其所履而考吉凶之祥，則其能旋反者獲元吉。上九應六三，亦有旋反之象。但乾體居上，未必果能旋反。何謂旋？人心逐逐乎外，惟能旋者則復此心矣，豈不大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某自弱冠而聞先訓，啟道德之端，自是靜思力索者十餘年，至三十有二而聞象山先生之言，忽省此心之清明，神用變化，不可度思，始信此心之即道，深念人多外馳，不一反觀，一反觀，忽識此心即道在我矣。《象》曰「元吉在上，有大慶」者，蓋謂上者履之極盛，居卦之外，擾擾萬物，不勝其多，今也能於極上擾擾之中，而自得旋反之妙。舜禹有天下，勞勤萬物而曰「不與焉」者，在上而旋也。孔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在上而旋也。是旋非心思之所及，非上行之可到，非進退之可言，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豈小者之道哉？故《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楊氏易傳卷五

楊氏易傳卷六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爲大爲君子，陰爲小爲小人。三陰往而居外，三陽來而居内，道之正也。三道之正者，爲和，爲同，爲宜，爲治，爲泰，爲吉亨。道之不正者，爲不和，爲不同，爲失宜，爲亂，爲否，爲凶蹇。故夫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和而萬物泰通，此道之正者。内陽外陰，於時爲生育；於氣血爲安和；於德爲内健外順而宜，内健中不可屈，外順無忤於物，與色厲内荏之小人異矣；於政爲内君子外小人而治，内君子，君子道長，外小人，小人道消。聖人不能使天下無小人，不使居内亂正，其道消而已。凡此無非道之正者，此特言其大略耳。若夫詳言，凡正之類奚勝窮？大抵正無不利，邪無不害，人道謹諸此而已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當天地交和泰通之時，元后亦何所爲哉？財成輔相以左右斯民而已。財，裁也。裁成天地之道，若置閏定時、掘地決川、烈焚山澤之類，加人力以裁成之也。輔相天地之宜，若賓日餞月順四時之序而平秩之、順十有二土之宜而

蕃毓之之類，順其所宜而輔相之也。裁成輔相，則三才之氣順正協敘，順正協敘，則和育蕃昌，故夫財成輔相，皆所以左右民，使得其所。民性自善自中，惟左右之，使飢寒不切其身，不拂亂其性，又以五禮防其僞而導之中，以五刑防其過而協於中，凡此皆所以左之右之。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知民性之本善，故左右而養之。後世不知民性之本善，無禮樂刑政以左右之，三才之氣，乖亂凶災，饑饉洊臻，民困窮無告，又立法以利，導民之私欲，以亂法導亂民，及民抵冒肆犯，則又曰民頑不可訓，遂傷殘之，又輕重不當，爲善者者未必免，爲惡者未必刑，罪重者得輕刑，罪輕者得重刑，民益亂不知所爲，盡胥而爲惡，皆由不知民性本善，不左右之而困之，又直擾害之故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善人自有善人之類，惡人自有惡人之類。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爲惡不同，同歸於亂。善與善親，惡與惡親，不假納約，不召而應，何也？善人知善人之必我與，惡人知善人之必不我與。❶「水流濕，火就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君子小人卒不相能。君子之不與小人，非私乎己也，小人爲不正，爲利爲亂，義不得不遠之也。小人之不與君子，非心惡之也，知其非吾類，必不我與，非己之利，故必去之也。彙，類也。拔茅連茹，牽連而至，三陽以類而進之象。初九，君子之類也。泰之時，天下有道，君子之類當進。征，進也。《象》

❶「善人」、「惡人」二句之「之」，明刻本、四庫本均無此字。

曰「志在外」，志於出，不於處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此道之正也。君子由正道而行，無私乎己之心也。以私乎己之心而往者，小人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大哉，九二之道也。惟賢知賢，拔茅茹在九二不必言，九二大賢，學之荒者，疑在所棄，今九二則包之。何以包之也？人有常性，本善本正，因物有遷，斯昏斯亂。荒者不協於極而已，猶未罹於咎，君子當包受之，寬以教養之，則天下之善心無不興起，可以使人皆有士君子之行。「馮河」者，勇進直前、無所畏懦之象。謹畏不敢發，君子之常德。然而泰之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居內而道長，小人居外而道消，三陽並進，羣賢畢集，九二又得位，於斯時也，苟猶畏懦不敢輕發，則斯民何所賴？至治何由致哉？用馮河所以發破君子畏懦之蔽，啟以變通，大有爲之道也。遐，遠也。遠者人情易以遺忘，才力之所不逮。今九二不遺遐遠，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睿智周之，光被無外。朋者所親也，朋亡則不止於所親，雖所不知，凡一言之善，一事之能，尚皆用之，而況於以賢人吉士稱者乎！「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九二備此四德，得道之上。尚，上也。得乎道之全，非其小者也，然此亦非於常性之外復有所進也。雖大聖與下愚，其常性則同，賢者智者，自過之而失其中，不肖者愚者，自不及而失其中。九二之道，自上賢小智觀，則謂之大，自道觀之，則中行而已矣，中無實體。賢者智者，未能忘

意，不意乎彼，則意乎此，不彼不此，又意乎中，皆有所倚，非中也。中者，無思無慮、無偏無倚之虛名，非訓詁之所到。曰「光大」者，乃言其道心光明，如日月之光，無所思爲而萬物畢照。道心無我，虛明洞照萬理，苟未至於如日月之光明，必有私有意有我，必有蔽惑。惟曰中而不曰正者，中正雖無二道，而世之秉正者，未必能中虛無我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無有平而不陂者，無有往而不復者。小者雖往，他日將復，今雖治平，後將陷陂，消息盈虛，勢不可止，然亦有道焉，克艱克正，亦可無咎。勿用憂恤，此理之可信者。「於食有福」，祿之可保也。食，祿

食之謂。所患在我之失道爾，道以放逸而失，以艱正而得，未有得乎道而致禍者。《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陰陽消長之際則然，不言人道，明亦可以艱貞致福也。《大傳》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蓋道可以通乎造化，消禍敗，補天地之不足，有如此之神用，於是爻見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羣衆皆來之象。夫惟富乃能用其鄰，六四陰虛不富，而乃能以其鄰者，小人同類，皆失勢位，皆欲復來，以其中心之所願，故不待約而自孚應。聖人於此，明著小人之情以教君子。又因「不富」之辭而發之曰「皆失實也」。謂富爲實，小人之情也，聖人不然。小人

昏迷，自不知本性之善，爲失實也。此聖人之微旨，惟明者知之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帝王之女，不嫁公侯，自古有之。曰「帝乙」者，豈歸妹之禮至帝乙而明備乎？六五謙柔中虛，以用九二之大賢，亦猶帝女下嫁。謙虛用賢，必獲元吉。言「祉」明吉之盛象。曰「中以行願」者，明六五非利於此而勉爲謙降也，六五得道焉，中者道之異名，蓋其心所願，自爾謙虛，所謂謙虛者即道也，故曰「中以行願也」。得道者非於心外得之，心即道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隍，塹也。城圮而復於隍，世亂至此，勿復用師，徒驅亂民置之死地，不然則前徒倒戈矣，用師適足以促其禍，至此已不可收拾。於大亂不可收拾之中，聖人亦略致其誨，庶其小支，曰姑「自邑告命」，言姑自近極之，雖出於貞正，猶終恐不免於吝。吝者，文過。亂亡之君，難於扶持。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垂亡之君，有能翻然悔悟己過，不復文飾，暴白己過，誠心改更，則亦可感動國人。人之愛敬其君，天下之所同也。此以誠感，彼以誠應。所患亂亡之君，往往終於文過。天命無常，惟人所召。人道亂則天命亂，曰「其命亂也」。古書多以己所居邑曰「邑」，王率割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盤庚「不常厥邑」，周公「作新大邑」，皆謂己邑。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不曰匪人而否匪人者，時進匪人，既已否矣，故「不利君子貞」。然則君子當退，而憂世不已之君子，猶進説不已，是謂彊聒，必取干時之禍。聖人誨之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欲使君子知否之自天而非人，則君子無所用其力。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彼彊聒不已之君子，雖忠而非義。大易之道不然，道必無我，如太虚，如天地，如四時之錯行，「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窮則行於家，達則行於天下，一也。陽爲大爲君子，當居内，今乃往而居外；陰爲小爲小人，當居外，今乃來而居内，非上下交之道。故凡不正之類，爲不交，爲不通，爲無邦。人君生長乎富貴崇高之中，難乎盡知治亂之情狀，聖人於是告之曰上下不交即爲無邦，庶乎因上下之情不交，知所警而圖也。中德宜剛而不屈，今乃外剛以忤物；外禮宜柔而與物，今乃内柔而懾懦，失道之正，皆此類也。餘已見泰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君子退處無禄而不儉，則無以供其用，勢必至於求禄，困窮迫之，其志亂矣。卦辭已明「不利君子貞」，《彖》又言「君子道消」，此又言「儉德辟難」，又曰「不可榮以禄」者，人情好進惡退，好奢惡儉，意之難忘也，故聖人諄復言之。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初曰「征」，此曰「貞」，則知此不當征當退，泰當征不當退，其道一也。《象》曰「志在君」者，明君子之志，非怨而忘乎君也，志未嘗不在君，君不見用，故退爾。常情居否多憂鬱，惟有道者，其心未嘗不亨通。言「亨」明道，於二亦言「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否則君子當去，而此猶曰「包承，小人吉」者，事亦有勢，未得遽去，則當包承。小人者之事其上也，包而不敢露，承而不敢拂，故吉。此亦君子處否之道，若夫大人則於否而能亨，蓋大人之道大，睿智無方，自有變化之妙，不包承而能亨，包承則亂羣矣。大人否亨，則不亂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君子中亦有小人。六二得中，君子也，故曰「包承」。至於六三，德不如六二而位益高，舍正而從邪，羞有愧於中，故曰「包羞」。《象》曰「位不當」者，德不足以當位故也，是謂君子中之小人，自古此類良多。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日中則昃，天下事理，過中則變。《乾》四曰「乃革」，《泰》四曰「翩翩」，言小人之類，至《否》四又言大者復來、「疇離祉」者，內外上下之際，皆附離其祉，言可連茹而來也。《象》曰「志行也」，言志已行則可，苟先時而干進，君未有命而遽出，必有志未行而彊欲行。咎者，君子尤之，小人怨之。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息否禍，惟大人則吉，非大人則否，亦未易休。大人得道大全，每發皆中，故能止亂，不然則「休否」者未能皆中乎道，則亂難止。「其亡其亡」，恐懼惑慮之言。桑根最盛，苞桑，叢生之桑，其根愈盛愈固。「繫于苞桑」，慎固之象。使君臣皆若是，則可使永無否。《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者，言有大人之道而不居正當之位，則權不自己，亦無大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此疑有闕，程《傳》、《本義》亦有餘旨。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與人和同之道，必以柔行之，則和同矣。柔而不得位，則無勢，亦不能行。既柔又得位而不得中焉，爲不得道，則人心亦不服。中者，道之異名也。柔矣，得位矣，得中矣，而又應乎乾。乾者，剛健之勢，或剛健之德，猶相應而和同可知矣，故曰同人。至於「同人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則乾行矣。人君之事，人臣不得而與，故首特異其辭曰「同人曰」。「野」者，廣莫之象。「同人於野」，則無所不同。始爲亨通，始可以涉大川，濟險難，此乃乾體之所行，非人臣之事，人臣豈能致如此廣大之事業？何謂君子之貞？言乎文爲條理、

光輝著見之謂文，言乎辨析洞照無蔽之謂明，言乎日應萬變、不屈不息之謂健，言乎無思無爲、無偏無倚之謂中，言乎正而無邪之謂正，言乎交際泛應之謂應。道心無體，神用無方，文、明、健、中、正、應，非實有此六者之殊，形容君子之正道，有此六者之言，其實一也，亦猶曰白曰瑩曰潤，皆言一玉，曰黃曰剛曰聲，皆言一金。「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者，人心一而已矣。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人先覺，衆人不覺爾。以明照昏，以一知萬，如水鑑中之萬象。不勞思慮而毫髮無遁者，此心自明自神，自無所不通故也。庸人非不能通，惟昏故不通爾。柔得位得中應乾，六二上應乾卦之象，離文明，乾健，二五中正而應。觀乎卦之六畫，而卦辭《彖》辭可覩矣，六十四卦皆然。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同於陽，同於上，而「君子以類族辨物」者，異中之同也，使一於混同，族不復類，則婚姻無别，物不復辨，則上下無章，名分大亂。得其道者，雖異而同；失其道者，雖同而異。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初出門之象。同人於門，不偏不私，故人無咎之者。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之道，惡其偏私。六二正應九五，有於宗之象。止同其宗人，亦不廣矣，故吝。吝有小狹之義。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坤》上六曰「其道窮也」，此曰「吝道也」。百姓日

用而不知，故昏故亂故吝，一日覺之則廣矣大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陰陽自有相親之象。九三之情在六二，欲有之，恐九四之來也，故敵之。莽之地卑下，三之象。九四在上，高陵之象。九三與六二，非正應也，非正應而私之，非其道矣。失道而又敵剛，未有能濟者。「三歲不興」，安能行也？六二不必謂果有其人，但言九三之所欲者是已。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四之陽，志亦在乎六二之陰，而亦非正應，又九三間之，故乘墉而攻。

四居三上，有乘墉攻下之象。然以九居四，始剛終柔，故有「弗克攻」之象。其弗克攻，乃以非正應，非義而往，人心不從，鬼神不祐，自弗克也。雖非本心，然既弗攻矣，其事反於典則矣，亦吉。「困而反則」者尚能獲吉，而況於誠心反則者乎？六二不必謂果有其人，但言九四之所欲者是已。三與四皆以私欲失同人之道。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六二爲正應，三而與四間之，故「先號咷」。九五之中心，自以義直，故號咷也。義之直者，天下之所與，人之所助，而況於以九五之利勢行之乎？三、四爲間，必用大師克之，方能與六二相遇，故後笑，此亦理勢之自然也。九

三「三歲不興」，九四義「弗克攻」，唯九五能用兵師克之而卒獲相遇者，九五之義正直故也。大師而後相遇，言必相克而後遇也。得正直之道者，其莫能遏抑如此。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者，遠外之地。上九處一卦之外，「同人於郊」，雖無三、四之争，亦無九五號咷相克之難，亦無悔尤，志亦未爲得也。蓋道心之神，雖與萬衆應酬，如天地之變化，風雨散潤，日月照臨，四時錯行，自得亨通之道，斯爲得矣。居遠外，避悔咎，未爲同人之大道。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同人，皆五陽一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而大有則得尊位大中而上下皆應之。夫與人必柔，剛則忤物，此古今之常情，不可違者，故二卦皆用柔尊位，則勢之所行者廣。中，一也，安得有大小之異？而《同人》止曰「得中」，《大有》則曰「大中」，何也？中無大小，人有大小。賢人之中，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陂，無反無側。聖人之中，亦無以異於賢人之中，而剛健如天，文明如天，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變化正大，則非賢人之所及也，是謂「大中」。賢非無剛健文明之德，不爲事物所遷移，即剛健也，發諸文爲條理不亂，緝熙光明，物莫之蔽，即文明也，惟聖人盡之，賢者未盡，故大中之道，惟聖人可

以當之。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聖人。」六五柔得尊位，王者之事，聖人之事，故曰「大中」。以聖人之道，居至人之位，又以其道行之，其上下無不心説誠服而應之矣，故曰「大有」。人君之有天下，非有其土而已，有其人也。有其人者，有其心也。有剛健文明之德，而有毫髮不與天爲一，是爲不應乎天。應乎天矣，而文爲舉措，有一不能隨時而適宜，則猶未盡大中之道。曰「剛健」，曰「文明」，曰「應乎天」，曰「時行」，非果有若是不同之實也。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自神，人心自備衆德萬善，自與天地無二，自有變化隨時中節之妙，特聖人不失其全，賢者猶未精一未全，故不同。聖人盡此大中之全，故「元亨」。元者，大中之本。亨者，大中之亨通。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可謂天之休命矣。君子何以順之？善者天之心也，惡者非天之心也。惡不遏則亂，則民被其毒；善不揚則正道不行，民不被其澤。治亂安危之機，在善惡揚遏之間而已。火在天上，明照萬物，有別白善惡之象，以是知遏惡揚善，天道也，卦中自著此象。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之時，聖君在上，四方咸仰。初九雖在下，亦當出而交。當出而交而不交則害者，害道也，害吾之德也。當入而出爲疏動，當出而入爲固避，皆非正道，聖人誨之曰出而交匪爲咎也，克謹艱則無咎。《象》曰「大有初九，無交

害也」，謂在大有之時則害，在初時則未必害也。《乾》初則貴「潛」，《需》初則貴其「不犯難」，《履》初則貴其「獨行」，惟《大有》之初則貴其「交」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此人臣之大有也。有人臣大有之德，方能成人臣大有之業。臣之事君，如車載物。大車則無所不載，豈惟無所不載而已，亦可載之而往，言車力之有餘。德之大者，無所不備，無所不濟，泛應曲當，通行而無礙，必無咎。九二陽剛中正，有大車之象。「積中不敗」者，言厚積物於車中，車不敗損，猶大德無所不堪任也。若德之小者，得其一，失其二，得其二三，失其六七，難乎免於人之咎尤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左傳》曰：「公用亨天子。」❶三居下卦之上，是人臣而居高位爲公。公者道德全備之稱，公即能敬亨於天子。❷小人無德而居此，往往多爲亂。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事謙柔之君，而己乃陽剛之體，殊不順也，宜謹宜敬，無使彭大，見諸事狀，則免咎矣。非明者豈能辨晳事宜如此？往往迷於勢利，必取禍而後已。九四入離卦，有明象。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❶ 「亨」下，四庫本有「于」，《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作「公用亨于天子」。

❷ 「即」，明刻本、四庫本作「則」。

六五謙柔任賢，誠信交孚，疑有太柔無制無威之象。而六五大中離明，自有「威如」之吉，是威非六五有意立威，以備防臣下之僭越也。六五大中之道心，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交如之孚，威如之吉，如鑑中之象，如日月之照臨，如天地之變化，故曰「易而無備也」。坦坦平易，初無戒備之意，而自有道德之威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孔子嘗舉此爻，兼明人助，并發順信尚賢之義，❶非專釋此爻也，舉此致教於人，故推言及順信尚賢。夫道一而已矣，縱横言之，無不可者，特以此爻無順信尚賢之象，不必以順信尚賢爲言也。此爻爻辭並不言所以致祐之由，而遽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何也？ 無所爲而天自祐之，天道無爲故也。大有登大之世，上九超然一卦之外，不墮於有中，善有不有，善外非離，爲無所爲，「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天人一道，故天祐之大有。大有之上，難乎具吉。大有上吉，惟天知之，故「天祐之」。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吾無知也」，惟其無知，人不知，惟天知，無知即無爲。無知無爲，照臨不遺，順亦在斯，信亦在斯，尚賢亦在斯。

楊氏易傳卷六

❶「順信」，明刻本、四庫本作「信順」。

楊氏易傳卷七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損謙退，人疑不亨，智者觀之，惟謙乃亨。愚者觀近，智者知終。君子有終，謙之效也，是故《彖》詳言「謙亨」之驗。天氣下濟於地，謙矣，而天體光明，非亨乎？地道卑謙矣，而地氣上行，非亨乎？月盈則虧，日中則昃，天道之虧盈益謙如此。山高而崩，水溢則決，至於卑坎則受衆流，地道變盈流謙又如此。鬼神又害盈而福謙，人道又惡盈而好謙。謙似卑而實尊，似晦而實光，雖卑恭而實不可踰。所福也，所好也，尊而光也，不可踰也，此「君子之終也」。夫「謙亨」一言足矣，而聖人諄諄復復至於此者，何其辭費也。人生而私其己，乳曰己乳，少長而食曰己食，有奪之則爭，愛則喜，有怒之則啼。又其長也，人譽之則喜，有言其失則不樂。大禹神聖，特以「不矜」、「不伐」稱，則人之好矜伐者衆矣。聖人深知夫人情難克其己私如此，故詳其言，指切其驗，庶幾其或省也，亦猶《乾・文言》水火雲龍風虎之喻。使人之己私消盡，則道心虛明，無我無體，如天地，如日月，如變化自生。當剛則自剛，當柔則自柔，當謙則自謙，

如四時之錯行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昭然有「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象。山崇高，今乃降而在地中；地卑下，乃在山之上。君子之治人，以其多者爲盈，理宜裒之，不足爲謙，理宜益之。多者高盈之類，寡者卑謙之類，此道天地神人之所同也。繼曰「稱物平施」者，裒多益寡之謂。然所謂平，非一切平齊之也，稱物而施之，得其平也。列爵惟五有五等，分土惟三有三等。貴賤、貧窮、大小、長幼各有其等，隨其等稱其物，有多焉則裒之，有少焉則益之，於義爲平，於人心爲平，是爲「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柔而又居下，是謂「謙謙」，謙之至也。爲人謙爲君子，而況於「謙謙」乎？大川險難，殊爲難濟，今謙謙君子，乃能濟之者，以謙爲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而天道之所益者。險難有可濟，而況於餘乎？《象》曰「卑以自牧」者，非謂致力彊勉，以「自牧」也，使猶假勉彊致力，則謙不出於誠，人將不信，安能濟險？人心自未始不謙，嘗謂平時賓主交際，未嘗不相敬，忽有面致推譽之辭，未嘗不退然，繼以謙抑不敢當之言爲謝，此不待矯揉審處而施也，其應如響，此足以驗人心之本謙，及其有犯於外，始作於忿而不謙。至於君子則無忿無私，其謙謙乃其常性所自有，自不敢自矜自伐，自不敢尚人，其發於容聲，自卑自恭，自無有毫髮彊勉之意。其曰「自牧」，謂夫衆人疑卑損之至，盡推其

善美以與人，將不能自安養，故曰雖卑而自足以牧養，自有「利用安身」之報。雖大險尚能濟之，其無所不利，可不問而知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多發於言，故曰「鳴謙」。鳴謙有發於中者，有發於外者，上六「鳴謙」發於外，六二「鳴謙」發於中。二居下卦之中，由中之象也。鳴謙雖中，而施之有正有不正，其心不必施而施，與夫施之有宜而過者，皆不正也，故貞正則吉。中有中心之象，又有中道之象。六二之「貞吉」，得中道故也。六二之貞，非外鑠之，非取諸外也。鳴謙也，貞也，皆中心所自有。此心人皆有之，而自不知，自不信，是雖有此良心而猶失也。至於六二，可謂「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諸爻，惟三猶陽，而居下卦之上，有功勞之象焉，是有「勞謙」者也。謙之有終，已見於《彖》辭之詳。凡謙必有其終，而況於勞而謙乎？凡謙已爲人之所好，而況於有勞而謙？萬民之服也，萬民咸服，其有終不言而可知。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易》之所以尚中正者，何也？人心本中本正，惟其動於意而微加焉則失其中正，微損焉則失其中正。箕子作《範》，所以諄諄復復乎「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王道蕩蕩，平平正直」，所以深明乎人心之本正，懼其昏而差，差而過，過而亂也。六柔四柔，坤體又陰，柔又不中，有過乎謙之象，故

聖人教之撝去其謙。又恐其疑也，又曰「無不利，撝謙」。《象》曰「不違則」者，言雖撝去其謙，不至於違則也。多者裒取之始得中也，去其過焉，則本中本正之心，自昭明矣。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謙，德之柄也」，言謙之足以用人也。謙者，天地之所益，鬼神之所福，人之所好施。謙即能用人，人樂爲之用，而況於六五居君位而謙。六柔，坤體又柔，而謙之至乎？故不必富而自能以其鄰者。以，用也，惟富乃能用其人，今不富而能用鄰者，以人君而至謙，足以深得人之心也。有君如此，天下所咸服，而有不服焉，天下之所共怒。以咸服之人，攻所共怒者，其利也孰禦？若已服，徒以私怒貪地而征之，則適足致禍。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居一卦之外，有「鳴謙」於外，不由中之象。謙不由中，其「志未得也」，言其心志之有失也。人心即道，心志之得爲道之得，心志之失爲道之失。六二曰「中心得也」，同人之上九曰「志未得也」。夫不以中心與人而外爲鳴謙，人所不服也，所不應也。志有之：「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不治反其知。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可用行師，征邑國」，請當自反，攻治其己也。邑國有己邑之象，夏王「率割夏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盤庚「不常厥邑」，武成「我大邑」，周公作「親大邑」，皆謂己邑。

又曰「歸而逋其邑」，亦已邑。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夫卦之所以爲豫者，何也？九四有剛德，而五陰咸應之，位又近君，其志行矣，而下坤順，上震動，有順以動之象。有剛德足以立，又人心應之，四位近君而志行，又順動不失其道，合是數者，此所以爲致豫之道也。剛不足以立則非道，人心不應亦非道。世固有執正之道以令天下，而人心猶不應者，此必有其故也，必其有未盡道，是其應之一言，亦殊不可忽。剛矣不得近君之位，則志不行，亦弗克致豫，順動正言豫道之本。道一而已矣，而乃有如是云云曲折之狀者，道固有如是曲折萬變也，此其所以名之曰《易》，「易」有變之道也。是道不離乎人心，人之道心自剛，自無不應，自能順動。諸卦《彖》辭，多言曲折變異之狀，聖人所以明大易之道也。或者往往溺諸人情事狀，不悟其即「天下何思何慮」之妙也。「豫，利建侯，行師」，豫，悦也，建是侯而人悦則建之，行是師而人悦則行之。然則何以致人之悦豫？順動其大旨也，順動天地之道也。天地豈曰吾以順動哉？自變自化，人自謂之順動，日月自不過而有常度，四時自不忒而有常序。聖人之順動即天之順動，聖人雖曰順動，而實不能自言順動之狀，故曰「言不盡意」，又曰

「予欲無言」，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使有知有識，則不足以言順矣。刑而刑罰自清而不繁，民心自服而化。民服清民服，豫之時也，其義爲如何？民服之時，亦豫之時也，其義爲如何？民服之時，亦安知其所以爲義哉！民服之時，尚不能自知，而況於日月不過之時，四時不忒之時哉？此尚德而言，至於民服之豫卦之義也。又曰「豫順以動」，日月不過之時，四時不忒之時，誠莫得而索其義也。其義莫得而索者，豈不甚大矣哉！大矣哉之《易》義，大易之義也，六十四卦之義也，三才之義也，順動之義也。順動之義可言也，而亦不可索其狀也，孰順孰動，其機不可得而知也，其狀不可得而執也。民之所以悅者，此也；日月之所以不過、四時之所以不忒者，此也；《易》卦之所以爲六十四卦者，此也。而聖人不皆言之，何也？皆言之，則繁也，贅也，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聖人亦已屢舉之矣，他卦可以通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有暢達之象。人樂暢達，達之於金、石、絲、竹、革、木、匏、土之聲，即雷之聲也，無二聲。先王作樂，非以縱人之欲也。人生不能無樂，而其樂有邪正焉。其樂由德性而生者，雖永言之，嗟歎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無非德者，無非正者。其樂由放心而作者，則爲淫靡之音、繁急之音、鄭衛之音、朝歌北鄙之音。先王作中正之音、莊敬之音、和平之音，無非德性之樂，故先王之樂足以感人中正莊敬和平

之心，是謂易直子諒之心，足以消人放逸淫靡繁急之心，故曰「移風移俗，❶莫善於樂」。蓋聲有無形之妙，足以深入乎人心。中正之心，人所自有，惟其無以感之。今中正之音感之於外，則其機自動，其化甚敏，故曰「作樂崇德」，不惟愚不肖賴樂以感動，而賢智亦以樂養德。殷，盛也。盛薦之上帝而配以祖考，即雷之自地而出，奮而達於上也。非上帝之心，祖考之神，樂之德，一也。非先王取此象而作樂薦帝配祖考也，聖人取其象同者類而言之，所以漸明其道同也。人心之蔽，未易頓啟，漸明其同者，則餘不同者亦漸通矣。孔子曰「予一以貫之」，非止一二事比同而已，三才萬狀，自未始不一，而蔽者自紛紛也。莊周之學淺矣，亦曰「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居下位之道，當安靜無動，今也悦於豫，遽鳴而超之，凶道也。夫位之在下，未爲窮也。顔子陋巷簞瓢，何窮之有？今初六豫而鳴，其志窮矣。鳴則求，失道妄求，必致凶。初六不中，有失道之象。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水静則清，清則明，人静則清明。人心本清明，惟動故昏。六陰，二又陰，陰，静也，有至静不動之象。人之本心，自静自清明，惟因物有遷者多，故以不遷於物者爲介爲如石，其實非致力作意而固執之也，作意固執非静也，非如石

❶「移俗」，《孝經》作「易俗」。

也。子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蓋不爲悦豫所動，不爲動所亂，則尤清明之至。性自無所不照，動雖幾微，已知吉凶之報矣，何待終日？此謂貞正之道，此謂吉之道。中即正，一言之謂之正可也，兩言之謂之中正亦可也。中正皆無實體，皆所以發明道心，言其不流於邪謂之正，言其無所偏倚謂之中。人心微動則流矣，流則有所倚，倚則有所偏，動流偏倚，無非邪者。此爻首發不動流之旨，故曰「貞」，而《象》則詳明之，故又曰「中」。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者，上視不直之貌。六三上比四九之陽，陽有豫悦之象，而六三上比之，有進以求豫之象，而三與四非正應，有非其道之象。四，震體。震，起也，無下豫之象。然則三進而求豫，致悔之道也。夫求而不獲，有多悔。三爲陽爲動，有遲疑不欲進之象，故益增其悔。三居下卦之位，亦尚失其德如此。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以陽明之大賢，五陰咸應之，天下皆由之而豫，況上承中正柔德之君，君臣道同志合，未見有毫髮間之象，況象心並應，無可疑者。大抵賢者之心，克艱克謹，不患違道，兹乃恐其戒懼太過，失大有爲之時，則亦於大易之道猶爲未盡，而四海之内，必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矣。故曰「大有得」，言其無失也，勿用致疑，朋來感應，如萬髮合總於簪，無一髮一人之不順。《象》又曰「志大行也」，皆所以贊其大有爲，啟易道之大全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之象，不逮六二。六二於豫悦之中而寂然不動。六五陰爻，亦非逐逐乎豫悦者，惟其未能無我，其中未能盡亡，故爲正道之疾。疾者，病之小者。大體非紛紛動者，特其中未能全無我者。「恒不死」，言其意終不死。《象》曰「乘剛」者，九四爲剛，六五乘之。剛者堅物，人執義之堅如之，然此乃妄意，强立己私。此心中虛，實無我，其妄立我，乃外意爾，非虛中之所有，故《象》特發乘剛之象，以明其在外。六静也而有五，「恒不死」之象。學道孜孜，學不動心，而其中隱然未能脱然而虛者，往往而是，故聖人於此致其誨。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沈冥於豫樂，至於此可謂已成而難於救矣，而聖人教謂於此渝變，亦可無咎。人患不能改，改則無過。《象》曰「何可長也」，言其冥豫而又在上，禍至不久矣，何可長如此也？ 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故其致禍速。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象》曰：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本居上，柔本居下，今也剛乘而居二陰之下。「動而説，隨」者，以深得乎人之心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元亨利貞之義也，《屯·彖》所釋，言之詳矣。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也，有言焉，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

不必贅也。六十四卦皆易也，無大卦小卦之異也，亦猶曰「大矣哉」，非獨取此數卦而餘卦不言可也，偶於此言之，可以通餘卦也。元以始言可也，以大言亦可也，自心通内明者觀之，縱言之可也，横言之可也，無不通也。大亨貞正，又無咎無尤，而隨時之道盡矣。亨通之際，人多失正，至於大亨尤難，大亨而不失其貞正，則非得道者不能。大亨貞正矣，而亦未免於咎尤者，於道尤爲未盡也。蓋人情有曲折、時變、習俗之不同，惟道德之全者，睿智畢照，變化云爲，靡不中節，故「大亨貞，無咎」，而於天下可以隨時而無不通矣。時變之來無窮，時變之狀無定，古無可稽之典，近無可法之則，事變忽生，人情忽變，而欲隨時而應，舉不失義，非得易道之大全，其孰能與於此？然則隨時之義，豈勉强之所能？豈學習之所到？《易》曰「不習，無不利」，惟不習者得此義矣。《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惟無思無慮者得此義矣。得此義如水鑑洞照萬象，如日月徧照萬物，自神自明，不可度思。自孔子尚不能詳言其義，惟曰「大矣哉」，豈學習思慮之所至乎？以學習思慮而至者，必有所倚，必有所偏，必不能隨時而皆中，此義與六十四卦之義同。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雷隱於陰晦之中也，其在君子，則當嚮晦昏暮之時而入内寢宴息也。學者毋曰宴息末也，易道不在焉。吾見一動一静，無非易道之妙者，顧百姓日用而不知，索之隱，即君子之息，道無二也。聖人姑取其類，使人心漸通，通乎一，則雖不一者，皆通皆一

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司各有所守，不可渝變也，今渝焉，隨時之義也。其事可變也，其「貞吉」之義不可變也，❶故貞則吉，失正則凶。壓於勢變，輒失其正者多矣，凶道也，能正，吉也。若有能出門而交，無所私係，則人情咸應而有功，不止於吉而已。蓋有所係則有所失，無所係則無所失。六二係小子則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則失小子。《象》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初有「出門」之象。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陰與陰不相得，陽與陽不相得，惟陰與陽有相得之象。隨時適變，不主故常，故六二雖與九五正應，九五有丈夫之象，人乃變其常近，係初九而相得，此變之不善者也，故曰「係小子，失丈夫」。雖六二與九五亦有陰陽相應之象，然既已近係於初九，則勢無兼與之理，故《象》曰「弗兼與也」，言係一則失一，以爲貪小失大之戒。六三雖與上六本正應，今也兩陰本無相應之象，惟近雖九四之陽明，六三變常而隨近，則六二亦近也，三乃不隨六二而惟隨於四，此變之善者也，故曰「係丈夫，失小子」，謂係九四之丈夫，而失六二之小子。《象》又曰「志舍下也」，言舍其陰下也，兩陰無相得之象，故六三有舍六二之象。三係

❶「貞吉」，明刻本、四庫本作「貞正」。

於四，得其所隨，故隨所求而皆得。此雖隨時適變之善，然變者君子之所難，變常患乎失正，故戒之曰「利居貞」，居之爲言，雖暫正而不能安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下有二陰，相隨之象。九四得衆心之隨，而陽實自任，以爲己之所獲如此，則雖正亦凶也。夫人心之所以應者，固以我之正也，不正則人不服。而九四不可以爲己有，當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苟有毫髮以爲己能之心，則失其道矣，故雖正亦凶。夫有獲之心，己私也。有私己者，雖人君不能免凶，而況於臣乎？而況於居近君之位，其可不敬懼乎？故曰「其義凶也」。其義凶矣，心不免。❶「有孚在道，以明」，則不以爲己獲矣。道心之中無己私，果無己私，則自足以取信於人，無己私則明，明無己私。然則孚也，道也，明也，一也，而《象》又專言之曰「明功也」者，何也？道心人人之所自有，己私人人之所本無，惟昏故私，惟不昏則吾即道，虛明無我，本無所私，故歸功於明。又大臣近君，疑間易生，恐正人自信，自以爲合道，而其實未明，至於禍已成而莫之見，此聖人所以由致誠告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孚，信也。嘉，吉美也。九五所信者善美，則所用者賢矣。用賢，人君之吉也。孚信亦有隨之義也者，何也？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有中正之德者，

❶「心」，明刻本作「必」。

能知中正之人。九五所孚者嘉，則知九五之德亦嘉。惟堯知舜知禹、稷、契、皋陶，惟湯知伊尹，惟武王知十亂。至唐明皇，始正而信姚、宋，終邪而信李林甫，以一人之身而賢否異任，一視夫君心之正不正。然則九五之孚於嘉，一本乎德之正中。曰「位」者，言乎得專位而又有中正之德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之拘，天下靡不悅隨，而猶有頑固，未之聽從，則爲之上者不可遂置之而不問，故「拘係之，乃從維之」。周伐商，四方無不心説誠服矣，及其久也，商頑民終未從，故周公遷之洛邑，即拘係之謂也。然周公亦非一於用威，其曰「維之」者，寬以養之也。《多方》、《君陳》、《畢命》三篇，備見寬維之意。山有阻隔不通之象。西者，陰幽昏塞之象。王者於此，必有道以亨通也。周之治卒於囹圄空虛四十年，人皆有士君子之行，❶此亨通之效也。《象》曰「拘係之，上窮也」者，謂事至於此窮極，不得不拘係之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上九之剛，有自下而上之象。初六之陰，有自上而下之象。夫剛來而下柔

❶「有」，四庫本無此字。

則説隨，上下不交則否。今剛自上，柔自下，剛柔不交，上剛而好自任，下柔而一於從，一於柔巽聽從，不敢有所爲而止，則事安得而不蠱壞？巽柔艮止，其象昭然。然則治蠱有道乎？有斯道也，何道也？六十四卦之道也，易之道也，一也。亦謂之元，乾元坤元，即此元也。此元非遠，近在人心，念慮未動之始，其元乎？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人惟因物有遷而動於思慮，動於思慮而後流而不交，昏而亂，則蠱益蠱，壞益壞矣，何能有所亨？何能致天下之治？元亨則可以涉大川矣。天下無事之時，則不一復有所事。今天下蠱弊，非有所事焉不能濟，故利涉大川者，利乎往有所事也。無妄之「不可往」與蠱之「往有事」，一也，惟其時也，惟其一也。人情怒其蠱弊，其治之多失之剛，此非易之道也。天下事大抵當剛則剛，當柔則柔。蠱之時不患乎不剛，患不柔爾。甲屬東方，仁柔故取焉。先三日後三日者，事不可忽易，不可不深慮遠思。先事三日而圖之，後事三日又慮之，慮其始而圖其終，以消息盈虚，「終則有始，天行也」。泰極則否，治極則復蠱，不可不戒，戒則免。至於巽卦，則人情柔巽之時，患乎不剛，故曰庚。「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惟其當於道而已矣，一也。前曰「何思何慮」，此曰「遠思深慮」者，何也？一也。惟無思無慮者，乃能遠思深慮，即此思慮之時，實亦何思何慮。如水鑑之照萬象，雖曲折萬變，而水鑑無思無慮也，如天地之變化，雖風雨雷電霜雪之散動交錯，而天地無思無慮也，必得乎

此而後可以爲得易之道。人心即道，覺則爲得，得非外得，道心非思爲，變化無始終。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有振動育物之象。蠱弊必有以振作之，振作之者，所以救其弊壞不正之習害道者，以養育其德性耳。其作之不可過之，不可擾之，使勿傷其德也。《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人君無他職，順民常性，使安其道而已。凡其禮樂刑政，一出乎此。禮防民之僞，樂防民之情，刑協民于中，政率民以正。帝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自秦漢而下，不復知有此事。後世忿民之非僻蠱弊而振作之者，安知民有德性而育之哉？漢武遣繡衣直指之使，惟誅擊之而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諸爻皆取幹蠱之義。初六之應在六四，六與四皆陰，至陰而在上，有考之象。考有蠱而子幹之，有子則考，無過咎矣。考之蠱至於終考之身不能改，豈不危厲哉？有子能幹，故「終吉」。《象》曰「意承」者，初六有柔順之象，不得已而幹父之蠱，其意未嘗不順承者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蠱弊終不盡除，蠱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非孝也。固有孝子不明其義，一於順承，因乃蠱弊，殊爲失義。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剛陽在下，六五以陰而居上，巽乎六四之至陰。六爲陰，五爲陽，非純

陰者，故有母之象。不幸而有母之蠱，不可正以幹之也，其幹之當用其權焉。權者，雖用正而不過，故曰「得中道也」。二居下卦之中，有道之象。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剛，三又剛，雖巽體，然幹父之蠱如此，亦過中矣，不能無悔。人心至靈，其有過差，亦自知之，故心亦悔之。心悔之曰「悔」，人尤之曰「咎」。所以人不大咎之者，既幹父之蠱，則子爲正矣，特過之，於道爲未盡耳，故「終無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柔，四又柔，不能幹而裕之者也，如此而往，則循父之蠱，有不改過之吝。《象》曰「往未得」者，言子之所以裕父之蠱，以此而往，不以爲愧其心，蓋以爲孝也，以爲得也。故孔子正之曰「往未得也」，言乎如此而往，未可以爲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有中正之德，而又得尊位以行之，故有譽，無譽則無德可知矣。人君自不知其有德，故此以譽驗之。又慮人誤認其旨而求諸外也，故《象》曰「承以德也」。子幹父蠱，未嘗不承於父也，故每曰「承」。承亦德性之所自有，非動於外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君臣以義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蠱壞之世，故有不事王侯之義。若父子則是屬與君臣之義不同，無不事之義，故此爻不言父子。在父子則父子，在君臣則君臣，其實一也。曰「高尚其事」

者，非聖人之本心也。道心寂然，奚高奚卑？人情喜進而惡退，喜富貴而惡貧賤，以進而富貴爲高，以退而貧賤爲卑，故聖人不得已而曉之曰：「不事王侯」，其事高尚也，所以破昏迷顛倒之見也。

楊氏易傳卷七

楊氏易傳卷八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説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二剛浸而長，君子之道長，出而臨小人，其與人未嘗不和説也，未嘗不柔順也。雖説而順，而剛德之不可移易者，自若也，一無所偏，一無所倚，未嘗不中也。「應」云者，又以明人心之無不應也。人心之差，千狀萬態，自以爲己之道長，其與人弗克和説者有之；能和説矣，而不能不拂逆者有之；説矣順矣，未必有剛德；剛矣，又未必中；説順剛中，其德備矣，而人情亦有未應者，此必其智有所不燭，明有所不及，故設施亦有未盡中乎人情。易道萬變，誠非學者所能遽盡。孔子必曰「五十而後學《易》」，則知變易之道，非大聖大智、道立德備者，終有所未盡。然而説也、順也、剛也、中也、應也，非既學説、又學順、又學剛、又學中與應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己者，心也。心者，五德之一也。道心之見，其可言者有五，合五者以明道心之全。聖人設教，使闕焉者，知己德之未備，知此道之未全，其道一也。曰白曰瑩曰温潤，皆所以明一玉。曰黄曰剛曰從革，皆所以明一金。曰説曰順曰剛曰中曰應，皆所以明一道。元，大也。「元亨利貞」，《彖》釋之

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非貶於乾也，《乾・彖》以「元」統之，《文言》又四之，後又一之，又不曰「元」而止曰「乾」，亦猶此曰「大」而不曰「元」，曰「以」而不曰「利」，一也，無不通也。物物皆元，事事皆元，念念皆元。「大亨」，非元乎？「以正」，非元乎？夫道一而已矣，或一言之，或兩言之，或三四言之，或易而言之，皆是物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應酬交錯，與物亨通，往往失正，而況於大亨乎？大亨而不失其正者，非人之所爲也，天道也。大亨，人亨也，正，人正也，而曰「天之道」者，明其不加人爲，不流入於人心。至動至變，無思無爲，是謂天性之妙，是謂天之道也，是謂道心。道心，人人所自有。人之本心即道，自是至動至變，自是無思無爲，自大亨而不失正，而人自知自信者寡。果自知自信，則易道在我矣，果不失其全，則於臨自説、自順、自剛、自中、自應矣。説順剛中而應之道，即大亨以正之道，故聖人通而言之。孔子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五十而學《易》，「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大亨以正之妙，此誠非學者窮思竭慮之所能到，門弟子蓋力索之而不獲，力爲之而不至。孔子嘗歎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夫是之謂天之道也。「至乎八月有凶」，指二陰長之月也。臨二陽長，遯二陰長，相反也。凡一卦之變歷數七，故復曰「七日來復」。今臨曰「八月」者，自一陽之始而計之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是爲八也。陰言月，陽言日，陽爲君子，人心欲其速至，故特促其期曰「七日」。陰爲小人，人心惡之，故遲之曰「八月」。人心亦易之道也。二陰

長，小人之道長，君子於是遯，故曰「有凶」。凶者，明其處之盡道，容有無凶之理？君子之道終於消，不可玩忽也。「不久」者，所以警之懼之，使君子毋忽毋玩也。蓋人情慢忽，以爲未遽至此者必至此也。泰「艱貞」亦可免咎，「休否」「包桑」致戒，皆以明警之足以持盈守成。蓋消息盈虚，陰陽之氣數也。警戒持守，道也。陰陽生乎道，故道可以轉陰陽之氣數。特以人之盡道者寡，而消息盈虚之數，鮮有能易之者。孔子曰：「聖人在上，日不食。」今曆家謂日月之食，乃數之不可易者，而孔子云然，曆家所算，亦不能盡驗，於以知氣數亦有以人道修明而潛彌其災者，此易道變化無窮之妙，陰陽變化無一日不自道心而生者。善言足以退熒惑，孝婦可以旱東海。三才之機，一而已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卦已發君子臨小人之義，《象》又發君臨民之義，皆臨也。澤上有地，則地臨澤，有君臨民之象，又有容保之象，又有深遠無窮無疆之象，象義著明。《書》云：「民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君人者之職，如斯而已，故施教則思其無窮，不可苟也。居上當寬，寬以容之，亦非縱之，所以保之，非徒保其生，保其常性，思極於無疆。教可以行於今，不可以行於後，非無窮也；知其利，不知其害，不可也。帝堯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其間曲折萬狀，誠非苟簡率略之所能盡。既制産使之給足，又設庠序學校，既以禮教之，又以樂教之，禮又防其僞，樂又防其淫，又政以行其教以防其

患，刑以輔其教以禁其非。精慮遠念，彌縫周盡，皆所以順民之常性而左右之容保之。一舜何爲乎「塈讒説殄行」也？説之似高而實不正，行之詭異而殄絶不中，誠足以惑衆亂常。天道，正而已矣，天地以此建立，日月以此照臨，萬物以此生成，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夫婦以此別，長幼以此序，朋友以此信。其有異學邪説，或作意而支之，或不及而縱之，苟以爲是而安之，千岐萬轍，人之意無窮，其有差亦無窮，故舜命龍「作納言，夙夜出納」，又命禹「出納五言，女聽」，深知人心易差，差則失正，則爲亂爲奸，其禍不可勝窮，故命官使之納五方之言，又出言以正救之也。周衰，雜説蜂起，爲權利，爲鄉原，爲刑名，爲任俠。比周之亂也，井田壞，學校廢，教養之具亡，民無所容保，不勝大亂矣。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卦辭言君子臨小人，大《象》言君臨民，六爻又發凡上下彼此相臨之義。咸，感也。初與二位皆在下，皆以其德足以感人，而《臨》之初曰「貞吉」，《象》又曰「志行正也」，言乎所以感臨者，本乎志之行正而已，非有他也。然初之德不及九二之中，故《象》止曰「志行正」，志行正矣，而未至乎九二之得中道也。大抵《易》諸爻多以二、五爲得道，所以得道者，以其中正也。中正雖皆道之異名，而天下亦有正士而未得乎道者，惟得中爲得道。堯授舜，舜授禹，惟曰「執中」。故九二之「咸臨，吉，無不利」，異乎初之「貞吉」矣。君臣感應相得之深，

亦足以大有爲矣。《象》曰「未順命」者，君臣一德一心，咸感之至，亦有未順君命，弼違補過者矣，此惟盛德之士，而又得聖哲之君而後可。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兑爲説，兑之成卦在三，不如初與二之以德感人，唯以甘説臨人。小人之以甘説臨人者多矣，人心終不服，終無所利。而以六居三，陰陽雜焉，有不安之象。不安則憂，憂則改矣，故無咎。六三，下之上，位稍高矣，而臨人以甘，不以德，殊不當也。人自爲咎，人心違也，既憂之則咎無，亦不長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不得中，又無陽明之德，而亦不至於爲六三之「甘臨」，天下故多此等人物。既至四之位，其位則臨乎下，無過尤之可指，故人亦不咎之，故曰「至臨，无咎」，言其至此位而臨，無尤之者。《象》曰「位當也」者，言其位當臨人也，止言其位，則知其德不足稱也，雖不足稱，而過尤亦不著。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堯命舜曰「執中」，舜命禹曰「執中」，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曰「賢者過之，知者過之」。夫以賢者知者，猶不得之，則今六五之得中，豈不爲大智矣乎？其不爲大君之至乎？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聖人」，則大君宜得大中以臨天下。夫大君所以臨民之具，四而已。禮以教民之中，樂以教民

之和，和，中之發也，刑以協民於中，政以正民，正猶中也。人君之職，若民之性，綏民之猷而已。自古聖王，未嘗不以道化斯民，秦漢而下，不復知有此事矣，而況於得其道乎？三代而上，君臣雖知有此道，而實得之者誠鮮矣！商惟湯，周惟文王武王，自武王以下不得而與焉。然則得中道者，不爲知乎？以是臨民，不爲知臨乎？《象》曰「行中之謂」者，禮樂刑政之行也。得中而未能行於天下者，容或有之，帝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堯之行中，如此其精也，其具則禮樂刑政四者也，不能行則無以臨民。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有厚意，又有不動意，厚則不動矣。《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厚則善，厚則不薄，薄則失其厚善之本性，則逐物以遷動矣。《中庸》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則敦有不動之義，於是可驗。俗以堆阜之類謂之墩，亦見其不動，見其厚。今不失其本性，雖臨民應物，泛然有爲，而其心未嘗遷動，是謂「敦臨」，故「吉，無咎」。《象》曰「志在内也」者，以人多逐外，故聖人反而言之爾。然言不盡意，聖人非謂留其志於内也，有留猶未爲内也，有内與外，猶非内也。孔子曰「清明在躬」，非實有所在也。此道不可以意度，不可以言盡，惟應變接物，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者自知之。此即九二之「咸臨」，即六五之「智臨」，而必異其辭者，隨爻發揮。上居一卦之表，有不墮於事物之象。上與六皆陰，又有至静之象，故發「敦臨」之義，非天下有二道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二陽在上爲下觀，爲下所觀，謂之觀。夫王者大觀之道，豈小者之所能闚哉？其道甚大，何以明此？道順而不拂，巽而不忤，中而無所偏倚，正而不入邪，以此觀天下，故天下瞻之仰之，「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人心不可强而服也，不可以巧而得也，舉天下四海之内，同此心也。此心即道，不失此心，不以己私窒之，則此心無體無我，清明純粹。夫有己私，則弗克順巽。今無己私矣，如春如和氣，其順其巽，乃其自然。有己私，則作好作惡，必有所倚，有所偏，偏則不中，則縱於欲，入於非僻，邪則不正。今無己私，則好惡不作，自無偏倚，自中，私慾不縱，自不入於邪，自正。曰「順」曰「巽」曰「中」曰「正」，皆所以發明道心，非爲巽又爲順爲中爲正也，聖人不失此道心，而天下同然之心，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矣，夫是之謂「大觀」。盥者，盥手爲潔，祭之初也，未有所薦也。觀之爲道，如斯而已。盥潔之時，其心何如？非言之可道，非意之可度，姑名之曰誠，而其心中，初無此一語，有誠之意，已不誠矣，已不實直矣，已動矣，已僞矣，非誠也。惟曰如盥之時，不必曰薦，薦獻則意或動，不足以明此旨，惟曰「盥」，則賢愚皆知其純誠，不可以意度言喻矣。聖人之設教也，切矣的矣。「盥而不薦」，則下民自觀感而孚化矣。「顒若」，服信之狀

也。誠信如神，無他奇功而感應者，此豈不甚神？此道即天之道，天道至神，惟其神故四時之行無差忒。聖人即天道，亦神道，無二神二道，故設教而天下自服。禮樂刑政，皆聖人設教之具，可得而略言也。聖人爲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禮，所以因人慈愛恭敬之心，而順以導之，無敢小拂焉，無敢過焉，一循夫大中之性而左右之，使不失其所自有爾，而人之由之，冥符默契，自化自得，自不知也，非「以神道設教」乎？聖人又因夫人心之不能樂，樂者，道心之神用也，人惟不自明，故昏故邪，故致於淫，於是作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六律六呂和平中正之音，默感乎人之中正之心，自不知所以然而自化也，非「以神道設教」乎？比有長，閭有胥，族有師，黨有正，書其孝弟睦婣，書其德行道藝，以發其本有之道心，糾其過惡，刑罰其罪尤，又有以約其放逸之私，欲復其本有之道心。夫惟其所無也，故强之而莫從，而道心也者，人之所有，今既有以發之，又約而歸之，則復其本有，感其同然之機，殆又捷於影響矣，非「神道」乎？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有無所不周徧之象，聖人於是發「省方觀民設教」之義。觀亦有觀之義，或言爲觀於天下，或言上觀於下民。天下之義，無所不通，而況於觀乎？心通内外之士於此乎何疑？彼章句訓詁之士，往往窒泥。夫《易》之爲道，本明變易，設教之略，前已言之，而省方觀民之道，又爲急務。省方，巡狩也。古者天子巡狩諸侯，「命太師陳

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其非巡狩之歲，則有納言之官以納民言，又出命以正救之，又有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歲則布而訓四方，以觀新物」。「舜聖讒說殄行」，自以爲是而非，亂德賊道。周衰之世，鄉原、任俠、刑名、縱橫，異端邪說，紛紛擾擾，致禍於無窮者，失省方觀民之教也。先王隨方設教，不主一說，皆所以左右斯民，使無失其常性，一之於道德也，此又神道設教之詳者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陰居下，不應乎陽，有「童觀」之象。童幼何知？小人童觀，則不爲姦雄，禍毒不深，故「無咎」。君子而無知，則無以治國平天下，無以啟佑後學，故吝。吝有鄙君子之意，其在小人，則乃爲得宜，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觀」小有所知，雖異乎初六之「童觀」，亦可醜也。施之於女子而貞，則務小不敢自大，從父而已，嫁則從天而已，故於女爲合道者。夫士而闚觀，亦可醜也，士而闚觀者多矣。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自孔門大受者猶難其人，自顏子「三月不違」，而下則有月至，而下則有日至而已。子夏雖好論精微，而孔子戒之曰「女勿爲小人儒」，及孔子沒，果與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獨不可，獨曾子可以免闚觀之醜爾。月至日至，謂閔子、冉伯牛、仲弓、曾子之徒爾。

孔子之徒，於子游、子夏、子張，所以啟誨之者至詳矣，尚不躋之大道，然則此道非告語之所及，非心思之可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道至動而實未嘗動。孔子曰「知者動」，明惟知道者得中之妙。六二重陰，非能知動中之妙者，故爲「闚觀」，爲不知道。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居下卦之極，將升上卦，進退之際也。君子之進，非曰榮利也，行吾之道以澤斯民而已，當先自「觀我生」。我生者，我日用之所爲也。觀我之日用果善邪則進，其未善未可以進也則退。夫其自觀未善而退，因以未盡乎道也，而聖人許之曰「未失道也」。「未失道也」一語，乃繼退而生文；古者立言之常也，旨不因乎進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六三有退之象，則六四有進之象矣。六四之進，乃觀國之光輝而進。九五賢明，中正在上，上九亦陽明。國多聖賢，有道之禮樂刑政，無作惡作好，不動乎私意，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及物自廣，必如此而爲有道，賢人斯敢進，故利用賓於王。《坤》卦曰「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大畜》「輝光」，《艮》「其道光明」，《需》「光亨」，《履》「光明」，《未濟》「君子之光」，皆明安正不動而見於云爲之妙。《象》曰「尚賓也」者，明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明其禮賢，國有

道必尊賢禮士； 又以明士不可苟賤，必有禮賓之道而後可進，若自苟賤，則何以行其道？ 重己所以重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五君位，故言君道。天下之治亂在己而已，故「觀我生」，惟君子則「無咎」。《象》曰「觀民」者，人患不自知，聖人於是教之欲觀我生，則觀民而已。民治則我是，民亂則我非，民樂則己正，民憂則己邪。凡我之是非邪正，一觀諸民足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蘇子曰「觀其生」，謂下民觀人主之崇高富貴。居人之上難哉！ 人主高處士民之上，萬衆咸仰而觀其生，必君子而後無咎。《象》曰：「志未平」者，明乎上九苟未能免萬目之聳觀，則猶未能以化定民，未能以德化民，民志猶未平也。孔子詳言聖人藏身之道，惟以禮而已矣。自王而公，公而侯，侯而伯，伯而子男，皆有等； 自君而卿，卿而大夫，大夫而士，士而民，皆有等； 車服有等，宮室有等，皆禮也。尊者安尊，卑者安卑，貴者安於貴之禮而不過，賤者安於賤之禮而無不足之意，上下皆安行於禮義道德之中，如萬物之於天地，何觀之有？ 何未平之有？ 周衰漸廢其禮，上失其所以藏身者，故漸亡。秦頓廢其禮，上頓失其所以藏身者，故頓亡。漢高縱觀秦皇帝曰： 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矣。秦使民觀其生至於此，又其止於未平，大亂矣。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卦初上皆奇，而中爻四耦，宛然有頤之象。此卦又九四爲奇，是爲頤中之物，噬此物則嗑矣。惟有物故噬，噬而物亡而嗑，則事濟矣，非亨乎？噬者，除間之道也。君子在上，有小人間之，則除之；國已治，有巨姦間之，則除之；四方已服已和同，有不軌不服之國，則除之。凡國之五刑，所以治奸暴，奸暴亦梗政者，亦除間也。至哉，噬嗑之道乎！三剛三柔分而平，不偏於剛，亦不偏於柔。「動而明」，如雷之動，如電之明。噬嗑之時，明動合而成章，章言其有理不紊亂也。夫用畏除間之際，❶人情多失之偏，多有所不察。今也除間之時，剛柔明動，合而成章，不偏不亂，豈心思人力之所及哉？無思無爲，感而遂通，如雷電之合，作變化之神，中節之妙，「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大易之道也。至於六五「柔得中而上行」，上行則得位，又得中道。於除間之時而用柔順，雖才「不當位」，然「利於獄」也。刑獄之道，本於仁柔，「罪疑惟輕，寧失不經」，聖王之所哀矜。若夫除小人，除巨奸，則才之柔者，非所利也。易道適變，各有攸當。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威電明，噬嗑之正象。先王又致其仁厚之意，罰罪之輕者，謹而明之，無一之或差，則民知其不可欺而不敢犯矣。法書亦平時勑正之，或垂之象魏，或讀之於閭，又讀之於族，又讀之於黨

❶「畏」，明刻本、四庫本作「威」。

於州，皆所以敕戒之，欲其無犯。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如校焉，遂滅其趾。屨趾所以行也，今校之滅之，則不行矣。禁之於初也，則其惡不行，亦「無咎」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膚」，言其易也，亦言爲間者長惡尚淺，故噬之易也。鼻，上通之象也，滅之使其惡不得滋長而上通也。爲間者必剛，六二乘初九之剛，以剛爲間，義當噬也。六二至柔也，初九剛以梗政，二之噬之，何以如「噬膚」之易也？彼梗吾政者，義之所不容也，矧其惡尚淺而易制也，矧六二得位，又以中正之道臨之也，此其所以噬之易也。「噬膚滅鼻」，人疑其致怨咎，聖人正之曰「無咎」也。彼爲間而遭噬者，往往心服，而況於他人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噬莫易於噬膚，莫難於乾脯，次腊肉，次乾肉。小物之乾者曰「腊」。此蓋以彼間之淺深，與己德大小爲難易。二除間於膚淺，三漸深，故爲次難，四又深，尤難。至五當益深益難，而曰「噬乾肉」，止爲次難者，以其有黄中金剛貞正之盛德，又以尊位行之，無毫髮之失也，故曰「得當也」，故雖厲而無咎。夫彼爲間，三噬而除之，當也，而反「遇毒」者，三無德焉，不當位也，無德者雖行之以正猶難濟。雖然，三非間者，彼爲間而

三除之，於義爲正，雖有「小吝」，終於「無咎」。至於四則間益深益大，故曰「噬乾脯」，或作「胏」，子夏作「脯」。子夏在孔門，當從其本文。四剛失直，❶不如黄金中剛之善矣，故利於艱貞則吉。《象》曰「未光」，言九四之猶未盡乎道也。《易》諸卦爻，惟曰「艱貞」不曰「艱中」者，貞可以勉而至，中不可勉而能。六五之黄中，非九四之所能勉而至也，故曰「中庸之爲德，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此爲間者，爲惡至於上則極矣。初九始于足，上九登於首矣。今獄具亦有首足之校，聖人於是猶發揮其本始，曰本於昏而已矣。「聰不明」者，昏之謂也。人心本善，因昏而失，言其非無良性也，昏故也。小人省此，庶乎其瘳矣。

楊氏易傳卷八

❶「四」，原作「五」，據文意改。

❷「爲」，明刻本無此字。「德」下，四庫本有「也」。

楊氏易傳卷九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先儒以爲此卦本下乾上坤，坤之上爻，來爲六二而文乾，分乾之中爻，上爲上九而文坤。靜觀六畫，誠有斯象。偏剛偏柔，不可獨用，必資相濟，相賁以成章。舜命禹征有苗，剛德也。伯益贊禹而班師，以柔文之也。成王，質之柔者也，周公以大聖輔之，剛上文柔也。本質剛大，柔來文之，則亨。其功大，本質大故也。本質陰柔，柔雖剛往文之，僅「小利有攸往」而已，本質小故也。舜之得益、禹，周公之遇成王，非人之所得爲也，天也。其君臣相遇，剛柔相遭，相之功業大小，皆天然之文，非人之所能爲也。至於「文明以止」，一定不易之文，則「人文」也，人倫是也，尊有常尊，卑有常卑，禮有常序，其文甚明，而萬古不易。夫君臣剛柔之所遇，時變之形，不可不觀而察之也。人文，人心之所自有，自善自正，順而導之，左之右之，使無失其所有，而自化自成矣。人文如此，天文如彼，其事不同，而文則一也。六十四卦，其事不同，道則一也。學者至此卦，往往不能不浸而轉於事，惟覩其事，不省其道。《大傳》曰「百姓日用

而不知」，不可爲不知之百姓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者，生育之所，其下有火焉而明，殊無用刑之象。賁，文也。文，柔德也。君子知民之未化，不在乎民也，在我而已，在庶政而已，不在乎刑也，在養之而已，未有庶政咸得其道而民不化者。刑獄，武德也。武，文之反也。使其折獄爲本務，無不得已之意焉，則刑益繁，民亦亂，失本末之敘故也。秦漢而下，罕明斯旨。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在下，義不乘車。君子以義爲榮，不以車爲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賁在趾。人達此者寡矣，故聖人於是發之。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柔不能自立，依剛而立，亦猶須不能自興，從頤而興。九三一陽在上，有頤之象。六二耦而附於下，有須之象。六二離體，自知也明，故能依九三而成賁。其有不度德，不量力，妄欲以弱才獨任，有覆餗之凶矣。六二雖無吉，亦免凶，自知之明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卦雖以剛柔相濟爲賁，而柔以得剛爲美，剛以比柔爲醜，卦分剛上而文柔。臣之事君，不得已也，比肩而居，非所善也，而九三居二陰之間，乃有小人濡染君子之象。天下之變，固有不得已居乎小人之間而不失其體，若爲小人所濡而實不濡也。「賁如濡如」，此君子與

小人相處之道。孔子見南子、子路不説者，以其有濡如之迹也，而孔子未嘗失其正焉，其正又未嘗不久。他人之居乎小人之間者，未必能正，正又未必能久。正之不永者，利欲動之而不固也；正之不永者，作意爲之，故有時乎衰也。惟道心昭明，道心無我，道心非意，有意則有盛衰，無意則無盛衰也，終始無二也，故小人終莫能陵我也，爲其所動而害吾之德，雖謂之「陵」可也。此聖人教君子之言，當如是嚴也。九三與上九皆陽，無相應之象，故有與上下陰相濡之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與初九正應而下比九三，陰陽相比，疑有相與之情，故曰「當位疑也」。而六四正應於初，應於初，不比於三矣。三之於四，非正德也，四之於初，乃正應也。正者君子之道，不正者小人之道，故以三爲寇。皤，白也。六四「賁如皤如」，言其潔白不爲小人所染污也，如「白馬」之驤往，應乎初九之陽，志專應乎正，一無駁雜，斷不與九三之寇爲婚媾。不與九三之寇爲婚媾，則人雖始疑之，終不尤之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半山曰「丘」。六五居艮中爻，艮爲山，有丘園之象，六五以丘園爲賁。賁飾之世，六五能反本善矣。束帛戔戔然儉陋，雖於賁之時爲吝嗇，而終於吉。《象》曰「有喜」者，言六五之所爲，雖人情之所不快，而實可喜也。六五有「丘園」之象，故有「戔戔」之象。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飾至如此極矣！上九超然於一卦之外，乃艮止其賁，一以白爲賁焉。一用質實，疑人情之所不説，聖人於是示之曰無咎尤也。人情不至於不説，❶忠誠相與，人必不咎。《象》曰「上得志」者，人心本善，本純誠而不雜，禮文之興，人心未必不流而入於僞，故《禮》貴乎「去僞」，又曰「防民之僞」。今也曰賁，❷則一由中心行之，無毫髮致飾之僞，故曰「上得志也」，正人心之本然也。周文之敝，繼周者當用忠質，亦人心之所厭也。

䷖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象》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以五陰剥一陽，「柔變剛也」。柔象小人，剛象君子，「不利有攸往」者，小人之道長日盛，君子不利有所往也。「順而止之」，卦有此象，坤順艮止，觀象可知也。小人既盛，不可遽止，順而止之可也。小人既極其盛，盛極則衰，亦有可以順止之理。然不可必也，一觀天消息盈虛之勢如何，小人果有消虛之勢，則順而止之，如其未消未虛，是以天行之未可。聖人所以繼言於後者，深知順止之象，不可必也，君子亦何敢置己意於其間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進退作止，無非天之所行也，有毫髮未與天爲一，君子恥之。

❶「情」，明刻本、四庫本作「心」。

❷「曰」，四庫本作「白」。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剥之義，悉具於卦畫之中，而人不知省，聖人於是發之。剥之爲卦，小人剥君子也。而艮山附於坤地，乃有「厚下安宅」之象，何也？剥之禍生於用小人，剥不必厚下，小人不剥下，則無所便其私欲。今欲救剥之禍，當用君子之道。厚下，君子之道也，君子小人率相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剥其下則人心離，人心離則誰與守邦？取禍之道也，豈不甚危？厚下則民戴其上。上之安宅，如山之附於地，其安固若此，必無剥禍。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足最居下。辨者，上下之際曰「辨」，取象乎牀者，牀，人所安處。今曰「剥牀」，庶居上者，知所懼也。蔑，無也。貞，正也。小人剥牀，無能正之則凶。六爻惟初與二曰「蔑貞凶」，言初與二小人之勢未甚壯，尚可正之也，過此則雖欲正之，亦無及矣，禍成矣。初《象》曰「以滅下也」，明小人必剥下，剥下所以奉上之私欲也。二《象》曰「未有與也」，言未有陽爲之應，未有君子與之正救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在羣陰之中，獨與上九一陽應。此小人稍識邪正，不與君子相違，獨爲剥之無咎。《象》言其與上下衆小人相失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魚，陰類，宮人，亦陰類，皆小人之象。貫魚，以柔制之也。「以宮人寵」，寵愛之如宮人也，皆順而止之道。制小人良難，恐其不利也。如「貫魚」，如寵「宮人」，則「無不利」矣，故《象》曰「終無尤也」，無怨咎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陽實，有「碩果」之象。碩，本也。陽爲大，君子爲大。陽極衰而復生陰，陽無偏絶之理，故「碩果不食」。復於下生，當是時，小人盛極勢衰，君子衰極勢將復，故曰：「君子得輿，小人剥廬。」君子本爲人心所敬，況今將復，民咸載之矣。小人爲人心所賤，況今勢衰，如剥斯廬，終不可用，無庇身之所矣。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陽復也，君子復也。陽復則萬物發生，君子復則治康，是謂「亨」。《復》《剥》「柔變剛」，小人剥君子也。《復》「剛反」，君子反復於內也。言變，惡其亂也，言反，喜其復也，謂君子本當在內，今復其所也。喜君子，惡小人，萬古人心如此也。人心即易之道也。君子雖爲人心之所喜，雖已反復於內，苟動而不以順行，即失人心，即轉而爲小人矣，安能「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夫天下惟有道而已，順之則善，逆之則害，一

日違之，則有一日之害；一事違之，則有一事之害；一念違之，則有一念之害。是故，君子反復，動必以順行，而後出入無疾害，雖朋類咸來亦無咎。消息盈虛，咸有其勢，一陽雖微，其勢則長，五陰雖衆，其勢則消，而况於君子之朋來乎？而况於以順行乎？必無咎尤。反復『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反復有數焉，自姤之一陰生，遯二陰，否三陰，觀四陰，剥五陰，坤六陰，至於復，是爲七。陽言日，陰言月，故《臨》言「八月」，亦以易道欲君子之早復，故近其期曰「七日」。然消息盈虛之勢，七之數，雖天道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天人之道一也，異乎天，無以爲人，人心即天道。人自不明，意起欲興，人心始昏，始與天異，意消欲泯，本清本明，云爲變化。動者天之動也，静者天之静也，反復天之反復也，如是則全體天道，寂然而感通，無干時之禍，無作意之咎。既復矣，則「利有攸往」矣。剛長，君子之道長，故君子利有攸往，此非君子之私意也，亦天道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三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事非天地之心？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啟之，必從其易明之所而啟之。萬物芒芒，萬物循循，難於辨明。陽窮上剥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即萬事，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不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處？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

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二乎？三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雪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於戲至哉！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三才一氣，三才一體，是故，人與天地不可相違。腹臟作疾，則首足四體皆爲之不安，爲其皆一人之身也。人事與天地乖戾，感觸上下，爲災爲害，亦以三才一體故也。雷在地中静，人事亦當静，亦以明人與天地一致。舜禹「十有一月朔巡狩」，往往於至日則不行耳，其前其後，無不可者。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意起爲過，不繼爲復。不繼者，不再起也，是謂「不遠復」。意起不已，繼繼益滋，後雖能復，不可謂「不遠復」。不遠之復，孔子獨與顔子，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繼之之謂意起，即覺其過，覺即泯然，如虚之水，泯然無際；如氣消空，不可致詰。人心自善，自神自明，自無污穢。事親自孝，事兄自弟，事君自忠，賓主自敬，應酬交錯，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中之萬象。意微起焉，即成過矣。顔子清明，微過即覺，覺即泯然，無際如初，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微動於意而即復，不發於言行，則不入於悔戾。祇，適也。某嘗自覺意初起，如雲氣初生上，未知其爲何意，而已泯

然復矣。某何者猶爾，而況於顏子乎？若交又起而往，則入於悔矣。元，始也，復於意未動之始也。是元即乾元，即坤元。元不可思，元不可度，姑謂之始，又謂之大，又謂之道心，又謂之天地之心。其曰「元吉」，吉孰大焉！《象》曰「以脩身也」，明乎脩身當如此而脩。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者，美之之辭。六二親賢樂善，虛心以下初九之仁，世俗衆人往往以爲卑辱，而聖賢則灼知其爲休美也，故曰「休復，吉」。所以破俗情之蔽，彰六二之美，助好善之心。夫人親小人則不善之心日熾，親仁賢則復于道矣。《象》曰「下仁」，所以明爻辭之未著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陰三陽，動善惡雜，有「頻復」之象。頻復亦危厲矣，其有不復，則入乎惡，豈不甚危？既復則無過，故「無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益》六三、六四皆曰「中」，以三爻四爻居一卦之中，故亦有「中行」之象。此六四之「中行獨復」，與六五之「中以自考」，略相似而不同。既曰「中行」，則由道而行矣。中者道之異名，而猶以「復」爲言，猶以「從道」爲言，何也？孔子發憤忘食者此也，顏子好學者此也。得道而不能行，則意不能動，過未能寡，何以成德？是中行之復也，何思何慮，變化云爲，渾焉一焉，猶我而已。是我無體，是我無方，是我無思，是我無爲。

無爲而行，是謂「中行」；無倚無畔，是謂「獨復」，是謂「從道」，是謂「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至於六五「敦復無悔」，敦，不動也，不動而復。《象》曰「以自考」者，考，成也，中以自成，無俟乎行而自成也。「敦復」雖自卦而有復名，而實無復之可言。蓋曰復敦，復敦不動之復，異乎諸爻之所以爲復矣。進乎天矣，聖功等級有此。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既不能「不遠復」，又不「休復」，又無「頻復」，放而不反，至如此極。迷復之道，不止於凶，又有災眚。災眚，天譴也。如此而言，已包括矣。而經言「行師」、「國君」者，復舉此二大事而言，以應筮者之問，所告切的，庶幾警懼而改也。「十年不克征」，亦繼繼不可之辭，❶使知懼也。夫族師者，一族之所師。黨正者，一黨之所正。州長者，其賢足以長一州之人也。國君，則其德足以居一國之上也。天下之君，則其德足以居天下之上。今迷復是反乎君道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復則不往矣，❷未復則物爲主，復則

❶ 「繼繼」，四庫本作「斷斷」。
❷ 「往」，明刻本、四庫本作「妄」。

我爲主。道心無外内，外心即内心，惟人之昏，不省乎内，惟流乎外，是故姑設内外之辭。目之於色，人惟見色，不知視者。耳之於聲，人惟聞聲，不知聞者。心思之於爲事，人惟覩萬事，不知心思之所從起。視者即聽者，聽者即心思之所從起。起莫知其所從，用莫知其所終。覺則復而爲主於内，不覺則放而爲客於外。此心有至剛不可磨滅之妙，昏猶金之混於沙泥，明猶金之出於泥沙。内非外内，復者自知。知無所思，變化云爲。動而健，不隨氣以衰。剛無所屈，中無所偏，姑名「剛中」。豈思豈爲，虚明而應，羣心自隨。「大亨以正」，天命在斯。與物亨通而失其正，是小人之中庸，其所以至於無忌憚者，蓋由於斯，故有眚。元，始也。元，大也。始難於言，惟曰「大亨」，足以明矣。下之至動，足以發揮無妄之至神，徒静猶妄，至動無妄，愈動愈神，是謂無妄之貞。孔子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大亨以正」也。不言所利，利在其中。「不利有攸往」，禹曰「安汝止」是也，言其本止而不動。意動則往矣，往則爲妄矣，動則離無妄而之妄矣，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離無妄而之妄，離天命而之人欲，天不祐也，何以能行？非天不祐，自取之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與，猶皆也。「天下雷行」，萬物皆無妄，聖人於是指無妄以示人，庶人心之或省也。何以明是時萬物之皆無妄？無妄本無可言，本無可思。雷動物生，無妄可言而不可知，不識不知，帝則在斯。非謂性此時無妄，他時則妄也，因其動生之機，發而易明也，省則物

我一矣。先王對時茂育萬物，禁其傷害。仲春，「毋竭川澤」、「毋焚山林」，季春，「置罘羅罔，畢弋」、「毋出九門」、「毋伐桑柘」，孟夏，「毋伐大樹」，季夏，虞人行木「毋有斬伐」，皆所以順天道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此無妄之往，異乎《象》辭之云。《象》辭謂舍無妄而他往也，此謂以無妄而往也，乃真心而往也。《象》所言無妄之往，動於意而離，是謂失其道心。道心者，人之本心也。真心，非放逸之心也，雖動而未嘗離也，正吾心之本也，故曰「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必耕而後可穫，斷無不耕而穫之理。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斷無不菑而畬之理。然而此爻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者，其義何也？爲之而成、作之而得者，皆萬世橫目之所知也。不爲而自成、不作而自得者，無妄之妙也。六二至陰至静而得中，有得其道之象，聖人於是發揮其妙，蓋不思而知、不爲而爲者，無妄之妙也。道心至靈，至神至明，變化云爲，如水鑑之照物，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孔子「不逆詐，不億不信，而抑亦先覺」，其詐不信，色勃如，屏氣似不息，終年應酬，「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思」，而又曰「吾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解也，非告語之所及也。又曰「哀樂相生，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皆可見也，皆可聞也，而曰不見曰不聞，萬古之所莫解也，而智者之所默識也。禹曰「安汝止」，人

心自有寂然不動之妙，惟不安而好動故昏，故夫禹之所謂止，非無喜怒無思爲也，終日心爲而未嘗動也，❶雖有喜有怒而未嘗動也，如此則不妄，如此則「利有攸往」。往者以無妄而往也，不然則往皆放逸也，何利之有？「未富」之者，中虛無實之謂，因不耕穫而發此義。孔子與門弟子言，每每戒其意，戒其必，戒其固，戒其我，皆所以攻其害道者，使虛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無妄之爻，非爲邪者，以未能不作意，不能不立於我，故謂之災。人性本善，本神本明，作意則昏，立我則窒，意作我立，如雲翳空，如塵積鑑。所謂本無妄者災矣，災非其本心之所欲也，志在於善，反罹其災；志在於得，反有所失。心在於靜，得靜則失動矣；心在於一，得一則失二失三四失十百千萬矣；心在於萬則得萬，得萬又失一；心在於同則得同，得同則失異矣；心在於異則得異，得異則失同矣；心在於實則得實，得實則失虛；心在於虛則得虛，得虛則失實；心在於中則得中，得中則失四方；心在於四方則得四方，得四方則失中；心在於知則得其知，得其知則失其不知；心在於不知則得其不知，得其不知則失其知。大抵有得則有失，無得則無失，無得則得無得，得無得則又失有得矣。有得非麤，無得非精，愈深愈窮，無深無窮，惟自覺者四闢不通，變化無窮，是謂「大中」，莫究厥始，無窮厥終。無得尚不足以言之，而況於有得

❶「心」，明刻本、四庫本作「思」。

乎？故取「或繫之牛」，爲象「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又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有得則有失，其旨益明。六陰静，三復陽動，有意我之象。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陽動，四陰静。三與四皆非中道，六三雖静而不能不動，九四則自動而之静，去妄而學無妄。自聖人觀之，九四未免於習，未覺其本，未可以爲大正，然寖釋其意，寖消其蔽，有損而無加，有寡而無多。意蔽消則性自明，意蔽大消則性自大明。雲氣去盡，則日月自昭。夫明德人所自有，學者惟「自昭其明德」而已。覺則明，不覺則固，難乎其明，然九雖未覺未中，惟漸釋意蔽，意蔽盡釋，則本明自昭。是或一道也，故曰「可貞」，言亦可以正也。雖未盡正而寖改過矣，故「無咎」。《象》曰「固有之也」，言固有此道也。孔子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正謂此也。人爲蔽，以人爲治人爲，人爲盡改則止，不必復求也。意蔽盡去，則本德自明，九四可貞之道也。學道者亦不必專主一説。有忽覺而明者，有漸釋漸明者，明則一也。孔子思而漸釋其意蔽，明道心亦自明，故與門弟子語，每每止絶其意，❶曰「毋意」，曰「毋必」，曰「毋固」，曰「毋我」。知夫意蔽盡去，過盡改，則人人皆與聖人同也。人人之德性未始不明也，固有此道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❶「止」，明刻本、四庫本作「正」。

五爲中，中爲道，九五得道者也。然有疾焉，意或微動而過差。此疾既小，不藥自愈，如加藥焉，其病滋甚，故《象》曰「不可試也」。此爻惟已得道者知之，未得道者不知此何等義理也。有病而勿藥，有過而不改，殆不可解也。昔者，「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脱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説驂，説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嚮者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夫孔子之過於哀，此不可掩者也，然此無妄之疾也，孔子不加藥焉，子貢不知也。此四時寒暑之變，微有過差者也。《易傳》曰「變化云爲」，云爲乃變化，非心思之可度也，非訓詁之可解也。孔子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孔子不夢周公也久矣，不知其幾年矣。孔子一不之省，則孔子無思無慮，數年而始覺，其覺矣亦非動。又曰「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加藥則不蒙矣，則有知矣，有知則不一貫矣，則妄矣。此爻辭不爲聖人而作，爲已得道而未新純者作。大休無妄，起意於善，是謂無妄之疾。若又治此疾，則於意上生意，疾中加疾。此疾自妙，非大非小，惟道心大明者始知此，未至於大明者終疑。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無妄至於此，至矣盡矣，亦無過之可言矣。而賢者於此，或尚疑已德之未盛，復有所行，則意復起，則有眚。眚者災之小，則失蒙養之功矣。將以爲利，適以爲害；將以爲進，反以爲退。無

妄之藥，尚不可試，而況於無故而欲行乎？行則有眚，又況於行而窮之乎？窮之則災矣。此學道其終之微蔽，故於上爻言之。孔子曰「吾無知也」，無知則不行矣；又曰「不知老之將至」，老至猶不知，而況於行乎？孔子惟如此，故能至於「耳順」、「從心所欲」之妙。此爻惟已得道而蒙以養正之功未成者，當達斯義。

楊氏易傳卷九

楊氏易傳卷十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大者有所制畜也。畜止健者，非有「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盛德不能也。有盛德矣，而又「剛上而尚賢」，而後可以行止健之事，不然，則健者亦未易止畜也。健者，武勇奸雄之徒也。世不幸有奸雄作焉，惟大人能止畜之。「剛健」言其神武，能威能制，「篤實」言其誠一不二，剛健篤實，非二也。曰剛健曰篤實，皆所以明一德之盛。一言之不足，故再言之，非二德也。輝光中虛光明，神用四發，發於云爲變化也，如日月之光輝，敷散宇宙，而初無心焉。「日新」，常新而不故，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有起止，則有新故；意無起止，則無新故。行有作輟，則有新故；行無作輟，則無新故。無新故則常一，常一則常輝光日新，亦無二道。無二道，則曰剛健足矣，何必復言篤實，又言光輝日新？人心未明，雖明又未必大明，或誤釋，或偏見，則卦旨不明，故不得不合此數語以明其德。有如此盛德，又以剛在上，得利勢以行之，又尚賢，不自任其剛，尊賢諮謀，以輔其不及，則能止畜健者矣。奸雄難於止畜，德之未盛者不足以臨之；雖備

天下之善德，猶未爲盛德之全，亦不足以臨之； 剛不在上，無利勢，則亦不足以臨之； 德盛得位，苟不尚賢，亦非全德，雖堯舜之聖，猶資衆聖賢之輔，雖大智或有所不及，不尚賢則奸雄亦得以窺之，亦不得而止畜也。不能止畜健者，則德非大德，正非大正。不正無大小，惟德之未盛者，未盡乎正之道，故以全盡之者爲大正。苟失其正，終難止健，故曰「利貞，不家食，吉」。「尚賢」而「養賢」，賢無家食也。既有大德行正道，又養賢尚賢，則畜止健者之道，無不盡矣，故可濟大險，故曰「利涉大川」。至於利涉大川，非與天爲一者不能也，故曰「應乎天也」。有毫髮私意，有毫髮意、必、固、我者，皆未免於人爲，非應乎天。

《象》曰：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中有天，所畜者大矣。卦已明「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大，此又明多識之畜，皆德之所畜，皆易之道也。道雖一貫，雖學不可以不博，前言往行，千差萬殊，有是有非，有偏有全。萬善萬德，洞觀會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大積焉不苑，深而過，[1]茂而有間」。孤陋而寡聞，坐井而觀天，汔至而未繘，小者之事耳。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之時，上之人以剛制畜臣下，臣下有危厲之道。初九未得，似利於止而不進。已，止也，止則不犯災矣。

[1] 「過」，《禮記》作「通」。

九二，輿説輹。《象》曰：「輿説輹」，中无尤也。

二已居位，當上以剛制畜臣下之時，則當如輿之説軸輹，不可行也。其「説輹」，中無怨尤之心也。其失道者，往往於此有怨尤，故此明其道。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❶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下之情未通，則有制畜之事。今九三上承六四，陰陽有相得之象，則九三可以往矣。大抵卦至三爻，居上下卦之交，有變之象。泰三已言「無往不復」，此爻「良馬逐」，已有不制畜之象。「利艱貞」者，謹之也。徒謹而或失正，難於免禍。既艱既貞，又「日閑輿衛」，輿承上衛，謂防衛無致上疑。「輿衛」無他，「艱貞」而已，則「利有攸往」。以大畜之世，上方嚴制，雖合志不可往也。《象》言「上合志」者，明未合志，則斷不可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柔順之象。「童牛」尤其柔者，而有牿焉，外莫得犯之矣。六四柔順之至，而能使人不得而犯，此非以威服，以德服人，故「元吉」。然非能止健者，能使健者不見犯爾，故曰「有喜」。以其無及人之功，故不曰「有慶」，慶大喜小。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牝豕曰豶。牝，陽也，五之象。牙能制物，有含藏之象焉。得止健之道矣，而止曰吉，不曰元者，以剛制乃適變之道，非其本也，然足以止健。奸雄不

❶「日」，《經典釋文》作「曰」，釋曰：「越音。」《茂陵中書》有「武功爵十一，二級曰閑輿衛」之文。

得肆其毒，福及天下，故曰「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抵事終則變，上九居卦之極，有不待制畜而上下之情通達和暢之象。「何」之爲言，驚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何天衢之亨也。天也，尚須制畜，非道亨也。上下一心，同由乎道，乃道之大亨也。

䷚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卦六畫，宛然如頤。頤，養也。養之而已，無所修治也。「養正則吉」，已正則養之而已，故「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有不正焉，則當改當修治，苟亦養之，是養成其不正，不可也。人多不自知己之非，而精於知人之得失，故觀頤先觀人之所養，是則効之，非則省己而懲之。「自求口實」，乃省己之所養，故曰「觀其自養也」。以彼照己，庶其易省也，人多不自覺，故聖人設法以教之，使先觀人而後觀己也。「天地養萬物」，天地之養，即人之養，知天地則知己矣。理人養民，乃先養賢，養賢則可以養民矣。君不用賢而能養民者，自古無之。「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疑異乎天地之養萬物，而孔子不以爲異，故比而言之。何獨聖人之養與天地同？雖天下人其養皆與天地同。何以明之？三才一體也，人自昏也，知其一則不昏矣，不昏則人與天誠未見其有間

也。不特頤爲然，六十四卦皆然。孔子於此又慮人必索頤之義，乃不曰「義」而止曰「時」，曰「頤之時大矣哉」。大哉頤之時乎！誠可謂至大矣。頤者養而已，頤以口實奉養，不可得而索也；養有所修治，義亦不可得而索也；養無所修治，義亦不可得而索也；天地養萬物，義亦不得而索也；聖人雖養賢以及萬民，然亦如斯而已，義亦不可得而索也。無義可索，故唯曰大矣哉頤之時乎！大矣哉六十四卦之時乎！其曰「時義」，亦非有義之可索也，姑曰「義」，亦無義之可狀也。究義之始，莫得厥始；究義之終，莫得厥終。曰「義」曰「時」，皆不可索，未始不同，是謂帝則，不知不識，是謂大易。無思無爲，變化云爲。「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六十四卦亦如之，三百八十四爻亦如之。書不盡言，時亦發之他卦，亦屢發「大矣哉」之旨矣。舉一隅以通三隅，即一以知萬，不必每卦每爻，既言而又言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有止之象，雷有聲而動。君子之言語，即雷之聲；慎而謹之，即山之止。君子之飲食即雷之動，而節之即山之止，不縱其所欲也。夫人之本心，自善自正，自神自明，惟因物有遷，始昏始放，言語始輕脱，今也慎其言語，言語不輕肆而內心得所養矣。因物有遷，始昏始放，飲食始不節，今也節之，則欲不縱而內心得所養矣。去其害心者，而本心之光明如初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龜能引氣自養，不假於食。「朵

頤」，口實充頤之狀。初九自有陽明至靈之性，不假外養，乃舍之而慕人之利欲以爲養，凶之道也。《象》曰「亦不足貴」，明其本有良貴，今觀夫朵頤，則失其所謂貴矣。初九以陽應六四之陰，有舍靈龜、觀朵頤之象。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以上養下，順也。今六二以上而反資初九之陽以爲養，是謂「顛頤」。陽陰相比多相與，故有「顛頤」之象。「拂經」，言其非經常，「拂經」未有凶也。倘而於丘求頤，六五居艮山之中，有半山曰丘之象，而兩陰之情不相應，故「征凶」。二五於位本相應，而今不應，則六二不可往也。征，往也。二五雖本類而今非類，故曰「失類」。天下人情事勢之變，無常有如此者。子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今交不定而妄求，故不應而凶。六二震體，有動而上求於丘之象。頤爲利養。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不中，已有失道之象，而震卦之上，動之甚者。夫謹言語、節飲食則爲順動，非所貴也。正則爲順，與天地相似則爲順，豈紛動之謂乎？然則六三拂頤之正道，其凶可知矣，雖十年亦不可用。十者，數之極，言終不可用，終無所利也，又曰「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陰爻，不能以上養下，而反資初九之陽以爲養，是謂「顛頤」。與六二同，而四獨吉者，四與初正應，不拂經常也。四既資初以養，四雖上位，其體尊

重，如「虎視眈眈」然，而其志欲乃迷逐於初，❶相親之誠有如此者，則無咎。其如不然，挾貴挾勢以資初九之養，彼將咎我以無禮矣。《象》曰「上施光」者，人情以上資下之養爲屈辱，乃其私也，聖人於是正之曰此乃上施之光也，義當資之，何辱之有？小人以爲辱，聖賢以爲光。聖人多以「光」一言明無思無爲而及物，如日月之光。此雖下賢，亦不動乎私意，有光之象。惟不動乎私意者人咸服，故亦有尊榮義。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上資上九之養，其體順，故不爲「顛頤」。特以本非正應，非其經常，故曰「拂經」。非其經常，疑不能久而變，故戒以「居貞」。以陰資陽，正也，居正不變，則吉。然陰盛方資於頤養，未可遽然大有所濟，故曰「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者，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六五艮體，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體則反是。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有公師之象。一陽在上，四陰隨之，有舉天下皆由上九而得其養之象，故曰「由頤」。以人臣而居盛勢，❷雖危厲之道，而上九以陽明之德，居公師之位，又以六五好賢柔順，有順從之象，故吉。觀時物之宜，雖濟險可也，何危之有？舉天下咸賴之，故曰「大有慶」。

---

❶「迷逐」，明刻本、四庫本作「迷迷」。

❷「居」，四庫本作「舉」。

䷛ 巽下兑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陽剛爲大，陰柔爲小。君子爲大，小人爲小。大者亦有過也，無過則何以「棟橈」？無過則本末必弱，無過則何以致本末弱？棟橈則本末必弱，「剛過」，用剛之過也。上言「大者之過」，此又明用剛之過者，如湯、武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而其心一無所偏私，一由中道而行，又巽而不忤，説而能和，不失天下之心乃可。二五有中之象，巽兑有巽説之象。其曰「利有攸往，乃亨」者，既以棟橈本末俱弱，俱不可不往而修治其過，扶其弱而隆其橈也。人情亦有雖知過，復循循悠悠，不即敏改者矣，故聖人警之曰「利有攸往，乃亨」。雖曰大者既有過矣，疑不可以言大，而聖人亦贊之曰「大矣哉」，何也？此蚩蚩横目萬言之所未知，而聖人特發祕以示之也。今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間情僞凶盜，邪僻過咎，不知其幾，而無非易之道，特以昏則僞，萬心則爲奸盜；明則爲智爲賢，大明則爲聖人，故曰「一以貫之」，又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易大傳》「百姓日用而不知」，不曰：惟聖賢由之，餘人不由也。通乎此，則人之目視以此視也，耳聽以此聽也，心思以此思也，不思以此不思也，變化云爲，以此變化云爲也，豈不大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甚卑，木甚高，今澤乃過之，滅没其木，是謂大過，有非常大變之象。君

子處非常大變之中，獨立而不懼，疑君子一於爲人，不復隱遯，故繼之曰「遯世無悶」，明乎已在危難之中，則義當授命，如「見幾而作」，則亦遯世。若將終身焉無一毫悶鬱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中庸》篇「惟聖者能之」，則遯世無悶，亦大過人之道也。道心虚明，自無懼，自無悶。有不然者，乃因物而遷，意起而昏。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象》曰「柔在下」者也，初六柔而在下。凡百尤宜敬順。白茅柔物而在下，又四陽實而在上。初六有「藉用白茅」之象，在大過卦則成過於謹慎之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楊者，陽氣之所易感，其發生也早，故取以爲陽象，「枯楊」又有陽之過象。稊者，楊之秀。枯楊而生稊，乃陰陽之氣和而生。老夫雖過陽而得女妻亦順，用剛雖過而能降心濟以柔於道皆順，故「無不利」。九，陽也，二，陰，有陰陽和順、剛柔相濟之象。《象》曰「過以相與」者，取其相與之情，爲宜過以相與，又有剛過而濟以柔之義。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與上六爲應，九三陽奇，有棟之象，而反居上六之下，是棟橈曲而下也。棟之所以橈者無他也，以九三用剛，過而不中也，故《象》曰「不可以有

輔」，言其剛過自用，不謙柔以受人之言，故曰：不可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四與初六爲應，九四陽奇，有棟之象，而居初之上，故曰「棟隆」，高而不橈乎下。九剛四柔，剛柔相濟，故能隆也。然有它則吝，他者，初六之陰，有它則爲親近小人，有橈乎下之象，故《象》又言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華異乎稊，華雖亦陰陽和而後生，至於華則極矣，極必衰。四陽至於此極，故有將衰之象，故曰「何可久也」。華不能久，行衰落矣。上六陰而上，老婦也。九五反居下，士夫也。老婦得其士夫，則老爲主，其義則柔陰爲主，爲柔之過而剛反柔，雖無剛過之咎，而懲創大過，剛陽頓衰，安能有爲？故曰「無譽」，又曰「亦可醜也」。生華不久，其此類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濟險也，而滅没其頂，凶也。雖凶而濟，險之至正也，不可咎之也，故曰「無咎」。古者有志之士，見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後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正之曰「無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原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

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重險也。八卦惟坎言習，餘卦皆不言，何也？非不可言，因義生言，餘卦文義，自不必言重習也。非八卦有異道也，六十四卦同此一道，而況於八卦乎？「習坎」之義，何義也？人心遇險而懼，懼而甚則亂，亂則或失其信，其心安能亨？有能在險中而不失其信，迹雖在險難而心亨，已難乎人矣，❶至於再遇險而亦不失其信，❷其心亦亨者，非深得其道成矣其德者不能也。❸大抵有志於善者，皆能履其初險，而至於重險則難，故聖人特於坎曰習，所以明其道也。得乎道則重險猶初險也，雖十百千萬險，猶一險也。人心即道，道心無體，無體則易猶是也，險猶是也，一險猶是也，十百千萬險猶是也，而況於「重險」乎？人人皆有此道心，而昏昏者衆，昏則亂，昏甚者遇險輒亂，不甚者重險則亂，惟不昏而常明者，雖歷十百千萬險而不亂，故於坎曰習，所以明其道也。不爲重險所亂，則無不通矣。夏《易》曰《連山》，以重艮爲首，則艮亦可以言連，今《周易》艮不言連者，山可以連，艮不可言連，取義不同，立言隨義，言異而道則一。「水流而不盈」，所以爲坎。人心本孚信，亂則失之。孟子曰：「周乎德者，邪世不能亂。」當重險之中而不亂者，有盛德也。道心無體，如太虛然，險難何能亂之？身則有體

❶「難」，四庫本作「離」。
❷「於」，原作「遇」，據四庫本改。
❸「矣」，四庫本作「全」。

者，身固不可得而亨矣。心則無體，無體則坎險不能陷，故常亨。言「維心亨」，則身不可言亨矣。孔子厄於陳蔡，畏於匡，而弦歌不衰，是遇重險而心常亨也。重險不得而亂，「剛中」之名於是乎著。既在險中，則當求濟其險，故曰「行有尚」。言往濟其險，則險可濟而有功，不往則險不能出，何功之可尚？難險非善也，而「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義又未始不善。半山曰丘，大阜曰陵。設險則城郭溝池之固之所設也。王公設險非私也，所以守國也。守國所以安民也，天下之大公也。王公所設之險，即天地之險，聖人比而言之，明三才之一體也。人情又概以險爲不善，聖人於是發明險之時用曰「大矣哉」，所以破人心之疑蔽，明大易之道也。天地之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理非易？何時非易？何用非易？易未始不一，人心自不一。人心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自神自明，自無所不一，有體則不一，無體則無不一。意動則昏，昏則亂，亂則自不一而紛紛矣。自不昏者觀之，重險之時大矣哉，有乎心亨大矣哉，行有尚大矣哉，六十四卦之用皆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則洊至，德行本常，昏則不常。人本不昏，意動則昏，不昏則未始不常。常德行，在我之水洊至也。人心既放，教者貴熟，一暴十寒，何以善俗？習則熟，熟則常。「習教事」，在人之水洊至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重險也，居險而能出險者，爲得其道。今居「習坎」之中，不惟不能出險，而又「入於坎窞」，「失道」故也，故凶。初六居下，故於習坎又有「入窞」之象。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在險中，所求僅「小得」。《象》曰「未出中也」，言未出險中。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來則入坎，之亦入坎。之，往也，外亦坎卦也，故曰「來之坎坎」，無功也。《象》曰「終無功也」，及六三又自枕于坎，不獨枕險，又入於坎窞，六三陰險不中，失道所致。然小人既以陷於此，豈無改過之道？聖人於是亦教之曰「勿用」。但一切勿有所用，則所謂失道之心熄，庶乎免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酒養陽，食養陰，故「尊酒」陽奇，「簋貳」陰耦。九五陽剛，六四陰柔，剛柔交際，君臣相親。已離内卦，有濟險之道焉，君臣一德一心，何險之不可濟哉？然上下方交際，六四當「用缶」，缶虛中，毋實己意，一觀夫君心之如何。從君心之所明者，納誠以咎之，則君臣一明，君臣益和，終無尤咎，險可濟矣。牖，明通之象。孟子因齊宣不忍於牛之心而啟之，以爲是心足以王矣，齊宣爲之興起，即「納約自牖」之道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雖得中道，陽德不陷於陰，有平險之功。而坎亦「不盈」，祇適平而

已，雖無咎而無大功。功之未大，由其中之未大也。《同人》曰「得中」，《大有》曰「大中」，得道固有大小深淺之不同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失道，與六三同，而禍又甚焉者，上六因陰而又陰，險而又險。陰險小人，處險難之極，故有「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之象。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麗也」，麗猶附也，又重明之卦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一也。離者，易道之異名也。三才無非易，而況於重明乎？始因離麗，指其同者以開人心。悟三才之未始不同，則萬物、萬事、萬理無不同矣，無不同者易也。今徒知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重明麗正，而不知其爲易之道者，實不識日月、百穀、草木、重明者也。重明，本明而又明也。人皆有明德，惟君子能明之，故《晉·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惟君子明之，衆人不能，則人雖有明德，又以能明爲善，故曰「重明」。人心非氣血，無形體，虚明神用，無所不通，意動故昏，一日覺之，自神自明，六通四闢，視聽言動，心思變化，無不皆妙，無不中正。其有小人略窺迂似，放肆顛倒於非僻之中，故曰「小人之中庸無忌憚」，是故重明之卦，利乎貞正。重明而不失貞正，則不入乎小人

之無忌憚，則得易道之正，正則無不亨通矣。重明以麗乎正，非作意而附麗也；「重明」而不失正，即謂之麗義。讀《易》者當悟斯旨，勿執其辭。人之常言，亦多此類。夫天下之人心，不可以力化，不可以權術化，惟可以德化。重明則不失德性之本明矣，麗乎正則所行皆正，明德達而布于天下矣。人人皆有此德性，惟昏故愚，其本有之德性，未嘗磨滅也。今也上之人重明麗正，達而行天下，則天下同然本有德性，無不默感默應默化矣。化成之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孔子於《孝經》，以孝悌言之，即重明之正化也。《觀・象》曰：❶「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道化之神，誠有不可測識之妙。離卦陰柔居中，離爲中女，柔體也。體之柔者，難以致亨，惟不失中正則亨。中正者道之異名，中言乎其無所倚，無所偏，正言乎其不流於邪僻，不倚不偏不邪，非道而何？得乎道而不能亨者，未之有也。「牝牛」，柔之象也。麗乎中正而後爲「畜牝牛」之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震》曰「洊雷」，《巽》曰「隨風」，《坎》曰「水洊至」，《艮》曰「兼山」，《兑》曰「麗澤」，獨《離》言「明」不言火，何也？聖人知繼明之義爲大，而兩火爲之物，繼明本一德，故曰「明兩」。明無實狀，雖曰兩，以發繼明之義，實無二體。作猶爲也，明兩爲離，立言之常也，

❶ 「象」，原誤作「象」，據文意改。

不必贅起其意。《象》以言「重明」而兼言「中正」，重明之告猶未甚著，故此復發繼明之義。「繼明」，猶重明也。人皆有明德，惟意動而昏，故不繼。堯聰明，堯不昏而能繼也。舜濬哲文明，舜不昏而能繼也。文王若日月之照臨，以文王不昏而能繼也。作好作惡，則昏則失。道心虛明，光輝四達，如水鑑，如日月，無思無爲，自無所不照，有思有爲則意動。知此則失彼，知一則失十百千萬，況所知之一，未必果知乎，而況於照四方乎？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道心不繼，不精一也。意爲人心，意不作爲道心。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離爲火，火性躁。履，行也。錯然而起意念每如是躁之性也，於其初也敬之，勿遂其錯然之過，則不放不逸，免於咎矣。卦取離麗離明之義，此又發離火炎躁之象爲義。易道無所不通，不可執一而論。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黄，中也。離，麗也。麗乎中道，故曰「黄離」。離，明也。明而不失乎中正，故曰「黄離」。離，火也。有火之明，不入於躁，是爲得中，故曰「黄離」。凡離之事無窮，黄中之道亦無窮。凡有意則有所倚，有所倚則有所偏，皆不可以言中。凡意皆不作，自然本明本神，自不偏不倚，而名之曰中，其獲「元吉」固宜，元亦道之異名，亦曰大，其獲大吉固宜。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此爻又取離爲日月之象。日過中

則昃，二爲中，三爲過中。「日昃之離」，將老之象。衰則老，老則死，一也。人之生如日之東升，壯如日之中天，衰如日之昃，死如日之西入。日有東西出入之異，其光明一也。生者，血氣之所聚，其性猶是也。老死，血氣之衰散，其性亦猶是也。性非氣血，無形體。有形體血氣，則有聚散，非血氣形體，則無聚散。愚者執氣血以爲己，故壯則喜，老則憂，懼其無己也。明者知性之爲己，性本無體，平時固自不立己私，不執血氣爲己。性如日月之常明，則血氣之或衰或散，固不足以動其心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庶乎愚者懼而思道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大君也，柔而在上。九四乃以炎上之性，爲暴爲躁，突然而來犯，天下之所共憤，大義之所必誅，故繼曰「焚如死如棄如」，謂可以焚而死、死而棄之也。《象》曰「無所容也」，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大君，爲暴虐之臣所陵，而六五柔弱莫能制，惟「出涕沱若」，又「戚嗟若」而已。然亦吉者，何也？君臣，天下之大義。君者，人心之所共戴，雖柔弱非剛暴之君也。而九四以臣犯君，人心之所共憤，故九四終於無容，六五終於不失其位而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麗。以其麗王公之位，故人心憤其臣之逆而共誅之也。苟非王公之位，則人心未必如此共憤之甚，加以柔懦特甚，難保其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爲甲冑，爲戈兵。甲冑，外剛而堅也。戈兵，其性鋭也。此爻取甲冑戈兵之象而言出征，備明離卦之變義也。征伐，非王者之本心也，不得已而用之。《洪範》八政，師居其末。此爻一卦之極，事至於極，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以至明之王，行不得已之征，上合天心，下合人心，宜其有嘉而又折其首，不及其衆。非吾之醜類則獲之，苟不逆命，即吾類也，宥之可也。如此則雖用戈兵，人無怨咎。《象》曰「以正邦也」，明王者之征，所以正邦，非有他也，非行其私忿也，非黷武逞欲也。

楊氏易傳卷十

楊氏易傳卷十一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艮下兑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卦之象，上六之柔，有自下而升之象，九三之剛，有自上而下之象，是謂「柔上而剛下」。剛柔陰陽，二氣感應以相與，艮止兑説，説出艮止者，其咸之道歟？亨利貞歟？變化之神歟？夫既以感應相與而説矣，而曰「止」者，何也？豈始説而終止邪？今曰「止而説」，言乎止而不動而又説爾，非止與説離而爲二，止與説合而爲一也，如水鑑中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説之道乎！人心皆有此妙，而自不省不信者，何止百人而九十九也！歸妹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艮少男居下，兑少女居上，男下女之正禮也。言乎其禮則男下女，言乎其義則止而説，一也，皆正也。如此娶則吉，不然則不吉，小不然則小不吉，大不然則大不吉。舜「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止而説也，貞也，吉也，天地之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一也，男女之相感，即君民之相感。感應之機，神不可測，雖感應而遂通，自寂然

而不動。省此機者，則止而說，則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志有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爾。」人心自善，自神自明，惟昏故亂，一日感之，則固有之機忽發，默感默應，自和自平矣。何獨人心？舉天下萬物之情皆然。何獨萬物？天地亦然，惟此感應之妙，變化之神。知天地萬物之情，則知己之情，而大易之道在我矣。目之所以視者此也，耳之所以聽者此也，口之所以言者此也，心之所以思者此也。不知其所自來也，不知其所從往也，雖視聽言動之神，無體也。此其神也，雖聖人不能自知也，而況於他人乎？「不識不知」者，文王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孔子也。三才一也，古今一也，動静一也，晝夜一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甚卑，山則甚高，今山上而有澤焉，氣之所感也。氣虛故通，人惟虛故能受，植己私焉窒其中，則安能受？人心自虛，自無體，自廣大無限量，意動而窒，始好己勝，始恥於從人之言而不受，而愚而闇而亂矣。「君子以虛受人」，非本窒而强虛也，不失其本虛爾。因愚衆之窒，故言君子之虛。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爻取一身爲象，初六最下，有拇之象。其拇感動者，「志在外也」。其動也微，故不及吉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自拇少升而上則腓。人之行，其腓先動。止者道也，動非道也。道心虛静，感而斯應，迫而後起，及其意動而

逸，則不待感迫而先動如腓矣。然艮體止，亦有居之象。知動之非，能居則轉凶爲吉。居，止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自腓而上，其爲股乎？股雖不至如腓之先動，而亦非静止者，故曰「亦不處也」。處，止也。股專於隨人而動，故曰「執其隨」，執此而往，良可羞吝。夫咸感之道，雖戒躁動，矜去己私，❶感而斯應。然亦志於隨者，「志在隨人」，則全無主本，失道從人，「所執下矣」。堯舜之舍己從人，非隨人也。舍己從人者，其中虚明；志在隨人者，室闇而已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初拇，二腓，三股，五脢，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辭亦言心之所爲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氣血，非形體，惟有虚明，而亦執以爲己私，若一物然，故聖人去心之名，庶乎己私之釋而虚之神著矣。九陽明，有貞正之象，而四又陰闇，明未純一，意不能不動，未能無悔，而陽明貞正，其悔終亡。《象》曰「未感害」者，意雖動而未發於言行，未達於外，故「未感害」。夫能勉而貞正，雖可悔亡，苟於貞正之中，意念擾擾，「憧憧往來」，則隨其所思而「朋從」之，雖貞正亦未光大也。言念念動，朋從之多，不可勝紀。或意謂若是者爲仁，又謂若是者爲義，又謂若是者爲禮，又謂若是者爲樂，於仁義禮樂之中，又

❶「矜」，明刻本、四庫本作「務」。

各曲折支分之，意度不可勝紀。於是雖有得乎「一以貫之」之説，又亦不免乎意。意以若是者爲一，若是者非一；或以爲静，或以爲動；或以爲無，或以爲有；或以爲合，或以爲分；或以爲此，或以爲彼，意慮紛然，不可勝紀。苟爲正而若是，亦「未光大」矣。光大之貞，不勞外索，不假思慮。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每每止絶學者之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舜知此心之即道，故曰「道心」，直心爲道，意動則差。愛親敬親，此心誠然而非意也；先意承志，晨省昏定，冬温夏清，出告反面，此心誠然而非意也；事君事長，此心誠然而非意也；忠信篤敬，此心誠然而非意也；應物臨事，此心誠然而非意也。如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深而通，❶茂而有間」，是謂變化云爲，不識不知，一以貫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心之上口之下曰脢。脢者，無思慮，無營爲之所。雖感而無應，雖静而無用，雖無悔而非大道，故曰「志末也」。末，爲言卑之也。何謂大道？孝悌忠敬，交錯泛應，喜怒哀樂，云爲思度，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説也。

上體之上惟輔頰舌，有咸感之象。輔頰之中有舌，爲言感人，以言不由乎

❶「通」，原誤作「道」，今據四庫本改。

中，「滕口説也」，鄙之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卦之象，九四之剛，有自下而上之象，初六之柔，有自上而下之象，又震長男而在上，巽長女而在下，剛上而柔下，得體之正，得理之常。然上下之情不相與則不和，不和亦不能恒。雷動風作，率常相與，巽而動，不忤，六爻剛柔皆相應，如此則可恒矣。久者必亨通，

雖亨通又必無咎而後可。其未免於爲人所尤咎，猶爲未可也。亨通無咎矣而未正者容或正之，蓋不拂乎人情者，亦亨亦無咎而未貞正。誦王莽功德者滿天下，而莽非貞正。必亨、無咎、利貞而後爲道，而後爲久於道也。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必如天地之久，而後始全乎恒久之道。三才未始不一也，惟人因物有遷，意動而昏，而後裂而爲三也，不遷不昏，則未始不一。人心之神，不可測也，不可知也，無體也，莫知其鄉也。三才一體，豈不實然。「恒，亨，無咎，利貞」，則「利有攸往」，而無所不通，無所終窮矣。「終則有始」，無窮之道也。此事雖終，後事復始，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相推，循環無端而莫知已極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初無深義之可求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亦無深義之

可索也。得天，麗乎天也。變化，寒暑温涼之變化也。「久照」者久照也。「久成」者久成也。日月即四時，四時即聖人，一也。是道也，至人久焉，賢人亦久而未盡乎久，未盡乎久則未精一，未精一則其化也淺。惟聖人久於其道，全體爲道，全心爲道，即日月四時，四時即天地，即天下之心。聖人運天下同然之機於上，而天下默應默化默成矣，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曰神化。「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恒，無所不通，無所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虚名，曰易曰道，亦其虚名。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此非訓詁之所解，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非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静論。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天下萬物，皆有其序。不由其序而遽求之深，皆不可也。其於事則其進鋭者其退速，其於人情則相與未久，相知未深，而遽求之深，則彼將不堪，將莫之應。浚，深也。遽求深入，雖貞正亦凶。始求深入，多由貞正之人，執正義而爲之急也。易之道不如此，惟時惟變，不主一說，天下之大用也。用小道者，雖正猶凶，猶無所和，❶故孔子止絶人之意、必、固、我，其爲害道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陽明之臣，事陰柔之君。陽非臣道之恒，有悔之道，今也能久於中，故悔亡。其在進德，九陽二陰，駁雜未純一，有悔，能久於道，其悔終亡。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既有不善，豈能無悔？然能「久於其道」，至於「三月不違仁」，則悔亡矣。過三月雖不無違，違則不無悔，而益久當益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不得中道，而陽性多動。不能恒久之人，尚不可以作巫醫，則何往而不「承之羞」？雖中於貞正，既「不恒」矣，亦吝。孔子曰：「人之所助者，信也。」不恒不信，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陰位也，今以九居之，「非其位」也。非其位者，非其所也。非其所，謂「久非其道」也。既非其道，雖久之安能得禽？言無功也，言其徒久而無成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

❶「和」，四庫本作「利」。

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亦得中道，且得靜正。六有柔靜之象，而專應九二。天下固有靜正之德而未剛大者，如六五之「恒其德，貞」是也，故婦則吉。以婦人之道，從一而終也。至於「夫子」，則當「制義」，當有剛健無所不通之德，而專靜柔從，則爲凶也。道心中虛，何剛何柔？虛名泛應，無所不通，而知剛知柔之德，隨時而著，初不用毫髮之思慮。氣質之拘者，養德未成，弱質未成，六五之「恒其德，貞」是也。惟養德之成者，氣質盡化而爲天德，故無所不通，無强無懾。剛健柔順之德，無非變化之神，此聖人之道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振動也。震卦之上有震象。❶夫初六始而遽求「浚恒」則不可，今至於其終而猶震動其恒，未純未一，則「大無功也」。凶，凶道也。學者於此而進德未純一，殆未至於凶，故悠悠不學也，孔子獨於顏子稱「好學」者，此萬古之通患。孔子聖人而發憤忘食者，何爲也？懼其至如此也，故自「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其功大成也。得道則吉，失道則凶，甚可畏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

❶「上」，原作「吉」，據四庫本改。下「震」，四庫本作「振」。

之時義大矣哉。

陽爲君子，四陽雖多，勢則外往也。陰爲小人，二陰雖寡，勢則内來也。是故君子當遯，遯則亨通之道，不遯則與小人争，取禍之道也。然剛當位，君子猶居位，人心猶應，與時偕行，隨宜而施，亦可也。曰「小利貞」，則亦不大利於貞正之道矣，以小人浸長，乘時得勢，不可制也。方是小人浸長，君德可知，姦狀百出，亂政日滋，君子方遯，事情擾擾。處此往往不無動於意，隨於事而往，聖人於是乃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謂夫此時之義至大也。至大者，極其不可形容之辭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夫哀樂相生，人皆以爲可見可聞也，孔子曰不可見不可聞，則小人浸長，君子好遯，雖擾擾萬狀，孰謂其可見可聞乎？此非訓詁之所解也，非思慮之所及也，惟心通内明者自知之，惟可曰「大矣哉」而不可復加之言也。某自弱冠左右，讀孔子「一貫」之語，堯舜「執中」之誨，常疑先聖啟告之未爲詳明。及微覺後，始知前聖之言，及此已詳矣，復加焉則非矣。則思慮之所及爾，訓詁之所言耳，非「大矣哉」之道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君子未嘗惡之也，而自遠自嚴，此易之道也，此非君子以權術待小人也。人心無我無體，自神自明，由中心而達，自無適而不當，寂然不動，無爲而自不惡自嚴自遠也。使後世之君子，皆同此道，則於小人何怨？此遠遯小人之一義爾，非謂遯卦

之義盡於此。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尾居其後，言乎遯之遲也。初爻而曰遲者，初係内卦，二陰爲小人，居内勢浸長，初居小人之中而未遯，爲遯之尾。遯諸爻以遠於陰爲善，故初爲遯尾，爲危厲。戒之「勿用有攸往」者，此往謂進，蓋内卦惟二爲中而猶居下位，故尚德言往進。孔子爲乘田委吏之時，必無出位干時之災。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黄，中也。牛，柔順之物。革，堅固之物。二居中，有道之象。六與二皆陰，有柔順之象。二正在内卦之中，正與小人並處，非遯者，故爻辭不言遯。柳下惠當之，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是爲柔順，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故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偏於和矣，是爲中，是爲「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言其堅貞不移之至，不可勝言。然自古以來，安得人人皆如柳下惠德性自然、無勞固執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利勢易以動人，而況於日處其中，則固志難久，執之之堅，誠不可不謹也。意念一動，即化而爲小人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與二比，九陽與六二之陰相得，而九三陽爲君子，雖知義所當遯，而尚不忘利禄，有戀係之意，故曰「係遯」。初六雖遯之遲居後，而無陰陽相得、戀係於小人之象，故初止於厲。而九三「有疾厲」，明其已得自有患疾。《象》又

曰「有疾憊也」，言其憊弱，無剛毅之德，不能決去也。其曰「畜臣妾，吉」，臣妾賤者，畜養於人者，❶戀而不思去，則爲忠愛其主，則爲吉也。此至賤之義，不可施之於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已入外卦，有「好遯」之象。然君子則好遯而吉，若小人則不然也，謂小人則不能遯也。九四與初六相應，此一小人不能遯之象。大凡人情之乖違者，皆當遯避，小人與小人乖違，亦當遯，小人溺於利，故不能遯。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爲遯之嘉者。何謂嘉？九五剛當位而應，非早遯者。小人之勢，雖已得位而浸長，位猶在下，猶須命而應。九五雖欲遯而義猶未可去，猶可隨時而行。《彖》既言之而此爻又發其象者，筵於爻爲急急，此事變之大者，故不得以重復而廢也。又貞吉之義，《彖》所未言，故并發之。自古大臣知小人之勢長，已位莫安，陰相結納，永固其位，其志不正者多矣，斯義詎可不特省？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肥遯，若爲一卦之善也斯舉矣。其遯最早，與小人一無相涉之迹，不與二陰相應也，故無所不利。《象》曰「無有疑」者，無可疑之迹也，無與小人相涉可疑之迹也。

楊氏易傳卷十一

❶「人」，原作「父」，據四庫本改。

楊氏易傳卷十二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陽爲大，陰爲小。君子爲大，小人爲小。大壯在天地則爲四陽之長，陽氣甚壯；在國則爲君子以類進，其勢盛壯；在德則爲得大道，剛健變化。孔子三十而立之後，有不可摇奪之壯也。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天然義見，故曰「剛以動，故壯」。其在德也亦然，能柔不能剛，非大德也。道心無體，神用無方，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窮，於是名之曰剛。應酬交錯，變化云爲，名之曰動。因其動而知其不可屈，不可窮，故又曰壯。是三者名殊實同。其曰利貞者，利於正也。剛壯而不出於正，非道德之剛壯，乃氣勢之剛壯。忤人傷物，取禍之道也。君子之道雖長雖盛壯，苟其行有不正，則小人得以候其隙，執其短，君子反受害。德雖大而不出於正，縱心於規矩之外，世所謂道家者流，間有之，而人心不服；孔子謂悖德悖禮，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世所鄙賤，非大壯，非大正。孔子大正，故當世尊信，壯孰甚焉。聖人於是又闡明正大之道。大與正初非二物，皆道之虚名，道之異名，人自有二，道無

二，道心無二，人心有二。正大之道，即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即萬物之道。此止曰「天地之情」，不曰萬物之情，以萬物之情有不正，故不言也，非天地萬物之道果有異也。内心明通者，不於此而疑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君子體壯，以自勝爲强，故「非禮弗履」，正將以行禮也。如古所稱：「日莫人倦，齊莊整齊而不敢解惰，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斯言則正矣，殆非聖人之言也。禮者，人心之所自有，不可言敢行也。《周禮》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記》云「著誠去僞，禮之經也」。敢行之云，乃爲僞也。《易》曰「君子自强」，乃自强也，非强於外也。或疑君子取象必與象同，是不然。「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亦未嘗與象齊同，矧天人一道，不必執取象之説。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居下，有趾之象。九有壯之象。陽實又有孚之象。方在下，未宜壯也，而遽於爲，決意前往，征，往也，其凶也宜然。此等人必巧黠圓變之士，蓋愚質拙貞之人，其忠信可守。而果決妄發，孚以致凶，是爲孚信之窮，故《象》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惟言貞。貞，正也。由正道而行爾，不置毫髮己私焉，故吉。《象》曰「以中也」者，明其

不作意，一無所借，斯見所謂正道也，中正非二道。二柔而中，有不用壯之象。君子勢雖壯而不用其壯。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雖益進，勢雖益壯，君子之心未嘗以爲意焉，惟小人則自嘉己勢之壯，而益肆益壯，是謂「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罔，無也，無則不必言用，對小人用壯爲言，故言「君子用罔」，言君子之所用，異乎小人之用也，君子則用無，故《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不復言用矣。如其用壯，雖貞正亦厲，如「羝羊觸藩，必羸其角」，未有用狠力而能濟者。九四奇畫，横截其前，觸藩羸角之象。以九居三陽，又乾體之極，又過，有「小人用壯」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未得中，九陽用壯，本有悔，而四陰以柔居之，用壯不過，非行其私者也，故爲貞正而吉，故悔亡。惟其如是，故能藩決而不羸。大車而壯其輹，益可通而無阻。九三用壯，其害如彼。九四濟以柔，其吉如此，不特不羸而已，尚可以復往而進也。六五居前，耦而虚，有「藩決」之象。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陽壯有羊狠之象。勢壯用壯，人情之常。使物用壯，殊爲難也。今六柔順，五得中道，喪羊之壯，甚易然者。道心中虚，無體無我，壯無從而生也，不勞遏抑，而自無壯之可用也，故最爲「無悔」。「位不當」者，亡樂道亡勢，虚中無

我，雖居是位，如不居是位也，不以己當之也。有其我則當其位，當其位則居其勢，居其勢則用其壯矣，安能喪羊於易哉？大抵二五之中，似有得道之象。此爻貞得其道者，以「喪羊於易」而知之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雖陰，而居卦之極，壯之極，震之極，亦有「羝羊觸藩」之象。虛氣壯往，則不能退，用壯者必不濟，故不能遂。進退無所利，然能克難則吉。六柔體有艱象。其曰「不詳」者，極壯極震，極矣，故不審詳也。觸藩之患，在他卦則凶，在大壯則得時得勢，故止於咎厲。咎者衆非咎，艱則不用其壯矣，故轉咎爲吉，不長矣。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惟安康之世可進，故曰「康侯」。古諸侯皆仕於王朝，商紂之時，文王以西伯與九侯、鄂侯同爲商朝之三公，崇侯虎亦同朝，周亦多用諸侯輔政。離出地上，言乎人臣知己德之不可不自明也。己德明而後可以進而輔其君也；己德不明，則不能自治，何以啟其君？何以治國？何以治天下？明而未順，其明尚蔽，曰明曰順，皆所以明晉之道矣。明矣順矣而有麗，非大明之君，則亦難於進。以明順之臣，而又麗乎大明之君，故「柔進而上行」，上行者，其道行

也。道行乎君也，故康侯用此晉卦卦象之義，而能致「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蒙君眷，禮也。馬應有柔順之象。「晝日」有大明之象。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人皆有明德而自知者鮮。自知者已鮮，而能自昭而求無蔽者又鮮。何謂自知？人心自神自明，自廣大，自無所不通，惟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孔子所以每每止絶學者之意，他日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皆意之類，皆意之别名。孔子每每止絶學者四事，門弟子不勝其紀，故總而記於此，此萬古學者之通患。箕子亦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意象不作，而本神本明之性，自無恙矣。變化云爲，自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矣。孔子又曰「主忠信」，忠信者，不詐僞而已矣。不詐不僞，實直無他，何意之有？何思慮之有？純然本明，何假求索？六通四闢，何假計度？是謂自知，是謂知及之。此雖能自明，而未保其常明。雖變化云爲，無所不通，而與物交擾，其間不能無動。未盡仁者寂然不動之至，是猶有或蔽而不明之瑕，亦未可謂能全其明，故亦未可謂自昭之道。惟既明而常明，則進於三月不違，久全乎輝光日新之本德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與九四爲正應，故「晉如」。而九四離性炎上，不應乎初，故又有「摧如」之象，言其見摧抑也。一進一退，皆

其外物，不足爲意，但自行其正則吉，故曰「獨行正也」。雖不見乎信，而初六未受命，無官守，無言責，甚寬裕也，故無咎尤。如已受命，有官守，有言責，則一不見信，即不得其職，即當去。信不得其職而不去，是戀固利禄，公論所不容，難乎免於人之咎議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已進而得位矣，故曰「晉如」，而六五不應，故「愁如」。知六五之不應者，二陰有不相應之象，一陰一陽有相應之象。然而六二得中正之道，中正者無不獲吉，故受大福於其王母。介，大也。六五陰而尊，又離體而明，有王母錫福之象。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母，大抵王母者婦人居尊之名。古聖作爻辭，所以備天下之事變，故及此。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人臣事君，竭力至於過中，似不能無悔者。三有過中之象。而坤爲衆，羣承耦比，有「衆允」之象。衆咸信之，故「悔亡」。上九正應，有「志上行」之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陸德明云：五技鼠也。《本草》：螻蛄，一名鼫鼠。許慎《說文》云：「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楊倞所註本《說文》。吾鄉樓尚書亦注《說文》曰：「異乎《詩》之碩鼠。」九陽，有進象。四，陰也，有不終進之象。居大臣之位，欲有所爲以輔國安民者多矣，而終於不能有所爲而姑止者亦多。

固如鼫鼠，夫其才智不足以當天下之重任，則不可以居大臣之位。大臣者當以道事君，使天下之民無一不被堯舜之澤，乃稱其職。今也欲爲而不能，欲進而不得，以其所居之位不當如是也，故《象》曰「位不當也」。若是者，雖貞正而非好邪，然亦危厲，於本職有闕，禍將及之矣，有危亂之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有懦柔之象，五有動静之象。五，陽也。人君陰柔而懦，有悔之道，而終於能進而有爲，故「悔亡」。夫柔懦而欲其所爲，必多疑二憂慮，故勉而進之曰「失得勿恤」，言不必以失得爲憂也。恤，憂也。但「往吉，無不利」，亦誘進之言也。夫其所爲，其間曲折萬狀，其得其失，不可必也，而遽使之勿憂，必曰「往吉，無不利」者，何也？《易》，占筮之書也，聖人因以通之，使歸於道。卦六十四，爻三百八十四，因事變情理之不同，故隨宜以啟告之。一爻之辭，豈能周盡曲折萬變之理？《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易》凡言有慶有喜，喜小慶大，君之所及者大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角者，上窮之象。天下事不可窮也，上窮不已，維可用於改過。伐邑，自攻治其己也。自攻治己過，則窮治不解爲吉。雖攻己太急，亦恐亂而不堪，然大體則吉，雖爲貞正，亦異乎蒙之「養正」矣，故吝。吝者，小疵象。言「維用伐邑」，自治己之外，皆不可用，則其道亦未光大。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 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夷，傷也，明德見傷夷之卦也。上坤下離，明入地中，是爲明夷。内雖文明，外則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知文王之蒙難而已，不知即大易之道也。明夷之時，利於克艱而不失貞正。晦其明，❶謹而不敢發也。惟尚乎艱，不言乎退，義有未可去者。居乎内難之中，其志常正，箕子以之。人知箕子居難而已，不知即大易之道也。

《象》曰：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莅衆之道當隱晦己德，詢謀從衆，惟其中不失其明，是非賢否不可亂。莅衆之道也，非明夷之道也，而聖人乃云者，所以明不一之義也。明入地中，亦有「用晦而明」之義也，其義不同，其爲大易之道無二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德見傷，引而去也。「垂其翼」，隱其去迹，使不見其飛也。居内難之中而遽去，不可速也。「三日不食」，義當速也，故曰「義不食也」。君子初未嘗置己意於其間，苟彰彰然著其引去之迹，是謂「有攸往」，是謂不垂其翼，主人將有言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夷於左股」，言傷不至甚。左不如

---

❶「晦」，原作「悔」，此引《象》辭，當作「晦」，據改。

右，力尚全，右股可以行也。居内難之中，引去宜速，左股既傷，用拯壯馬以佐其速則吉。六二之所以雖傷而不甚、不失其吉者，順以則也，不失其道也。凡二五多有得道之象。道心行乎患難之中，其行其止，其久其速，自不失其則，自柔順而不忤。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大抵内卦之極多有變。明德之見夷傷，今乃變而「南狩」。南者，亨通之地。離，南方之卦。「得其大首」，湯武之得桀紂也。舊染汙俗，不可疾貞，故周之治商頑民，知其深染，不可速化，寬以教之，歷三紀而始變。《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者，不在乎位也，在乎道也。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此聖人之志也，此聖人之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坤爲腹。四陰邪不中正，有入左腹之象。九三奇畫爲阻，有門庭之象。明德遭夷傷而退，至四已出門庭，而在外卦矣。夫其傷明德者，小人也。而小人之徒如六四者，乃致其巧，乃深入明夷之左腹，深得其心。彼明德者多醇正，往往雖已遭出逐，未悟其奸，往往多墮其計中而不知。曰「獲心意」，言其入之巧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居大臣之位，故有六五之象。箕子不死又不去，居難而不失其貞。居難而失其貞者畏難，故曰「明不可息也」，一息則入於不正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

失則也。

上六，坤卦之極，有「後入於地」之象，故聖人發此義。初明後晦，亦明夷之變類之也。「惟聖罔念作狂」，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舜告禹以「惟精惟一」，益曰「儆戒無虞」，又曰「無怠無荒」。凡是深知聖狂之分，其端甚微。禹告舜曰「安汝止」，舜告禹曰「惟精惟一」。此心常安，則常無所不照，一不安於止，微動其意，則如雲氣忽興，日月昏晦。古人所以兢兢業業者以此。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卦辭惟言「利女貞」，深明家道之亂，多由女禍，此萬世之通患，治家者不可不念，不可不謹。謹之之道，莫尚乎禮。「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不可遊庭，出必擁面。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男女之正，天地之大義也。男陽爲天，女陰爲地，斯義豈不昭然？而或者歉然自以爲不足以與此者，邪僻之習錮之也。人心即天地之心，晦昧者以思慮爲己之心，故紛紛擾擾，如雲翳日，如塵積鑑。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箕子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好惡、思慮不作，而本心無體，清明在躬，其謂「男女正」爲「天地之大義」，亦何愧？父母，一家之君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其家之不正，而欲求天下之正，是無源而欲求流也，無

根本而欲求枝葉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言有物」，非無實之言。「行有常」，非設飾之行。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語，切切檢防。其家之長上敬恭者，其子弟必不多傲；其長上寬厚者，其子弟必不多急。長上儒雅，子弟亦儒雅；長上武勇，子弟亦武勇。以至字畫相似，氣貌畧同，神化心傳，誠有不令而行之妙。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初。及其心志未變而閒之以禮，使邪僻之意無由而興，而悔可亡矣。不曰無悔，而曰「悔亡」者，以治家之難，難乎無悔，故止曰「悔亡」。以帝堯大聖而不能免丹朱之朋淫，以周公之大聖而不能免管、蔡之興辭，然則難乎言無悔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居内卦之中，妻道也。妻道不可遂事，未嫁從父，已嫁從夫，禮也。妻道惟在中治飲食之事耳，故曰「在中饋」。妻道雖柔順，不可失正，非一於柔從而不問邪正也，故曰「貞吉」。「順以巽」者，妻道之正也。爲夫則制義，爲妻則順正，一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過於嚴也，故有悔，亦危厲，然終吉。若「婦子嘻嘻」然不肅敬，

則終吝。悔生於大過，吝生於不足。九三重剛過中，有過嚴之象。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與四皆陰柔，而又巽體，柔順之至也。順則和，和則富。諺云：十人十心，無財市針；十人一心，有財市金。此語屢驗。《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大也。王者大有其家之道，以天下爲一家者也。或者往往憂慮一人之智力，安能撫愛天下如一家？雖竭庫胡能周之？於是不敢作此念，不能盡假大之道，故聖人釋之曰勿憂恤也。假大之道自吉，孔子又從而詳釋之曰「交相愛也」。惟君民交相愛之心如一家爾。言其心也，不言其人，人衣而食，如家人也。《書》曰「不自滿假」，《詩》曰「假以溢我」，又曰「假哉皇考」，皆取大義。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九三重剛，故有過嚴之象。上當六位，非重剛也，況居巽，故上九之剛，惟有「威如」之象。雖不用威而如威者，德威也。德威無他，惟誠心於善而已矣。善心誠實，人自信服。孚，信也。家道難乎其齊，以嘻嘻爲吝，故以威如爲吉。夫不用威而如威，其初未見其齊一信服之效，久斯見矣，❶故曰「終吉」。威如之道，非用威於外，反身修德，人自信服。

楊氏易傳卷十二

❶「久」，原作「九」，據四庫本改。

楊氏易傳卷十三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説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離火自炎上，兑澤自流下，睽之象。曰離爲中女，兑爲少女，「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女子有行，各從其天，此亦睽之象也。然卦象之中，亦有「小事吉」之義。兑，説也。離，麗也，明也。和説而不忤乎物，而又附麗乎明哲之人。六五又有柔進而上行之象，上行亦得其勢矣。五又得中道，又應乎九二之剛。備此數者而止可以小事獲吉者，以在睽之時故也，以其質柔故也。睽之吉，其事甚小；睽之時用，其道甚大，何也？天高地下，睽矣，其造化之事則同也。男陽女陰，睽矣，而夫婦之至，通和而不睽也。萬物不勝其睽異矣，而其事則類也。萬物雖多，不出乎八卦之屬，雖鳥獸草木昆蟲之微，各從其類。八卦又不出陰陽之二類，陰陽又不出易道之一類。曰同曰通曰類，姑以曉天下之瞶瞶者。昏昏不可遽盡告之，盡告之將駭而不信，聖言將不行於世，而況筮者多逐逐滔滔之徒乎？聖人亦非不盡心告之，告之有序云爾。類則通，通則同，同則一者，非合而爲一也，未始不一也。

人心無體，無體則無際，無際則天地在其中，人物生其中，鬼神行其中，萬化萬變皆在其中，然則何往而不一乎！如人之耳、目、口、鼻、四肢雖不同而一人也，根、幹、枝、葉、華、實雖不同而一木也，源、流、瀦、派、洑、激雖不同而一水也。人唯意動而遷，自昏，自亂，自紛紛，而不昏者自不覩其爲異也，終日應酬交錯，如四時之錯行，雖未嘗無喜怒哀樂，如雷霆風雨露霜之變化也。《易傳》曰「變化云爲」，至言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用者，運用通達之稱。乾之所以用九者，此也；坤之所以用六者，此也；三百八十四爻之九六，皆此用也。此用不可以心而思也，不可以力而爲也，不可以目而見也，不可以耳而聞也。故孔子告子夏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象》已言其同，此又言其異，言同可也，言異亦可也，故曰「以同而異」。以同而異，雖異實同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異也。道心之中，固自有如此之異用而非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道心之中，固自有如此之異用而非異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無思無慮，是謂道心。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由天命而行之，自無不利。人自起心，妄見妄疑，妄作妄止，而人心益昏，天道益遠而人禍至。夫人失其御，故喪其馬，逐則馬逸，愈不可追，「勿逐自

復」。九，天之道。然天下之喪馬而能不逐者寡矣。得失累其心，疑不逐則不復，後悔無及，故多逐。聖人直告之曰「悔亡」，言他日不至於有悔也。「喪馬勿逐」，當自復也。人有乖睽之時，遇惡人，惟見之則免咎，不見則有咎，是又以美惡累其心，疑其不可見而止，故亦直告之曰「悔亡」，「見惡人無咎」。《象》曰「以辟咎也」，言止於辟咎則可，苟有利心焉則不可。孔子無利心，故見季康子，康子不悦，孔子又見之，而不失其聖。苟以利心行之，人人視己，如見肺肝。「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初與四兩陽不應，有喪馬之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與六五應，「遇主」也。睽乖之時，致曲以事者，「於巷」也。孔子因南子以見衛君，無咎也，未爲失道也。由道心行之，無非道者，乃天地之變化也。苟動於意欲，則爲人心，爲利心，爲失道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與上九正應，欲往從之，而九四阻其前，故「見輿曳，其牛掣」。以牛駕車，牛掣則輿曳而不得進矣，不特爲阻而已。而九四之陽，與初九皆陽，既不相應而近比六三之陰，陽欲得陰，而六三正應乎上九，不從乎四，四陽剛居上，且傷之矣。四臨三上，有天之象。三見傷，不得上通於上九，有「鼻」之象。劓刑其鼻，鼻者上通之物。此其所以爲睽也。然邪不可以滅正，睽極必通，故曰「無初有終」。《象》曰「位不當」者，言

六三所處之地不當，既居乎剛暴之間，宜其阻傷也。曰「遇剛」者，終遇上九之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與初皆陽，兩陽無相應之象，故「睽孤」。然初九陽明，有「元夫」之象。其睽也，未相知也，一日相知，其心則交孚矣，雖居睽乖危厲之時，亦「無咎」。賢者之志，所以寡合獨立，非絶物也，已志乎道，無同志焉故也。無同志則豈能以獨行？今得元夫交孚，則道可行於天下矣，故曰「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悔亡之義，已見初九爻。嘗觀人心固有彼己之情，俱無他意，徒以因事起疑，因疑生睽，遂至失人失賢失天下之大利。睽疑之情，六五有焉。二五本正應，徒因九二、六三有相比之象，故六五疑九二之失正而不往，遂成乖睽，故聖人之悔亡，不必疑其有悔。宗指九二。膚，柔脆，六三象之。九二中正，噬六三而不從不正。五若從九二，何咎之有？六五之君，能用九二之賢，則澤被天下，民咸賴其慶矣。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六五當先往。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睽疑之極，不可告語，本與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二陽之間，陰陽有相得之象，見豕首趨下，疑其下比於九二，又「見豕負塗」，疑其上比於九四。鬼無形，安可載？見其「載鬼一車」，明其疑，疑結以無爲有。六三與上九本正

應，初疑故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睽極亦通，故後説弧而不射。六三乃不與寇爲婚媾，不與二、四親比，能守乎正。上九若往從六三之正，和而雨則吉。陰陽和則雨至，至則羣疑亡矣。明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無事，徒以不明，因迹起疑，因疑積意，遂至於此極，百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此卦上坎下艮，坎正北，艮則東北之卦，爲蹇則坎艮，不蹇者其西南乎？是故卦「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大人有大德而在位之稱也。平蹇之難，其惟大人乎？見大人則可以得位，可以正邦矣，故曰「貞吉」。夫見險而止，凡衆之所知也，何能之有？何知之有？而《彖》曰「能止，知矣哉」，何也？智者初無奇智，鉤深而索微也，不昏而已矣。凡衆之心，即聖智之心。衆人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動於利而昏，動於害而昏，愈動愈昏，則雖有險而莫之見，安其危而利其災。而聖智則不然，意未嘗動，故事未嘗昏。衆人於是有愚之名，智者於是有智之名，非智者之特明，乃衆人之昏爾。孔子因東南西北之象而發其義曰：自春之始於東而中於西南，窮於東北，則西南有中之象，東北有窮之象。惟道爲中，失道則窮。無

意，無必，無固，無我，則中。作好作惡，有意、必、固、我，則窮。有意、必、固、我，則有所倚，則有所偏，非中。無意、必、固、我，則無所倚，則無所偏，故名之曰中。微起意焉，即昏即不中，則不能見險而止，則蹇而愈蹇則窮。蹇之時用，其詳釋已見於睽前諸卦。六十四卦也，坎、睽、蹇皆非善吉之卦，凡衆於此，往往礙於險，雖勤於憂思，❶汩於事情，安知爲至大之道哉？故聖人特明之，使天下後世知如坎如睽如蹇之類，無非大易之妙，不可以爲險難憂思事情也。不特此，凡曰時曰時義與其餘不言之卦，皆一也，皆大也，皆易之妙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蹇象甚明。君子遇蹇難，則反諸身，懼己德之未善也，懼己德之有缺也，懼己德之猶有違而致此也。未善也，有闕也，猶有違也，則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卦解及《象》未發此義，故於此發之。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坎險在上，故以遠險爲善，往則陷於險，來則獲譽。蓋往者見利而往，來者不動於利而來，故譽。「往蹇來譽」，則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應乎九五之君，見入乎蹇難之中，雖蹇之又蹇，終不退縮，匪躬之故也。爲君也，苟徒爲其身而蹇蹇，則没於利也，安能免夫人之尤議。

❶「雖」，明刻本、四庫本作「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往則入坎險中，來則反是。九三居下卦之上，二陰之所喜也，陽陰有相得之象，二陰順承于下。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居二陽之間，皆阻蹇不通，故往則蹇，來亦連禍。往來皆不可，則當不動自實也。實有安正不動摇之義。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正居坎險，大蹇之中朋來，當蹇難輻湊而來，其事衆多也。《象》曰「以中節」者，言蹇難雖多，而九五得中道，一以中節之。節者，制之節之正之治之也。中者道之異名，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無所倚，無所偏，無所黨，自然無所不通，是之謂中。雖居大蹇朋至之中，如鑑照物，應酬交錯，靡不適宜，自足以節制之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天下之事變無窮，不可以一定論。此卦在上、初與三四，皆言「往蹇」，則上爻宜往言，而此爻之辭來吉者，何也？天下之事變無窮，不可以定論。今内有九五中正之君，則當來内從中正之君，以成濟蹇之功而碩大也。上六亦有應九三之象，此則不然，從九五之大人耳，故象特言「從貴」。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者，蹇之反。蹇阻於險，因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辭，蹇難解矣。聖人作《易》，因筮設教，因人情引之而歸諸道，明則爲聖人，幽則爲鬼神，其道一也。因人之蹇難，思以避難，有東西南北之意，因卦之象而發之，蹇卦以東北而蹇，則知反之者西南，西南則免乎險而解矣，故「解，利西南」。西南之卦爲坤，坤爲衆，故有得衆之象。夫衆人易得也，必得道焉，乃得其衆心，苟不得衆，不利也。因象發義，啟人心於正。天之道，鬼神之道也。既解矣，既利矣，既得衆矣，則可以已矣，不當復有所往，來復其常則吉。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由之則利，反之則害。有險則思所以濟險，往而濟險，道當如是也。及乎險難之解，則已亡矣，若又紛紛不已，則是起私意而爲擾，道不當如是也。故復平常，則合乎中道，故曰「乃得中也」，中者道之異名。今不復而又動，是其意必有在，有所在，則偏倚乎意之所在，若無適無莫者不然，此《易》多吉中之旨也。苟有故往，夙則吉。夙，早也。方解之初，解功未成，則往而解之，則有功也，已解則無俟乎復往也。不當往而往，恐不止於無功，將反生禍。天地之解，則雷雨變作，百果草木皆甲坼。所謂解之時，如斯而已，初無義之可求，而贊之曰「大矣哉」，何也？《頤・象》已言之矣。❶

❶「彖」，原作「象」，依文意改。

三才内外，何物非此大？何事非此大？何理非此大？何時非此大？有義可言亦此大，無義可言亦此大。學者惟知義理之爲大，則不惟不知義理。《易》之言時義者，非可以心思盡也。不聞文王之詩乎？「不識不知，是爲帝則」。又不聞孔子之言乎？「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冬夏，何義之可索？風雨霜露，何理之可言？是道也，天以此運，地以此順，雨雷以此作，百果草木以此甲坼，人以此言，以此動，以此視，以此聽，以此事父事君，以此修身治國平天下，故禹曰「安汝止」，苟微動其意慮，則失其止矣。故孔子每每止絶學者之固，每每止絶學者之我。學者惟數動於意、必、固、我，故不省「大矣哉」之妙。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其在天地，則雷雨作而萬物皆和解，其在君子，則赦人之過誤而宥罪之疑者小者，可宥者不必言取象，於以明三才一道也。《書》曰「刑故無小」，罪雖小，苟故爲之，必刑無赦也。苟如漢以來之大赦，不問故不故，一切赦之，則凶暴得志，良善無所安存，於是本善良者，亦勉而爲好暴，覬以禦暴也。此豈治安之道哉？豈天地之道哉？

六二，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與九四正應，一陰一陽，交際和應，故其象爲「無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狐多疑，非疑阻則非解矣。今「田獲三狐」，則一無所疑。無所疑，則得黄

中通理。蓋謂意起則必有所倚，則爲有所偏，不可以言中。一無所用其意，則無所倚，名曰中。土居中色黄，故黄者中之象。矢之爲物直，直亦道之異名。人之所以違道者，以其不直也。直心而往，不支不離，無非道者。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坤爻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不動乎意，直心即道，曰黄曰矢，皆所以發揮此道而已。貞，正也，貞亦道之異名，正者無邪之謂。人之得道，變化皆妙。懼其寖而入於無忌憚之中庸也，故又曰貞曰中曰直曰正。而得道之全者無所失矣，故吉，《象》曰「得中道也」。此爻明學者之疑蔽至切至的，而學者能通其解，千無一，萬無一。以孔子大聖，其啟迪學者，不爲不至，三千之徒，不爲不多賢，惟顔子惟月至日至之徒，爲不疑爲自信爾。自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惟曾子不可，其言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豈口語心思之所及哉？曾子雖如此言，羣子安知其解？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是惟孔子無疑，羣弟子皆疑。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蹇難未解之時，則小人道長。今既解矣，小人道消，而猶乘君子之器，則盜斯奪之矣。邦有道而猶居君子之位，禍將至矣。小人雖勉勉於貞正，僅可免禍，亦吝。吝，小疵，有歉歉可羞之意。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

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微而在下，初六之象。九四之所解者，初六而已。惟其朋類至則始孚應，而有所解。未能無所不解，其解也狹，以其不當位也。人臣之分，不可博大，人臣之有大功者，皆君之命，不敢自爲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得位，無所不解，異乎九四之解拇矣。君子之解，有孚驗於小人。小人退則爲有解，小人不退則亦安能無不解？孚，信也。有孚，可信驗之謂也。夫惟正爲能解，惟公爲能解，有道者爲能解。小人反是，爲不正爲私。小人不退，則安能無所不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者，貪財之物，小人似之。解之時，至於上六，極矣，無所不解矣。而貪殘之小人，猶據高位而不退，悖之甚者也。矧公尊爵，得時得勢，以大公而去甚悖之小人，何不利之有？《象》曰「以解悖」者，明有悖當解而解之，未嘗置毫髮私意於其間也。置己意焉，即私即非公。孔子他日又從而推廣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上六解之極，小人皆退，而貪殘小人，猶據高位，不退聽而去，又爲公，此雖有其時，苟無德器，則亦不能有爲。且括矣，語成器而後可

動，器未成猶未可動，而況於非器乎？此器以忠信爲質，發於禮則生文，立於義則成方，其中常安常止，故禹曰「安汝止」。苟起毫髮意、必、固、我，則蔽則敗。孔子絶意、必、固、我之四者，有此器矣，又當養成，是故君子求諸己。世固有志之君子，有志於國，有志於民，雖得時得位，其功業亦未爲光明碩大者，其器小而未大也，大而未成，猶有所虧。

䷨ 兑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卦之象，損下之剛而益上之柔，是爲上九之畫，損下而益上，「其道上行」也。夫民爲邦本，爲民上者，損上而益下則順。今乃損下而益上，雖其有不得已而取於民，或粟米之征，或布縷之征，或力役之征，必本之大公，民咸孚信之。元，大也，仁也，道之異名也。不特民信其公，又行之也有道而獲大吉。雖下民信之，雖有道，雖大吉，而或者猶得而譏咎之者，亦未可以爲貞正。必也民信之，又有道而大吉，又或者無得而咎之，而後可以有攸往而利也。不得已取之於民，則何以用之？曷，何也。當極其儉約，雖二簋亦可用享。享，禮之至大至重也，而猶可以用二簋。二簋，儉之至也，則其他可知矣。苟取於民而輕用之，則民心自此離畔矣。此聖哲之所灼見，而昏庸之主以爲無害，以爲未必至是也。國之大事在祀，於祀而極其

儉，亦豈得已，於取民財而輕用之不可也，於斯時極其儉爾，非其常也，故曰「二簋應有時」。剛者未易損也，損剛益柔，亦有時爾，於時不得已而損之，則剛者無憾。大抵損己則順，損人則難，故以損下益上之卦謂之損，損上益下之卦謂之益。不特取民財，凡天下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此弗損而益之者。至於公謂「冕而親迎爲已重」，則不敢從之矣。虎會爲趙簡子荷戟而不推車，亦以弗損者益之也。是貞也，亦不必執之而過也。執之而過，則失道矣。九二「利貞」，蓋中以爲志也，中則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虎會荷戟而不推車，正矣，至於行歌，則又過之不中矣。九二下卦之中，有中象。

《象》曰：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上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日損。知忿欲之害己，則知懲之窒之矣。學者好讀書而不懲忿窒欲，猶不讀也； 喜窮究義理而不懲忿窒欲，不成義理也； 雖已得道而不懲忿窒欲，是謂「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之時，方上損下，光武之不用功臣之時之類是也，是故，已事則當遄往。遄，速也。臣功成身退，況方損下，豈宜少留，所以合上之志也。然亦不必激而過之，酌事情而損之足矣。大抵天下時，微置己意則乖。酌損之言，所以去其己意，去其激過，使不失中，使不失宜也。初爻在下，有退而居下之象，故曰

「遄往」。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人臣之損，利於貞正，損己而不正，則爲奸爲邪。征者前進也，前進而過之，則失真矣，故凶。必無損於道者，用以益乎上，則可以益矣。昔者魯哀公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何柔何剛？何動何静？何實何虛？微起意焉，則有所倚，倚則偏則昏，昏謂之疾。「損其疾，使遄速有喜」，則無咎。疾不可久，久則成疾，將不可治矣，是故以速爲貴。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内卦本三陽，於外卦之上，此爻有此象，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夫二人同行則無疑，三則疑，此人情之常，凡事罣同，正當此爻之象。筮而得此，筮爻必有此事。他日，孔子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孔子欲明致一之道，故引此爲證。聖人循循善誘人，苟能於此達致一之妙，則知《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則知萬物一致，三才一致，一以貫之，无所不一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偏於陽爲疾，偏於陰爲疾。六四之疾，偏於陰也。陰爲柔，陽爲剛。陰爲静爲虛，陽爲動爲實。道心無體，何陰何陽？何之或損或益、或盈或虛？事變无窮，與時偕而已。君子無敢置己意於其間也，微致己意焉，則失道。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損卦之象，其道上行，損下卦益上卦。上卦之獲大益者，其惟六五乎？六五中正之君也。天下惟有此中正之道而已矣，得之者吉，失之者凶。得之者人心歸之，失之者人心去之；得之者天祐之，鬼神祐之，失之者天災之，鬼神禍之。「或」者不一之辭，「益之」者不一也，人心歸之也。十朋之龜，皆從而弗違，天與鬼神祐之也，此非六五之所求也，鬼神自祐之也。使六五動乎意，則係乎意，有所倚則偏矣，非中正之道也。中正有名而无體，故六五一無所爲，而自「或益之十朋之龜」，自弗違，自元吉，自上祐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禹「安止」。「安止」者，寂然無所動也，故龜筮協從。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損之極，過乎中，故教之以弗損也，又使益己，乃合中道。夫既弗損又益之，疑人心之不歸而有怨咎，聖人正之曰「無咎」。此乃所以爲貞正也，有吉焉，苟如此而往，無不利也。得人臣之心，至於有國而無家，夫能致臣心至於國爾忘家，可謂得臣心之深矣。而今也乃以「弗損益之」而得之者，何也？大抵人能損己而益人，己得人心，至於居極止之位而損己之極，則尤得人心。今雖弗損己而又益之，乃合中道。此爻之辭，皆所以抑其大過而有道之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心志中正，始爲得也，始爲大得也，如不失乎本心之大全也，非世俗所謂得志也。

楊氏易傳卷十三

楊氏易傳卷十四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觀卦之象，損上之陽以益下，是謂「損上益下」。損上益下，自然民説无疆矣，是謂「自上下下」。以貴而下賤，以君而下賢，自然「其道大光」矣。卦象如此，豈不「利有攸往」？雖濟大險亦利也，故曰「利涉大川」。《彖》又推明利有攸往之道，曰惟中正故有慶也。彼行乎私意者，惟豐己而已，安能損上而益下？自矜自大而已，安能自上而下下？損上益下，自上下下，非中正者不能。惟中正，故凡有攸往則利。其言「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不過一二事爾。孔子以「中正」言之，則無所不通。得中正之道，則不獨行於益下下下而已，凡中而不倚、正而不邪之事，皆行之無所不利。涉大川者，非木不可。兹言木道，非有他説，言乎濟險得其道云爾。道即中正之道，非有二道。是道也在天曰天道，在地曰地道，在人曰人道，言乎其不倚則曰中道，言乎其無邪則曰正道，言其自上下下則爲大光之道，言乎涉大川則曰木道，於此卦又言「凡益之道」。未至於一貫之，不足以爲道。得

其道則行，失其道則敗。動而巽，不忤於物，則日進無疆，其益無窮，此人之得其道，故致益也。天施焉，地生焉，其益無方，廣大無際，此天地之得其道，故致益也。動巽不忤，動巽不忤而已，不必復求其説。復求其説，則失動巽之道。「天施地生」，天施地生而已，不必復索其義，復索其義，則失施生之道。凡益之道，不可勝言，與時偕行，隨事而應，不可預料，而不可有所倚，不可入於邪，則同是謂中正萬世不易之道。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因物有遷，遷則有所倚，有所倚則入於邪。不動於意，本無所倚，本無邪偏，何思何慮？自至自中，自神自明，自無所不通，人之所以「動而巽」者此也，何思何慮？天之所以施者此也，何思何慮？地之所以生者此也，何思何慮？惟無思故無所不明，惟無爲故無所不應。凡《易》之道，皆此道也，皆大易之道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凡善即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己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體，❶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虚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毁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虚中之雲氣，亦如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本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

❶「體」，明刻本、四庫本作「彊」。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滯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此卦損上之一陽而益下，則初九一爻爲一卦得益之最，矧六四在上而應之，上下陰陽之情和，故初九利用爲大作益利之事，然必「元吉」而後「无咎」。元者道之異名，以道致吉，謂之元吉，亦曰大吉。元，大也。必元吉而後無咎者，下不宜厚事乎？厚事猶大有爲也，非居下之道也，惟上之人，任而用之，知而信之，則可元吉，不然則不可。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此卦下卦獲上之益，而六二居下卦之中，得中正之道者，必大得人心，大得天地鬼神之心。以天地神人，同此一中正也，宜其同歸焉，已詳著於損六五之爻。而六二臣道也，臣下而獲盛，益慮其失正也，又慮其不能久，是故永貞則吉者，伊尹、周公則永貞矣。若王者用此中正之道，克享上帝之心，則無所患慮，其吉也無疑。《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亦猶損六五之「或益之，自上祐也」，皆言乎本無求益之意而益自至也。曰「自外來」，言乎非中心之所期，自外而至也。苟動乎意，即失乎道，安能致大益？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初言「下不厚」，二言「永貞」，懼其獲上之益而戒之也。初居下，二得中，

猶諄諄恐其大過而失人臣之正也，而況於六三之過中乎？然既有所以致益，惟用之於凶事，施之於禍難之中，則竭忠盡力，雖不免過常，亦無咎也。雖則云然，亦必在我者有忠信誠確之心，人咸孚之，又中行而無偏無黨，告於上九之公，「用圭」以通誠。《象》曰「益用凶事」，固有此道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諸卦惟二、五言中，餘爻皆不言中，惟復之六四，與益之六三、六四言中。聖人蓋欲以此發明中道無所不在，無所不通，人心皆有之，顧人不行耳。此不曰行中而曰中行，益以明中道人心之所自有，非在彼而我行之也。舉此三爻言中，則他卦他爻皆可以言中，謂天下萬世人心有一之非中者，是誣天下萬世也。惟中行，故告公而公從。六三告公，以上九有公象。至此爻則以何爲公象？四初應而爲公，則公不在下，然則九五在上既親比，而陰陽有相得之象，則九五爲公也。事變之不可執一論率類此。況五之爻亦非止言大君，公亦一國之君，亦有霸王之象，言公則所包者廣。屯之五，小畜之五，大臣之象。遯之五「嘉遯」，明夷之五爲「箕子之明夷」，旅之五，皆昭然非君象。小過之五亦言公，同人之五，噬嗑之五，賁之五，復、无妄之五，大過、習、坎、咸、恒、大壯、夬、艮、漸、歸妹、既濟之五，皆泛言，不明著君象。公亦有公而不私之義，使其不公，則難於告矣。「利用爲依遷國」者，六四體柔，不能自有所爲，依公以遷國爾。益卦本以九四下而爲初九，初六上而爲六四，有遷徙之象。遷國所以益

民也，以益民之志告公，故公從也。益民之志，非私也，故「公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人君欲施益於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求諸外，求諸己，求諸心是矣。何謂心？人皆有心，人心皆善皆正，自神自明；惟因物有遷，遷則意動則昏，昏則亂，如雲翳日，如塵積鑑；其本善本正本神本明者，未始磨滅也。今誠能不因物而遷，意不爲動，則正善神明之心，乃治安之本根，未有君心善正神明而民不被其惠者，亦未有君心不正不善不明而民被其惠者。苟惟以財惠民，則財有限，惠有限，雖被小惠，不免濫刑，不免虐政。設被惠於今日，必不及於他日。夫惟國之庶政，皆自君心出，君心一正，則庶政咸正，而民不被其惠者乎？其有不正，則庶政即隨以亂，姦邪得志，善良無所告，民被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矣。故君心者，民惠之大本，惟聖哲之主，能用此以惠民，苟非聖哲，皆不能求諸此乎信也。有能求諸心，誠信而無僞，則不必復問其如何，必獲「元吉」，必信其民之「惠我德」。惠，我德之惠也，言民心被我德之惠，斷可信也。聖言所以諄諄者，恐人心多疑，疑心必不能惠民，故云云也。若夫聖哲之君，則深知己心之本正，深知民心亦皆本正，惟無以感之，有以感之於上，則同然之機，其應如響。《書》「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人主之本職也。今民惠我德，則順其性，綏其猷，人主之本職不曠矣，聖哲之本志得矣，故曰「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外來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孔子曰：「莫之與，則傷之至矣。」則「莫益之」者，言無有益之者，當從孟氏本。曰「偏辭也」，言乎人心皆疾之，莫有益之者。周偏之辭也，謂衆人之辭也。若從陸本作「偏」，則義説迂曲，非孔子之旨也。「立心勿恒，凶」，明此爻立心之不善，❶宜即改易，切勿恒久。其象凶，衆皆不與之，莫之與，則或擊之矣。「自外來」，言非所料而自至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然卜筮則求諸神，筮而得此爻，庶乎畏明神而或改也。彼立心之不仁，不可以枚數，或慢天，或虐民，或悖亂其天倫，或窮兵，或棄賢，或棄政，言之莫窮。而或者因孔子他日有所感而言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遂止以此三事釋此一爻，殊失孔子本旨。夫此三失甚微也，尚不免於凶，而況於他乎？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

❶「立」，四庫本無此字。

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以衆君子而決一小人也，故曰「剛決柔也」。下卦乾健，上卦兑説。雖則健而説，雖決而和，未嘗怒也，未嘗私也，怒則私矣。覆載之間皆吾之赤子，彼昏而爲小人，良可念也。小人不可居上，天道也，決而去之，何私怒之有？動於怒則我已爲小人矣，已當在所去之類，安能去人？是故，健而説，決而和。卦出此象以教君子也。「揚於王庭」，以一小人勢將去，而反居上乘五剛，衆君子殊爲抑逆，輿情之所大不平也。得時得勢得理，故可揚於王庭也，不然，則不可也。此雖當揚庭而決去，而亦不可不相與誠心警戒以危厲也。號，警戒也，故曰「其危乃光也」，以得時得勢之衆君子，而去一已衰之小人，亦何至於危也？而事不可忍，不可不戒，能自危厲，乃爲君子之光也。「告自邑」者，謂特警號其已類爾。邑者，已之象，其詳釋已見謙上六爻。「不利即戎」，言不可以兵戎也，即戎則縱矣。甚矣尚者，縱甚而不謙下之謂也。即戎得以爲尚也，乃以取窮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孚號有厲，告自邑，則利有攸往，則可以決小人也。曰「剛長乃終」者，言小人未盡去，則當決，則當往，有所決，至小人已去而剛道已長，則終止不可復有所往也。如其爲已甚，窮治小人不已，則反取禍矣，故曰「乃終」。終，止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則夬決而下及萬物。一

柔已決，羣剛成功，君子則施祿及下以報其功。君自以爲己德而自居之，則爲忌嫉，非君子之道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位下德弱，乃不自度，奮然而欲行夬決之事，是爲壯於前趾。趾，在下而小之物，往必不勝其任矣，故爲咎。不勝其任而冒往，故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懼警號，雖莫夜不懈，則雖有兵戎，勿用憂恤。何以知九二之能「惕號莫夜」？以九二「得中道」而知之也。既得中道，必不縱逸，必明，明則必知所警慎。聖賢之道，中而已矣，何所往而不通？卦言孚號，又言惕號，《易》箴其急於爻，故爻辭尤不可廢。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面之顴也。「壯於頄」，悻悻之怒，見諸顴也。用壯如此，君子中之小人也。淺者之決，大率類此。遵道而行，何怒之有？動於怒，怒而見有凶，言君子道長、小人已衰之時，雖未必至於凶，而有凶之道焉。君子雖夬夬，大義不可易，而斷不動於意，故「獨行遇雨」。陰陽和而後雨，雨有和之象，其和亦未嘗作意和之，而君子之道心，自是「健而說，決而和」，故曰「遇雨」也。若濡而實不濡，彼徒見若濡之迹，必有見慍者，而君子之心，忠信無私，夬夬之義，亦未嘗變，人所深信，故終無尤咎。彼不知道者，以爲君子既夬夬，安能與之和？既和，安能夬夬？不知道心如

天地寂然，無思無爲，而有風雨，有雷霆，有霜雪，變化無私。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乃君子中之小人，九剛四柔，外雖剛而中實柔邪，居羣剛之中，不與俱決，故爲在下之剛者所傷，故「臀無膚」。勢不得不與之俱，而其行次且，若能如羊以羣進，相牽以往，則可悔亡。然雖聞是言，往往不信。何以知其不信？以九四不知道，其心與小人同，故不可告語也。「位不當也」者，言九四所處之位，亦已高矣，況在乎衆君子之間？不當如是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使其聰明，則曉是非榮辱吉凶，安得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君子之勢，至於九五，亦已盛矣。一陰之勢已去，特其體猶存爾。柔脆如莧，而又在陸，陸人所行踐，其莧之不可復存昭昭矣。如必施夬夬之決，蓋過之矣。故聖人教之曰「中行無咎，中未光」者，謂夫莧陸夬夬之人，雖勉而爲中行，非本性之大中，未爲光明也，惟實得道者爲光明。他卦惟二五爲中，今乃未光，以有莧陸夬夬之象故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之去六，柔已決去，剛道已長，然不可不敬戒。苟忽焉不敬不戒不警號，則亦「終有凶」。雖未必凶遂至，而既不警戚，則放逸，逸則既失道矣，失道者終於凶。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一陽之生曰復，一陰之生曰姤。姤者內非陰之本位，故不言復，惟取剛柔相遇之義。曰「柔遇剛」者，明柔爲主也。一陰雖微，而其勢則自內而長，陽剛雖盛，而有寖消之勢，故此卦有女壯之象。女之壯者，不可取也。其物雖和，其後必乖，壯則漸不可制，故曰「不可與長也」。女壯之足以敗國亡家，往古可監也。小人之柔邪諛媚，猶女壯也，其足以敗國亡家，亦猶是也。人不善之心寖而長，其端甚微，其流寖廣，此則敗國亡家之本，尤不可不戒也。爝火之微，即可燎原。涓涓之流，或可滔天。是故禹曰「克艱」，皋陶兢兢業業，皆此道也。是卦非善也，而聖人發揮之曰：天地亦相遇也而品物咸章，剛遇中正亦遇也而天下大行。顧人未知夫遇之之道爾。❶男女之相遇，天地之大義也，人惟不明斯義，故有女禍。是卦二五皆剛而中正。體之剛者，既足以興事造業，而又中正焉，則豈不可以大亨於天下。遇之爲言，若出於二，遇之爲義，實出於一，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人心自善，自中自正自剛健，如玉自白自瑩自溫潤而非二玉也，如金自黃自剛自明而非二金也。人惟因物以遷，意動而昏，如雲翳日，如塵積鑑，故紛紛擾擾，曰二曰三，十百千萬，

❶「夫」，四庫本作「大」。

斷斷殊列，一日覺之，心本無體，清明如日月，變化如四時，衆德自備，百年自有，未始不善，思慮不作，一無所倚，彊名曰中。本心如此，自無邪僻，彊名曰正。是其清明無體之妙，非血氣也，非物也。有物有氣血，則可得而屈息，非物非氣血，則不可得而屈息。因其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息，故彊名曰剛健。此人之心也，即天地之道也，一也，故天地可得而範圍，萬物可得而曲成。「姤之時義大矣哉」，於人相遇之時，男女相遇之時，天地相遇之時，萬物相遇之時，有義焉，人所不知也，「大矣哉」，即其所不知，即大矣哉之妙也。聖人於此，惟曰大而止，亦不得而贅其辭，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聖人竭誠啟告，盡於此矣，學者於此，往往又謂於此當復有不容言之妙。吁！是又以意求之。姤之時義非意也，即此學者之妄意，即姤之時義，即六十四卦之義，即天地之義。往往人不知，惟不知故妄，故曰：知則不知，不知則知。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后不親往四方也，惟施命以誥之，而四方咸周焉，即風之無形而廣被萬物也。愚者以爲有二，明者以爲實一，何止與風爲一，其與天地萬物未始不一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柅，王作「柅」，子夏作「鑈」，《蒼頡篇》「柅」作「楫」，許氏《説文》曰：❶「呂

---

❶「《説文》曰」，此當指楊氏所見《説文》之注本。

氏《字林》曰『檷』，系跌也，字或作『鉺』，女指反，蓋絡系之器也。」陰爲小人，雖在下而有浸長之勢，不可不制，惟君子乃能制之。金柅，君子之象。君子之制小人，不以剛暴，惟以陰道奉制之，亦以初六在下尚微弱，不必以剛制也。君子之制小人，亦非私意，惟以貞正之道而已矣，苟不出於正而有譎術，則既失道矣，安能制之？天下惟有道者能行能濟，不於其微弱易制之時制之而有所往，則見凶矣。豕雖羸，他日必蹢躅。孚，信也，言可信可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姤之時，惟其所遇，不必遠應。陰者陽之所欲，魚，陰類，魚亦人之所欲。九二得初六而有之，雖非正應，惟在姤時，以遇爲主，遇則親焉，故無咎。在常時則爲不正，難乎免咎，今既包有之，自然他人不得而復有之，故曰「不利賓」。此理義之自然，勢之所必至也，故曰「義不及賓也」。得民心而有之，民爲文王、武王所有，則紂不得而有之矣。得小國而有之，鄭在晉則不在楚，在楚則不在晉矣。得賢才而有之，齊有管夷吾，則他國不得而有之，士會入晉，則秦不得而復有之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初六一陰，爲衆陽所應，九二既包而有之，勢不及其他，而九三乃有爭取之意，故爲九二所傷。「臀無膚」，有所傷也。「其行次且」，意猶未已，豈不危厲。然無大咎者，何也？以其行未至於牽於初而不行也，故有小咎，無大咎。苟復行，則二終不已，獲咎大矣。楚雖

欲鄭而晉既有之，楚雖不樂，而終於已矣，楚所以無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初本與四爲應，今以四遠之，故近爲九二所有，則九四「包無魚」本我所有而歸之他焉，人心畔離矣，故起則凶，謂動則凶。民可近不可遠，其義於是著。凡《易》一爻，該義甚多，此惟以「遠民」爲言者，明其義之著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者，美材也，九二之象。瓜者，陰柔在下之物，初六之象。九五中正在上，不自用其章，而用九二之賢，以杞葉包瓜，以柔道制小人。九五已盡中正之道，而有隕墜，乃自天也，非人之所爲也，非人之所致也。人道已盡，已無毫髮之愧，而後可以言命也。大王已盡中正之道，而不免狄人之難，天也。文王已盡中正之道，而有羑里之難，天也。大王、文王何與焉，故曰「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剛而上窮，有角之象。失其所以與人，姤遇者如角然。剛固之過，枯槁而不和洽，吝道也。狷者之疵爲吝，然嚴勁剛介，異乎輕肆放逸者矣，故無咎。《象》曰「上窮」者，言其窮而小通也。泄柳閉門而不納，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是謂「姤其角」。孔子見南子，欲從佛肸公山之召，變通之道也。

楊氏易傳卷十四

楊氏易傳卷十五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順以説，剛中而應」，何以能聚也？順説剛中而應者，道也，具見於卦象。坤順而無拂，兑説而能和，九五之剛足以有立，中而無所倚，人心咸應，備此衆德故也。此衆德皆非自外至也，道心之所自有。道心無蔽，則無虧焉，則自全；有蔽焉，則有虧，則不全，或盡失之。其有不順則生於意之支，支則違；其有不説則生於意之固，固則不和；其有不剛則生於意之懾，懾則弱；其有不中則生於意之有所倚，倚則偏，其有不應則生於意之猶有未善，猶有意有我也，不然，則何以不應？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無我，如日月，如天地，其變化如四時，意不作則無蔽之者，無窒之者，洞然混然，自順自説，自無所懾而剛，自無所倚而中，人心自無所不應，曰順曰説曰剛曰中曰應，皆所以形容道心之言，而非有二也。假，大也。王大其廟之道，教孝亨也，此萃聚之道也。人心之所以乖離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有

廟」，父父子子之道也。愛敬之心生而達之天下，則無所不愛敬也，不敢侮鰥寡，不敢遺小國之臣。尊賢敬民，皆由愛敬之心以生，況以愛感愛，以敬感敬？上以孝慈之心動於上，則下以孝慈之心應於下。人皆有忠孝之心，惟其無以感之，感斯應，應則忠孝達於天下。忠孝一心也，一道也，萃聚之道也。「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惟大人爲正。人心之所同然者，道也。孝也，忠也，正也，皆道之異名也。御之以道，則人心皆應皆聚；御不以道，則人心皆離皆散。萃聚之時，民物甚大，則當用大牲隨時也，故曰「順天命也」。盛大，天之所命也，不可以爲己之爲也。既見大人，既貞正，既亨而利，既萃盛大，則有攸往，當無不利，亦天命之往也，人則順之也。「觀其所聚」，聚必以正，聚必以道。天地之氣所以和而聚者此也，萬物之所以生而聚者此也，凡人心物情之所以萃聚皆此也，咸卦言之矣，恒亦言之矣，通乎此則無所不通矣。通天下一而已矣，即他卦「時義」、「時用」、「大矣哉」之道也，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道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之所以能瀦水而高上於地者，以有坊也。民之所以得安居焉而聚者，不可無武備之防也。除治戎器，戒備不虞，皆大易之大道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柔而不堅，弱而不固，有初而無終，有「有孚不終」之象。「有孚不終，

乃亂乃萃」矣，言亂其萃聚之道。九四正應，不見相違之象，而初六孚信自不固，似號而悲矣。又「一握爲笑」，言號笑雜而爲一也，於是教之以勿憂卹。四之不應而遂往，則「無咎」。《象》曰「其志亂也」，以號笑雜而知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二正得臣位，故正言事君之道。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必待上之求之而後可進，不見引而遽進，則言將不聽，道不可行，故必引之而後吉無咎，不然，則人將議我之冒進矣。禴者，祭之薄，誠則至也。必俟上之見孚而後臣可以竭誠而達於上，不然，則未可易達也。《象》曰「中未變」者，中謂六二之中心也。六二中正，不遷於物，不以進退窮達變其中心也。中正則無己私，無己私則安得而變？故曰「中未變也」。坤六五「文在中也」，亦中内之中。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萃如」，六三之本志。「嗟如」，以上六之不應，故「無攸利」。雖無攸利，然往亦無怨咎，有「小吝」。吝者，不足之詞。《象》曰「上巽」者，言上六柔巽，雖不應而亦不至於相忤也，人情事理有如此者。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而羣陰承之，羣心萃之，非所宜也，必「大吉」而後「無咎」。大吉難以備言，已盡其道，得君之心，無失無害，斯無咎矣。所以必大吉而後無咎者，以九四所處之地難也。不當者，不安之意，人心不歸君而歸臣，故

不安也，伊尹、周公之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之萃，民雖咸君之，然有位而已，雖人無怨咎，而匪孚信之也。元永貞則悔亡矣。元者，道之異名。貞，正也。正而不永其正非元。曰元是矣，又曰永貞者，慮人守正之不永，故又以明之也。《象》曰「志未光也」，於己見其德之不光大，故徒有其位，未得人心。人心在四而不在五，見之於卦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位之上者，宜以賢明居之。今上六乃以陰柔而居上，非其道也，非其道故人心不應不聚。六與三兩陰無相應之象，然上六非傲亢者，柔巽之極，故有「齎咨涕洟」之象，故「無咎」。《象》曰「未安上也」，言其不自安於上位也，故齎咨涕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上坤下巽，木從地中而升，故有升象。然而柔升於上，柔非能升者，得時故升爾。其所以元亨者，何由而致之也？巽而不忤，順而無違，剛而不懾屈，中而無偏倚，人心咸應，合此五者，是以大亨。元，大也。道之見於升者有此五者之名，名雖五而實一也。道心無我，中虛無體，自然於物無忤，自然於理無違。無我無體，則安得而懾屈？何思何慮，則安有所偏倚？無毫髮之私，

無一之不善，則自然感應矣，是以大亨。「大人」者，道之所在也，是故「用見大人」。見大人則亨矣，勿庸憂恤也。道之所在，亨利隨之，見大人則有慶，澤之所及者廣也。不見大人，則道何由而行？南者，離明之方。征，往也。就明則吉，慮人妄有所依而非明哲，實非大人，故又曰「南征」則吉。不然，則亦未保其吉也。所往就者果明，則志斯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孔子曰：「據於德。」德，得也，實得於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一而已矣，豈有道、德之異哉？人心有昏之間，故聖賢立言，辨析其所以異。自古昔以來，崇道者紛紛，而得道者千無一，萬無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爲道，以言語之所及爲道，則安能無所不通、變化無窮哉？據之爲言，非若有若無，惚恍之間也，實有而實可據也，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爲而爲也。「蒙以養正」，養此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於高大，不可揠苗也。揠苗者，是無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疾戾，惟蒙可以養之。蒙者，文王之「不識不知」也，孔子之「無知」也。善養德者，莫善於此。道雖洞明，質有故習，故習難於頓釋也，順而養之，意態不作，則本德自明自神，自無不善，自高大矣。本無高，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爲高；本無大，因人之小狹而名其不小狹者之爲大。曰順曰積，皆設爲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德者，往往徇名失義，徇名失實，是謂章句儒。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在下，不可以遽升，必待在上信之而後可升。允者，信之至也，故「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是爻與初六允升之義亦同，與萃二之辭又同，何聖人重復致意若此？斯義臣下之所急，人之躁於進者多，故聖人復發其象。以不待上之見孚而冒進已説者，往往而是，故《象》曰「有喜也」，明夫九二之能待上之見孚乃用禴，殊爲難得可喜也，知其不能待者多也。禴，通誠於上也，禴祭物薄而誠至。待孚而用禴者，易之道也。不待見孚而冒進者，失易之道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凡卦之奇畫在前，多有阻遏之象。今九三之前盡耦畫，無所阻遏，故有「升虛邑」之象，又曰「無所疑也」。凡升而一無所疑阻者，謂之「升虛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此文王之象也。或謂周公作爻辭者，於是知其指文王也。文王之位，幾於五矣，三分天下，其二已歸心矣，而文王就順事之德。六與四皆陰，有柔順之象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之升，貞正斯吉。貞正之吉，如「升階」然。升階以禮而升也，舜禹是也。其有不幸而爲湯武之權，豈聖人之本志哉？大不得已也。故湯使伊尹五就桀，覬其或可轉也，卒不可轉，天命伐

之，不得已而奉天。故聖人如舜禹之以禮而升，而後爲大得志。「大得志」者，出民於塗炭之中，以斯道而覺之。此心，天地之心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升也。貪進不已者，冒昧而升，則大禍也，何利之有？所利者獨利於不息之貞，冥升正道，不息悠久。「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孔子既曰「發憤忘食」，可謂不息矣；而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然則孔子之不息，未嘗有知，知則動於思慮，動於思慮則息矣，非進德也；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非思慮，如斯而已矣。如斯而已，何思何慮？心慮一作，即有穿鑿，即失忠信。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冥升之貞也。顏子「三月不違」者，冥升之貞也。其餘，月至者，一月之冥升也；日至者，一日之冥升也。自一日一月，三月之外不能無違者，意微動故也，未精未熟故也，熟則意不復作，如孔子之皜皜矣。《象》曰「消不富」者，消則虛，不富者不實也，不實而虛者，非意之也。人心無體，無體則何所有？未始不虛也，意動故不虛。此虛明無體，本無進退，因故習積久，故蒙養以漸消其習氣，其間有惰者，故以不惰者爲不息。非思亦非爲，有思有爲，皆息皆惰。孔子止以顏子爲好學，餘月至日至者亦不與，罪其惰也，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不息之貞，仁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此卦剛盡爲柔所揜，故爲困。坎險兑説，雖在險中而不失其所説樂，是「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則然。蓋君子不以氣血爲己，以氣血爲己，則勞其筋骨，饑其體膚，處其賤辱，則已勞已饑已賤辱也，安得説樂而亨乎？惟君子不以氣血爲己。道心無體，變化云爲，神用無方，無明不息，其樂何窮？不以貴富而加，不以賤貧而損，宜其不以困而失其所亨也。然而至於貞正，則爲大人乃吉無咎。謂夫於困揜之中，而能不失其貞正者，又非君子之所能。君子德未備，道未全，大人則道全德備，睿知燭微，如日月之代明，神聖應變，如四時錯行，從容委蛇乎羊腸九曲之間而每發中的，故雖困而不失其正。子路之死，子羔之去，可以爲君子，不可以爲大人之貞。孔子則不然，雖見南子，背蒲適衛，欲從公山佛肸，未嘗失正也。子路剛矣，而未中。中者不作於意，一無所倚，如大虚然，虚則明，明則不輔子以拒父矣。「剛中」之德，惟大人有之。人皆有之，昏而蔽之，賢者昏明雜之，惟純明爲聖人，聖人即大人。子路、子羔未能免天下後世之議，故不謂無咎。困之時，安可「有言」？有言必「不信」。言而見信，則不困矣，故曰「尚口」，以正有言者之罪，使君子知所忌而不敢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上兑下坎，是水在澤之下，澤中無水也，澤而無水，其困槁之象可見。君子以爲困者，命也，天也，安之不敢復有所爲，惟自遂其志。志非氣血，非形體。

形體氣血可困也，志孰得而困之哉？故《象》曰「不失其所亨」，習坎曰「維心亨」，此之謂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株木」，九四之象。木能庇下，困之時，九四不足以庇其初，初六困而不能興，故曰「臀困於株木」。坎險之下，耦畫虛闕，有「入於幽谷」之象，三歲無所見。覿，見也。幽，不明也。此爻可謂甚矣，而不言凶者，何也？困雖君子、大人不能免，而吉凶則在人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於酒食」，困於祿也，困則未見用於君，故無祿也。紱，蔽膝之物。朱者，南方文明之正色，而含其君之象，含則爲朱，發則爲赤。九五中正陽明之君，必求九二中正陽明之臣。「朱紱方來」，言九五行且來於二，九二利用享祀，竭誠以事之。祀尊上謂之享祀，祭其下曰祭祀，雖通稱，而因享以致其別，則明九五之祭祀爲祭下。然不待朱紱之來而遽征往焉，則將爲小人所困，故凶。其「無咎」者，以二五君臣皆賢，心相知，故無咎尤而衆亦信之，惟陰邪小人則擠之也。《象》曰「中有慶」者，謂九得中道而致慶。使九二不賢，則九五必不求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阻其前如石，九二剛而在下如蒺藜，故「乘剛」也。上下俱困，及反而「入於其宮」，又上六不應，是「不見其

妻」，故凶。其所以不祥至此者，何也？自取之也。六三不中，中者道之異名，不中失道也，失道致凶，自取之也。君子所以自反求諸己。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之正應在初，而九二在下，堅剛阻之。以九二、初六比近，陰陽有相得之象。初爲二所有，則九四不得而應而困矣，故曰「困於金車，吝」。然四與初，正應也，九二雖金車，終不能奪正，故四終與初六爲應，故曰「有終」。來者志在於初也，初，下也，徐徐「困於金車」也。《象》惟曰「來徐徐，志在下」者，舉其略也。九四雖未甚得位，然有初六之相與，不至甚困。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説，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説」，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刑其鼻，是上爲陰所困也。刖刑其足，是乘剛而困於四也。爲君而遭困如此，其志未爲得也，言必有失。「赤紱」，臣有爲而色舒發，九之象也。朱色含，赤色發。紱者，蔽膝之物，有行之象。謂九二不應，故曰「困于赤紱」。然九五志求九二中正之臣，其理中直，中直者終得之，故徐徐而有喜説。既得九二中正之臣，則當竭誠相與。祭祀用誠也。九二曰享，享上也，則知九五之祭，祭下也。上下相與以誠，致福之道也。夫二、五皆中，而二則微困而全美，五乃「劓刖」，而又曰「志未得」者，何也？臣則義有所制，不得自爲也；君則一無所制，一無所制，罹困焉者，是必有以致之也。然九五居中，又非無道之象，故

曰「志未得也」，明其用心必有失。又曰「中直」而已，不曰中正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前無阻，宜往以脱困，而柔懦疑滯不能决，葛藟滋蔓，柔弱盤旋，實似之。又乘剛，故有臲卼不安之象。聖人教之曰：苟疑慮而曰動懼悔，則果有悔矣。若不復疑慮而遂征則吉。征，往也。夫其疑慮，將以求當也，而於此疑慮之過，則未當也。「吉行」也者，在乎行也。

楊氏易傳卷十五

楊氏易傳卷十六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上坎水下巽，有「巽乎水而上水」井之象。井贍養潤澤之功無窮，而實寂然不動。邑可改，何爲乎莫之改也？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變化云爲，養物惠民，而心未嘗動。無喪無得，或往或來，巽水而上，而所謂井者如故也。應酬無窮，而所謂無體者則一也。微泉汔至，未淵未深，亦未繘井，未有及物之功。學未通達，是爲「汔至」。小有知省，雖巽乎昏蒙，而猶蔽猶阻。通達未淵澄，養己尚不足，難乎及物。苟强以及物，則有羸瓶之凶，適足取敗。蓋人雖皆有道心，而自知者寡，自知則自信，自信則自善自正，自神自明，自無所不適。此非告語之所及，自知而已矣。人惟自見其過失之多，而自莫之改也，故不信自心之本善本正，[1]本神本明，不知夫患生於妄意之興。意興則昏則亂，一日覺之，則吾未始或動，未始有改，未始不備衆德。神用四發，如風雨之散潤，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也。

[1] 「自」，四庫本作「本」。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至於及物，則有功。水本在下，今木上有之，爲出而及物之象。卦辭既言「繘井」巽而上，大《象》又言「木上有水」，皆所以明及物之功。何也？疑其重復爲贅，深惟聖人設教，厥有大旨。學道之士，往往索盡精微，極之於寂然不動，又雖欲静未必果静，雖欲不動未必果不動，此萬古學道之通患，不知夫道非動静之可言，尤非溺於沈寂者之可得。道心神明，通達無方，變化無窮，而亦未嘗或動，如水鑑中之萬象，是謂天下之至動，天下之至動即天下之至賾。不得乎變化之妙者，非實得道者也，故聖人屢言及物之功，其旨在此。君子勞民，所以安養之也，又勸之交相爲養，養物之功於是乎無窮。君子之勸相，非後世之空言。觀《周官》比、閭、鄰、里之治，如家人子弟，則君子之勸相，實有勸相之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與四兩陰不相應，有「不食」、「無禽」之象。「井泥不食」，汙下故也。己德不清明，致人不食，此當求諸己。至於舊則非汙下，乃時舍之廢之，禽尤去之，而況人乎？此則在時而不在我。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中正，非泥者，而九五不應，君不用之，則二之所及者，惟鮒而已。鮒，魚之至小者，初六象之。「甕敝漏」，汲者之過，非井之罪，故曰「無與也」，言無應不見用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上出則及物有功。諸爻凡在下者，皆有不食、不及物之象。九三則陽剛，有爲有力，能渫治其内者也。雖渫治而亦不見食，「爲我心惻」者，以九三不中，非有道者，徒彊力於善。此類多有憂世太過，怠於爲人之意，以此反爲人所棄而不食，然此亦吉士，亦可汲，有明王作，「並受其福」，言亦不棄也，亦可用也。「求」之爲言，亦以明九三之過。惻也求也，其狀可見。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三與四皆不中，皆非有道者，然三動四静，故三爲渫，四爲甃。甃雖未免乎脩，比之渫則稍静矣。惟静故不行惻，不求王明。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洌然，無喪無得，寂然不動也。食者，及物也。「中正」之道自不動，自有及物之功，非索之外者，人心之所自有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者，斂藏之義。井卦之上，其及物之功盛矣。人以爲散出也，聖人特反而言之曰「收」，所以明道也，知散與收之無二，則得其道矣。又慮其或止於静也，故又曰「勿幕」。勿幕所以大開及物之功用，明井道之大成也。「收」與「勿幕」，言似異而實同，似二而實一。孔子又以「有孚」明此道。「有孚」者，誠實也。孔子又嘗言忠信爲大道，又曰「主

忠信」，又曰「信以成之」。直心誠實，何思何慮？思慮微起，則支則離。全體誠實，自無放逸，自不流，自不陷於静止，自及物而無窮，如天地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施生之功無窮，而非思非爲，是謂「元吉」。夫井之上爻，及其物之功，而乃元吉焉，非「大成」孰能與此。「寒泉之食」，君子也。「元吉在上」，聖人也。故九五止於吉，上六元吉也。

䷰ 離下兑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説，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兑澤之水，與離火相息滅，革之象也。離爲中女，兑爲少女，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女謂嫁曰歸，則二女同居，其志終不相得，亦革之象也。天下之相革，皆生於志之不同。湯、桀之志不同故革，武王、紂之志不同故革。凡變革，人情之所難，革已乃信之。盤庚之未遷，人言聒聒，已遷則人始信之矣。文明則事咸宜，而説則人咸和而心服。下離明，上兑説，易象昭然。大亨而不失正者有幾？事變之大，往往不無差，夫惟得易之道者，動静一致，雖大亨而常正。變革難於無悔，所革得當，其悔乃亡。天地變革故四時成。湯武革命，即天地之變革，故順天應人。彼不知道者，當革之時，駭於事變，不然，則遷於事情，安知至大之道哉？於變革之時，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不得聖人「大矣哉」之旨也。三才一體，動静

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變無窮，即四時之變通，匪異匪同，是謂道心，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亦謂之神，謂之道，謂之大中。

《象》曰：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孫季和云：　澤中非有火之地，今也有火之變也。高岸爲谷爲陵，物變有如此者。季和之説，深當某心。澤中而有火，其變也不知其幾年矣。曆之差，亦積累百年而後差。《志》言黄帝迎日推策，則已有曆矣。而顓帝又有曆焉，後又有夏曆、商曆、周曆、魯曆。漢興，張蒼言顓帝曆，此於六曆疏闊，最爲微近，遂用其曆，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以四百九十九爲朔餘。武帝時，以顓帝曆後天，造大初曆，以八十一分爲日法，以四十三爲朔餘，而後天有甚於顓帝曆，後爲四分曆，後亦差。諸曆莫精於唐之大衍曆，大衍以三千四十分爲日法，以一千六百一十三爲朔餘，而厥後復有後天之失。諸曆迭爲改造，實寫大衍曆之分，其差如故。蓋徒示更曆之狀，而實用大衍之法。自開元至熙寧三百五十年，後天半月餘，而諸曆未有能改者。紹興統元曆，雖以萬二百分爲日法，以五千四百一十二爲朔餘，其實亦寫大衍之分。諸曆家雖知其當減朔餘，而無法可減。曩者清晨，忽悟可減之法，以百分折之，其損其益，無不如《志》。天道不可窮盡，可窮盡者非天道，故曆當數以求合其中。而天道終非法數之所能盡，此天人之分，而皆易之道也，謂天人有二道亦非。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位居下，義從乎上，不當有所變革，故曰「鞏用黄牛之革」。黄，中也，牛，順物也，此革固不變之義。中道柔順，鞏固堅守不變，此居下之道，斷不可易者，故曰「不可以有爲也」。人心好動，使之動則易，使之静則難。不可爲云者，所以成之，止其放逸之意也。初九中象，而辭曰「黄」者，明中道人皆有之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臣道，體柔静，非首革者。如堯以薦舜於天，堯崩，三年之喪畢，舜猶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及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不得已，乃踐天子位，是謂「已日乃革之，征吉，無咎」。所行如此，豈不可嘉尚？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此爻辭有宜安不宜動之象。九與三俱陽，有陽動之象。夫天下事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應，豈可遽欲有所往乎？故凶。雖以貞正行之，亦危厲。九三純陽，有正實之象。三有「三就」之象。可革之言，三就於我，民以孚信心服，何必更往，此當安以待之。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君臣相信之深，雖改命何害？而人臣往往難之，爻辭於是釋之曰：悔亡，有孚而改命，吉也。勿謂懼其有悔而不改也，言不至於悔也。信者心相信也，未至於心相信則不可也。四、五皆陽實，有誠信相孚之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之有所變革，豈淺智之士所能識哉？大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使大人有一點利心焉，安能致民心之信如此？「未占有孚」，信在事先，此非權術而致之也。大人之心，天地也，其心即道，故曰「道心」。由心而變，無非道者。其變如虎，其文炳然。虎之生文，天也，自爾也。大人之變，天也，亦自爾也，未嘗置一點己意於其間也。其發如風雲，其威如雷霆。未至於此，未可謂「大人」也，未可謂「虎變」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之變，不逮乎大人，故曰「豹變」。「小人革面」，面雖順從，其中未必服也，異乎「未占有孚」矣。此不可强而有加也，往而求加焉，則强其所不及，將有所傷，反致凶矣。惟當居貞而無失其吉。其文蔚然，亦由中而發，非勉强之可成。虎則「其文炳」，豹則「其文蔚」，皆由中發，不可求諸外，不可强而取，各有分量，不可强而通也。上六體柔而非大中，故有不逮聖人之象。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之卦，有鉉，有耳，有腹，有足，儼然有鼎之象。下巽木，上離火，亨飪甚明。聖人亨於鼎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享帝止曰「亨」，而養聖賢曰「大亨」

者，上帝則一而羣臣衆也。斯義坦然，而學者往往又外求其指，謂此乃取象，當復有義也，意此大易之道，所以至易至簡，而人輒惑之者，率類是也。其曰「鼎，象」者，以卦象有儼然之形也。繼曰「以木巽火，亨飪」矣，又曰「亨以享帝」，又曰「大亨以養聖賢」矣，又何疑而疑其復有他指也？若曰亨飪之事麤淺不足道，疑非大易之道，則是求道於事物之外，索理於日用之外，孔子何以曰「一以貫之」？《易大傳》何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乾・彖》何以曰「品物流行」？❶孔子何以又曰「庶物露生，無非教也」？道在邇而求諸遠，大易之妙，不離目前，而妄疑其有他。腹耳足鉉，自賾自妙，不必於腹耳足鉉之外求義；以木巽火，自賾自妙，不必於以木巽火之外索理。亨以享帝，不可度思；大亨養聖賢，矧可射思。不聞孔子之言哀樂乎？哀樂豈不可見？而孔子以爲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也。哀樂豈不可聞？而孔子以爲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也。《易大傳》又曰「微顯闡幽」，豈謂顯者特微之，而幽者特闡之？故顯即微，幽即闡，顯微幽闡，皆名也，吾未覩其爲二也。惟不知道，而後求道於事物之外。道與事物皆名，吾未覩其爲二也。名即實，實即名。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思慮，人以爲不可無者，而孔子以爲無庸焉，惟思慮動而後始昏，始分裂，始亂義也，始不可告語矣，學者斷不可索義於亨飪之外。自「巽而耳目聰明」而下，則爲義矣，義即事物，事物即義，巽而不忤於物，耳目聰不蔽於物。

❶「彖」，原誤作「象」，據文意改。

六五柔上行而得位，得中道而一無倚，應乎剛而得剛之中，是義必見於卦象之中。元吉之道也，亨之道也。不巽則招禍，不聰明惑於聲色，亂於是非，不得位則雖備德，何由而亨？中者，道也。《坤·文言》曰「黄中通理」，通理所以明中之義。中本虚名，特無所倚之名。道心人所自有，有所倚則失之，有所倚則偏黨，爲私爲過。徒柔不足以亨，應乎剛，剛德爲助，則亨矣。體本柔，雖應乎剛，亦不可以大亨，故曰「元亨」。元者，道之異名。此所以元吉，以道致吉，言亨則吉在其中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革物者莫若鼎。「木上有火，鼎」，革物矣。湯武革命，天實命之。命既在，位不可得而辭。天命君子正位，則君子惡得不正位？惟天命不可恃，順乎天則其命凝；不順乎天則其命又將去之，不可得而凝矣。是故，君子不敢有一念之忘乎天，兢兢業業，無敢放逸，無敢置人欲於其間，一惟天道，故能凝命。《書》曰「宅天命」，又曰「及天基命定命」，又曰「祈天永命」。觀鼎，亦有「正位凝命」之象。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方鼎之初，未亨飪也，則顛趾而出否焉，何害？得妾猶顛趾也，而以子焉從其貴也，何咎？天下之事，其權有如此，類可以通也。初有鼎趾之象。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奇畫而在中，「鼎有實」也。鼎中有實，難於遷動，「慎所之」也。已委質事君，已任其事，不可二也，不可遷也。「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則吉。仇非我之所欲也，使彼即我而我違之，彼將尤我。彼有疾而自不至，則無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三居下卦之上，亦有耳象，而不虛中以受鉉，其義革矣。革者，失耳之義也。失耳之義無他，其行塞固而不通，故雖有「雉膏」之美，不見食焉。「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可謂不虛中而受鉉，固塞而不通者。三剛，實而不虛，不應乎上九，有「不食」之象。然賢者人之所慕，終當有遇。「方雨」，言今未雨，後當有際遇之理，但有不足之悔爾，故曰「虧悔」，言三雖善而固塞，有此未全，然終於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雖陽壯，四實陰柔。居大臣之位，是許國以大臣之事業也，而實則不稱，折足覆餗，失許國之信矣。孔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九四下應初六，陰小之趾，有折足覆餗之象。「其形渥」，備言折趾之狀。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正當耳象而得中，故曰「黃耳」。黃，中也，「黃中通理」，則中者道之異名也。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得此道則無所不通，無所不利；失此道則無所能通，無所能利。六五得中矣，

何患不能舉鼎哉？故又曰「金鉉」。金鉉則力足以舉之，不必以九二爲鉉，《象》辭未嘗及九二也。得道者雖無所不通，而無所不通者，其間或至失正，則猶非道之全，故曰「利貞」。貞，正也。曰中正，于以驗得道之全。然中正非二道，人心即道，道無我，中虛無所倚，無所倚，故有中之名，自然出於正，故有貞之名，故象止言「中以爲實」，不復言正，於以明中正之非二也。夫天下至實而不可易者，中而已矣。中乃虛名，亦無體狀，或謂之正，或謂之道，或謂之易，或謂之神，或謂之天，一也。舉三才、萬物、萬事、萬理，皆此而已矣，安得而易之？其實爲至一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正當鉉象。玉者温潤之物，玉鉉則剛柔節而和。九爲剛，上爻當六爲柔。夫天下事，偏剛不可，偏柔亦不可，剛柔和則中，中則事無不舉矣，故「大吉，無不利」。此義與六五同，此爻則因玉鉉而發義。夫道一而已矣，六十四卦皆此道，三百八十四爻皆此道，何獨六五哉！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有動義，亦有恐懼義。他卦之有震者曰動，惟此重震之卦言震懼，亦猶離於他卦言明，於本卦言麗。《易》書固

欲備衆義，曰動曰恐懼，皆震也，皆易之道也。方震懼之時，非亨也，而有亨之道焉。慢易則放肆，震懼則收斂，故曰「震來虩虩」，恐之狀也。放肆致禍，恐懼致福。「笑言啞啞」，後來致福，有準則之可驗也。堯舜之言多「咨憂」，禹曰「克艱」，益曰「儆戒」，皋陶曰「兢兢」。卒之堯有乃神武之德，舜四罪而天下咸服，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道德之威，又何止於「震驚百里」而已，百里姑因震雷之象，明主器長子之道，故止言百里。至於「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不喪匕鬯」，則其體又大矣。體有大小，聽威則一。或者以猛厲爲威，是襲亡秦之故轍，安能不喪匕鬯？匕以登鼎實，鬯以通神明。祭之始禮也，長子主鼎器，故言匕爲宜。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卦辭已言恐懼之道，此復言之者，人心多忽易，能「恐懼脩省」者寡，故諄諄誨之也。然學惟知恐懼脩省學者之事爾，易道精微廣大，往往不於是乎在。持是見者不惟不知易道，亦不識恐懼脩省。何以明之？天下無二道，悟恐懼脩省即何思何慮之妙，則無所不通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卦辭已詳言之矣，此復用其辭，何也？人之知所懼者幾何人哉？雖堯舜之聖而後「咨憂」，禹、皋陶、益言於唐虞之時，而猶曰「克艱」、曰「兢兢」、曰「儆戒」。然則惟聖智而後知所懼者，誠鮮其人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然則知所懼者，誠鮮其人矣。此聖人所以

復用卦辭於此爻，覬人之少省也，況筮者於爻辭啟告爲切。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來則過初九之剛，億而安焉，則亦以乘初九之剛而不可安處，故「億喪貝」。往而「躋於九陵」，九陵，六五之象也。雖今未應，不可爲得，至於歷六爻七日一卦變，則時當得矣，勿用逐也。避難曲折，有如此者。昔大王既不可禦狄，不可安處，去而邑於岐山之下，而他日興周焉，此象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蘇蘇」，恐懼失則，精神潰喪之狀。聖賢未嘗不恐懼，而亦未嘗蘇蘇。蘇蘇之懼非道也。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而蘇蘇然，處此位者，不當爾也。孔子曰「古之有天下者必聖人」，則公、侯當大賢，大夫、士當次賢，居三公之位者必賢，不當有此蘇蘇也，故曰「位不當也」。若震恐而行，不居此位，則「無眚」。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恐而遂至於沈泥，雖稍異於蘇蘇，而不得其道則均。九四頗剛强而四陰柔，似剛而終於懾懦，陷於二陰之中，遂有泥象。震之遂泥者不可謂光。若孔子「臨事而懼」，如日月之光，雖有照用而無所思爲心不動，此惟道心内明者自覺自信。「光」之一言，所以明道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五之乘剛同，而二不可億、五則

宜億者，直君位得中，又六與五剛柔全德，無乘剛之畏，故異乎六二，故六五有億安之象。因億安之象，明中道之義，不明避難之義。夫人心未始不中，惟因物有遷，意有所倚，有所倚則不可謂中。意在於此則倚於此，意在於彼則倚於彼，意在於此則來，意在於彼則往。意慮紛紛若此，故昏亂，故偏黨，而人之道心始失而事大喪矣，故此以往來爲危厲。但安焉，則吾心自無所倚，自無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行則危矣，微動則意有所倚而失中矣。六五之事，自在乎中，但勿他求，勿動意。堯「安安」，禹「安止」，豈有在乎中道之中而尚有所喪也哉？曰「大無喪」，斷斷之辭也。舉天地之間皆此亨也，天下無二也，此惟能安者自信自知。其憧憧往來者，雖提耳而誨之，如水投石。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矍矍，驚懼之甚。懼而至於驚則亂矣，如此而往，安得不凶。然上六之懼，因鄰而懼，不以躬而懼。九四迫於六五，故有「於鄰」之象，未至於上六，故有「不於其躬」之象。畏鄰而戒，則爲無咎。若難及躬而始懼，又驚喪失道，則凶之道也。上六雖以畏鄰戒而「無咎」，而「索索」者必未得中道矣，違道者必有所失。六三「婚媾」也，而不應，而有言，此亦見上六失道。

楊氏易傳卷十六

楊氏易傳卷十七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口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則應用交措，❶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强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静，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無爲，如水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也，耳雖聽而不流於聲也，作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

❶「措」，明刻本、四庫本作「錯」。

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虚也。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非所有而無之也，非本不止而强止之也，本無止，本無所，今曰「止其所」者，姑爲之言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有我則有所矣。不獲其身，雖形體猶不獲也，非實有形體而强不獲也，形體自非有無之所不可言也。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爲道，而有形者非道？豈獨無形者爲妙，而有形者不妙邪？未始不一，人自不一，故「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人不可以有無論，本無所見也，見則意動而遷矣，非止也。天地之變化，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三才一

也，動静一也，有無一也。故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之言止於此，而不復詳其所以然者，正以非有無、動静、思爲之可言，而無所容其言也。子擊磬於衛，所警告於人者也，昭昭明明而不可復言也。凡孔子之所已言者，則又曰「予欲無言」，則言非孔子之所欲也。以爲言非夫子之所欲，而又曰「繫辭焉以盡其言」，則言又可盡，又非所不欲。然則道豈有無、動静、可否之所可論哉？道豈有無、動静、可否之所不可論哉？光明者，言有亦可，言無亦可，言動静亦可，言可否亦可。不光明者，言有不可，言無不可，言動静不可，言可否不可。曰「上下敵應，不相

與」者，以是卦上下皆敵，初與四皆陰，二與五皆陰，三與上皆陽，非「相與」之象也。既曰敵矣，何以言應？非謂截然不與物應也，雖應而不動也，猶未嘗相與也。如水鑑中之萬象，交錯紛然，而水鑑未嘗有交錯紛然也，如此則「無咎」。苟惟不然，則意起而私，物我裂而怨咎交作矣。此道昭然。必取「上下敵應，不相與」之象者，昏蔽者多，必疑必駭，故必指象以爲證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抱關自有抱關之位，君子所思，不出抱關。乘田自有乘田之位，君子所思，不出乘田。大舜耕於歷山，則安乎歷山。「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則又安乎南面。❶子思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以至於我自有我之位，彼自有彼之位。今有人犯之，則忿然怒曰：「彼何得而犯我？」是思出其位也。彼自出而犯我，我安可復出位而怒之？己有善有能，彼不我知，自彼之失職，我何與焉？而悶悶自不安其位，焉得之有？是位也大矣，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無畔無際，常清常明，思輒失之，非果無思也，慈愛恭敬，應酬交錯，變化云爲，如四時寒暑，未嘗不寂然。苟微起思焉，即爲出位，即失艮之道矣。艮之道即易之道，卦於此及以示人耳。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諸爻取身爲象。以人情所以好動而不能静止者，由有己也。初六最

❶「乎」，明刻本、四庫本作「于」。

下，爲趾欲行也，而居位下，未可行也。初六能止之，故「無咎」，行則失正矣，今止之則未至於失正也。然人心易放，止不行，雖爲貞正，未必能久也，故「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隨上而動者也。上止而不見拯，不得不隨而動，故「心不快」。《象》曰「未退聽」者，言其心未之休止，未肯退聽也。誠能退休而遂止，一聽天命之如何，則其行天也，其止亦天也。皆天而不以人爲參焉，則不失其本有之天性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限也。身雖有上下之限，而氣血未嘗不通和。今九三失中，截然固塞，艮止不復通和，如「裂其夤」。夤，齊也，不可裂也，裂則爲厲薰其心矣，言其心之病也。《象》又曰「危薰心」者，再言其心之病，當反求諸心，不可求諸外也。此爻乃固塞不通，執艮止之迹，失艮止之道。道也者，❶通也，無不通也。孔子曰：「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今九三艮其上下之限而不用其情，不可行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千慾萬繆，皆起於身。能止其身，如絲而理其總，如火而沃其薪。截然寂然，本無可言，本無所始。身氣血爾，氣血何所思？氣血之中，亦何所有？聖人於是不言心而言身，於以見心乃虛

❶「者」，四庫本無此字。

名，本無所有。苟言心，則人以心爲實有，立我立私，禍本益固，故聖人於此不言心，於咸之四亦不言心。《象》曰「止諸躬也」，亦初無義理可言，申言之而已。正而已，無可復言者。聖人之教人，何其直而無隱，何其直而無盡。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當身之上，有輔頰之象。「艮其輔」，謹其言，則「言有序」，不妄發矣。用艮於輔，未能不動於意念，則不能無悔。謀諸心，則悔亦亡矣，不復放逸於外矣。然輔頰亦未易於艮止，亦以其中正也，故能止之。不然，則如制驛馬，如遏決川，安得而止之？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有厚義，又有不動義。《書》曰「惟民生厚」，其因本厚而不動之，則其厚固自若也。人之德性，固未始或動也。《中庸》曰「大德敦化」，言不動而自化也。《復》曰「敦復」，不動而自復也。《臨》曰「敦臨」，雖臨乎人而不動也。是其不動非彊爲是不動也，人之德性，自不動也。德性亦曰「道心」，道心即意念不動之心。曰「以厚終也」者，人性本厚，因物有遷，今不遷動，則不失其厚如初矣。厚者，不薄之稱爾，非有實狀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所以名卦者，山上有木也。下艮山，上巽木。木在山下，則其長也

速；木在山上，則其長也漸。而《象》不及之者，於漸進之義，非所切也，故徑以漸進之義釋「女歸」之象。納采、問名、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女至，以禮而進也。天下之事皆然，其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事君不以漸，則疏，則近利，則不正，如女之歸則吉，進得位而後可以有功。此位，剛得中之位也。君體剛而又中天下而立，而後可以大有爲，可以有功。若夫人臣雖進，皆不足以言位。人臣之位，皆君之所命。人臣之功，亦君之所用。使君不用之，臣何能爲？故臣之功，皆君之功也，臣無功。臣之位，皆君之位也，臣無位。故此慮斯義之未白，繼曰「其位剛得中也」，明乎非人臣之位也。人臣而必欲成功業於天下者，皆妄也。不明斯義，則懷必欲致功業之意於胸中，終妄作而已矣。舜、禹之進也以正，故可以正邦。彼莽、操亦有繼迹往古之意，豈有暴取而可以正邦者乎？人心不可以彊而服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湯、武不爲也，故邦可正也。唐太宗假竊義兵之名以欺天下後世，而奸利之穢不可掩也。雖力假仁義以杇糞牆人心，終不可彊之使化也，故太宗頗有治迹而無治化。此所謂「正邦」者，人心正也，非徒飾其迹而已也。「止而巽，動不窮」者，復發明乎漸進之道。止者，寂然不動也。巽隨時順理，不汲汲然也。止非彊止，未始不止。道心無體，本無可動，變化進退，巽動無窮，雖動猶不動也，不動者其動無窮。以斯而進，所以能漸歟？以斯道而進，所以能正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長以漸，於《象》已言之。風俗不可以遽而善也，其化也有漸。俗不自化，視上之德。君子久居賢德，則俗斯漸化而善矣。不曰聖德者，聖德之所化爲速，孔子爲三月而俗已化，故止曰「賢德」。然商之頑民，周公亦不能遽化。天下固自有習固難化者，又不可一概論。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進欲其知時，故鴻爲象。進欲其漸，故以於磐、陸、木、陵爲象。有道則漸進，無道則急於進。「漸鴻於干」，君子之漸進也。彼小子不知君子之心，惡其遲遲，以爲不亟從也，厲而「有言」。然君子之心初無他，輿論之所服也，何咎？故曰「小子之厲，義無咎也」。言六四雖居上，實小子也，不知君子之心。四與初二陰，無相應之象，故有「厲有言」之象。干，水涯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稍進於初矣，故漸於磐，然位猶在下，六二無求進之意，「飲食衎衎」，和樂安暇，若將終身焉，故吉。人情大抵好進，惟有道者不然。飲食衎衎，疑於不事事而素飽，故《象》釋人之疑曰「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爾雅》「高平曰陸」，又進於磐矣。「夫征不復」，上九不應。「離羣醜也」，上與三乃其醜類。「婦孕不育」，九三失其所以爲婦也。三不中，有「失道」之

象，故凶。「利禦寇」，非其正也。非正者足以害我，故曰寇，利於禦之。慮二之失道，或親於寇而不能禦也，故教之能「禦寇」，則我不失於正順，則夫婦可以「相保」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木則又進於陸矣。木非鴻之所居，「或得其桷」則安，則「無咎」。木有横向者爲桷，象似安平可居。其所以得桷者，順巽故也。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一無己私，惟有道則然。六與四俱柔，又入巽卦，有順巽之象。榱亦曰桷。古以大者爲檻爲楝，以桷爲榱，故榱亦名桷。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爾雅》：「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則愈高矣，故阜高，陵又高於阜。以序而觀，則陵高於木。夫婦，六二之象。❶六二之進也漸，又九三阻之，故有不孕之象。然六二之「不孕」，異乎九三之「不育」。九三不中，六二中正，終不與不正合，故九三「終莫之勝」。二、五正應，邪不可以干正，中正者卒得所願，天地鬼神之所共與，人心之所同歸也，安得不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又在九五之上，若不可言陸而曰陸者，上九之應在三，三爲六，上居巽體之上，故降而從陸歟？退巽如此，故其羽可以爲人之儀則。其曰「不可亂」者，人心爲進退得失所亂，則貪進不克

❶「二」，原作「三」，據文意改。

退巽，能退者必其心不爲進退得失所亂者。近世安定胡公以「陸」爲「逵」，晦庵謂是卦諸爻皆協韻，於協韻則宜。但重於改舊而不改，義亦通，未敢遽從，姑存是説。「未敢遽從，姑存是説」者，易之道也。苟以爲易之道未必在是者，是人爲事所亂。

䷵ 兑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説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兑以少女居内，震以長男居外，有歸妹之象焉。「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人知是義者有幾，知是義而信是義者又有幾？吁！人皆有夜光明月之珠而不自知。不自知者，泥塗砂礫蒙之也，不自知者，雖明告之曰汝自有此珠也，必掉頭斷斷乎直不信，往往繼之以嗤也，而自知自信者少。大哉！聖言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之義，何愧於天地？而歆然自以爲不足當也，意動而昏之則亂，亂則放僻邪蕩，靡不爲矣。宜其斷斷直不信，此非告語之所及也，亦非果有甚高甚難之實也。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動者爲誰？至神至明，我所自有。變化云爲，何動何静？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天地此得以範圍之，萬物此得以發育之，其爲歸妹「爲天地之大義也」何疑？「歸妹，人之終始」，嗣續之義也，所以明人道之大也。「説以動，所歸妹也」，以少女而説之，衆人之情也，非正大之情也，而亦未至爲邪也。「征凶」者，柔宜

居陰，上下二卦皆然，二、四偶而以九居之，三、五奇而以六居之，位皆不當，故征則凶。「無攸利」者，柔乘剛也，震二柔乘一剛，兑一柔乘二剛，不順也，何以能利？歸妹之義大，而卦象則凶，不可執一論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上有雷」，陰陽之際也。「永終知敝」，有偕老之義，無乖落色衰而復相棄背之敝也。道有淺深，義有邪正，皆易之變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位在下，有妹之象，娣則不可專行。「跛能履」者，難於行之象。知此而往，則得娣之道，故吉。征，往也。「以恒」者，恒，久也，當以久於娣爲心，當有終其身爲娣之心，不可有他念也。「跛能履，征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故也，是皆易之正道也。大抵由道而行，則無利心，由利心而行，則必失乎道。謀利者多害，不謀利者多利。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闚觀，利女貞」，則「眇能視」爲歸妹之貞。婦人所知，不出房闥，正也，是正惟幽人有之。心未始不正，意動而亂故失之。意不動則静，静則幽，幽則貞。或者往往以所視不廣爲非，聖人於是正之曰未爲變失常道也，斯乃婦人之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不見應於上六也，須

待而終不獲，反歸以娣，不蒙以敵見禮，而退處於娣，以六三有當於理者故也。六三不中，惟中有得理之象，《坤・文言》曰「黄中通理」。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三與上兩陰不應，四與初兩陽不應，三與四皆有不應之象。三在内卦，故爲已歸而須。四在外卦，故爲未歸而愆期。愆期，失時也。雖遲其歸，終有其時。九四所以愆期，不爲苟就，有所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君，女君也，《儀禮》亦云。女君之袂，何以不如其娣之袂良？帝女不嫁，其體貴也，又其位在中，爲嫡，爲女君，其體又尊也。尊與貴非執婦道者之所宜也，故以不如其娣之袂取象，以明謙恭之義。當如月之幾望，無敢盈滿，則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虚筐也。

歸妹所以承祭祀，而上六居外居上，故不言婦。「承筐無實」，徒有承祭之名，而無承祭之實。「士刲羊無血」，不能制狼壯之妻也。羊有狼壯之象。不能制婦，不成爲夫，故不言夫。上與三不應，夫婦不協順之象。三，兑卦爲羊。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

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觀卦之象，雷電皆至，豐之象也。離明震動，以明而動，故豐，故亨。以昏而動，則反是矣。「王假之」，假，大。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上則天，下則地，中則大人之聖者爲王。王者代天理物，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皆王者之所統。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周官》職方氏盡掌天下，極於「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才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王者之職，乃如此其大也。是故，王者惟恐其不大，故《彖》曰「尚大也」，❶「勿憂」其智力不足以給，宜如日之中天，日無思無爲，自無所不照。王者德性未始不光明，帝堯「光宅天下」，文王「光於四方」，皆無爲而光照天下，治無不舉，此日中無所不照之旨也。然而自夏后氏以來，繼世之君，豈能皆聖？又豈能皆賢？故孔子於此致盈盛之戒，恐繼世之君，恃廣大之勢，多滿盈之患，故孔子復發滿盈之義，而致戒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天地不能常盈常盛，「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使知其不能長有而懼之也。❷然豈無保豐持久之道，使繼世之王，皆不失道，皆不昏而能照，則歷年何止於八百？雖至今可也。此天地之造化，所以至於今不已也。「假，大」，詳釋見家人九五。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❶「彖」，原作「象」，據文意改。

❷「使」，明刻本、四庫本作「便」。

雷自下而作於下，電自上而照於下，其用皆至，其在治道則爲「折獄致刑」。明以折獄，威以致刑。君子之於刑獄，所不忍也，方民困窮，未敢致刑也，禮樂教化未孚，未敢致刑也，不得已而刑之，猶不敢盡。今也世道豐亨，家給人足，禮行政成，教孚化至，而猶有故犯，君子不得已致之刑，不得而宥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他卦兩陰不應，兩陽不應，此卦初與四皆九兩陽，而曰「遇其配主」者，何也？不期而會曰遇。❶不出於所期，兩剛相遇合者，彼此皆陽明故也。陽明配合，「雖旬無咎」，往有嘉尚。然初居下而體剛，非居下之常道，可旬而不可久。十日爲旬。《象》曰「過旬災也」，人若不自覺，他日禍忽至，謂自外至，故曰災。四以初爲「夷主」，初以四爲「配主」，皆陽明也，以四在上，故曰配。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草也。馬云：「蔀，小也。」蔀雖豐，亦小矣。六二之所以爲豐者，如斯而已矣。人臣言業之小大，一視夫君之所以用之者如何。日中而見斗，則日失其明，陰闇之極，故「見斗」也。斗在北，北亦幽陰之方。六五之君，不明如此，則六二之功業，安得豐大？六二雖往，必得「疑疾」，言見疑於其君也。二五兩陰，無相應之象。使六二有忠信以啟發其君心則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❶「曰」，原作「四」，據四庫本改。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草生水曰沛，水生之草尤其不茂。人臣事業，一視夫人君之如何，君明則臣始得展盡所藴，君不明則人臣安得致功業之大？故六二之事業已小，而九三所事乃上六極闇之君，則九三之所謂豐者，如沛而已，其小有甚於蔀，《象》曰「不可大事也」。沬，子夏謂星之小者。日中而見小星，則日之失其光明爲甚。上六之陰闇爲甚，則九三安得而大有所事？不止於往得疑疾而已，遂至於「折其右肱」。肱左不如右力，以明其終不可用，不用則無咎，用則有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處大臣之位，其事豈可如蔀而已，殊爲不常也，以六五之君，陰幽不明故也。若遇其同德之主，則往而從之爲吉也。行，往也。應在初九，九陽明，夷平也，皆陽明，故曰「夷主」。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　六五之吉，有慶也。

　自二與四觀六五，則有陰闇之象。然聖人作《易》，取象不一，於六五爻又發其中正之義，能招來賢俊而用之，則民被其澤爲有慶，民感其德爲有譽，吉可知也。章，賢俊之稱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民被其澤則爲吉，民不被其澤，則雖善不爲吉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户，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自高大也，如鳥之翔於天際然。「蔀其家」，自藏蔽其家，使其

人不得至也。「闃其户，闃其無人」，雖三歲之久，亦不得而見，明其自藏之深固也。爲人上不能謙虚禮賢，自大自足至於此，其禍可勝言哉？

楊氏易傳卷十七

楊氏易傳卷十八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山上之火，行而不止，旅之象也。觀卦之象，是以小亨。❶六五「柔得中乎外」，外，卦也，外有旅之象焉。旅體不剛，惟順乎剛得中，則不失乎道。止則止而不動，禹曰「安汝止」，《艮》曰「艮，止也」，人之道心，未始不止也。所麗者明哲，則得所依矣。體本柔，是以「小亨」。旅處乎外，窮而不得志，成者往往多失正，惟其得道者不失正。夫人情之所以多失正者，以困窮進之，苟於趨利也。不肯遵道者，以爲非利之所在也。而今「貞吉」，明由正者吉，失正者不吉。然則小人爲不正也何益哉？苟於目前，不知禍隨其後也。今由正而行者，得中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自足以亨，自足以致吉。然則貞正者何患乎不獲吉？人情於旅，多窮悴無聊，安知旅之時義有「大矣哉」之妙？前所謂得中者即大矣哉之妙也，所謂正者即大矣哉之妙也。所旅於外，順乎剛，麗乎明，皆大矣哉。人於旅微動於意，則有所倚，有所遷，失其大矣。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孰動孰静？孰行孰

❶「是」，明刻本、四庫本作「足」。

止？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水鑑中之萬象，猶恐大矣哉未足以盡斯義，孔子曰「言不盡意」，而或者忽略斯卦，以爲小末，是惡足與言易之道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明無不照，又火行山上，不留止。君子之明慎於用刑，如火之無不照，而不留獄，如火行之不留止，亦憫旅者困窮犯法而念之。凡此皆易之道也。易之道顯於上離下艮之六畫，而行於君子之明慎而不留獄，此不可止以比擬言之，心通内明者知其無所不該，無俟乎貫通。六十四卦之象，聖人姑以導昏者而漸通之，不昏者知六十四卦一象也，三百八十四爻一事也。明者自信，昏者自不信。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陰柔狹小，有「瑣瑣」之象，斯其所以取災歟，志窮故也。《坎》「維心亨」，❶「困而不失其所，亨」。隨物而遷，自昏自失，不昏者本不失。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得中，得旅之道者，故即次而安，懷資而利，又得童僕之貞忠。得童僕之心，則無所不得矣，故曰「終無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不中，用剛而過。自居位得勢者，尚不可以免禍，而況於旅乎？宜其

❶「維」，原作「惟」，據坎卦辭改。

焚次矣。在旅而以此與下，必喪童僕之貞，危厲之道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則安。故六二則安爲「即次」。以九居四，則不安，爲「旅於處」，爲未得其位。❶ 旅之道，非止於柔弱而已，亦有剛斷之道焉。九四剛，有斧象。居弱離明，非昏妄者，故曰「得其資斧」。然非中非得道者，故未能安，有不快之心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中正文明之士，欲以致文明之業。離爲雉，文明之象也。射之而亡其矢，無應之者，道不行也。六二不應，故有此象。然六五文明之德，終不可掩沒，人皆服之譽之，故雖非所求，自有命之者。《象》曰「上逮也」，以上九相比，陰陽有相親之象。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與九三略相似，而上九爲甚焉，以剛居上，而離火性上炎，剛躁爲甚。「鳥焚其巢」，旅而以此居上，焚巢之道也。鳥高翔，有自高亢之象。其未焚也，愚不知其禍至，故笑，及其焚則號咷矣。蓋不知柔順之足以致福免禍，而忽略輕易，無故喪之，故凶。牛有柔順之象。其曰「終莫之聞也」者，昏愚雖被禍尤，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雖終其身不悟也。

❶「未」下，四庫本有「爲」字。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小者之道也，「申命」之道也。剛爲大，柔爲小。君爲大，臣爲小。上爲大，下爲小。上命之，下行之，是爲申命。申命者，巽順而行之。天下之事，徒柔不足以立，必有剛焉。二五皆剛，有剛之象，皆巽體，皆中正。剛巽「中正」，備此衆德，非得道不能。又重巽卦，柔皆順乎剛，又道之所當然也，「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小者固當依乎大，往而依乎大人。小者當從乎大，不往則失小者之義。然其往也必中正，所見必「大人」。如不中正，則爲邪矣；不見大人，則見小人矣，非巽之道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相隨而至，即君子之「申命行事」。人臣知申命行事而已，未必知其爲易之道也，故《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爲進退，況初爻尤有「進退」未定不決之象。「利武人之貞」，教之決也。貞，正也。決而不失正，易之道也。乾九四以疑而無咎，此則以疑而不治。當疑而不疑，非道也。不必疑而疑，疑之過，亦非道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巽體，而又居下卦，又二爲柔，有巽在牀下之象，過於巽也。史巫以言

通誠於神，「紛若」之多，巽順之甚，發諸言辭，其多若。此疑其大過，不能致吉，而此「吉無咎」者，於其過巽而出於中誠，不致於大過也。天下事皆不可執一論，過雖非中，就過亦有得中者，九二之謂也，是謂變易之道。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以九居三，剛而過中。質非巽者，巽不出於本心，勉彊而行之，故曰「頻巽」。頻巽則知頻失之矣，故吝。吝，不足也。夫其實不能巽，至於不得已而後巽，頻失頻巽，其志亦已窮矣。夫豈知本有之性，清明無體，何者爲我？無我無意，自知自巽，何窮之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以六居四，柔順之至，況又巽體？教之田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先王以習武備，有剛德之象，於以濟六四之所不足也。曰「悔亡」，尤慮其有悔也。第往而田，可以「獲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及充庖，三曰班其徒御。夫人性未始不大中，或動於意而過剛，或動於意而過柔，約其過，彊其所不及，去其害性者，庶乎復其本中矣。曰「悔亡」，所以啟諭之於先；曰「有功」，所以誘掖之於後，即堯之所以「輔之翼之」之意。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正得中正之道，不偏於剛，亦不偏於柔，爲貞正，必吉，悔亦亡。「無不利」者，凡此屢言，皆所以釋人之疑，定其中正之道也。人情喜於柔巽，不樂

於剛德，故曰「無初」。然中正之道，終必獲吉，然亦不可不謹戒。庚，剛道也。先三日而圖其始，後三日以圖其終，謹之戒之則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明夫九五之道，允爲正中，蓋其居尊位，不可過於柔巽，過於柔巽則失柄，故曰「位正中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爲暴也。自道心而發，無作好作惡，❶無偏無倚，自不可巽懦無制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居巽卦之上，❷爲巽之過，故亦曰「巽在牀下」。喪其資則失利，喪其斧則無斷制，雖其事出於正亦凶。《象》曰「上窮也」，言巽之過也。既喪其資斧矣，可以爲正乎？凶也。未有由正而行而失利而無斷制者也，失利無斷，足以見其失正之驗。

䷹ 兑下兑上

兑，亨，利貞。

《彖》曰：兑，説也。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之大，民勸矣哉！

兑，説也。得人歡心，豈不亨通？然利於貞，以不正説人者有失，壞人心於無窮，大致禍於後日。剛中柔外，其説之道乎？剛之爲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爲剛也。其中則剛，外則柔，以此得

❶ 下「作」，四庫本無此字。

❷ 下「上」，原作「吉」，據文意改。

人之歡心，必不失乎貞正。得人之歡心而不失其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則？三才一道故也。如此「説以先民」，則民咸從之，咸忘其勞。「説以犯難」，則民咸死之，咸忘其身，説之大至於民咸勸於善，豈不大哉！此説非有術以使之也，非違道以干之也，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之人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應之，幾於神矣，故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説，所敬寡而説者衆」，得其道故也。故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故又不止於民説之，又死之，不止於死之，又勸於善。感民之所同有者，故無所不通也。

《象》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之相附麗，即朋友之相親麗而講習。自古朋友之講習者多矣，皆《易》之兑卦也，而知之者有幾？知其説者，未足以爲知也。心通内明，自知自信，而後爲知。知之者何獨知朋友講習之即麗澤也，即六十四卦，即三百八十四爻，即天地萬物，即日月四時。麗澤非彼，朋友非此。「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兑之初，莫之適從也，泛然和説而已，故吉。《象》曰「行未疑」者，所行未有可疑之迹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二五本爲正應，而兩陽無相應之象，然陽實有誠信之義，故有相孚之象。惟相孚而和説，則「吉，悔亡」。志不相孚，斷無和説之理，故《象》曰「信志也」，言心相信。

六三，來兑，凶。《象》曰：「來兑」之「凶」，

位不當也。

六三之正應在上六，今不從其正而從其不正，來比於二，是說於不正也。六三之位，亦稍高矣，惟賢者宜在高位，而說於不正，不當爾也。上六初二，不必以人言，惟以正不正言。陰陽相應，兩陰不相應也。

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剛四柔，若有立者而不固，其正應在初而未應，近比六三諛佞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說，去取交戰於胸中而未寧。聖人於是勉之曰：介然疾惡小人則有喜。《象》曰「有慶」者，言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係焉，能不近小人，則澤及民矣。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九五本與九二正應，今乃不應九二，而親信上六柔媚不正之小人，又置之高位，故曰「孚於剥」。剥之爲卦，小人剥君子，又剥喪其國家，故謂小人爲剥。信小人，危厲之道也。《象》曰「位正當也」者，聖人推原所以孚於剥之由，由乎以位爲己之位，正當其位，以位爲樂，故人欲熾而邪媚得志也。此如水有源則必有流，如木有根則必有枝葉實，以己處富貴崇高之位，未有不親信小人，致危亂也。黄屋非堯心，舜視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與。故君子進用，小人退遠。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上六超然一卦之外，不應於三，有高尚之象，宜不爲富貴利達所動，然非中，無得道之象，近比乎九五，陰陽有相

親之象，則亦有引之説之之象。引之斯説，未爲光明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説，孔子戒之以「毋爲小人儒」，知其未光明也。及孔子没，乃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曾子光明，子夏不光明也。又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曾子數其罪爲第一，光明者固如此乎？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散也，離也，其象則風行水上，其卦變則本以九四之剛來爲九二而成坎，故曰「剛來」，六二之柔往爲六四而成巽，故曰「柔得位乎外」。一剛一柔，皆有亨之象。剛來得中，故不陷於坎險，故曰「不窮」。不窮者亨之道，窮則非道矣。柔得位，順承九五，陰陽相親，有上同之象，故曰「上同」。上同者亨之道也，不和同則離散非道矣。大抵得乎道者，無所往而不亨；失乎道者，無所往而能亨。假，大也。惟王者大其有廟之道。廟必有尊也，必有親也，慈愛恭敬之心也。慈愛恭敬，人心之所同有也。上者行其恭敬慈愛之心於上，舉而措之天下，則舉天下慈愛恭敬之心，無不觀感於下，是爲大其有廟之道。夫人心之所以離散者，由其上無慈愛恭敬之心，是以下亦無慈愛恭敬之心而爲離也。有王者作，「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必可以中天下而定四海之民也，故曰「王乃在中」，明非王者則不能宅中也。王者即此有廟之道而推之，可以涉大

川，濟大險。曰「乘木有功」者，取象乘木，惟以明濟險有道而已。濟險之道非他也，大其有廟之道而已。大其有廟之心，乃天下同然之心。此心即道心。道心者，無所不通之心，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以之濟大險則無所不濟。此心人之所自有，人所自存，而有昏有明，有濟有不濟者，何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意動則昏，不動乎意，則道心無體，自明自神，自正自中，自無所不通，自無所不濟。「不學而能」，是謂良能；不慮而知，是謂良知」，此假有廟之道也，此乘木之道也。彼謂假有廟自有一道，乘木自有一道者，何以能感動天下同然之心？何以能使「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非智術之所能致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散之象。享帝立廟，即「王假有廟」之道。於卦《彖》已詳釋其義，此則其事也。恭敬慈愛之心，必達於事，則爲享帝，爲立廟，此始舉二事以發其端爾，非謂止此二事足以定天下之渙散。《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凡慈愛恭敬，有一失焉，即失人心。王心之誠愛誠敬，雖已自足，達之深入乎民之心，又著之於禮樂政事、聲名文物，則觀感亦深，動化益敏。夫所以合天下離散之心者，在此而已，而或者求諸權術，良可鄙笑。其有以力假仁，僅足小濟，岌岌危懼，禍亂繼作，安得不去彼取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

吉，順也。

時方離散，不可出而仕也，拯壯馬而亟遯，則吉矣。《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者，以初六未得位，又渙散之始，難未成，則早遯爲順爲宜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散之時，而九二稍得位，出非其時也。渙離其所，而奔其机，棄位而就下，遯世而貧賤，則安也，則悔可亡也。机居下而安，人皆以進而得位爲得願，明者則以退而即安爲得願。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躬有俯而就下之象。六三近比於九二，陰陽有相得之象，而六三不然，「渙其躬」，不就下乃應上九，志不在內而在外，斯其所以「無悔」歟？內雖有難，戀戀於利禄者未必能渙其躬而退處於遠外也。今何以知六三之志在外？以六三與上九，一陰一陽有相應之象，是故知六三之「志在外也」。九二、上九不必言人，九二有內象，上九有外象而已，諸儒率多誤認。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取渙離其羣黨之義。夫士之窮而在下也，則有親黨，有朋友之黨，急難相救，利害相同，及其事君當大任，則當行天下之大公，不當用其私黨，故「渙其羣，元吉」，此非小賢之所能也。丘，聚也。於渙散之中有聚合人心之事業，而非其故，匪夷所思，其故匪夷，皆深信其大公，知不可干以私，不復思念，足以見其誠實篤志。夫是之謂道心，夫是之謂易之道，夫是之謂「光

大」。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又發渙汗大號之義。聖人作《易》，衆義畢備，不可執一論。大君渙散於四方，曰「汗」者并以著一出不可復反之義，凡此皆易之道也。若謂號令者，號令而已，疑大易之道未必在是，則不惟不知易道，亦不識號令。「大號」者，易之大號。「渙汗」者，易之渙汗也。渙離之時，惟王者乃能居其中而「無咎」。所謂王者，非空名而已，實有王者之德，乃名爲王。既有王者之德，則何患乎民心之渙散？一麾而定矣。蓋王者之心即兆民之心，兆民之身即王者之身，雖驅之使離散，不可得矣。曰「正位」者，明爲王而後可以正居其位也，斯乃爲王者之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應六三，三爲内卦。坎體險難，又坎爲血卦，故告之以「渙其血」。離其難，去而逖出，則「無咎」。逖，遠也，言其不當應乎内也。

楊氏易傳卷十八

楊氏易傳卷十九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説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止也，止其過也。節之止異乎艮之止，止雖不同而其道同，天下無二道也。内以節己，外以節物，凡天下之有所謂節止也。觀節卦象，有亨之道焉。三剛三柔中分而不偏，節制爲剛柔不偏。不偏則人心和而可行，爲亨矣。二、五皆剛而得中，亦制節不過之象也，亦亨之象。苟「苦節」而過之，則人將不堪，將不行。苦節非其道也，不可以爲貞，其過窮則不通。制節非人之所樂也，聖人以爲行險人心易縱，既縱則難於節，節之是拂其所欲，拂人之所欲大難，故必和説以行之，又必當位，其勢可以行，又中而一無所偏倚，正而不入於邪，則人心説誠服，通行而無阻，斯備節之道。兑，説也。坎，險也。九五當位中正也。不和説則人心不從，不居勢人亦不從。不得「中正」之道，人心不服。天地亦有節：夏暑之極秋節之，冬寒之極春節之，故「四時成」。爲國則「節以制度」，有制度，則財不妄用，不妄用，則不横斂害民。言「天地」似無與乎人，而聖人必並言之，何也？人道即天地之道，節以制度即四時寒暑暄涼之宜，

聖人以此開萬世之明，其曰不無小異焉者，不惟不知天地，亦不知人，實不識節以制度。天下無二道，一通則無所不通，一有不通，則皆不通。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水節乎澤中而不潰，故聖人於是又發品節之義。「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凡此類，度也，不可亂也。孔子「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升堂，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則逞顏色，怡怡如也」，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凡此皆德行之品節而不可亂者也。自此心光明者行之，則與下大夫言自侃侃，與上大夫言自誾誾，升堂自屏息，出降自怡怡，去父母之國自遲遲，去他國自速，無俟乎議也。自此心未通，與雖通而未大通，未極其光明而行之，苟無議焉，不保其無差也。未至於大聖，皆不可不議。雖議而非外也，皆吾心之所安也，皆吾心之所自有也，是故聖人「以五禮防萬民之僞」。「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人心之誠敬也。自外者非德行也，僞者非德行也。德者直心而出之，非由外鑠我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不出户庭」，知止節也。九二奇爻，阻其前，户庭有阻。夫有阻之，則不當出，不出則「無咎」。然出處之道，一也。當出斯出，當處斯處，顧其時如何耳，故曰「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之前無阻也，異乎初九矣。六三耦爻，有門象，無阻之者。而九二猶止節而不出，則爲失時之凶。然則苦節固塞，亦非道之所貴，孔子疾固，其此類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浮外，縱而過，非能節者。不節則雖快於須臾，即有嗟苦之憂，曰「无咎」者，不可咎他人，乃其自取也。使《象》解非聖人作，則學者必謂「无咎」爲「誰咎」。然則讀古書者，安可不通其道而執其末？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與四純陰，有安象。居近君之位，尤當明於上下之分。正位居體，安止無越，則亨。斯乃承上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五得中道，故制節不至於過，故曰「甘節」則「吉」，則可以往而有可嘉尚也，言往必利必嘉也。《象》曰「居位中」者，言九五位乎上卦之中，故有得中之象，亦猶《艮·象》言「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亦言其象耳。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卦之極，節之極苦，節而不中，雖貞正亦凶。能悔則亡，言悔而改，則此凶可亡也。此悔亡猶六三之「無咎」。聖人之言及此，亦以破後學執固守信之蔽，言上六道之窮者也。

䷼ 兑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説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内也，孚，誠也，其中心誠信也。觀卦之象，三、四陰爻在中，爲「柔在内」。夫何取乎柔也？人心非氣血，無體狀，至虚至柔，雖有作用視聽言動，其實無我。我意猶無，安得有僞，是謂中孚，豈不甚柔？而又曰「剛得中」，何也？二、五皆剛皆中。天下之至剛生於天下之至柔，惟空洞無我，無我爲至柔，故外物不得而移，富貴不得而淫，貧賤不得而移，威武不得而屈。使己私微立，則外物舉得而轉移之，安得剛？至剛至虚，至虚至實，無我無雜，純一誠實。中者無所倚，無所偏。惟意不作，故無倚無偏，惟意不作，故無僞無詐，無偏無倚。必誠必僞皆主於意，意起則必倚，不倚乎此，必倚乎彼。曰柔曰剛曰中，足以發明中孚之實也。而又曰「説而巽」者，又何也？所以備言中孚之道也。卦象兑巽，爲説而巽，中孚無我，和説自生，自柔巽不忤，苟微立己意於其間，則必有不和説不巽者矣。如此備言，則中孚之全，明白無虧，中孚之用，邦民自化。此豈五霸之權術，漢道之雜霸哉？一於誠而已矣。「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豚魚猶信之，豈雜以權術者之所能哉？豈較計揣度之所爲哉？純然一誠靡輟，無間無雜，故能及之。能信及豚魚，則可以濟大險矣。「乘木舟虚」，即柔在内之道也，惟虚故柔，惟虚故無所忤，即説而巽之道也，惟虚故不可移奪，惟虚故不動乎意而不倚，即剛得中之道。「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信足以得人心，而未必出於貞正者亦有之，未足以盡中孚之道。既信既正，則人欲盡釋，「乃應乎天」，即豚魚之吉也，即舟虛之道也。即柔即剛即中即説巽，而聖人屢言之不憚煩，何也？何特舉此？《易》之書，皆此一言也，舉五經皆此一言也。天下安得有二道？聖人安得有二言？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水波雖興，而水之大體不動。君子憫獄因之將死，惻然動心，誠心求之，誠心議之，惟詳惟審，謂之動心可也，然此動心乃道心之變化，雖動而實未嘗動。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惑者惟覩其動心，不知其實不動。訊羣吏，訊萬民，如此其詳矣，而又有議親、議賢、議能、議貴、議勤、議賓之法，又王命三公參聽，❶文王又三宥之，然後制刑，而君子於此猶惻念無已。《易》曰「變化云爲」，變化，不動之動，無爲之爲。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之心，人皆有之，而民之顛倒詐妄，至於不可勝窮者，非其惡驟至於此也，其發也有端，生於因物有遷而已。有他者遷化，有他者意動也，意不動則純誠純白，百年如一日也。「虞吉」者，恐懼之異稱。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者終其身，此之謂虞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内。」敬者，虞之謂也。禹曰「安汝止」，即虞也，虞未

❶「三」，明刻本、四庫本作「王」。

作於思慮也，使作於思慮，則有他矣，則不燕安矣，則動則不止矣，則變矣，變則漸入於詐。《老子》亦曰：「我獨怕兮其未兆。」未兆者意未作未有他之時也。而《老子》曰「獨怕」云者，戰戰兢兢，恐懼而非思慮也，故《象》曰「志未變」。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在下卦，有「在陰」之象。兑爲口舌，有「鳴鶴」之象。居中，有由中而發之象。聖人作《易》，雖觀象亦取其大旨爾，非拘拘謭謭者。鶴鳴於陰而子和之者，誠之所感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者，君臣一心一德之言也，亦猶鶴鳴而子和。《象》曰「中心願也」，此足以明中孚之道矣。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慎者，慎其中乎之主，不可動乎意而失之也。何思何慮，自誠自一。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之近而相得者六四爾。兩陰不相得，故曰「得敵」。而六三「或鼓」而進，「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喜，心之不誠，故進退悲喜不常至於此。三之位稍高矣，惟賢者宜在高位。居是位者，不當爾也。六三失中，六柔而退，三剛而進，進退静躁不常，其象則然。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月陰類，幾於望，不敢盈也。如馬匹其匹，絶其朋類之私。惟上而事君，則誠心著達，君臣交孚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陽實，有孚信之象，近惟六四，陰陽有相得之象，故曰「有孚攣如，無咎」者，君臣和而不乖違也。《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言近君之位，其君臣相孚，正當爾也，不然則何以爲君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巽爲雞，雞爲「翰音」。上九巽卦之上，有「翰音登於天」之象。夫雞振羽而飛，不過尋丈，今乃過其常，登於天，言其飛之大高也。斯乃不由乎中孚，彊力而上，雖貞正亦凶。何則？彊過其力，「何可長也」，必墜無疑矣。斯可以爲彊矯過力之戒。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爲大，陰爲小。四陰盛而得位，故小者力盛而過，足以亨也。力過而亨，未爲失道，過而不正，斯失道矣，是故利於貞正。過而貞正，與時行也。正者之過，不以己私，隨時而行，非人欲也。二、五雖得中道，柔體小，可以小事

而已。剛體大，二剛失位，又失中道，故「不可大事」。事之大者，必剛者而後能爲之。筮者雖一人，而一卦之象，非止於一人也。人豈獨立，必有與也。是故，是卦有柔者，又有剛者，有得中道者，又有不得中道者。六畫有飛鳥之象，鳥飛已過，遺音在空，過之象也。「不宜上，宜下，大吉」，鳥飛上則逆，下則順也。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也，上則犯分忤物，下則不犯不忤。聖人所以諄諄及此，良以人情好進而惡退，好高而惡卑。而天道不然，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盈者虧之，謙者益之。人之天性即天道，動於意則爲人欲，動不以意是謂道心。道無體無我，寂然不動，而變化無方，如水鑑之象，象有升降往來，而水鑑無升降往來，如天地陰陽之氣有升降上下，而道無升降上下，至動而常靜，至變而常一。人皆有是道心，皆有是變化，而自不知，而惟執浮動之意以爲己私，所以率好進惡退，好高惡卑，好動惡靜。其間雖有知静之爲善者，欲静而又自不能也，不欲則未始不知，則亦無所不知。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此言過失之小者，又異乎卦辭與《象》所言，所以通於他義也。能通則無所不能矣，❶能通則六十四卦皆小過之卦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有飛鳥之象，而初六在下而用之，有高舉上進之意，凶之道也。夫人

❶「能」，明刻本、四庫本作「通」。

心既已放逸而有勇進之志矣，今知其凶而遏之曰「不可」，又曰「如何也」，所以問之甚之之辭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祖者始，初六有祖之象，故六二有「過其祖」之象。祖不可過也，其德或可過之，其事業或可過之，而非孫之所當言，自他人則可，言如是而過其祖，何咎？六二以陰柔内居卦之中，有妣之象，故曰「遇其妣」。遇其妣則不過，固「無咎」。五君象，在上，二固不及也。二臣象，而其臣何咎？此言天下事變不一，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臣則斷不可以過其君，雖德亦不可以言過之，曰過之，往往遭禍。人君操生殺之柄，一國之所尊也，苟曰過之，大禍之招也。尊尊貴貴，天下之達道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下卦之上，而以九居之，重剛不中。「弗過防之」，則將有從而戕之者矣，凶之道也。《象》曰「凶如何也」，蓋戒之使過防，防慎不嫌於過。曰「凶」，又曰「如何也」，亦深戒之辭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之時，六五柔在上，九四乃以陽剛居人臣之位，疑其過而爲咎也，而九四應於初，其志乃在下，故「無咎」。弗過而犯分，其與六五非本應，乃若適相遇然，雖不敢深自遠嫌，大臣之位，當任國事，不當爾也。而小過之時，柔者得位而過，九四又以陽體居當位，疑過疑犯，非所宜往，則危厲必戒乃可，勿有

所用，永守貞正，無至愆違。《象》曰「終不可長也」，言終不可久處斯位，義當退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九四以六五爲君象，而六五本爻又自取大臣之象。《易》取象不可執一，六五陰爲臣爲小，而居位甚尊，有公之象。公，大臣也。雲升而不爲雨者，陰陽和則雨，今陽氣已上，未與陰和，故「密雲」惟在「西郊」而已。西，陰方，臣象也，象與小畜同。此六五無應，故也密雲不雨。大臣竭誠事上，而君心猶未應，君臣之心未通協，則大臣僅可以小事。弋取在穴，小事之象。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居卦之上，不中，有過之象。過則「弗遇」矣，如鳥飛而離其所，有大過之凶「是謂災眚」，蓋曰此正所謂「凶」也。天降之災，不可避也，雖然，自戢而已，亢故也，不亢則何災？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盡也，既濟無所不濟。曰「亨小」者，及其小也，「小者亨」則餘皆亨可知矣。其曰「利貞」者，何也？初、三、五皆奇，剛純而無雜。二、四、上皆耦，柔純而無雜。又九五當位於上，六二當位乎下，餘剛柔咸當位，正當如此，非貞正乎？貞正如此，非利乎？其所以「初吉」者，柔順得中。中，道也，六二之

象也。其「終亂」者，水遇坎則止而不進，其義則人情狃於既濟，怠止而荒，故亂也。能慎終如始，無怠無荒，常如欲濟之初，則何由而亂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陰陽之氣交而和，既濟之象也，泰之天地交亦如之。孔子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思患豫防」之道也。如此則無終亂之患，此易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濟而未離乎下，有曳輪濡尾、不輕進、不欲速之象。欲速有不達之理，然大勢已濟，異乎濡首而方入於險者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茀者，婦車之蔽。「婦喪其茀」，則無得而行。二、五正應，九三阻二之前，故有喪茀之象。天下事不得其行者，有其過在己，亦有其患在外。今六二之不得行，乃其患在外，非己之罪也。非己之罪者，無所致其力焉，一聽其如何，久之當自定，故曰「無逐，七日得」。七日，一卦之變，歷六爻而至於七，則得之矣。蓋得「中道」者，無有不利，不得於今日，必得於他日。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既濟之主也。鬼方，幽遠之國也。既濟之世，大業已就，其有幽遠之國猶未從，則益脩文德以來之可也，今乃伐之，雖以既濟之勢，高宗之賢，三

年而後克之，則亦憊矣。武夫勇士，安能一一皆賢？或因小人成功，則惟當厚賞之，不可用也。用小人，他日必致禍。三爻有「三年」之象。離爲戈兵，離上九亦言「出征」。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子夏作「繻」，即「襦」字。《内則》言：孺子之禮，衣不帛襦。《説文》云：「襦，短衣也。」茹衣破敗如茹也。《易》曰拔茅連茹，誠有零落之狀。孺子之衣，易於破敗，故必終日戒視，或可以免。大抵四爻以離内卦變爲外卦，故多變。《乾》九四云「乾道乃革」，《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謂羣陰已至，《否》九四「有命無咎，疇離」，皆有變。濟至於四，誠患生之，懼人心既安，則易於怠忽，誠有所疑，疑其衰敗之至也。「襦」，《易》作「繻」，或改作「濡」。「茹」，《易》作「袽」。及引《廣雅》「絮塞」，皆假借不正實，今從子夏本。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言陽位。「殺牛」，盛禮，九五之象也。「西鄰」，陰位。「禴祭」，薄禮，六二之象也。既濟盛極則衰至，君子當思患豫防，持盈以虚，保益以損。六四已有「終日」之戒矣，而况於五乎？西鄰之時，守以損約，故終受福。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不能豫防於早，至一卦之極，猶陰闇而不悟，至「濡其首」，危厲矣。「何可久也」，言其行没溺矣。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觀卦之象，六五柔得中，有亨之道焉。柔順得道，亦可以亨，然柔亦有柔弱疑懦之象。狐好疑，小其弱者。「汔濟」，微濟也。疑貳不決，欲往復疑，故未出于難中。六五猶爲上九奇畫所制，故有「未出中」之象，亦有「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之象。雖剛不當位，柔亦然，而剛柔皆相應，人心和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陰陽之氣不交和，故爲「未濟」。惟治斯濟，惟不治不濟。「辨物居方」，亦所以治也。各當其所而不亂，是爲治。惟治辨而後可以言和同，有禮而後可以言樂，未有淆亂而能致人心之和者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卦言「小狐汔濟」而「濡其尾」，則爲害猶小。今初六不言「汔濟」而曰「濡其尾」，是濡其首及身以至於尾，故《象》曰「亦不知極也」，而爻止曰「吝」，何也？聖人推明其患，本於文過自是，不受人言，故其禍至於此極也。文過曰「吝」。初六以陰柔居下，當未濟之時，自以爲能濟，而冒昧以往，其凶甚明，不待言而明，必其文過遂非，恥於中改，覬其或濟，故終至於濡尾。《象》言昏愚大甚，爲不知之極。遡初亦曰「尾」。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其輪」，未濟也。勢未可濟，不敢欲速。易之道也，貞正之道也，不出於貞正，以怠而不濟，以私意而不濟，則凶道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雖無過，亦無不及，中以行正，與時偕行，故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其才柔弱，其時未可，彊欲往焉，凶之道也。此論事之常者，若夫已在大險之中，則又以速濟爲利，不可以一概論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若其當事非險，則斷不可往，所處之位不當征往也。言「位」者，明其位在此，不可出位而往也。三陽體，有動意，居坎卦之上，有「涉大川」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爲陽，爲君子，爲正。四，卦之變。乾卦之九四乃革，❶泰卦至四爻而否來，小人翩翩而來，則此卦可以動而濟矣，況此六五陰陽有相得之象。大國命我以「伐鬼方」，志可行也。而四有遲疑退悔之象，故釋之曰「悔亡」，言所悔者亡也。四應初，初六有陰遠鬼方之象。坎水趨下，不應乎上，故大國命伐之。猶必「三年」者，事有未可遽，濟不可急也。與既濟之九三異矣，既濟九三，既濟而不知止，故三年爲憊，未濟之九四，伐此乃濟，故「三年有賞於大國」。曰「用」曰「賞」，是之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得中，中即正即道，故詳明道

❶「之」，明刻本、四庫本作「至」。

濟天下之義。夫人心所以咸服者，以其正故也，正故吉，雖小疵亦無，故「無悔」。道心發用，寂然不動，雖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萬里洞見，如日月之光，雖無心而畢照天下。豈一無所用其心力哉？禹治水征苗，而孟子曰禹「行其所無事」，禹告舜以「安汝止」，豈禹不有諸己而姑爲空言哉？道心本静止，安而勿動乎意，則本静本明，萬事自理，此大中至正之道，失之則凶則悔。君子不動乎意，而人咸孚信心服。暉者光之散，孚猶暉也。大哉聖言！惟自明道心者乃自信，其道心不明者，斷斷不信，以爲必思必爲乃濟。吁！可憫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者，獲濟而樂也。未濟之極，必可以濟。孚，必也，信也。消息盈虚，天道也。必濟而「無咎」，若又居樂而忘憂，縱肆至於「濡首」，則又信其必失之。《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言其太甚也。獲濟而樂，未爲失道也，樂而縱，則失道矣，失道則無所不失。夫未濟消之極必息，則曰「有孚於飲酒」足矣，何又慮他日既濟之後而不知敬戒而復失之，何其贅也！此亦猶《否》之九五方「休否」而又有「其亡其亡」之戒。人心易放，故聖人諄告。六十四卦，終於未濟，於以明事變之無窮，何止於六十四而止也？

楊氏易傳卷十九

楊氏易傳卷二十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今人言易者，必本於乾坤，陋矣！但見《周易》之書，不見《連山》、《歸藏》之書，故必首乾次坤。不知《連山》首艮，重艮故曰《連山》；《歸藏》首坤，故曰「乾坤之義」。《連山》，夏后氏之易；《歸藏》，商人之易。至矣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三才皆易也，三才之變，非一實一，或雜焉，或純焉。純焉其名乾坤，雜焉其名震、坎、艮、巽、離、兑，皆是物也，一物而八名也，初無大小優劣之間也。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道無優劣。或首艮，或首坤，明乎八卦之皆易也。易道則變而爲八，其變雖八，其道實一。曰「《連山》宓戲，《歸藏》黄帝」。

《易》卦諸《彖》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而已。豫、遯、姤、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豈他卦皆無「時義」哉？豈他卦之「時義」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他卦皆無「時用」哉？豈他卦之「時用」皆不大哉？頤、大過、解、革言「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之「時」皆不大哉？六十四卦皆時也，皆有義也，皆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蓋歎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意。事無大小，無非易道之妙。聖人偶於此十二卦發其歎，非此十二卦與他卦特異也。使每卦而言，則不勝其言，愚者執其言，智者通其意。豈特六十四卦皆可稱「大矣哉」，雖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稱「大矣哉」。聖人於

豫、隨、遯、姤、旅，則猶有「義」之可言，於坎、睽、蹇，則猶有「用」之可言，至於頤、大過、解、革，則既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夫何以曰「大矣哉」？於戲！此正以明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❶學者溺於思慮，必求其義，聖人於頤、大過、解、革，盡捐「義」「用」，止言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不容鉤深，即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麤一體。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言需得其道，必得所需。需，待也，彼此相孚則應矣。所需待，多動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如此，人咸信之，故曰「孚」。如此，則得所需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孚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孚不光不正，謂之人心，故舜曰「人心惟危」，明其即入於邪，入於凶禍。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❷是之謂「方」。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彊，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不光明者也，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必昏，必不利。六三

❶「以明」，明刻本、四庫本作「明以」。
❷「未嘗」，四庫本作「而不」。

「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惑者往往於是疑其爲小，故聖人特發之曰「智光大也」。道一而已，初無小大。六四「括囊，無咎無譽」，亦此道也，方時閉塞，義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坤道之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于坤，明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極盛。黄者，中之義，言乎其得中道也，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體」，明乎得道者必守常分而不犯。此非設飾者所能，由中而發於文爲，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飾，乃自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其爲非，信其誠也。王莽設飾，故卒罹大禍。初之「履霜」，謹微之道也，上之「龍戰」，❶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造始，坤代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也」。至哉之坤，即大哉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爲妻爲臣而失道，則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爲六所用，爲形體所使，爲勢位所動，故凶。初亦不能用六，故爲霜爲冰。爲不善之積，能辨之於早，則能用之矣。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小畜，以臣畜君之道也。畜有養義，有止義。以下畜上，非勢之順者，而有道焉。非柔則不敬不順，非得位則不可以有所行，豈有居下

❶「上」下，四庫本有「六」。

位而可以行畜君之事者乎？❶柔雖得位，使人心不悦，雖悦而不至於上下皆悦而應之，亦不能以畜君。天下事未有人心不悦而能行者，而況於畜君乎？故必上下之心咸應之乃可。其德健則力足以行其事，則物莫能變，中則不偏不倚。剛中兩言，而無困懾不繼之患。巽則順入乎君心，剛足以發明道心之本。人臣能健能巽，而中無其本，亦不能致亨。健矣，巽矣，剛矣，中矣，或所畜之君，雖略相應，而諫不盡行，言不盡聽，則臣亦不可謂得行其志，亦不能亨。於戲！物情事理，如上所序，節節如此，曲折如此，乃易之道也。惟柔得位，以明六四之象。衆陽咸應，有上下應之象。下乾，健象。上巽，巽象。剛中，二五之象。四、五剛柔相得，有志行之象。非象自象，道自道也，此正易道之見於小畜六畫者然也。象著其義，《彖》發其義。柔也，得位也，上下應也，健也，巽也，剛也，中也，志行也，非每事而致其力也，合是數者，以發明《易》小畜之道。得易道全者，自能當小畜之時，盡小畜之義，自與此《彖》辭無不合也。有一不合，必於道有虧焉。齊景公悦晏子之對，作「君臣相悦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亦小畜之小亨也。何者？晏子猶未有剛中之大本故也。易者，天下之大道，聖人之大道，雖甚賢者未能盡也，雖高明之士，已得大本，而物情事理，委曲萬變，往往疏畧，不能皆盡。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明知夫《易》者，大聖人之事，應變無窮之道，晚年成德，乃可學也。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

❶「君」，明刻本、四庫本無此字。

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疑懷於中，❶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聞舉扇訟之是非，忽覺某心乃如此清明虚靈，妙用之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❷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畧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此神用妙用，其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爲」。不獨其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益信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顧人不自知，不自信爾。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至哉聖言！豈訓詁之所能解！既曰「書不盡言」矣，又曰「繫辭以盡言」。既曰「言不盡意」矣，又曰「立象以盡意」。於乎至哉！似矛盾而非矛盾也，似異而實同也。聖人之言意，豈盡不盡之所可言？言盡亦可，言不盡亦可。云「不盡」者，聖人之實言。云「盡」者，亦聖人之實言。此惟智者足以知其解者，始信「天下何思何慮」，始信孔子無隱於二三子，始信六十四卦卦卦齊一，始信三百八十四爻爻爻爻不昧。❸

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聖人既於乾言之，又於坤言之，又於屯言之，聖人於此，謂學者可以意通之矣。故自蒙而

❶「疑懷」，明刻本、四庫本作「懷疑」。
❷「妣」，明刻本、四庫本作「姚」。
❸「昧」，明刻本、四庫本作「殊」。

下，或言其一，或言其二，或言其三，至隨又全言之，臨又言之，無妄、革又言之，亦偶於此數卦而復言，非此數卦之特異也，亦恐學者執乾、坤、屯之卦異餘卦，故復於此言之，以破其疑。於《坤》曰「牝馬之貞」者，於以明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順勤行之道也。剛陽在上，❶無爲而佚，君之道也。柔陰在下，有爲而勞，臣之道也。君臣之分不同而道則同也，在君則剛則佚，在臣則柔則勞，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無二貞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使牝馬之貞，果劣於乾，則屯不言牝馬，又其失實者猶多，而況於下焉者乎？

《易大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某嘗謂《大傳》非聖人作，於是乎益驗。此一章乃不知道者推測聖人，意其如此。甚矣夫道之不明也久矣，未有一人知《大傳》之非者，惟「子曰」下乃聖人之言，餘則非。何以明此章之非？舜曰「道心」，明此心之即道，動乎意則失天性而爲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禹曰「安汝止」，正明人心本寂然不動。動靜云爲，乃此心之神用，如明鑑照物，大小遠近，參錯畢見，而非爲也，非動也。天象地法，鳥獸之文，地之宜，與凡在身及在物，皆在乎此心光明之中，非如此一章辭氣之勞也。此可與知道者語，未知道者必不信。

楊氏易傳卷二十

❶「剛陽在上」，明刻本、四庫本作「剛上在陽」。

跋

余從文瀾閣鈔得《楊氏易傳》，既付刻矣，適馮君孟顓藏有明刻本，因請其覆校。明本序者蔡國珍也，時爲乙未上月人日，據《明史》傳，乙未爲萬曆二十三年。國珍字汝聘，奉新人，贈太子太保，謚恭靖，素以學行倆，而清操爲時望所屬。於是孟顓既補録其序言，更爲補寫其目録，益之以慈湖之象，黄南山、李堇山之象贊。凡原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始七月朔，終八月五日，凡三十餘日而竣事。余得之大喜，因命梓人一一重修，並刊其校勘語，以誌孟顓讎校之勤且精焉。若夫明本所題校者，盧陵劉日升、[1]豫章陳道亨也，同校者漳浦林汝詔、豫章饒仲也，因並及之。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張壽鏞跋

[1] 「盧」，原誤作「慮」，據文意及目録後馮氏題記改。

{
  "filename": "44CK5YSS6JePLS3nsr7ljY7nvJYtLeWbm+OAi18xMzE5Mzk3NS56aXA=",
  "filename_decoded": "\u300a\u5112\u85cf--\u7cbe\u534e\u7f16--\u56db\u300b_13193975.zip",
  "filesize": 183801532,
  "md5": "c6b8748d6425fcc602d81ca565589649",
  "header_md5": "f1e4b82a9e407c835b2db7cda72248b2",
  "sha1": "c4898ba61d1e0c031dda0d27a960e3b128555794",
  "sha256": "0cff2f3f2e9428b776e924026342b589e66144f5fdeee23b0d6f9577f7db94b9",
  "crc32": 117032644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08088884,
  "pdg_dir_name": "\u300a\u5112\u85cf--\u7cbe\u534e\u7f16--\u56db\u300b_13193975",
  "pdg_main_pages_found": 716,
  "pdg_main_pages_max": 716,
  "total_pages": 733,
  "total_pixels": 481537056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